

註詳話白照對文言

類 . 分

經 詩

註譯天嘯許



社書學羣海上

1937

言文對照
白話註解

新式整理分類詩經

總目錄

新序

三百篇修詞之研究

三百篇用韻之研究

論詩經所錄全爲樂歌

讀風偶識

詩經

一 家庭

二 宮庭

三 政 治
四 軍 事
五 風 俗
六 雜 類

詩經新序

許嘯天

詩經在文史學上所佔的地位和他的價值，以及應用何種方法去整理他，去讀他？在未發表我的意見以前，先把過去各學者對於詩經的意見，介紹幾段在下面：

鄭樵說：「六義之序，後先次第，聖人初無加損也。風者，出於風土；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其言淺近重複，故謂之風雅。出於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抑揚頓挫，非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能道者，故曰雅頌者，初無調誦，惟以鋪張勳德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以示有所尊，故曰頌。」——但方友石先生在他詩經原始裏加上幾句案語道：「風雅頌之編，自有次第，不容或紊；而此云聖人初無加損者，蓋祇知風雅頌之所從出，而未識風雅頌之所由名耳。」

鄭樵又說：「風有正變，仲尼未嘗言，而他經不載焉；獨出於詩序，皆以美者爲正，刺者爲變，則邶鄘衛之詩，謂之變風可也。緇衣之美，武公、駟賦、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謂之變風乎？必不得已，從先儒正變之說，則當如穀梁春秋書「築王姬之館於外」書「秋盟於首戴」皆曰變之正

也。蓋言事雖變常，而終合乎正。河廣之詩，欲往而不往；大車之詩，畏之而不敢氓之；詩反之而自悔，此所謂變之正也。序謂「變風出乎情性，止乎禮義」，此言得之。然詩之必存變風何也？見夫王澤雖衰，人猶能以禮義自防也。見中人之性，能以禮義自閑，雖有時而不善，終蹈乎善也。見其用心之謬，行己之乖，倘反而爲善，則聖人亦錄之而不棄也。——方友石先生加上評語說：「風雅正變，原不在時世升降諷刺美惡之間；要亦不外諷刺美惡時世升降之故，唯視乎體之何如耳。鄭氏雖疑及之，而未能知其所以然，亦尙爲舊說所囿故也。」——見詩經原始卷首（詩旨）

歐陽修說：「風生於文王，而雅頌雜於武王之間；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幽厲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情性，情性豈能無哉？職詩者之罪也。」——方友石說：「此亦運會所關，民雖有作，而時不尙，則作如不作也。迨漢興，詩道復昌，而風雅頌之體竟亡，以至於今，則又何故？」

黃樞說：「有天地，有萬物，而詩之理已具；雷之動，風之偃，萬物之鼓舞，皆有詩之理，而未著也；嬰孩之喜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桴以黃，鼓以土，籥以葦，皆有詩之用，而未文

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詩之義已備矣。——方友石說：「詩情原自充滿兩間，無以感之，則寂而不動，有以觸之，則文而成聲，此可謂善形容詩之本體者矣。」——見詩經原始詩旨。

孔穎達說：「原天作樂之始，樂寫人音，人音有大小高下之殊，樂器有宮徵商羽之異，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人，是樂本效人，非人效樂。但制樂之後，則人之作詩，先須成樂之文，乃成爲音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故神瞽有以知其趣也。樂記曰：「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是情之所感入於樂也。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是樂音之得其情也。」

朱熹說：「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然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壎篪之類，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然詩本性情，有美刺風喻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誦歎，所以感人者，又易入。至於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能及者。」

又說：「詩之作，本爲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

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下達於閭巷，學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助於詩者爲多。然猶曰與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作，本乎其志之所存，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鐘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况今去孔孟千有餘年，古樂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可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乎？故愚以爲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方友石案語說：「古人作樂，將以狀萬物之性情而得諸聲音形容之際者也。雖無聲之詩，尙可以神會而音譜之，况三百五篇之有詞有韻乎？特古樂旣亡，後人無復考證得失，時王又不以是爲重，故任其散在兩間而若或亡之耳。倘有應運者出，則卽詞以審音，由音以定樂，雖三代制作，不難復見於今！」

葉適說：「諸詩各具一體，故皆以先後爲次。惟豳兼有風雅之制，以爲風，則其辭作於朝廷，繫於政事，以爲雅，則又記風土焉。故列於風雅之間，明其不絕於風，而可以雅也。」——方友石

註：「豳七月，實兼風雅頌三體；蓋記風土，譜農政外，又可以爲祭養用，故曰頌。周官不得其解，妄分爲三曰：「豳風」「豳雅」「豳頌」致啓漢宋諸儒疑議。葉氏雖知其二，未識其三，豈人之聰明，固有明於此而暗於彼者歟？」

嚴粲說：「純乎雅之體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爲雅之小。太史公稱：「豳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可謂兼之。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方友石註：「太史公所云「小雅怨誹而不亂」者，特舉小雅之變者言之耳。若正小雅之辭，則未盡然而欲執是以辨大小雅之分，其可得乎？蓋小雅固可兼風大雅亦未嘗不可兼風，讀者試卽洞酌卷阿諸詩而細詠之，其體自見。」

王柏說：「風雅之別，卽朱子答門人之問，亦未一有腔調不同之說，有詞氣不同之說，有體制不同之說，或以地分，以時分，以所作之人而分，諸說皆可參考。惟腔調之說，朱子晚年之所不取。至於楚詞之集注，後詩傳二十年，風雅頌之分，其說審矣。其言曰：「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燕享朝會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以此例推之，則所謂體制詞氣，所謂以時以地以所作之人不同等說，皆有條而不紊矣。」——方友石註：「詩之腔調，生

於詞氣，詞氣生體制；體制不同，故詞氣與腔調亦因之以異。事原一貫，理本相通，豈可執一以辨大小雅之分乎？至時地與人，亦有因是以別者，但不可泥而求之耳。

鄭樵又說：「善觀詩者，當推詩外之意，如孔子子思善論詩者，當達詩中之理，如子貢子夏善學詩者，當取一二言爲立身之本，如南容子路善引詩者，不必分別所作之人，所采之詩，如諸經所舉之詩可也。」「緜蠻黃鳥，止于丘隅，」不過喻小臣之擇卿大夫，有仁者依之；夫子推而至於「爲人君止於仁，與國人交至於信。」「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不過喻惡人遠去，而民之喜得其所；子思推之「上察乎天，下察乎地。」觀詩如此，尙何疑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子貢能達於貧富之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子夏能悟於禮後之說。論詩若此，尙何疑乎？兩容三復，不過「白圭，」子路終身所誦，不過「不伎不求。」學詩至此，奚以多爲？「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宣王詩也；夫子以爲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詩也；左氏以孟明之功引詩若此，奚必分別所作之人，所采之詩乎？達是，然後可以言詩也。」

范浚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曰：「詩之好仁如此！」「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夫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凡夫子爲詩之說，率不過以明大義，後世深求曲取，穿鑿遷就

之論興，而詩之論始不明矣！——方友石說：「詩多言外意，有會心者，卽此悟彼，無不可以貫通；然惟觀詩學詩引詩，乃可若執此以釋詩，則又誤矣。蓋觀詩學詩引詩，皆斷章以取義，而釋詩則務探詩人意旨也，豈可一概論哉？」

呂祖謙讀詩記說：「桑中秦洧諸篇，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或曰：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安知非卽此篇乎？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尙矣，甯有編鄭衛樂曲於雅音中之理乎？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其聲雖已降於頹促，而猶止於中聲；荀卿獨能知之，仲尼錄之，所以謹世變之始也。假使仲尼之前，雅鄭果嘗龐雜，自衛反魯正樂之時，所當正者，無大於此矣。論語答顏子之問，乃孔子治天下之大綱也。於鄭聲亟欲放之，豈有刪詩示萬世，反收鄭聲以備六藝乎？」——但方友石先生的見解又說：「溱洧乃刺淫之作，桑中實無題之詩，凡皆所以諷世云耳，非淫奔者比也。蓋鄭衛之風誠淫，鄭衛之詩則非淫。何也？夫使鄭風不淫，則溱洧無所刺，衛風不淫，則桑中何所諷？且新臺靜女諸詩，非衛淫風之實迹乎？要知其風雖淫，而所收之詩

則皆刺淫作，非淫奔詞，不可以不辯也。不然，夫子論樂，必曰「放鄭聲」，豈有正樂時又反收淫詞乎？蓋放者，放其聲之淫者耳，非盡鄭聲而悉放之也。使盡鄭聲而悉放之，則緇衣好賢風雨懷友諸詩，均在所刪之列，何以尙存爲經？此亦明顯易見之事，不知後儒何以曉曉不已如是？呂氏雖稍見及於此，而不能明白剖決，止引荀卿中聲之說以證之，則仍是狐疑不定，未有以得乎中也。故又啓朱晦翁反覆辯論，而愈堅其一定不移之心，此葩經一大厄時也，豈不恨哉！

顧亭林說：『孔子刪詩，所以存列國之風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猶古之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季札聽之，以知其國之興衰。正以二者之並陳，故可以觀可以聽；世非二帝，時非上古，固不能使四方之風有貞而無淫，有治而無亂也。文王之化，被於南國，而北鄙殺伐之聲，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詩尙存而入夫子之刪，必將存南音以繫文王之風，存北音以繫紂之風，而不容於沒沒也。是以桑中之篇，溱洧之作，夫子不刪，志淫風也；叔于田，爲譽段之辭，揚之水，椒聊，爲從沃之語；夫子不刪，著亂本也。淫奔之詩，錄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風之甚也。一國皆淫，而中有不變者焉，則兩錄之。將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雞鳴，相警以勤生也；出其東門，不慕乎聲也；衡門，不願外也。選其辭，比其音，去其煩且濫者，此夫子之所謂刪也。後之拘儒，不達此旨，乃謂淫奔之作，不當

錄於聖人之經，是何異唐太子宏謂「商臣弑君，不當載於春秋之傳」乎……真希元文章正宗，其所選詩，一掃千古之陋，歸之正旨，然病其以理爲宗，不得詩人之趣。且如古詩十九首，雖非一人之作，而漢代之風，略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刪者讀之，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何以異乎？唐詩山有樞之篇，「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綬」，蓋亦鄙詩。雄雉于飛之義，牽牛織女，意防大東兔絲女蘿，情同車牽，十九作無甚優劣，必以防淫正俗之旨，嚴爲繩削，雖矯昭明之枉，恐失國風之義。六代浮華，固當芟落，使徐庾不得爲人，陳隋不得爲代，無乃太甚，豈非執理之過乎？——方友石也說：「愚少時讀詩，亦嘗爲是論，及後細繹鄭衛諸詩，並無所謂淫奔之作，乃敢舍朱傳而別尋詩旨。蓋刪詩與陳詩不同，陳詩無妨貞淫並見，乃可觀一國之風尚；刪詩則將以垂訓萬世，豈可邪正兼收？縱云不沒其實，亦不過採一二有關風化作，如溱消之刺淫，將仲子之畏人言，及桑中之諷世，以見一國風俗向來如是足已，何必定採淫奔者所自作之詩以著之經，然後謂之可以觀可以聽哉？且編詩又與脩史不同，史以紀事，有治不能無亂，固不容錄文武而棄幽厲；詩則將以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也，曾是淫哇並著，而可以移風俗，美教化，厚人倫乎？必不然之事矣。若謂國風不入樂，則季札請觀周樂，何以爲之歌，邶鄘衛爲之歌，王爲之歌，鄭爲之歌，齊爲

之歌，商爲之歌，秦爲之歌，魏爲之歌，唐爲之歌，陳自鄆以下雖無譏而亦爲之歌耶？不啻惟是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魴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蓀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摶兮，使不入樂，何以施之？燕享黃氏之言，詎可引以爲證？又况正樂與刪詩亦微有異，夫子正樂與雅頌而不及風，此或雅頌有失而國風無缺，或舉其大而細者可該；不然，則二南固黃氏之所謂入樂者也，何以不與雅頌而並舉之？耶顧氏通儒亦爲前人所囿如此。總之讀書未有心得，全憑考據以爲是非，而又不肯四面傍觀，共證得失，故有此弊。——見詩始原始詩旨。

姚際恆詩經通論序略說：『自東漢衛宏始出詩序，首唯一語，本之師傳，大抵以簡略示古，以渾淪見該；雖不無一二婉合，而固滯膠結，寬泛填湊，諸弊叢集。其下宏所自撰，尤極蹊駁，皆不待識者而知其非古矣。自宋晁說之、程泰之、鄭漁仲皆起而排之，而朱仲晦亦承焉，作爲辨說，力詆序之妄；由是自爲集傳，得以肆然行其說，而時復陽遠序而陰從之，而且違其所是，從其所非焉。武斷自用，尤足惑世。因歎前之遵序者，集傳出而盡反之，以遵集傳；後之駁集傳者，又盡反之，而仍遵序；更端相循，靡有止極。窮經之士，將安適從哉？予嘗應之：詩解行世者，有序，有傳，有箋，有

疏有集傳，特爲致多；初學茫然，罔知專一。予以爲傳箋可略，今日折中是非者，惟在序與集傳而已。毛傳古矣，惟事訓詁，與爾雅略同，無關經旨，雖有得失可備觀而弗論。鄭箋鹵莽滅裂，世多不從，又無論已。唯序則昧者尊之，以爲子夏作也；集傳則今世宗之，奉爲繩尺也。予謂漢人之失在於固，宋人之失在於妄；固之失僅以類夫高叟，妄之失且爲成丘。蒙以北山四言爲天子臣父之證矣，間觀周獻潛之序曰：「季冬薦魚，春獻鮪。」本不韋月令，明爲漢人所作，奈何玷我西河！世人固可曉然分別觀之，無事凜遵矣。集傳紕繆不少，其大者尤在誤讀夫子「鄭聲淫」一語，妄以鄭詩爲淫，且及于衛，且及于他國；是使三百篇爲訓淫之書，吾夫子爲導淫之人，此舉世之所切齒而歎恨者！予謂若止目爲淫詩亦已耳，其流之弊必將併詩而廢之。王柏之言曰：「今世三百五篇，豈盡定于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存于閭巷游蕩之口，漢儒取以補亡耳。于是以爲失次，多所移易。復黜召南野有死麕，及鄭衛風集傳所認爲奔淫者，其說備載于宋史儒林傳。明程敏政王守仁茅坤輩和之，嗟乎！以遵集傳之故而至于廢經，集傳本以釋經，而使人至于廢經，其始念亦不及此。爲禍之烈，何至若是？安知後之人不又有起而踵之者乎？此予所以切切然抱杞宋憂也。」夫季札觀樂，與今詩次序同，而左傳列國大夫所賦詩，多集傳目爲淫奔者，乃以爲失

次及漢撥入，同于目不識丁，他何言哉！我嘗緬思，如經傳所言，可爲詩序者，而不能悉得，渺無畔岸，蠡之測海，其與幾何？又見明人說詩之失在於鑿，於是欲出臆論，則仍鄰鑿空，欲喜新談，終涉附會，斂手縮筆，未敢昌言。惟是涵泳篇章，尋繹文義，辨別前說，以從其是，而黜其非，庶使詩意不致大歧，埋沒于若固若妄若鑿之中。其不可詳者，留爲未定之辭，務守闕疑之訓，俾原詩之真面目悉存，猶愈于漫加粉蠹，遺誤後世而已。若夫經之正旨，篇題固未能有以逆知也。——方友石先生附說：『自來說詩諸儒，攻序者必宗朱，攻朱者必從序，非不知其兩有所失也，蓋不能獨抒己見，卽不得不借人以爲依歸耳。姚氏起而兩排之，可謂膽識俱優，獨惜其所見未真，往往發其端不能竟其委，迨思意窮盡，無可說時，則又故爲高論以欺世，而文其短。是其於詩人本義，固未有所發明，亦由於胸中智慧有餘，而義理不足故也。然在當時，則固豪傑士矣。若篇中所云「以遵集傳，故而至於廢經」，則真庸妄流，豈可同日並語哉！』

馬端臨說：『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之觀，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也。雅頌之作，其意易明，則序之辭可略；至於風之爲體，比興之詞多於序述，風喻之意浮於指斥，有聯章累句而無

一言序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曰爲其事也，苟非其傳授有源，孰能意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乎？夫采芣之序，以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旨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怙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嘆禾黍之苗穗而已；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莊公也，而其詩語則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賴序以明者也。鴝羽陟岵之詩，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芣之詩，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四詩之旨，辭同意異，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芣不得爲正雅矣。卽是觀之，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而必以爲奔者所自作，使聖經爲錄淫辭之具乎？且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詩傳考之，其指爲男女淫泆奔誘而復自作詩以序其事，凡二十有四；淫詩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者爲何等一篇也？又以爲序者之意，必以爲詩無一篇不爲刺時而作，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愚謂從便其避諷諷之名，而自處於淫諱之地，則夫身爲淫亂而復自作詩以贊之，反得爲溫柔敦厚乎？或曰：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愚以爲史以記事，有治不能無亂，固不容錄文武而樂幽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爲削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

出於此，而序者之說是也。或曰：序求詩意於辭之外，文公求詩意於辭之內，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鄰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閑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反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刪者，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如木瓜采芣遵太路風雨褰裳子衿揚之水諸篇，雖疑其辭欠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可乎？或又曰：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今欲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將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愚以爲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之淫邪詩乎？至於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大夫妻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文王與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作詩之意，蓋有判然不相合，不可強通也。左傳載列國聘

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以來譏消。如鄭伯有賦鷄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鱣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蘼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禮衛之詩，未嘗不施之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也。——方友石加上註脚道：「此駁集傳，可謂痛切言之矣；然其回護序者，則亦未能分別得失所在，又安足以服文公心哉？要之，集傳固失，古序亦未嘗不失，欲直此而曲彼，不若兩平視之，舍却序傳，直探古人作詩本旨，庶有以得其真耳。」

章潢說：「六義先風而風之義何居？大序集傳所言皆是也，然未盡其義也。蓋風乃天地陰陽之鼓動萬彙，無所不被，無所不入；而各國之風土不齊，則各國之風氣不一，故各國之風化因之善者，矯其偏而歸之中，不善者，循其流習而莫之返也。記曰：「鄭聲好濫淫志，衛音促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是列國之音亦不同。天子巡狩列國，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者，此也。但列國之風化不齊，聲氣不類，而禮則一焉。是故風之體，輕揚和婉，微諷諷諫，託物而不著於物，指事而不滯。

于事義雖寓於音律之間，意嘗超于言辭之表，雖使人興起而人不自覺。如參差荇菜，如樛木蠡斯之三疊，如「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母也天只，不諒人只。」重複咏之，如麟趾三章，止更易子姓族數字而咏嘆不已，皆風之類也。若夫碩人一篇，正是稱美衛莊姜，中間止點出衛侯之妻一句，而不見答于衛莊公，全不說出猗嗟一篇，全是稱美魯莊公，中間止點出「展我甥兮」一句，而不能防閑其母，亦不說出美中含刺之意，却在言外，風之體率類此。「詩之在二南者，渾融含蓄，委婉舒徐，本之以平易之心，出之以溫柔之氣，如南風之觸物而物皆暢茂，凡人之聽其言者，不覺其入之深而咸化育于其中也。」——方友石先生附註說：「此論風體，稱微入妙，近世說詩，罕與倫匹，而形容二南氣象，尤爲深至。」——唯以南字取義爲南風之南爲未當耳。」

又說：「詩，聲教也，言之不足，故長言之；性情心術之微，悉寓于聲歌咏歎之表。言若有限，意則無窮也。讀詩者，先自和衷其性情，于以仰窺其志，從容吟哦，優游諷詠，玩而味之，久當自得之也。蓋其中間有言近而指遠者，亦有言隱而指近者，總不可以迫狹心神索之，不可以道理格局拘之也。噫！賜商可與言詩，其成法具在也；否則「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爲？」」

朱熹又說：「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其要歸無不出於正，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爲吾懲創之資邪？若夫雅鄭若干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至於桑小序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爲桑間，不爲無據。今必曰三百篇皆雅，則邪正錯糅，非復孔子之舊矣。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見於序義傳記皆有可考；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謠。其錄諸樂官者，以爲可以識時變觀風土耳。今必曰三百篇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古者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問美惡而悉存以訓也；然其與先王雅頌之正，施用亦異，則固不嫌於龐雜矣。今於雅鄭之實，察之既不詳，於龐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文以風刺之美說，強而置諸雅頌之列，是乃反爲龐雜之甚而不自知也。其以二詩爲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其誤蓋亦如此。然古樂旣亡，無所考正，吾獨以其理與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爲近於勸一諷百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子虛上林，猶有所謂諷也；漢

廣知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謂而不敢，猶有所謂禮義之止也。若桑中溱洧，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諷，而何禮義之止乎？——方友石却反對他說：「晦翁此論，不惟誤讀『鄭聲淫』一語，且溱洧桑中二詩，亦並未嘗細咏其詞。溱洧之詞曰『惟士與女』，則是非爲己而言也；桑中一時而期三人於三地，又豈一人所能爲哉？二詩明指其他所謂淫奔之詞者，亦無不明矣。且夫子所以必標『無邪』一語爲訓者，正恐其詞之鄰於淫，人或誤認爲淫而淫之，則未免啓人以淫邪之思耳；乃晦翁竟錯會聖言，致啓說詩門戶，數百年之爭，則豈夫子所能逆計哉！」

又說：「大率古人作詩，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性情，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了。」——方友石也說：「詩本吟咏性情，不盡譏刺他人，是公所知；然詩多寄託男女，不盡描寫己事，又非公之所識。以故鄭風篇篇指爲淫詞，不更將詩人意思盡情說壞耶？」

方友石詩經原始序文說：「詩三百篇，編自何人？昉於何代？世遠年湮，古無明文，不可得而考已。顧或爲周公制禮作樂，定二南爲化，本因列國山川封域，次國風列之樂官，以導化移俗；——鄆氏元錫說——是謂三百爲周公編也；第考之詩始自商太甲，下迄陳靈，在周定王初，其時

周公歿已數百餘年，安得更次國風列之樂官耶？卽朱文公亦云：「周公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箏弦，以爲房中樂。」又謂：「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無論何彼穠矣，爲東遷後作，卽甘棠一詩，亦屬召公身後事，不識周公此時尙坐明廷而與聞斯咏否耶？——朱子旣以二南爲周公所采，分繫周召之詩，後又引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以爲斯言得之。但案周公自采詩而自繫之，不應以王者之風屬己，而以諸侯之風屬人，且其時周王在上，周公安得自命王者風乎？種種紕謬，均不可通。——或又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三百五篇。——司馬遷說——集傳承之，遂謂孔子旣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以從簡約而示久遠；是又以三百之編屬孔子矣，何紛紛無定解，若是歟？且孔子未生以前，三百之編已舊，孔子旣生而後，三百之名未更。吳公子季札來魯觀樂，詩之篇次，悉與今同。——惟商次齊，秦又次商，小異。——其時孔子年甫八歲，迨杏壇設教，恆雅言詩，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聞有三千說也。厥後自衛返魯，平近七十，樂傳旣久，未免殘缺失次，不能不與樂官師摯，審其音而定正之，又何嘗有刪詩說哉？

然則三百之篇果何始也？大抵古人載籍，多不著撰人姓氏；書雖斷自唐虞，而著書之人無傳焉；詩縱博采列國，而作詩之人亦無聞焉。詩書作者名且不著，况編纂乎？吾意陳靈世去孔子尚五六十年，其間必有博學聞人，高羽盛德之士，應運挺生，獨能精探六義，分編四始，以成一代雅音，上貢朝廷，垂為聲教，故列國士夫，莫不風雅相尚，雖至聖如孔子，亦諱諱以二南為家庭訓。且為之贊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並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也。」嗚乎盛矣！然而編詩之人，夫子終不言也。且夫古人為學，務重實行，不事虛聲，如誦二南，則識其為風化所由始，而得其倫行之正焉；誦列國，則知其為風俗所由變，而察其治亂之幾焉；誦二雅三頌，則知其為宗廟朝廷之樂，而深體其政治得失，與夫人物賢否，以及功德隆替焉。其他文詞工拙，訓詁詳略，在所弗論，故作者之名不必問，而編纂之人無由詢，日唯事謳吟，以心傳而口授，涵濡乎六義之旨，又復證以身心性命之微而已矣。迨秦火既烈，而偽序始出，託名子夏。又曰：「孔子唐以前尚無異議，宋以後始有疑者，歐陽氏、鄭氏駁之於前，朱晦翁辯之於後，而其學遂微。」然而朱雖駁序，朱亦未能出序範圍也，唯誤讀「鄭聲淫」一語，遂謂鄭詩皆淫，而盡反之，大肆其說，以玷葩經，則其失又有甚於序之偽託附會而無當者；於是說詩門戶，紛然爭起，以為傳

固常獲咎風人也，不如反而遵序。故前之宗朱以攻序者，今盡背朱而從序；展轉相循，何時能已？窮經之士，莫所適從。以至明季，偽子貢傳復乘間而出乎其際，則詩旨因之愈亂，是皆集傳辯說有以啓之也。嗚乎！以夫子雅言無邪之旨，自漢迄今，未有達詁，徒懸疑案於兩間，而無一人焉起而正之，不大可痛而可惜哉！愚少時讀詩至此，未嘗不掩卷三歎，徒致憾於尼山正樂時也。最後得姚氏際恆通論一書讀之，亦既繁徵遠引，辯論於序傳二者之間，頗有領悟，十得三三矣。而剖抉未精，立論未允，識微力淺，義少辯多，亦不足以鍼盲而起廢。乃不揣固陋，反覆涵泳，參論其間，務求得古人作詩本意而止，不顧序，不顧傳，亦不顧論，唯其是者從而非者正，名之曰原始。蓋欲原詩人始意也。雖不知其於詩人本意如何，而循文按義，則古人作詩大旨，要亦不外乎是。……

崔東壁讀風偶識裏說：『六經自秦火後，漢初諸儒傳而習之，遂大著於當世；然自後漢之末，下逮六朝初唐，而經義之晦者亦復不少。何以言之？尚書伏生傳今文，歐陽大小夏侯說之，孔安國傳古文，馬鄭注之，自永嘉之亂，今文亡而古文孤行，晉宋之際，遂有妄人偽作古文，尚書及孔氏傳，至唐用以取士，而孔鄭之古本亡，尚書之旨遂晦。詩在漢初，有魯申公齊轅固生，各以詩傳其弟子，其先蓋皆本之於七十子，雖不能無流傳之誤，要大概爲近古。其後燕韓嬰亦傳詩，然

其源流，未必能逮魯齊之醇；最後毛詩始出，衛宏爲之作序，多傳會於春秋傳文，以欺當世，否亦強爲之說，而實以人與事，學者不加細考，以爲真有所傳，遂謂其書優於三家，從而註之箋之，由是毛詩盛行，三家漸微。逮於晉魏，齊魯之詩遂亡，韓詩亦不復行於世，學者所見，惟有毛詩，童而習之，不復知有他說。雖淹博好古之士，皆以爲經之本旨固然，而詩之旨亦晦矣。蓋嘗思之，易道高深，聖人猶學「假年」以學之，固非學者所能輕窺；而春秋游夏莫贊一詞，雖有左公羊穀梁三賢者爲之作傳，而聖人之意，究難窺測。惟詩書與禮，乃學者所可幾，是以聖人以爲雅言，然禮多係儀文之末，且其殘缺太多，不足盡先王之大經大法，故惟詩書爲最要，而皆爲漢末晉隋諸儒之所雜亂，良可惜也！良可歎也！幸而論語一書，明白易曉，復有孟子一書，以羽翼之；何晏集解，雖無所大發明，而未嘗偏執一人之見，趙岐之解，尤爲醇正。及宋朱子爲作集註，聖人之旨益顯，學者賴之，得以稍窺聖賢之蘊，然終不能不爲詩書惜也。朱子雖作詩傳，又命其門人蔡氏作書傳，然皆未能盡駁詩序及僞孔傳之誤，而世猶以朱子爲非傳而從序者，不可指數。自余所見，惟鄉野孤陋之士，但知爲時藝者，不與傳異同耳，稍有學識，則據序以議朱傳者，十人而九。余獨以爲朱傳誠有可議，然其可議，不在於駁序說者之多，而在於從序說者之尙不少。何則？世所以

信序者，以其近古耳；齊魯韓毛均出於漢。且三家俱在前，何以此獨可信而彼皆可疑？三家之書雖亡，然見於漢人之所引述，尙往往有之，其說率與今之詩序互異，如謂近古者皆可信，則四家之說不應相悖，相悖則必有不足信者矣。豈非後世學者但見毛詩之序而遂不知其可疑耶？朱子既以序爲揣摩附會矣，自當盡本經文以正其失，何以尙多依違於其舊說？此余之所以爲朱子惜也……竊謂經傳既遠，時事難考，甯可缺所不知無害於義，故余於論詩，但主於體會經文，不敢以前人附會之說爲必然。雖不盡合朱子之言，然實本於朱子之意……」余見世人讀詩，當初學時，卽取詩柄連經文合讀之——朱子集傳略說本篇大意者俗謂之詩柄——及長，遂不復玩經文，而但橫一詩柄於其胸中，以爲足矣。其聰明者，則多厭舊喜新，偶見衛宏詩序，輒據以爲奇貨祕笈，自謂曾見漢人之說，宋人書不足觀也。於是序所言者必以爲是，而朱子所言者必以爲非；大抵今世之說詩者，此兩端盡之矣……至十歲後，始閱朱子詩傳，亦不知何謂詩柄。又數年後，始見詩序，亦不知其可寶貴者何在？以故余於國風，惟知體會經文，卽詞以求其意，如讀唐宋人詩然者；了然絕無新舊漢宋之念存於胸中，惟合於詩意者則從之，不合者則違之。但朱傳之合者多，衛序之合者少耳。嗟夫嗟夫！安得世有篤信經文之人而與之暢論斯旨乎？」

崔述論讀詩『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夫詩以寫性情，書以道政事，詩之有資於言，可以專對固也；若政事，則莫如書，而聖人反責之誦詩者何哉？余自近年始悟其理，蓋其故有三焉：一則春秋之世，卿大夫誦詩者多，觀傳所記賦詩引詩之事，不可枚舉，故聖人就所素習者言之；二則尚書所載，皆帝王經世之大法，非尋常人能，春秋之世，賢士大夫尙未足以及此，故聖人亦不以過望於當時也；三則政以治民，正俗爲要，尙書所言，乃朝廷興革之大端，至於民情之憂喜，風俗之美惡，則詩實備之，故讀七月而知周之所以興，讀大東而知周之所以衰，讀齊唐之風而知其立國之強，讀陳鄭之風而知其享國之促，軍攻夜如何其，非不朝會仍其舊也，然誦白駒黃鳥而知周之必微，載馳定之方中，非不國家失其故也，然誦淇澳于旄而知衛之必久，詩之有益於政大矣！無怪乎季札觀於周樂而興亡得失，遂如指諸掌也。余嘗觀前代諸史書，亦自以爲識其治亂之由，其後泛觀前人詩集文集與野史之所載，士大夫之風氣，民間之好尙，官府閭閻之利弊，所以興亡盛衰之故，皆了然如見，然後知始之所得尙淺而史之未足以盡政也。聖人於誦詩者而望其達於政，其亦猶此意乎？惜乎世之誦詩者，皆爲詩序所誤，強以事附會之，失詩人之本意，遂至與政不相涉也。』大抵國家之所

以久，惟在人心風俗之固，而人心風俗之固，惟賴都邑大夫之賢；觀大田之詩，遺秉滯穗以濟人，誦無衣之篇，同袍同仇以結友。不惟無爭，而且相恤；不惟衣裳可共，而且患難可同。俗何以如是美也？無他，大夫廉勤自勵，修明政事，扶弱抑強，姦豪有所畏憚，故民得以相安；相安則不爭，不爭則相恤，是以如此。若貪情自恣，則政皆失宜，徇私而鬻獄者有之，告於上而不爲理者有之；豪強由是肆行，而平民皆無以自保，非附會同黨以求其庇，則別依豪強而與相抗。風俗安得而不壞乎？吾故讀黃鳥而知周道之衰，讀碩鼠而知魏俗之敝也。何哉？篤實守分之人，決不肯爲濟惡之事，他鄉寄居之客，斷不能敵土著之民，勢必至於食黍啄粟，惟所欲爲而無如何。莫我肯顧，不可與明言，人皆視爲當然，不以爲異也；非適樂土而復邦族，更有何策？良民去而旅人歸，則所存者皆敗俗之人耳，豈復能有固志？一旦疆場頻驚，勢必土崩瓦解，無怪乎其避而遷於洛折而入於晉也。此治亂興亡之大要，學者熟此二篇，則授之以政而無不達者矣。——見崔東壁遺書。

上面所介紹各家對於詩經的學說，總不外兩個門戶：一個是重主觀的宋學派，他也不顧三百篇流傳到數千年以後的今日，時遠年湮，不但後人不能明瞭當時作者的本意，且這三百篇的作者，

是否全出於兩周的民間，也還是一個疑問；那自來重主觀的經學家，却好替古人作主張，人人以古人自命，「望文生義」，「增字解經」，你辯我駁，到後來，反把經書的本旨，愈拋愈遠。他的結果，原要明經的，却把經意愈弄成支離難明。一個是重客觀的漢學派。他反對宋學派的自作聰明，他的解經，便事事從古；古訓，古音，古本，是他們的金科玉律。但因此又產生出兩種流弊：一種是泥古。這泥古裏面，又可以分作兩派：一派是迷信古人，一派是迷信古書。迷信古人的，他不問古人學識是否完全，理論是否正當，凡是古人說的話，一律崇拜，竭力衛護；迷信古書的，他不問書的真偽，祇須相傳是古書，他便一律推崇，明明有作偽的地方，他也不敢懷疑，明明有後來勝前的學說，他也一味排斥。即如詩經，崔東壁說的：「最後毛詩始出，衛宏爲之作序，多傳會於春秋傳文以欺當世，否亦強爲之說，而實以人與事，學者不加細考，以爲真有所傳，遂謂其書優於三家，從而註之箋之，由是毛詩盛行，三家漸微。」這便是過信古書，不辨真偽的流弊。第二種流弊，因信古太深，處處重考據，往往因一字的爭辯，連篇累牘，嘵嘵不休；從此愈趨愈末，把經書的微言大義，拋棄不講，斤斤計較在鳥獸草木的微細考證上，把好好一部關係文史學的古書——詩經——弄成一部和爾雅相類的字書。什麼蠡斯是如何形狀，如何顏色；蘋蘩又是如何形狀，如何顏色。做起經解來，千言萬語，詳證博引，說得津津有味。像

這樣的窮經，便算給你考證得千真萬確，試問於詩經的本旨有何關係？於當時的民情風俗有何關係？於詩經的文學又有什麼關係？於後人讀詩經探求歷史資料的更沒有什麼關係。孔子說的：『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並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也。』從這幾句話裏看來，後人讀詩經，於世道人心道德倫理，有何等偉大的功用。如今這班漢學派的經生，把孔子前半段的話都忘了，大家都努力的在附帶的一句「并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上用工夫，他的結果，原受明經的，却把經文愈弄成瑣碎難明。直到清代，出了幾位經學大家，纔覺悟到宋學家空泛的病，漢學家拘泥的病，漸漸的注意到經文的本旨上去。尤其是崔東壁、方友石兩位先生，見得最是確切。崔東壁先生讀詩經的方法，是「惟知體會經文，即詞以求其意；不敢以前人附會之說爲必然。」——見崔東壁遺書讀風偶識——方友石先生讀詩經的方法也是「務求得古人作詩本意而止，不顧序，不顧傳，亦不顧論，唯其是者從，而非者正……蓋欲原詩人始意也。」——見詩經原始，方友石自序——這是何等有獨立的精神，明確的見界！本來我們讀古書，原是要明白本人著書的本意，並不是要知道後人註書的偏見；這層意思，我敢自信和崔方兩位先生的見界是暗合的。

說到詩經這部書，我認爲在古書中是最真實，而在文史學上是有價值的。本來我們從小讀的

四書五經，那學庸論孟，是與莊老荀墨一律的，是一種個人思想的哲學書，說不到文史學的價值上去；五經裏面，雖大多數與史學有關。「六經皆史也」，前人早已說過。但是除春秋孔子另有宣傳作用外，尚書是當時的官樣文章，與我們平民原不發生若何的關係；況且尚書有今古文的糾葛，已是不十分可信了。——崔述說：「尚書伏生傳今文，歐陽大小夏侯說之；孔安國傳古文，馬鄭注之。自永嘉之亂，今文亡而古文孤行；晉宋之際，遂有妄人，僞作古文尚書及孔氏傳及唐用以取士，而孔鄭之古本亡，尚書之旨遂晦。」——易經是一部學理高深而且不切實用的書，尤其不是我們平民所切用的了。禮記也是一部失了時代精神的廢書，而且是殘缺不全，拘泥瑣碎。——崔述說：「禮多係儀文之末，且其殘缺太多，不足盡先王之大經大法。」——祇有詩經是最古的民間文學。我們現在讀他，還可以從這書裏面看得出兩周時候的民情風俗，和那班在上者政教的設施。從這裏面得到極豐富的歷史資料，時代背景。胡適之在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祇就詩經一部書看出當時時代的背景如下：

第一，這長期的戰爭，鬧得國中的百姓死亡喪亂，流離失所，痛苦不堪。詩經裏說：
肅肅鴉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唐風鴉

羽}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子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陟岵

昔我往兮，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小雅采薇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民哀！——

——小雅何草不黃

中谷有蕓，暎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王風中谷有推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尙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尙寐無吡！——兔爰

茗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二）牂羊墳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三）——茗之華

讀了這幾篇詩，可以想見那時的百姓受的痛苦了。

第二，那時諸侯互相侵略，滅國破家，不計其數。古代封建制度的種種社會階級，都漸漸的消滅了；就是那些不會銷滅的階級，也漸漸可以互相交通了。（中略）到了這時代，諸侯也可

稱王了，大夫有時比諸侯還有權勢了。——如魯之三家，晉之六卿，到了後來三家分晉，田氏代齊，更不用說了。——亡國的諸侯卿大夫，有時連奴隸都比不上。國風上說的：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邶風式微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裒如充耳！——邶風施丘

可以想見當時亡國君臣的苦處了。國風又說：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私。——

小雅大東

可以想見當時下等社會的人，也往往有些「暴發戶」，往往會爬到社會的上層去。再看論語上說的公叔文子和他的家臣大夫僕同升諸公……可見當時的社會階級，早已不如從前的嚴緊了。

第三，封建時代的階級雖然漸漸銷滅了，却新添了一種生計上的階級。那時社會漸漸成了一個貧富很不平均的社會，富貴的太富貴了，貧苦的太貧苦了。

國風上所寫貧苦人家的情形不止一處——參觀上文第一條——描寫那貧富太不

平均的，也不止一處。如：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
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小雅大東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
其象掃維是褊心，是以爲刺。——魏風葛屨

這兩篇竟像英國虎德 Thomas Hood 的縫衣歌的節本，寫的是那時代的資本家僱用女工，把那摻摻女子的血汗工夫來做他們發財的門徑。葛屨本是夏天穿的，如今這些窮工人到了下霜下雪的時候也還穿着葛屨，怪不得那些慈悲的私人忍不過要痛罵了。又如：

彼有旨酒，又有嘉肴；
洽比其鄰，婚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彼彼有屋，蔭蔭方有穀；
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極。
嗟矣富人，哀此惻獨。——小雅正月

這也是說貧富不平均的更動人的是下面的一篇：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
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廩兮？不狩不獵，
胡瞻爾庭有懸貍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魏風伐檀

這竟是近時社會黨攻擊資本家不該安享別人辛苦得來的利益的話了。

第四，那時的政治，除了幾國之外，大概都是很黑暗很腐敗的；王朝的政治，我們讀小雅的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幾篇詩，也可以想見了。其他各國的政治內幕，我們也可想見一二例如：

(邶風)北門(齊風)南山敝笱載驅(檜風)匪風(鄘風)鶉之奔奔(秦風)黃鳥

(曹風)候人(王風)兔爰(陳風)株林

寫得最明白的，莫如：

人有土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大

雅瞻卬

最痛快的，莫如：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

鼠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小雅四月

第二首詩寫唐政之不可逃，更可憐了！還不如：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正月

這詩說即使人都變做魚也沒有樂趣的，這時的政治也就可想而知了！

這四種現象：（一）戰禍連年，百姓痛苦；（二）社會階級，漸漸銷滅；（三）生計現象，貧富不均；（四）政治黑暗，百姓愁怨。這四種現象，大約可以算得那時代的大概情形了。

上章所說三個世紀的時勢，政治那樣黑暗，社會那樣紛亂，貧苦那樣不均，民生那樣痛苦，有了這種時勢，自然會生出種種思想的反動。從前第八世紀到前第七世紀這兩百年的思潮，除了一部詩經，別無可考，我們可叫做「詩人時代」——三百篇中以株林一篇爲最後株林大概作於陳靈公末年——這時代的思想，大概可分幾派：

第一，憂時派。

（例）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節南山

憂心惓惓，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瞻彼中林，侯新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增？——正月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黍離

園有桃，其實之穉；心之殺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桃

第二，厭世派。憂時愛國，却又無可如何，更有些人變成了厭世派。

(例)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尙寐無咍！——兔爰

隰有萋楚，猗靡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隰有萋楚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苕之華

第三，樂天安命派。有些人到了沒法想的時候，只好自推自解，以爲天命如此，無可如何，只好知足安命罷！

(例)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矣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北門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娶妻，必宋之子——衡門。

第四，縱慾自恣派。有些人抱了厭世主義，看看時事不可爲了，不如「遇飲酒時須飲酒，得高歌處且高歌」罷！

（例）摯兮摯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汝！——摯兮倡字一頓。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蟋蟀。

山有栲，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山有樞。

第五，憤世激烈派。有些人對着黑暗的時局腐敗的社會，却不肯低頭下心的忍受；他們受了冤屈，定要作不平之鳴的。

（例）溥天之下，莫非皇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或燕燕居息；或盡瘁國事；或假息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

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靡事不爲。——北山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伐檀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

這幾派，大約可以代表前七八世紀的思潮了。請看這些思潮，沒有一派不是消極的；到了伐檀和碩鼠的詩人，已漸漸的有了一點勃勃的獨立精神。你看那伐檀的詩人對於那時的「君子」何等冷嘲熱罵？又看那碩鼠的詩人氣憤極了，把國也不要了，去尋他自己的樂土樂國。到了這時代，思想界中，已下了革命的種子了。——見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古代哲學史

胡適之先生又在武昌大學裏演講詩經道：「我們不能說詩是孔子刪的，孔子並沒有刪詩；古代傳下來的歌謠，漸漸加多，到孔子時候，已有三百多篇了。當時「詩三百」已成一專稱，如「詩三百篇」一言以蔽之；」又「誦詩三百」可見詩三百早已成爲一種名辭了。司馬遷在孔子世家裏說：「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這是無據

之談，不足爲訓。後來他的子孫孔穎達，也曾經說孔子並沒有刪詩。若照司馬遷的說法，刪去有二千餘篇，所存不過十分之一；何以古書所引的詩，多在三百篇中，而所刪去十分之九的，大多數中竟屬少見呢？可見孔子並沒有刪詩，而詩經在當時，早已成爲一種很普通很有趣味的教科書，給孩子們做課本讀了。我們於此，至少亦可以減除一點迷信。

以歷史的眼光來觀察詩經三百零五篇，絕不是一個時代產生，是慢慢的積起來的；照他的內容看來，周頌最古，大雅小雅次之，商頌魯頌國風最晚出。雅有兩部：第一部收集早些，就稱他爲大雅；第二部采摭遲些，所以稱他爲小雅。大雅小雅，不過時代的先後罷了。收集國風的時候，魯頌商頌本來也渾在一塊，後人纔把他分開。詩經這部的內容，——歌謠原是很老；不過收集比較的晚了，所以從他的體裁和文化程度上觀察，亦可見其間時代的先後差得很遠，故他的篇幅，定是慢慢集成的，不是一人一時的作品。

漢代竟把詩經當作聖經，以爲聖經是不可有男女的事的，所以加上種種護道的解釋；而一部極純粹而真正的文學書，就變成一種極尊嚴而神聖的經典。正同歐洲中古時代耶蘇信徒解釋聖經一樣——他們以爲聖經上所說的男女，乃是一種比喻，實有所指，一花一草，並不

是花是草。——是神——西漢時代，齊魯韓三家的詩立於學官，他們的見解，也各各不同，但是總脫不了經典的道德的意味；後來毛詩出現，完全推翻他們，另立新解，以事實爲對象，拿左傳歷史證實之，好像是最有證據最有價值。但在西漢春秋傳，祇有公羊穀梁盛行，左傳亦是後出的東西。

二千年來對於詩經的解釋，雖是紛煩錯雜，但其變化却是進步的。毛公起來打倒三家，東漢鄭康成的詩箋，祖述毛公，又進一層；南北朝崇鄭崇王，唐代兼重毛鄭，雖陳陳相因，亦時有二特出之士，稍標新解。宋代纔有具獨立的眼光，和強固的毅力來重新整理的人：其中最重要的一鄭樵，推翻毛公詩序，另加解釋；一朱熹作集傳，稿子改易數次，竟把小序廢除。清代崇漢非宋，他們的意思，以爲到宋代只有八百多年，怎敵得二千年前的漢呢？其實漢代訓詁校勘的工夫雖深，皆愚笨得很；比不得宋人靈敏的眼光，和深刻的見解。清代也很有幾個高明的人，像龔定庵的兒子龔橙的詩本義，雲南方友石的詩經原始，這幾個人的見解，實超過漢人和宋人的舊說；可見二千年來對於詩經的解釋，是進步的，不是退化的。不過他們此起彼仆，互相攻擊，互相推翻，都是不值得的。現在我們應當大膽的用精細眼光，和充分地參考材料來研究他，替他

下一個徹底的新解釋。

我們得着上面的幾個基本觀念以後，纔可研究詩經研究的方法，不外兩條路：

(一)用細心的精密的科學方法，來做訓詁的文法的工夫。

(二)要大膽把二千年來荒謬的解釋打破，用歷史學的社會學的人類學的美學和文學的眼光切實的研究，而加以新的解釋；庶幾對於一字的音義，一句的構造，文法的關係，纔能澈其底蘊，得其真詮。舉幾個例來說明這兩種研究的方法：

一 關於第一條的新的科學方法，古代簡直是沒有的；就是訓詁的學問，也不甚講求。一直到清代纔有合於科學方法的草創出來。最有名的，如戴震及其弟子段玉裁王念孫與王引之輩，王氏父子的經典釋詞，更是他們代表的作品。他們治學的方法，真是比從前的人精密得多；可惜他們不懂文法，所以還不免有錯誤的地方。就如終風「終風且暴」他們訓終爲既，確比訓終風如西風——韓詩——爲終日風——毛傳——的高明得多。我們再拿同樣的句子聚攏來，如北門「終窶且貧」伐木「終和且平」正月「終其永懷」此等訓終爲既可通。往下看，揚之水「終鮮兄弟」葛藟「終遠兄弟」定之方中「終焉允藏」

以終訓既，便有點牽強。我們再把全部比較一看，便覺得此終字用法很粗淺，與我們通常所用無一毫分別。用這樣歸納法去做，就不像昔人那樣費事了。又如言字，在詩經中用得很多，而且很難講；漢儒把他常作我字解，直至王氏父子纔把言字作虛字解，亦從比較法得來的。我初見彤弓之「受言藏之」一句，覺得有點費解；再看受字藏字都是動字，因而悟到言字即而字的意思，「受言藏之」即受而藏之。得此暗示後，再觀其他如泉水之「駕言出游」，載馳之「言至於漕」，七月之「言私其縱」，皆可迎刃而解，毫無高深的意義，這都是古人不懂文法以虛爲實的錯誤。還有以實爲虛的錯誤：如胥字，古人以爲「胥相也」，以胥訓相，翻開公劉篇一看，有「于胥斯原」，與同篇「于京斯依」，「于豳斯館」同一句法。我們知道豳京是地名，那末這個胥字在同樣的句子構造底下，何常不是地名呢？四字中第二個字皆名詞，第四個皆動詞，比較起來一看，於胥字傍邊加了一個 Mark (——) 就很明白了。再看縣之「爰及姜女，聿來胥字」，可知胥亦是地名，很不費解。所以我們精細一點，就可以得到很大的發明，不致因襲前人了。又如于字，昔人訓于爲往，拿來解「之子于歸」，尙可通；若「黃鳥于飛」，就有窒礙。此等地方，多要留心。于字有許多解釋：「之子于歸」等的于

字，實作焉字解。——之子于歸，卽之子歸焉；黃鳥于飛，卽黃鳥飛焉。——歸飛等字爲內動字，*Intransitive Verb* 內動字往往帶一副字；在古人的文法中，副字每用在內動字前面，比較歸納起來，亦很是淺顯。又攸字與所字不同，所以訓攸，多有不可通的地方，如「麀鹿攸伏」一句，伏字是內動字，可見攸字亦與于字同。——麀鹿攸伏，卽麀鹿伏焉；四方歸於斯，與四方攸歸亦同。——在大雅旱麓裏既有「豈弟君子，福祿攸歸」；又有「豈弟君子，神所勞矣。」此所字爲「目的格」，*Objective case* 攸字爲 *Adverb* 可見全然不同。再將采蘋細察之，其中以字與目已字古通，而巳字篆文又與台字相混，台猶何字的意思，所以此以字亦作何字解。「于以采蘋，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都是一問一答。若在下面加個「問號」最爲淺明。然而二千年來的人，皆不知此下了許多不通生硬的解說；我們明白之後，實在不值一笑。這種訓詁的方法，很有興趣；但必須有比較歸納及細心考察纔行。古人於有虛字處隨便放過，絲毫不加重視；其實虛字爲文章的筋脈，筋脈不相連貫，文章就不能結合。所以虛字是很要緊的，要把詩經弄通，非先研究虛字將虛字下一番訓詁的苦工不可。我在幾年前，曾經把詩經中所有的「維」字彙攏來

二百多句，下以研究的工夫，比較的結果，纔曉得維字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乃是表示一種特別的情感所發出來的聲音，和「啊」字差不多的。如「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即「啊鵲所有的巢，啊被鳩佔去了」的意思。與現在新詩裏加一嘆音正是同一的格式——普通的舊式祭文開端維中華民國……這個維字也不過表示一種感嘆的聲音——老子說：「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我們於此亦可以得到一點確實的信念了。諸位對於詩經，不要看作太艱深，只要在虛字上用一番工夫就行。我們的解釋，與其探深而艱澀的，不如探淺而易見的好；因為詩經本身是歌謠，歌謠決不會深的，並且不會有深的意義在裏面的，大家用精密的工夫，把他上面的字虛字文法等工作做定後，方能說懂得兩個字。二千年來的人，我敢說都是不懂，不能全懂，僅對於草木鳥獸等瑣碎事物，勉強知道一點罷了。你們很可以用更好的新的法則來重新研究訓詁和文法，這是最有興味的一件事。

二 我們一方面做訓詁的工作，一方面就要把二千年來荒謬的舊說打倒。朱熹在當時也曾做過很大膽的事業——推翻舊說——這種偉大的精神，我們當然要脫帽致敬；痛罵他的人，我可說他沒有讀書。關雎一篇，或以爲美文王風化后妃之德（君子指文王）或

以爲康王偷惰，每天起得很遲，故詩人以此諷刺他；種種說法，殊屬可笑。我們拿解釋不同的若干種，聚在一處，纔知他們那種荒謬的說法，正如打話謎一般。朱子治詩，每每拿他反覆涵詠，然後得到新解。朱子是當時一個哲學家 and 文學家，他對於詩，完全拿哲學的理想和文學的眼光去觀察，故得到的結果很好；我們若用那法子，再加上歷史的社會的人類的和文學的眼光去推求，一定可以得到很圓滿的解答了。關雎，完全是男女之事——後人在新婚的時候若做起賀詩賀聯來，往往沿用他其實這不是新婚的詩是求婚的詩——其中所說，完全是男一方面向女求婚，把來諂諛他誘引他的甜語。這種事實，在歐洲南美洲，也是「數見不鮮」的；譬如男子喜悅女子，或彈琴，或唱歌，或跳舞……往往有之。我國當時社會上的風俗習慣，大概也是如此。又如野有死麕一篇，「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言女大必嫁，亦是平白無奇的。有些初民喜歡打獵，所得着的死獸，貢獻在他所愛慕的女子面前；倘是她把死獸收下，就是默認婚約，不收，就作罷。這種事實，同詩上所說的，正有相合的地方。又如兔置「肅肅兔置，椶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說者或謂文王作，或說是后妃教化，皆是妄語。我們要知道，在封建制度之下，諸侯的爪牙走狗很多的；這等赳赳武

夫，當時美其名叫他們作干城，其實就是諸侯們的心腹爪牙走狗！又如小星「嘽彼小星，三五在東……」這種行動，在現今北方小民並不以為奇，並且他是顯見的事實。又如采芣，「采采芣芣，薄言采之；采采芣芣，薄言有之……」有人以為芣芣是一種催生藥，宜妊利產的東西，婦人每喜采之，又以為采采是屢採而不止一次，實則采采亦無甚意義，不過高唱采芣而已。他如葛覃，單是指女工人歸來看父母，麟之趾，古人以為文王后妃子姓之繁美，其實也不過平民看見貴族公子發出來的一種可憐的情感的調子。又如著篇「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瑤乎而？俟我以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完全與唐人朱慶餘近試上張水部詩「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一樣。再淺說一句，就是女子問男子「頭上裝飾品用那種好呢？」的意思。以上舉的幾個例，都明顯得很。我以為對於詩的解釋，應屏去深的從淺的，再稍稍加點人類學風俗歷史社會學的智識，就可以超過從前，下一個很對的解說，自然絲毫不費力的了。

我再簡單的總括說一句：就是「考求新的訓詁，應當細心；推翻舊的解說，應當大膽。」

詩經是世界上一部最古有韻的詩歌文學作品，是一部最真最有價值的文學作品；我們應作爲一個寶貝看，不要把那些飯桶弄壞纔好啊！

從來在詩經上下過苦工的人，却是不少；但是可惜有一大半人都錯做了「隔靴搔癢」的工作，於學問於自己，都得不到切實的功效。他們最大的誤點，便是我上面所說過的，不是失之空妄，便是失之瑣碎。崔述說的：「惟知體會經文，卽詞以求其意。」方友石說的：「務求得古人作詩本意而止。」胡適說的：「詩經本身是歌謠，歌謠決不會深的，並且不會有深的意義在裏面的。」這種研究詩經的態度，最爲確當——不但應當用這種態度去研究詩經，並且應該用這種態度去研究一切古書——一切猜謎式骨董式的解經方法，都是不對的。我們讀書，祇須就本書的辭意上求諒解，原不用這種「越說越糊塗」的解經。所以我此番下了決心，用客觀的方法去整理：

(一) 排去經解；(二) 就詩的本旨去分類；(三) 註解字意。

這工作完畢以後，再把歷來和我同一態度解說詩經的各家學說，約略介紹幾段在上面。

中華民國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在上海。

三百篇修詞之研究

唐圭璋

韓子曰：「詩正而葩。」所謂正者，孔子之可謂「思無邪也。」詩之邪正，屬於思想一面，可無論已。至其所謂葩者，其謂文辭之斐然乎？吾人知雅頌之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辭，不足以言文藝。而所謂天機活潑，真情流露，最優美最普遍之文學作品，乃多在十五國風。朱子所謂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雖然，文以抒情，無靈動運轉之法，美妙勻稱之辭，亦何以達心中千曲百折鬱抑而不申之情，又何以顯微婉善諷溫柔敦厚之旨，以成人人欣賞，千古不沒之文藝哉？故修辭之學，不可不摩研也。茲一述三百篇修辭之例，以覘一斑。得有八例，縷列如下：

(一) 疊字法 疊字，亦有人謂之聯韻字。在中國文學上，為最足以增進文學優美之一法。詩經中用此法描寫的有三類：

(1) 寫聲 如詩經第一句云：「關關雉鳴。」朱注云：「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其餘類此之例甚多，略檢之於下：

和鸞。離。離。(小雅蓼蕭)

佩玉。鏘。鏘。(鄭有女同車)

伐木。丁。丁。(小雅伐木)

呦。呦。鹿。鳴。(小雅鹿鳴)

(2) 寫動 如云:

有兔。爰。爰。(王風兔爰)

交。交。黃。鳥。(秦黃鳥)

泄。泄。其。羽。(邶雄雉)

(3) 寫形 如云:

芄。芄。黍。苗。(小雅都人士)

彼。黍。離。離。(王風黍離)

南。山。崔。崔。(齊南山)

白。石。粼。粼。(唐揚之水)

伐。鼓。淵。淵。振。振。闐。闐。(小雅采芑)

盧。令。令。(齊盧令)

蟲。飛。薨。薨。(齊雞鳴)

翩。翩。其。羽。(大雅卷阿)

其。魚。唯。唯。(齊敝笱)

零。露。漙。漙。(鄭野有蔓草)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周南桃夭)

籊。籊。竹。竿。(衛竹竿)

綠。竹。猗。猗。(衛淇奥)

此外亦有表性的。如邶風之谷風云：「習習谷風」習習表和舒之意也。又有表德的。如大雅之蕩云：「蕩蕩上帝」蕩蕩表德大之意也。然此類之例，究不多也。

(二) 疊語法 此法在頌及大小雅中最多。國風則終少有此例。疊法有兩種：

(1) 正疊 如云：

簡兮簡兮（邶簡兮）

敬之敬之（周頌敬之）

有客有客（周頌有客）

采薇采薇（小雅采薇）

(2) 變疊 如云：

爰居爰處；爰笑爰語。（小雅斯干）

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小雅蓼莪）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南畝。（大雅緜）

實方實苞；實種實裒；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大雅生民）

(三) 單對句法 對句使文格嚴整。在一唱三歎之國風中，此類對句，所在皆是。如云：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召南草蟲）

噫噫其陰，虺虺其靈。(邶終風)

柔則茹之，剛則吐之。(大雅烝民)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大雅瞻卬)

駛彼晨風，鬱彼北林。(秦晨風)

離離在宮，肅肅在廟。(大雅思齊)

應鹿濯濯，白鳥騶騶。(大雅靈臺)

(四) 複對句法：複對句有兩句排對成兩排的，亦有對成三排四排的。其意義較單對複雜。其表

情較單對深摯。如小雅采芣之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此敘出征之情景；去時正春和景明，而歸來已天寒歲暮。以楊柳與雨雪對比，可以見在外之

辛勤，以及在外時間之長久。其餘之例如下：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小雅北山)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大雅板)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小雅大東)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大雅召旻）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小雅甫田）

對成三排的如云：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鄭女曰雞鳴）

對成四排的如云：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例；啓之辟之，其櫓其楛；攘之剔之，其隳其柘。（大雅皇矣）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小雅大東）

（五）明喻法。明喻亦謂之直喻的。如「猶」「若」「如」「似」等字，皆爲標明此法之字。如云：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衛碩人）此寫玉人之體態笑貌，活現紙上，皆借明喻而顯也。又如秦風小戎之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

玉。

秦風終南之詩云：

錦衣狐裘，顏如渥丹。

皆畫出君子溫柔如玉，與雍容華貴之情態。其他之例如云：

齊子歸止，其從如水。（齊敵笱）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曹蜉蝣）

如蝸如蟻，如沸如羹。（大雅蕩）

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

茂，無不爾或承。（小雅天保）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小雅斯干）

戎車嘒嘒，嘒嘒焯焯，如霆如雷。（小雅采芑）

（六）隱喻法 卽因物引起而喻之。近人陳望道修辭學發凡云：「明喻的形式是「甲如同乙」，隱

喻底形式是「甲就是乙」，明喻在形式上，只是相類的關係；隱喻在形式上，卻是相互的關係。

「觀此可以知此法與明喻法之異矣。在詩經中，此法亦較明喻法整飭，而情意亦較雋永。如邶風之詩云：

睨皖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以黃鳥猶能發宛轉清脆之音以娛人，以興起七子不能慰母之心。心之悲苦，自然流露。又如邶風新臺之詩云：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之戚施。

一種懷喪而怨尤之情，亦經比物而呈現。又如召南何彼穠矣之詩云：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觀彼桃李之穠華，可以想像平王之孫齊侯之子之風態矣。例如云：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鄘牆有茨）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能宋遠，跂予望之。（衛河廣）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齊南山）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子，可以縫裳。（魏葛屨）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周南漢廣）

（七）問答法 此例亦多如云：

于以采蘋，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召南采蘋）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邶擊鼓）

（「以」字按近人楊樹達補證作「何處」解）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秦終南）

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秦黃鳥）

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小雅斯干）

魚在在藻……王在在鎬。（小雅魚藻）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小雅庭燎）

（八）撇問法 撇去一層而問之。此法最傳神如鄭風子衿之詩云：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甯不嗣音？

此爲被棄之女子所發之怨聲，所謂如泣如訴如怨如慕者是矣。又如鄭風褰裳之詩云：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此亦同前首之意，惟就撇問之語氣觀之，較前首尤覺怨深語刻。又如齊風南山之詩云：

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此刺襄公之詩也。經一反詰語法，刺意明顯。魏風伐檀之詩：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

此刺尸位素餐之人也。以定然之理借問，以逼出其不可能之事。

(九) 撇答法 撇去一層而正答之。其傳神者亦與撇問法同妙。如衛風木瓜之詩云：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輕報重，而猶以為匪報，以為永好，珍重縝密之心意，宛然如見。又如邶風靜女之詩云：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撇去荑之美，而側重美人之貽，情意綵綵。又如齊風雞鳴之詩云：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此叙國君爲朝政之勤也。蒼蠅之聲，以爲鷄鳴；月出之光，以爲日光。辛勤之情，紙上寫透。又如鄭風將仲子之詩云：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此詩兩用撇答法。豈敢愛之一撇，畏我父母一答；仲可懷也又一撇，父母之言亦可畏也一答。兩用此法，宛轉纏綿，靈動欲語。此法之例又如云：

送子涉淇，至如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衛民）

大車檻檻，毳衣如綦。豈不爾思？畏子不敢。（王大車）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衛風竹竿）

叔於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鄭叔于田）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大雅抑）

（十）呼謂法 呼而謂之之法也。例舉如下：

衣錦褻衣，裳錦褻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鄭丰）

籊兮！籊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鄭籊兮）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魏碩鼠）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小雅黃鳥）

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豳鷓鴣）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遠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召南殷其雷）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小雅祈父）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周頌臣工）

（十一）指謂法 有所指而謂之也。例如下：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鄭狡童）

彼美孟姜，德音不忘。（鄭有女同車）

彼其之子，邦之彥兮。（鄭羔裘）

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鄘君子偕老）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鄘蝮蝮）

(十二)疊句起下法 疊上一句而引起下文。此法使文沉着，而意味雋永。如魏風汾沮洳之詩云：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疊美無度一句，感歎之語氣加重。又如魏風園有桃之詩云：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疊其誰知之一句，愈覺零丁無告，心傷無限。其餘唱歎之例亦多如是。如云：

中谷有蓷，嘆其乾矣！有女吡離，嘅其歎矣！嘅其歎矣！遇人之艱難矣！(玉風中谷有蓷)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履我卽兮！(齊風東方之日)

魴魚頰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周南汝墳)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鄘相鼠)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鄭出其東門)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能不我知。(衛芄蘭)

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王葛藟)

此疊句起下法，在元曲選中有極佳之一段。附錄於下：

——他他他（指王昭君）傷心辭漢主；我我我攜手河梁他部從窮荒我鑿輿返咸陽；返咸陽，過宮牆；過宮牆，透迴廊；透迴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黃；月昏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螿；泣寒螿，綵紗窗；綵紗窗，不思量；呀！不思量，除是鐵心腸；鐵心腸，也愁淚滴千行！——

（十三）疊字起下法 疊一字而引起下文。例如下：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逝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衛氓）

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陳慕門）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大雅蕩）

將受厥明，明昭上帝。（周頌臣工）

以似以續，續古之人。（周頌良耜）

有駟有駟，駟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于下。（周頌有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小雅采薇）

（十四）先歎後問法 以詠歎起，而以詰問繼之，更顯歎之深至。如邶風式微之詩云：

式微！式微！胡不歸？

哀音感人，婉約盡致。又如唐風綢繆之詩云：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此男女新婚慶幸之詞。描寫歡樂，幾於手舞足蹈，不知所措。又如王風揚之水之詩云：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寫征人遠戍，閨中思念不已之情，纏綿宛轉。

(十五) 先問後歎法 例如下：

鷓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秦晨風)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衛伯兮)

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唐山有樞)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俯予美，心焉忉忉！(陳防有鵲巢)

(十六) 平鋪法 句平列而鋪敘之法也。例如云：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小雅北山)

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鴈）蝮）

又有隔句而平叙之句，如衛風氓之詩云：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又如鄘風君子偕老之詩，亦爲平鋪法，惟次序不整。詩云：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楸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餘例如云：

荏菹旆旆，禾役穰穰，麻麥幪幪，瓜瓞嗶嗶。（大雅生民）

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周頌執競）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鄘桑中）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祁祁。（小雅出車）

（十七）深進法 如召南標有梅之詩云：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標有梅，頃筐塹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自梅實七梅實三，以至於頃筐塹之，猶不能求得庶士。於是欲不待備禮，但即謂之而行矣。此所謂深層深進之法也。又如小雅庭燎之詩云：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

此寫國君勤於國事，夜寢不安，由半夜問到天明，亦同標有梅之深進也。又如云：

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衛氓）

未見君子，惄如調饑；既見君子，不我暇棄。（周南汝墳）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召南草蟲）

（十八）警策法 扼要之句，警策動人。例如鄘風柏舟之詩云：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髮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堅貞自守，而母不諒。母也天只不諒人只之呼聲，誰能不爲之痛心哉！又如小雅都人士之詩云：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萬民所望一句，可見都人士之丰標。又如邶風北門之詩云：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諸語，可見壓迫之甚，而發此沉痛之語。又如云：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於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大雅烝

民）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大雅生民）

亦皆以一句而動，所謂神龍掉尾之法也。

綜上十八例於三百篇之修詞，容有未盡，然亦可以窺其凡矣。

分類詩經 三百篇修詞之研究

三百篇用韻之研究

徐家齊

史記稱：「詩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意。」孔子亦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則詩三百篇發諸謳歌，播諸管絃，固以聲爲重者也。謂爲詩之祖固宜，謂爲韻之祖亦宜；後有作者規而詠之，豈不宜哉？是不可以不論。論其用韻之顛末，略分三部如左：

一、本音。

三百篇之韻，皆古音也；特以時地之異，文字之變，遂致與今不同。今之讀者，但當隨其聲而讀之。若家之爲姑，慶之爲羌，馬之爲姥，聲韻全別，不容不改；苟其聲相近可讀，則何必改字？陸德明所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是也。而後之學者，不知斯義，往往擅改古音，以就隋唐之韻；遇有乖刺不合者，輒委之於叶，豈不謬哉？試引各家之說，以證此論：

顧寧人音論曰：「音韻之正，本諸字之諸聲，有不可易者，如蠶爲亡皆切，而當爲陵之切者，因其以狸得聲，澆爲每罪切，而當爲美辦切者，因以免得聲，有爲云九切，而賄痞賄鮪，皆以有得聲，則當爲羽軌切矣。皮爲蒲靡切，而波坡頗跛，皆以皮得聲，則當爲蒲禾切矣。又如服之爲房六

切；其見於詩者，十凡有七，皆當爲蒲北切，而無與房六叶者。友之爲云九切；其見於詩者，凡十，皆當爲羽軌切，而無與云九叶者。」

戴侗六書故曰：「經傳行皆戶郎切，未嘗有協生韻者。慶皆去羊切，未嘗有協敬韻者。如野之上與切，下之後五切，皆古正音，非叶韻也。」

陳季立毛詩古音考序曰：「士人篇章，必有音節；田野俚曲，亦各諧聲；豈以古人之詩而獨無韻乎？蓋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讀古之作，不免乖刺而不合；於是悉委之叶。夫其果出於叶也，作之非一人，采之非一國，何以毋必讀米，非韻杞，韻止，則韻祉，韻喜矣。馬必讀姥，非韻組，韻黼，則韻旅，韻士矣。哀必讀驅，非韻堂，韻將，則韻常，韻王矣。福必讀偈，非韻食，韻翼，則韻德，韻億矣。厥類實繁，難以殫舉，其矩律之嚴，卽唐韻不啻，此其故何耶？又左國易象，離騷楚辭，秦碑漢賦，以至上古歌謠，箴銘頌贊，往往韻與詩合，實古音之證也。或謂三百篇爲詩詞之祖，後有作者，規而詠之耳。不知魏晉之世，古音頗存，至隋唐漸盡矣。」

孔搆仲詩聲分列敍曰：「讀十五國二雅三頌而律以唐宋官韻，未有不窮者也；或從而叶之，昧其所有韻而強韻其所無韻，又甚不通者也。」

以上諸說均爲詩非叶音之證；而陳氏以爲古代已有流行之古音，三百篇又上古其他有韻之文，莫不遵守古音以爲押韻之標準。竊考顧甯人江慎修皆謂「古音之韻譜，卽係詩經；當時押韻者莫不以此爲據。」此說與陳氏不同。至於此種韻譜從何而來，最初爲誰所定，則兩君亦未之言。近謝无量中國大文學史謂此種韻譜乃孔子刪詩時所定。誠以三百篇采自各國，音韻必無一致之理。孔子以之播諸管絃，有所不協，當卽改定，以後遂成爲通用之韻譜。故有「雅頌各得其所」之說，但此亦臆說，無從考證。吾人對於韻譜之來歷，自應存疑，而詩非叶音之說，則確乎其不可拔也。

二、韻例。

孔搗仲有言曰：「例之爲言也，該乎正，以達乎變；變故不窮，正故於窮，不可以強通。」又曰：「今之詩，主乎文，古之詩，主乎歌。歌有疾徐之節，清濁之和，或長言之，咏嘆之，累數句而無以韻爲；或繁音促奏，至於句之韻，字有韻而莫厭其多。奇者不可偶，偶者不可奇；虧者不可綴，綴者不可虧。雖不可合，合者不可離，錯之則變化而無方，約之則同條而有常。」然則發凡起例，引綱明要，斯固誦詩者之所依蹈，審韻者之所稽校，抑亦屬詞者之所規校矣。獨是發例提要之書，迄無善本，顧甯人之詩本音，有韻而無例，丁以此之毛詩韻例，繁而無當，率皆不足根據，而彼善於此，則孔氏之詩聲分例，爲猶愈焉。

是書通例十，別例十三，雜例四，舉凡三百篇之韻例，或可包括無遺；據此而改良之，不亦善乎？而無如時間之暫，不我許也。姑以吾師陳澧先生所審定條目，間參以管見，促成是部，先生其郵政焉。

甲句首韻例 此例甚少，姑以己見，分二目言之。

子句中有助字例 助字以標之。

晨風（韻）彼晨風（韻）古音凡（韻）鬱（韻）彼北林。

柏舟（韻）彼柏舟，彼在中河（韻）髮（韻）彼兩髦，實惟我儀（韻）

丑句中無助字例。

九戩（韻）飛遵渚，公（韻）歸無所。

長發（韻）古音類（韻）履不越，遂（韻）視既發。

乙句腹韻例。

子兩字可自爲義例 兩字自爲義者，卽每兩字可爲一事者而加之以韻也。

大田（韻）既備（韻）乃事（韻）

賓之初筵（韻）籥舞（韻）笙鼓（韻）

丑，上·下·半·句·字·法·相·重·例。

賓之初筵：有壬（韻）有林（韻）又：載號（韻）載嘷（韻）假樂樂宜民（韻）宜人（韻）

寅，一·句·內·用·兩·助·字·例。

甫田：婉（韻）兮夔（韻）兮。

采芣：優（韻）哉游（韻）哉。

靈臺：經（韻）之營（韻）之。

卯，兩·句·對·偶·各·自·協·例。

思齊：肆戎疾（韻）不殄（與疾爲韻）讀如鈇（列假（轉韻）不瑕（與假爲韻）

蓼莪：無父（韻）何怙（與父爲韻）無母（韻）何恃（與母爲韻）

楚茨：我黍（韻）與與（與黍爲韻）我稷（韻）翼翼（與稷爲韻）

辰，兩·句·換·韻·者·於·半·句·卽·入·韻·例。

秋杜：匪載（韻）匪來（韻）○音徠）憂心孔疚（韻）○古韻記）期逝（轉韻）不至（韻

而多爲恤。(韻)古音杼)

鷓鴣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韻)恩(轉韻)斯勤(韻)斯嚮子之閔(韻)斯

丙句末韻例。

子，連句例。

終風終風且霾，(韻)惠然肯來。(韻)若往若來，(韻)悠悠我思。(韻)

卷耳陟彼崔嵬，(韻)我馬虺隤。(韻)我姑酌彼金罍，(韻)維以不永懷。(韻)

有女同車，有女同行，(韻)顏如舜英。(韻)將翱將翔，(韻)佩玉將將。(韻)彼美孟姜，

(韻)德音不忘。(韻)

丑，隔句韻例。

正月謂天蓋高，不敢不局。(韻)謂地蓋厚，不敢不踏。(韻)維號斯言，有倫有脊。(韻)哀

今之人，胡爲虺蜴。(韻)

野有死麕，野有死麕，(韻)白茅包(韻)之。有女懷春，(與麕爲韻)吉士誘(與包爲韻)

之。

鵲巢維鵲有巢，維鳩居（韻）之。之子于歸，百兩御（韻）之。

實，隔二句例。後舉二例，後例即前例之疊用者也。

常棣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韻）烝也無戎（韻）○古通韻讀戎爲仍集韻十六

蒸有仍字）

常武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韻）大師皇父（韻）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

（韻）惠此中國（韻）

卯，隔三句例。孔撝仲曰：『中間隔三句者，惟頌有之；在風雅則唯章首有此，中間無有也。』

鷓鴣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韻）斯，鬻子之閔（韻）斯。

噫噫噫噫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韻）○音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

十千維耦（韻）

有客有客有客，亦白其馬（韻）○音姥）有妻有且（韻）○釋文七序反）敦琢其旅（韻）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藝，以藝其馬（韻）○見上）薄言追（轉韻）之，左右綏（韻）

之。既有淫威（韻）降福孔夷。

辰隔四句例。此例甚少姑舉一以備此格。

烈烈文王辟公（與下邦崇功爲韻）錫茲社福。惠我無疆（下皇忘爲韻）子孫保之。無封靡於爾邦（韻○博工反）維王其崇（韻）之。念茲戎功（韻）繼序其皇（韻）之。無競誰人，四方其勗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韻）

丁，換韻例。

子，二句換韻例。

木瓜投我以木瓜（韻○音孤）報之以瓊瑤（韻）匪報（轉韻）也。永以爲好（韻）也。式微式微式微（韻）胡不歸（韻）微君之故（換韻）胡爲乎中露（韻）采芣被之僮僮（韻）夙夜在公（韻）被之祁祁（轉韻）薄言還歸（韻）丑，三句換韻例。

十月之交悠悠我里（韻）亦孔之瘁（韻）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換韻）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韻）天命不徵（換韻）我不敢傲我友自逸（韻）

縣迺召司空，迺召司徒（韻）俾立室家（韻○古音姑）其繩則直（換韻○古音值）繩

板以載（韻）作廟翼翼（韻）

駟：駟駟牡馬（韻○古音武）在坰之野（韻○古音墅）薄言駟者（韻○古且音渚）有駟有皇（換韻）有驪有黃（韻）以車彭彭（韻）思無疆（韻）思馬斯臧（韻）
寅，四句換韻例。

抑：辟爾爲德，俾臧俾嘉（韻）淑慎爾止，不愆于儀（韻）不僭不賊（換韻）鮮不爲則（韻）

鹿鳴：呦呦鹿鳴（韻）食野之苹（韻）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韻）吹笙鼓簧（換韻）承筐是將（韻）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韻）

闕宮：天錫公純嘏（韻○古音古）眉壽保魯（韻）居常與許（韻）復周公之字（韻）
魯侯燕喜（換韻）令妻壽母（韻）宜大夫庶士（韻）邦國是有（韻○古音洧）既多受祉（韻）黃髮兒齒（韻）
古稱詩經每章以四句爲偶句之正格，三句爲奇句之正格，過此則係疊而用之，加以變化。故余於換韻之例，以四句爲限；過此則不暇具行，亦殺繁就簡之意云爾。

三遺調

三百篇爲詩及韻之祖，吾既已言之矣。故後世之詩，莫非由此脫化；其用韻亦莫非由此遞變；學者尋源溯流，自可得之。此遺調之所以不可不論與？獨是三百篇之韻例，有正有變，正固吾所已言，變則吾所未盡，故後之遺調，亦隨之而無窮。試分「前部所有」「前部所無」二條論之以見例，非可殫舉也。

甲前部所有

子隔句韻例

前曾舉正月野有死麕鵲巢三例爲證。茲所欲論者，特若野有死麕鵲巢兩詩中之助字之字耳。詩本音曰：凡詩中語助之辭，皆以上文一字爲韻，如今之也。只矣而哉止思焉，我斯且忌猗之類，皆不入韻。此乃助字不入韻之常例。其遺調有：

虞書「元首明哉」之哉字，左傳「我有圃生之杞乎」之乎字，國策「松耶柏耶」之耶字，以及招魂用些字大招用只字，悉以虛乎前一字成韻，其跡蓋易見也。此外尚有以助字爲獨韻者，在三百篇若：

械樸芃芃，械樸薪之。樞之。(韻) 濟濟辟王，左右趣之。(韻) 之類；其遺調有：
離騷：索瓊茅以筵蓐兮，命靈氛爲余占之。(韻) 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韻)
史記：文侯慕義，子夏師。(韻) 惠王自矜，齊秦攻之。(韻)
九辯：寧戚于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韻) 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之？(韻) 岡流涕
以聊慮兮，惟著意而得之。(韻) 紛純純之願忠兮，妒被離而彰之。(韻)
或用兩之字，或用四之字，而之字上皆無韻；是蓋以句末之之字作韻也。
丑，二句換韻例。

此例前已引木瓜式微采蘋爲例；而
古樂府：「緜緜思遠道，憶梅下西洲。」皆其遺調也。
寅，一句內用兩助字例。

此例前已引甫田采菽靈台爲證；其遺調有：

子桑琴歌父 (韻) ○音甫) 耶母 (韻) ○音門補反) 耶天 (轉韻) ○梯因反) 乎人 (韻)
乎。

卯，兩句對偶，各句自協例。

此例前已引思齊蓼莪爲證，其遺調有：

老子：知足（韻）不辱（韻）知止（轉韻）不殆（韻）

韓非子：名正（韻）物定（韻）名倚（轉韻）物徬（韻）

史記：甌窶（韻）滿筓（韻）汙邪（轉韻）滿車（韻）等而易潛龍（韻）勿用（韻）

則其濫觴也。

乙，前部所無。

子，四韻隔協例。

此殆用韻之極變，在三百篇若：

瞻卬：人有土田（隔韻）女反有（韻○讀如酉）之人有民人（與田爲韻）女覆奪（別

韻）之。此宜無罪（隔韻）女反收（與有爲韻）之。彼宜有罪（與上罪爲韻）女覆說（

與奪爲韻）之之類，而其遺調則有：

屈原遠遊：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

中夜存。

張超謂青衣賦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性不雙侶。願得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晏嬰潔志，不頑景女。乃雋不疑，奉覆不受。見尊不迷，况此麗豎。前者傳然爲一韻，垠存爲一韻；後者道窈首受爲一韻，侶公女豎爲一韻，皆極隔協之錯易者也。

丑，首尾韻例。

此例首尾爲一韻，中二句爲一韻，蓋詩之變體。在三百篇若車攻，決拾既伙，弓矢斯調。

（宋吳棫韻調爲同）射夫既同，（與調）助我舉柴，（韻）之類卽是其遺調有：

宋玉風賦：被麗披離，（韻）衝孔動楫，暉渙粲爛，（與楫爲韻）離散轉移，（韻）

安世房中歌：安其所，（韻）樂終產，樂終產，（與上產爲韻）世繼緒，（韻）

大戴禮所記逸詩：射夫命射，（韻）射者之聲，御車之旌，（與聲爲韻）既獲卒莫，（韻）等

皆規倣之最真者也。

寅，納韻例。

凡後首之首，可以合前章之尾者，皆此例也。其在三百篇，若

召旻：池之竭矣，不云自頻。與上章「職兄斯引」爲韻；而

正月十二章「又有嘉穀」亦與上章「沼樂炤虐」爲韻；谷風末章「維山崔嵬」亦與次章

「積懷遺」爲韻。其遺調若：

急就篇以六十三字，每有出句在上章之尾，韻句爲下章之首者。古人文字，要未可以尋行數墨之見求耳。

邇正擬著三百篇文學之研究一書。全書三篇，共分十章，用韻卽其一也。會陳澧玄先生所授羣經通論，以此爲試題，遂窮三日之力，先成是章。祇以於聲韻學素無研究，錯漏之譏，必所難免。特以考課在卽，無暇修正，惟有俟諸全書脫稿之一日。幸希閱者鑒諒！

作者識

言文對照
白話註解
新式整理分類詩經

許嘯天

論詩經所錄全爲樂歌

詩經所錄是否全爲樂歌，這在宋代以前似乎是不成問題的。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也曾說過：『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他的話是否確實（三百五篇是否皆孔子所弦歌，三百五篇是否皆可合韶武雅頌之音）是另一問題，但他以爲詩經所錄的詩全是樂歌，這一個意思是很顯明的。自宋以來，始有人懷疑內有一部分詩是徒歌。

前年我在歌謠週刊（第三十九號）中曾說詩經所收的民間徒歌已經全由樂工改爲樂章；魏建功先生反對這個意思，著論駁了。（見歌謠週刊四十一號）現在我把這個問題根本討論一下，試作一個解答。請魏先生和讀書諸君指正。

我前數年搜集蘇州歌謠，從歌謠中得到一個原則，即是徒歌中章段迴環複沓的極少，和樂歌是不同的。徒歌中的迴環複沓，只限于練習說話的『兒歌』（如吳歌甲集所錄的天上星，碰碰門

等篇）依問作答的『對山歌』（如甲集所錄的哈人數得清天上星山歌好唱口難開等篇）此外惟有兩類也是廻環複沓的，一是把樂歌清唱的徒歌（如蘇州景四季相思、孟姜女十二花名等篇）一是模倣樂歌而作的徒歌（攤子上的唱本很多這一類，例如依了樂歌的蘇州景而作的留園景、遂園景等；買唱本的人照着她唱了，就變成了徒歌了）但這兩類實在算不得徒歌。除了這四類，所有的成人的抒情之歌，大都是直抒胸臆，話說完時歌就唱完，不用廻環複沓的形式來編製（如甲集所錄的姐呢有病在香房、忽然想起縉眉頭、俏佳人、臨鏡把頭梳等篇）吳歌甲集中有兩篇東西，是從樂歌變成徒歌的，我們可以借此看出樂歌與徒歌的形式不同。今鈔錄于下，作一比較：

甲之一 跳槽（樂歌）

自從一別到呀到今朝，

今日相逢改變了！

郎呀，另有了貴相好！

噲呀，噲噲噲，郎呀，另有了貴相好！

* * * * *

此山不比那呀那山高。

脫下藍衫換紅袍。

郎呀，容顏比奴俏；

噲呀，噲噲噲，郎呀，金蓮比奴小。

*

*

*

*

*

*

打發外人來呀來請你，

請你的冤家請呀請弗到。

郎呀，撥勒別人笑！

噲呀，噲噲噲，郎呀，撥勒別人笑！

*

*

*

*

*

*

你有呀銀錢有呀有處嫖，

小妹妹終身有人要！

郎呀，不必費心了！

嚕呀，嚕嚕，郎呀，不必費心了！

*

*

*

*

*

*

你走呀你的陽呀陽關路；

奴走奴的獨木橋！

郎呀，處處去買香燒！

嚕呀，嚕嚕，郎呀，處處去買香燒！

甲之二 跳槽（徒歌）

自從一別到今朝，

今日相逢改變了！

女兒的貴相好，

此山不比那山高；

脫脫藍衫換紅袍。

人也比奴好；

容也比奴俏。

打發外人來請你，

請你的冤家請亦請弗到，

撥勒別人笑！

你走你的陽關路；

奴走奴的獨木橋！

借僚各處去買香燒！

乙之一 玉美針（樂歌）

楊柳兒青青，楊柳兒青青，

青青的早上同郎去遊春，同郎去遊春。

遊春之後失落了玉美針，失落了玉美針。

有情的人兒哎，人兒哎，失落了玉美針，失落了玉美針。

那一個公子拾去奴的針，拾去奴的針。

有情的人兒哎，人兒哎，拾去奴的針，拾去奴的針，
輕輕巧巧送上我家門。

有情的人兒哎，人兒哎，送上我的門，送上我的門，
青紗帳裏報報你的恩！

有情的人兒哎，人兒哎，公婆知道棍子打上身，棍子打上身，
有情的人兒哎，人兒哎，打來打去打不掉奴的心，打不掉奴的心！

有情的人兒哎，人兒哎，必要寫退婚；

一乘小轎抬到娘家門，抬到娘家門。

有情的入兒哎，人兒哎，這是爲何因？

有情的人兒哎，人兒哎，這是爲何因？這是爲何因？

二十四偷情，到如今，偷情到如今。

有情的人兒哎，人兒哎，不認這門親，不認這門親。

一乘小轎抬到菴堂門，抬到庵堂門。

手拈佛珠念上幾卷經，念上幾卷經，
有情的南無觀世音，南無觀世音，不修今生修來生，修一修來生；
修上一個有情郎君，有情郎君。
有情的南無觀世音，南無觀世音，過上幾十春，過上幾十春！

乙之二 玉美針（徒歌）

楊柳那得青青，

青青那得早起，失落了一個玉美針。

誰家的公子拾了奴的針？還了奴的針？

十三歲，要偷情；

偷到如今，終弗能稱心。

剛剛稱心，夫家知道一定要退婚。

叫肩小轎，抬進庵門；

先拜彌陀，慢拜尼僧；

削落兩根頭髮，做個尼僧。

『月亮裏點燈挂哈明（名）』

從今以後，終弗偷情。

在以上四首裏，可見樂歌是重在廻環複沓的，徒歌則只要作直捷的陳述。樂歌的跳槽，每章第一句第五字必重沓，第三句必以『郎呀』起，第四句必把第三句重沓了一下而加上『噲呀，噲呀』到了徒歌裏，這些規則都沒有了。本來的五章，到了徒歌裏也併作一首了。樂歌的玉美針，每句必重沓，或一次，或二三次，問了一句，必以『有情的人兒哎，人兒哎』引起（此歌也必可以分成若干章的，但因石印唱本有脫誤，故現在分不清，如能得到他的全文或樂譜，必可把章數整理出來）到了徒歌裏也完全沒有了。一篇近四百字的長歌，變到徒歌時只縮成一百字了。這是什麼緣故？因爲樂歌是受樂譜的支配的，（1）歌詞雖很齊整（如跳槽，前二句爲七言，後二句爲五言），但樂譜並不也是這樣整齊的，所以歌詞以外的羨聲只得插進襯字（如『郎呀』）疊字（如『到呀到』）擬聲（如噲呀，噲呀，噲呀）這是摹擬樂聲的，不知道應該叫什麼，姑立此名）等許多東西。有了這些東西，歌詞既與歌譜密合，而歌聲也愈覺得宛轉可聽了。（2）樂譜是很短的，但歌却不能同牠

一樣的短，所以樂譜要複奏，歌詞便依了牠的複奏而分章（例如跳槽，樂譜復奏五次，歌詞便編製五章。）至于徒歌，牠是毫不受這種束縛的，所以牠不必有襯字一類東西，也用不着分章；他所重的只是在發抒情感。就是從樂歌裏變來的，也只要取了樂歌裏面的主要意思，而把迴環複沓的章句都刪去了。樂歌變徒歌既如此，徒歌變樂歌當然如彼：本來沒有章段的，都分出章段來了，本來沒有襯字的也加進襯字去了。疊章，疊句，疊字，大都由此而來。

用了這個眼光去看詩經，便覺得裏面樂歌氣味的濃重。例如鄭風的溱洧：

溱與洧，方渙渙兮。

士與女方秉簡兮。

女曰『觀乎！』士曰『既且！』

『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

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 * * * *

溱與洧，瀏其清矣。

士與女，殷其盈矣。

女曰「觀乎？」士曰「既且。」

「且往觀乎！洵之外洵訏且樂。」

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這兩章中，除了「方渙渙兮，方秉簡兮」和「瀏其清矣，殷其盈矣」之外是完全相同的；而不同的地方，只是兩句無關緊要的話，並沒有必須分成兩章的需要。倘在徒歌中，只要一首也就夠了。鄭風中複爲二章，可見這是樂歌，所以樂譜複奏了一回時，歌詞就複唱了一遍。至于歌詞不複沓的，如邶風的谷風，衛風的氓，也無礙其爲樂歌，因爲樂歌中凡是敘事的，或是意境較複雜的，樂譜雖複奏，而歌詞不必複沓，如攤簧、彈詞、大鼓書等都是這般。

前年冬間，我應歌謠週刊的要求，草草寫成的從詩經中整理出歌謠的意思見一文中說：

我以爲詩經裏的歌謠，都是已經成爲樂章的歌謠，不是歌謠的本相；凡是歌謠，這要唱完就算，無取乎往復重沓。惟樂章則因奏樂的關係，太短了覺得無味，一定要往復重沓的好幾遍。詩經中的詩，往往一篇中有好幾章都是意義一樣的，章數的不同，只是換去了幾個

字。我們在這裏，可以假定其中的一章是原來的歌謠，其他數章是樂師申述的樂章。

下面引了月出一篇作例而說道：

這裏的『皎，皓，照』、『僚，瀏，燎』、『窈，糾，擾，受，天，紹』、『悄，慄，慘』完全是聲音上的不同，借來多做幾章，並沒有意義上的關係（文義上即有不同，也非譜曲者所重）在這篇詩中，任何一章，都可獨立成爲一首歌謠，但聯合了三章，則便是樂章的面目，而不是歌謠的面目了。

我們在這裏，要從樂章中指實某一章是原始的歌謠，固是不能，但要知道那一篇樂章是把歌謠作底子的，這便不妨從意義上着眼而加以推測。雖則有了歌謠的成分的，未必卽爲歌謠，也許是樂師模仿歌謠而做出來的，但我們的研究之力所可到的境界是止於此了，我們只可以盡這一點的職責了。

這文的大體的意思，我至今還沒有變。

魏建功先生見了此文，表示反對，他和我討論『詩中歌謠是否爲已成樂章的歌謠問題』他的結論是：『歌謠是很注重重奏復沓的；重奏復沓是人工所不能強爲的……所以重奏復沓是歌

謠的表現的最要緊的方法之一。」他的文中的理由是以下諸點：

(1) 歌謠的作用與詩的作用是同樣的，爲的是要發洩內心的情緒；因爲內心的情緒沒有一定，所以發表的東西也沒有一定的格調。

(2) 詩的往復重沓，無論意思是否相同，都有他的不得已。並不因於奏樂的不得已。

(3) 奏樂的有味無味，在於譜調的製作的好壞，並不能因往復重沓好幾遍而定。

(4) 我們雖不能分別詩經中何者是歌謠與何者不是，却要相信由歌謠而成的詩的本相不能『定』是只有一個原來歌謠，其他是樂師申述的樂章。

(5) 數章中改換的字句的意義或同或異；我們不能因爲牠意義相同，便說他有申述的結合。

(6) 改換一二字，而復奏的，多少總有程度的深淺或次序的進退；就是沒有分別，而作者以聲音改換的複奏，不能不說他內心情緒非如此不可。

(7) 就歌謠的實例看，大都用同樣的語調，隨口改換字句唱出來；兒歌尤其是的。現在把我的回答的話依了這個次序寫在下面：

(1) 歌謠與詩的作用確是同樣的，都爲了發洩內心的情緒而作。內心的情緒是沒有一定的，所以除了聲調的諧和以外，都不應當有一定的格調。但到了樂章裏，有樂譜的束縛，便不能如此了。例如作七言絕詩的，無論內心的情緒怎樣湧溢，但每首只能有二十八字，每句只能有七字，句中也只能有平平仄仄的聲律。作詞曲的受樂譜的束縛更甚了；作者既選定了一個詞牌，調必得那樣做。李煜的浪淘沙、岳飛的滿江紅，情緒是奔放極了，但格律卻不能不與一般平庸人所作的有詞無情的東西一樣。要純粹的自由發抒情感而不受固定的格調束縛，只有現在的白話詩是可以的，但又不可入樂了。（現在的白話詩也有迴環複沓的，這是模倣樂歌而作，是另一事。）徒歌是什麼，是里巷間婦人女子販夫走卒發抒情感的東西，他們在形式上所要求的只在聲調的自然諧和，不像士大夫與樂工們的有固定的樂律可以遵守。他們要直捷敘述時就直捷敘述，要迴環複沓時也無妨迴環複沓。但因徒歌中需要迴環複沓的甚少，大致偏重在直捷敘述方面。所以他們的發洩內心情緒雖與樂歌同，而格調的沒有一定却與樂歌異。我在上次文中曾說：「樂章因奏樂的關係，太短了覺得無味，一定要往復重沓的好幾遍。」魏先生質問道：「爲什麼在這篇裏複沓一遍爲二章就有意思？爲什麼在那篇裏複沓要到三遍爲四章才有意思呢？」我以爲這個問題，只要看現在的樂

歌就可明白。現在的樂歌中，五更調必爲五章，十送情哥，十杯酒，十把扇子等必爲十章，唱春調大都爲十二章，學校裏的唱歌，大都爲二章至四章。這或者因調子上的關係，或者因習慣上的關係，都說不定。樂歌的章數雖有多少，但牠的意味的一部分在複沓，牠和不分章段的徒歌的形式不同，乃是很明顯的。

(2) 徒歌的迴環複沓，是只在作者的內心情緒的不得已。樂歌的迴環重沓，則樂調的不得已重於其內心情緒的不得已。例如作五更調的，不能因情緒已竭而縮之成三，也不能因情緒有餘而衍之成七。又如作唱春調的，他的內心情緒也許比五更調的短淺得多，但他既以十二個月編排了，則無論如何也必把歌中事實湊到第十二個月而止。

(3) 樂聲的有味無味，確在於譜調的製作的好壞，而不關於迴環複沓了若干度。但這事專爲品評樂譜者說的，不是爲普通的聽歌者說的。若目的重在聽歌，要從聽唱的歌詞中得到盡興的愉快，便不能不把樂譜迴環複沓的奏上好幾遍，把歌詞也隨着唱上好幾遍了。四季相思的調，五更調的調，唱春調的調，十八摸的調，當製譜的時候，原只有要求音調的諧和有味，何嘗定出非四，非五，非十二，非十八首歌詞不可的規則出來。但是樂工爲了職業的關係，希求聽歌者的盡興，便不由得不

把歌詞迴環複沓上四度，五度，十二度，十八度了。這種的希求與限制是唱徒歌的所沒有的。
 (4) 我們確應相信由徒歌變成的樂歌不能在一篇中惟有一章是原來的歌詞。例如唐風的
 葛生：

葛生蒙楚，蔌蔌于野。
 于美亡此，誰與獨處！

葛生蒙棘，蔌蔌于域。
 于美亡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于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 * * * *

冬之夜，夏之日

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這首詩前二章的句式一律，第三章的起興的式子與前二章不同，後二章的句式又另是一種樣子。其中是否有二章是原來的徒歌詞，或是否已經過樂工的改竄，現在已無法知道，我們決不能斷定裏面的某章是當時徒歌的本相了。我們這能說，這首詩是富有民歌意味的樂歌。我上次所舉的月出，這次所舉的溱洧，都是最整齊的幾章，這一章與那一章的意義是沒有分別的，在徒歌中是可以不複查的，所以我懷疑裏面有一章是徒歌的本真，其餘是樂工申述的樂章。但天下的事決不會整齊畫一到極端，所以適用於月出和溱洧的，未必便適用於關雎和葛生。

(5) 這一條，魏先生引碩鼠的重言「適彼樂土」爲證，證明這是作者要表明棄此遠去的決絕的態度，詞句的複查由於情緒的不得已，不能說裏面有一句是樂工申述的。這個意思我極以爲然。但這樣的例在徒歌中也儘有可舉。例如吳歌甲集第六十二首重言「勳哭哉」，第七十九首重

言「小登科」皆是。但是請魏先生不要誤會我前一文的意思，以為樂歌是必須複沓的，徒歌是必不複沓的。我也知道徒歌中是可以有複沓的，但這限于作者內心情緒的不得已的宣洩，故複沓處較少，就是複沓也沒有極整齊的格調。至于樂歌，則因樂譜複奏的關係，即使內心情緒的宣洩已盡于一章，但也必敷衍成爲若干章，所以牠的複沓是極整齊的複沓，這些複沓，有的在意境上尙可分出些深淺，有的竟是全同。詩經上各篇的複沓之章都顯出牠的樂歌的樣子，所以我有這樣的話。魏先生若單舉了碩鼠的重言「適彼樂土」來證明不能僅以複沓的句子作樂歌的證據，我當然贊同。若說碩鼠的全篇三章，雖是意義一致，但我們還只能說他是徒歌的本相，我就禁不住要樹異議了。

(6) 複沓諸章在意義上雖有程度的深淺或次序的進退，但不能說這是徒歌的本相而不是樂工所申述，因爲申述的人也儘有使先後各章分出深淺及進退的道理。何況實際上也並不如是。例如魏先生舉的鄘風的牆有茨篇，牠的原文是：

牆有茨，不可掃也。

中菁之言，不可道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

中冓之言，不可詳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

中冓之言，不可讀也。……

魏先生說：

「掃」和「襄」和「束」是一層的動作。

「不可道」簡直是「不能說」；「不可詳」就是「可說而不可細說」；

「不可讀」却便是「可說而不可多說」。

照這樣講，這首詩的程度的深淺便成了下列的方式：

第一章——牆有茨，最淺；中冓之言，最深。

第二章——牆有茨，漸深；中冓之言，漸淺。

第三章——牆有茨，最深；中菁之言，最淺。

我真不明白，爲什麼『牆有茨』和『中菁之言』的程度的深淺要反其道而行呢？這明明只取押韻罷了，有什麼深意在內！（起興與意義無關，見吳歌甲集寫歌雜記）我們還是不要這樣的深文周納，繼漢代經師的步武吧。至于魏先生說，『就是沒有分別，而作者以聲音改換的復奏，不能不說他內心非再三詠歎不足以寫懷的緣故。』那是無理由的要把詩經歸到徒歌之下，我更不敢贊同了。

（7）魏先生所舉的歌謠上的實例，大都是『兒歌』（如紅雲嫁黑雲，姑娘弔孝等）和『山歌』（如酉陽山歌，江陰船歌等）至于『成人的抒情之歌』則絕少（天叫天一首確是這一類，但樂歌的氣味甚重，恐是把樂歌清唱成徒歌的，與孟姜女十二月花名同）對山歌因問作答，非複沓不可。例如江陰船歌既用『舍個彎彎天上天』發問，作答的當然說『亮月彎彎天上天』兒歌注重于說話的練習，事物的記憶，與滑稽的趣味，所以也有複沓的需要。例如姑娘弔孝一歌，一個女孩子的未婚夫死了，想去弔孝，問娘應穿什麼，娘答以『紅紗衫兒，紅紗裙兒』問爺爺變說，『綠紗衫兒，綠紗裙兒』問哥哥又說，『黃紗衫兒，黃紗裙兒』問嫂嫂纔說，『白紗衫兒，白紗裙兒』這

樣的迴環複沓，是重在小兒意中的滑稽趣味和紅綠等顏色的記憶，毫不帶着情感的色彩。至于重在發抒情感的成人之歌，有這樣的迴環複沓的格調的却絕不多見，看我搜集的吳歌可知。去年適之先生也曾告我：「外國歌謠大都是迴環複沓的，中國歌謠中頗少此例，也是一個特異的現象。」這個問題當然不是我的學力所可討論。我現在所要說明的，是我們今日的成人的抒情之歌極少複沓的，這是事實；我們古代的成人的抒情之歌極少複沓的，這也是事實。（詳見下）詩經中帶有徒歌性質的諸篇都是成人的抒情之歌；這些歌什九複沓，與現在流行及古代流行的徒歌不同。所以這很有把徒歌改爲樂歌的傾向。

總以上所說，可以把我的意思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徒歌是民衆爲了發洩內心的情緒而作的；他並不爲聽衆計，所以沒有一定的形式。他如因情緒的不得而再三咏歎以至有複沓的章句時，也沒有極整齊的格調。

樂歌是樂工爲了職業而編製的，他看樂譜的規律比內心的情緒更重要；他爲聽者計，所以需要整齊的歌詞而奏複沓的樂調。他的複沓並不是他的內心情緒必要他再三咏歎，乃是出于奏樂時的不得已。

詩經中一大部分是爲奏樂而創作的樂歌，一小部分是由徒歌變成的樂器，當改變時，樂工爲他編製若干複沓之章。這些複沓之章有的似有一點深淺遠近的分別，有的竟沒有，但這是無關重要的。至于詩經裏面的徒歌和樂歌的分別，我們現在雖可用了許多旁證而看出一個大概，但已不能作清楚明白的分析了。

以上答覆魏先生的話，都是偏在理論方面的，現在再從事實方面證明詩經所錄全爲樂歌。

第一，我們看春秋時的徒歌可以證明詩經是樂歌。今就左傳國語論語莊子孟子等書所記錄的鈔出若干條于下：

(1) 晉與人誦（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 宋城者譎及華元答譎（左傳宣公二年）

(甲) 睥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

(乙) 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

(丙) 從其有皮，丹漆若何！

(3) 聲伯夢歌 (左傳成公十七年)

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

(4) 魯國人誦 (左傳襄公四年)

臧之狐裘，敗我於狐貍。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5) 朱築者謳 (左傳襄公十七年)

澤門之皙，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獲我心。

(6) 鄭與人誦 (左傳襄公三十年)

(甲) 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我其與之！

(乙) 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7) 南蒯鄉人歌 (左傳昭公十二年)

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

(8) 宋野人歌 (左傳定公十四年)

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絰？

(9) 萊人歌 (左傳哀公五年)

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士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10) 申叔儀歌 (左傳哀公十三年)

佩玉綵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

(11) 齊人歌 (左傳哀公二十一年)

魯人之臬，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惟其儒書，以爲二國憂！

(12) 與人誦惠公 (國語晉語三)

佞之見佞，果喪其田。詐之見詐，果喪其賂。得國而狃，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

(13) 國人誦共世子 (國語晉語三)

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斯臭也！貞爲不聽，信爲不誠。國斯無刑，偷居倖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兮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猶兮遠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狄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爲王妃兮。

(14) 楚狂接輿歌 (論語微子篇)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15) 楚狂接輿歌（莊子人間世篇）

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
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
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我行；吾行却曲，無傷我足！

(16) 孔子聽孺子歌（孟子離婁篇）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這些歌雖未必一定可靠（例如莊子上的接輿歌詞與論語上的大不同，又如國人誦共世子的說了許多應驗的預言）但總可以藉此窺見一點當時徒歌的面目。這些徒歌的形式，我們可以綜括爲下列諸點：

(1) 篇幅長短不等，但都沒有整齊的章段。長的如國語誦共世子，莊子接輿歌，但並不像詩經所錄的一段分成若干章短的如左傳晉與人誦，宋野人歌，僅有兩句，也是詩經裏所沒有的。

(2) 篇末多用複沓語作結。如聲伯夢歌的「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魯國人誦的「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南鄉人歌的「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萊人歌的「師乎，師乎，何黨之乎！」論語接輿的「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皆是。這或者取其搖曳有致，或者取其慨歎有力，皆未可知。

(3) 篇末如不用複沓語作結，亦多變調。如鄭與人誦的甲篇首二句皆云「取我」，末一句變爲「執殺」，乙篇首二句皆以「我有」起末一句，變爲「子產而死」皆是。

(4) 篇中用對偶的很多。如宋築者謳的以「澤門之哲」與「邑中之黔」對，與人誦惠公的以「佞之見佞」與「詐之見詐」對，又以「得國而狃」與「喪田不懲」對，孔子聽孺子歌的以「水清濯纓」與「水濁濯足」對皆是。若莊子接輿歌，則幾乎全篇是對偶了。但無論如何用對偶，却沒很整齊的章段，改去數字而另成一章或數章的。我很疑心徒歌裏的對偶，到了樂歌裏就用來分章了。

(5) 孟子所載孺子歌是反覆記正反兩個意世的。魏先生曾舉江陰船歌「結識私情勿要結識大小娘」和「結識私情總要結識大小娘」作例，證徒歌是可以複沓的。但這正是與

孺子歌一樣，是兩個意思的轉說，不是一個意思的複說。

從以上諸條看起來，古代徒歌中的複沓是可以有的，但往往用在對偶反覆尾聲，而不是把一個意思複沓成爲若干章。

左傳中也有類似詩經格式的歌詞，如隱公元年的鄭莊公母子的賦和昭公十二年的晉侯齊侯的投壺詞：

(甲)

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鄭莊公）

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武姜）

(乙)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行穆子爲晉昭公）

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伐興。（齊景公）

如果他們確是徒歌，他們的性質也等于『對山歌』。凡是對山歌起的人先唱了什麼，接的人就用了原來的格式接上什麼。例如魏先生舉的酉陽山歌和江陰船歌都是。如不是對上什麼，即是

反言什麼。例如魏先生舉的江陰船歌中的「結識私情弗要結識大小娘」和「結識私情總要結識大小娘」兩首。總之，凡是二人對唱的歌，總容易取同樣的格式。若是一個人獨唱的徒歌，把一個意思用同樣的話改去數字而複查爲數章的，實很不經見。

當時的樂工採得了徒歌如何把牠變爲樂歌，我們現在固然無從知道，但不妨做上一點臆測。假使我做了樂工，收得了南朔的鄉人一歌，要動筆替他加上兩章，便爲下式：

(一)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
(二)我有圃，生之榛乎。從我者賢乎，去我者底乎。倍其鄰者顛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人乎！
(三)我有圃，生之桑乎。從我者臧乎，去我者狂乎。倍其鄰者亡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良乎！

這是最老實的疊章法，文字的形式全沒有改變，倘使不老實一點，也可改成下列的方式。

我有圃，生之杞。子之從我，甯而歸子。

我有圃，生之鞠。子之去我，自貽顛覆。

我有圃，生之李。子之倍鄰，實維爾恥。

予口諄諄，我乃不信。已乎，已乎，非吾黨之人！

這樣一來，便把這首徒歌的意思融化在四章樂歌之內，樂歌的形式也與綠衣、燕燕、新臺、大車等詩相似了。後人雖是知道他是從徒歌變來的，但如何在這篇樂歌之中再理出一首原來的徒歌來呢？所以我們固然知道詩經中有若干篇是富有歌謠的成分的詩，但原始的歌謠的本相如何，我們已見不到了，我們已無從把他解析出來了。

第二，我們從詩經的本身上，可以證明詩經是樂歌。徒歌因爲不分章段，所以只要作一方面的敘述。樂歌則不然，牠因爲遷就章段之故，往往把一方面鋪張到多方面。例如魏先生舉的鄘風桑中篇的三章，卽可以見出徒歌的一方面變爲樂歌的多方面的痕跡：

(1)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期我乎柔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2)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3)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這是一首情歌，但三章分屬在三個女子——孟姜，孟弋，孟庸——而所期，所要，所送的地點乃是完全一致的。我很不解，是否這三個女子是一個男子同時所戀，而這四角戀愛是同時得到她們的諒解，並且組成一個迎送的團體的？這似乎很不近情理。况姜弋庸都是貴族女子的姓（姜爲齊國貴族的姓；弋卽姬，爲莒國貴族的姓；庸爲衛國貴族的姓，錢大昕說）是否這三國的貴族女子會得同戀一個男子，同到衛國的桑中和上宮去約會，同到淇水之上去送情郎？這似乎也是不會有的事實，這種境界在徒歌裏是沒有的。拿搜集到的歌謠看，誰見有既愛了趙姑娘，又愛了錢姑娘，又愛了孫姑娘的。惟在樂歌中則此例甚多，前曾見一唱本，題爲十個大姐，頗與此詩相類；惜不在手頭，未能徵引在手頭的，有時調三翻十二郎（紹興思義堂刻本）可以取來作證。今節鈔于下：

(1) 一位姑娘本姓王呀，私情相好十二郎呀。

小呀加加，小呀尖尖，小小三來十二郎，喂喂。

(2) 大郎哥哥縣裏爲皂隸呀，二郎哥哥家中當糧房呀。

小呀加加，小呀尖尖，小小三來十二郎，喂喂。

(3) 三郎哥哥家裏裁衣做呀，四郎哥哥府上做皮匠呀。

小呀加加，小呀尖尖，小小三來十二郎，喂喂。

(4) 五郎哥哥府上糖燒餅賣呀，六郎哥哥家內開茶坊呀。

小呀加加，小呀尖尖，小小三來十二郎，喂喂……

這歌雖沒有寫明那一種「時調」，但看「小呀加加，小呀尖尖」等等有調無義之詞，可見這是一篇樂歌。樂歌要把一個調子三反四覆的重疊，所以他的歌調容易把一方面鋪張到多方面。在徒歌裏只要設一只茶盃，到樂歌裏往往要說七只茶盃了。在徒歌裏只要說一把扇子，到樂歌裏往往要說十把扇子了。因此，我們可以把桑中篇下一個假設：這詩在徒歌中原只有一章，詩中人的戀人原只有一個（以地望看來，或許是「美孟庸」；又「庸孟」與「桑中」「上宮」均同韻）惟自徒歌變成樂歌時，才給樂工加上了兩章。

鄭風的山有扶蘇與桑中意味略同。桑中是一男候三女，山有扶蘇是一女候二男。其實「子都」爲美男子的稱謂是確的，「子充」則不過取來湊「狡童」的韻脚而已。我們對此，可以假設上一章（言子都的）是原有的徒歌，下一章（言子充的）是樂工加上的樂章。

又如王風的揚子水：

(1) 楊子水，不流束新。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2) 楊子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3) 楊子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假使這詩確是征夫懷家人的徒歌，則作歌的征夫決不會分成三身而時戍申，戍甫，又戍許，這也是樂歌的從一方面鋪張到多方面的表徵。

又如秦風的權輿：

(1) 於我乎夏屋溼溼，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2)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下章先言「每食四簋」，下接言「每食不飽」，着眼點都在飯食，是首尾相貫的。上章先言「夏屋溼溼」，着眼在居住上了，下卻接言「每食無餘」，改說到飯食上，前後很不相稱。所以我對於

此篇，覺得可以下一個假設：這詩原來在徒歌中只有下一章，上章是樂工爲了要重沓一章而硬湊上去的。

以上所說的話，在詩家看來，怕要說我把句義看得太死了，因爲詩歌的創作是純任主觀的，不當有清楚的分析。但我所以敢于這樣說，因爲尚有別的方面給我以詩經是樂歌的證據，所以我敢在他的本身上尋出他從徒歌變爲樂歌的痕跡。

也許有人說：『詩經所錄的既爲樂歌，安知不全是樂工做出來的，何以見得必是從徒歌變到樂歌的呢？』我對於此說，也表同情。我所以說詩經裏有一部分詩是徒歌變爲樂歌之故，因爲王制說：『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漢書食貨志說：『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在這些話裏是說詩經中一部分詩是從徒歌變爲樂歌的。但這些話都是漢代人說的，未必一定可靠。我所以還敢信他們之故，因爲漢以後的樂府也有變民間徒歌爲樂歌的。假使這些話真是無據之談，我所說的徒歌變爲樂歌之說當然可以推翻。但推翻的只是從徒歌變爲樂歌之說而不是詩經所錄全爲樂歌之說。

第三，我們從漢代以來的樂府看，可以證明詩經是樂歌。漢書藝文志詩賦略中所著錄的有以

下諸書：

吳楚汝南詩歌十五篇。

燕成謳，雁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

邯鄲河間歌詩四篇。

齊鄭歌詩四篇。

淮南歌詩四篇。

左馮翊秦歌詩三篇。

京兆尹秦歌詩五篇。

河東蒲反歌詩一篇。

雒陽詩歌四篇。

河南周歌詩七篇。

河南周歌詩聲曲折七篇。

周謠歌詩七十五篇。

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

周歌詩二篇。

南郡歌詩五篇。

這些各地方的歌詩即是直接詩經中國風一部分的。但這些歌詩決不是徒歌，一因其中有「曲折」(即樂譜)，二因他們都在樂府詩賦略序中說：

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漢書禮樂志又說：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樂詩夜誦，有代趙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

又敘述各地方音樂的樂員道：

……邯鄲鼓員二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巴俞鼓員三十六人……臨淮鼓員三十五人……沛吹鼓員二人……陳吹鼓員十三人……楚鼓員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

那時的奏樂時樣子，從楚辭中可以看得更明白。招魂說：

看差未通，女樂羅些。敝鍾按鼓，進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阿些……二八齊容，譜鄭舞些……琴瑟狂會，橫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歛蔡謳，奏大呂些。

又大招說：

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陽阿，趙簫倡只。在這些材料中，可見當時樂調最盛的地方，在北是代秦趙齊，在南是鄭蔡吳楚。（藝文志中所載詩，邯鄲是趙，淮南是吳。）因爲那些地方的樂調最盛，所以著錄的歌詩也最多。

隋書經籍志總集類中也有類似漢志所錄的歌詩：

吳聲歌辭曲一卷。

樂府歌詩二十卷。

樂府歌辭九卷。

晉歌詩十八卷。

三調相和歌辭五卷。

樂府新歌五卷。

這此書的名目上大都寫明是樂府。『吳聲歌』及『相和歌』晉書樂志上有幾句記載的話：凡樂章古辭，今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謠諷，江南可採蓮，鳥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也。吳聲雜曲並出江南，東晉以來有稍增廣。子夜歌……鳳將雛歌……阿子及灌園歌……團扇歌……懷懷歌……長史變……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又有因絲竹金石，造歌以被之，魏世三調歌辭之類是也。

相和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爲二。

吳聲歌『始皆徒歌，既西被之管弦』是由徒歌變成樂歌的。相和歌『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是猶今攤簧及大鼓書之類。可見隋志所錄的風詩也沒有不是樂歌的。

鄭樵通志樂略中白紵歌條下說：

白紵歌有白紵舞，白鳧歌有白鳧舞，並吳人之歌舞也。吳地出紵，又江鄉水國，自多鳧鷖，故與其所見以寓意焉。始則田野之作，後乃大樂氏用焉。其音出入清商調，故清商七曲，有子

夜者，卽白紵也。在吳歌爲白紵，在雅歌爲子夜。梁武令沈約更制其詞焉……

右白紵與子夜，一曲也。在吳爲白紵，在晉爲子夜。故梁武本白紵，而有子夜四時歌。後之爲此歌者，曰白紵，則一曲；曰子夜，則四曲。今取白紵于白紵，取四時歌于子夜，其實一也。

在這兩段裏，可見白紵歌始爲田野間徒歌，後來成爲樂歌，又加上了舞。過了幾時，又取了他的樂調，改製子夜歌本爲一曲的，到這時便變成了四曲。卽此可知徒歌的變爲樂歌，是由簡變繁，由少變多的。

總括以上所說，可以寫出一個從徒歌變爲樂歌的程序：

- (1) 原爲民間徒歌（如吳聲歌）或民間樂歌（如相和歌）
 - (2) 爲貴族畜養的樂工所采，被之弦管，或爲正則的樂歌。
 - (3) 貴族更制其樂（如魏明帝之于相和歌）或更制其辭（如梁武帝之于白紵歌）
- 後遂守之不變。

詩經中一部分詩，帶着徒歌的色彩的，他的變爲樂歌也許照了這個程序。他的能穀列入詩經，與兩漢六朝的樂歌列入漢志隋志所錄的歌詩集中也是一樣的。

第四我們從古代流傳下來的無名氏詩篇看，可以證明詩經是樂歌。前面所舉的春秋時代的徒歌，以及其他時代的徒歌，只爲與政治人物發生關係，故得流傳下來，這原是重在政治人物的物事故，並不重在歌謠的本身。其餘和政治人物沒有關係的徒歌早已完全失傳，再不能尋見了。

我讀文選中古詩十九首時，嘗疑這些詩既無撰人名氏，如何會得流傳下來。後讀王臺新詠（卷一）所載古詩，第六開首端云：

四座且莫誼，願聽歌一言。請說銅鑪器，崔嵬象南山。

乃知流傳下來的無名氏古詩亦皆樂府之辭。所謂「四座且莫誼，願聽歌一言」正與趙德摩商調蝶戀花序中所說「奉勞歌伴，先聽調格，後聽蕪詞」北觀別墅主人誇陽歷大鼓書引白所說「把絲絃兒彈起來，就唱這回」相同，都是詞者對於聽客的開頭語。

納蘭性德綠水亭雜識（卷四）說：

焦仲卿妻，又是樂府中之別體。意者如後之數落山坡羊，一人彈唱者乎？

這句話很可信。我們看焦仲卿妻一詩中，如「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如「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和「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辭氣均與現在的大鼓書和彈詞相同，而縣君先來，太

守繼至，視歷開書，吉日就在三天之內，以及聘物車馬的盛況，亦均富于唱詞中的故事性。末云「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這種唱罷時對於聽衆的丁寧的口氣，與今大鼓書中單刀赴會的結尾說「這就是五月十三聖賢爺單刀會，留下了仁義二字萬古傳。」呂蒙正教書的結尾說「明公聽了這個段，凡事要忍心莫要高」是很相像的。

漢隋兩志著錄的歌詩集不久都失傳了。我們看玉臺新咏中的古樂府，看樂府詩集中的橫吹曲辭，相和歌辭，清商曲辭，雜曲歌辭……凡是帶着民歌的氣息的那一首不是樂歌。更看元代的陽春白雪，太平樂府，清代的霓裳讀譜，白雪遺音，凡是著錄當代的歌曲的，裏邊又那一首不是樂歌。再看現在市攤上賣的唱本，有戲本，有曲詞，有模倣樂曲而做成的歌詞，可是沒有徒歌。我近來爲孔德學校整理新購的蒙古車王府的曲本千餘冊，其中除了戲本之外，有大鼓書，有快書，有牌子曲，有岔曲，有馬頭調，有彈詞，但也沒有一首徒歌。這不必奇怪，因爲徒歌本來不爲人所注意的，本來不使人感到有搜集和保存的價值的（除了與政治人物發生關係）。

徒歌的搜集和保存，在紀錄歷史方面，始於明楊慎的古今風謠（函海及藝海珠塵本）在紀錄地方方面，始於清李調元的粵風（函海本）他們倆都是「才子」都是才子故事的箭塚人物。

（楊慎的故事見于北新書局出版的徐文長故事，李調元的故事見于京報附送的民衆週刊）惟其是才子，所以纔能超出於當代的學術潮流之外而賞鑒這類真正的民衆文藝。但明清兩代似乎只有他們二人而已（聖多也惟有加上一個受了楊慎影響而編古謠諺的杜文瀾，一個受了杭世駿等讀方言的影響而編越諺的范寅）直到現在，纔有了學術的眼光真正搜集民間徒歌的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這種事情，在以前是絕對沒有的。我們現在北京大學裏，耳聞目見的多了，不免以爲搜集民間歌謠是很便當的事，詩經中的一部分既帶着很濃重的民歌色彩，想來也是搜集來的徒歌。但我們一從歷史上觀察，便可知搜集徒歌是現代學術界上的事情，以前是絕對不成問題的。以前的人儘可以會唱許多徒歌，儘可以聽得許多徒歌，但除了與政治人物發生關係的幾首看爲值得注意之外是隨他斯滅的。樂工爲了搜取樂歌的材料起見，所以對於徒歌有相當的注意，但他們注意的目的不過取來備自己的應用而已，絕對不是客觀的搜集和保存。西洋人的搜集徒歌的工作固然做得比我們早，但也不過早上數十年而已。總之自人類始有文化以來，直到十九世紀的初葉，徒歌是沒有一天間斷過的，但是全世界人對於他却是一例的不注意。詩經是二千年前的東西，二千年以前的人是決不會想到可以做搜集和保存徒歌的工作的，所以我敢說這是樂歌。

論：

以上四條，是我所以說詩經所錄全爲樂歌的理由。現在就把上面的意思括成一個簡單的結

春秋時的徒歌是不分章段的，詞句的復沓也是不整齊的，詩經不然，所以詩經是樂歌。凡是樂歌，因爲樂調的複沓，容易把歌詞鋪張到多方面，詩經亦然，所以詩經是樂歌。兩漢六朝的樂歌很多從徒歌變來的，那時的樂歌集又是分他著錄，承授着國風，所以詩經是樂歌。徒歌是向來不受人注意的，流傳下來的無名氏詩歌亦皆爲樂歌，春秋時的徒歌不會特使人注意而結集入詩經，所以詩經是樂歌。

主張詩經中有一部分是徒歌的，在魏先生以前，有南宋的程大昌和清初的顧炎武。我現在乘討論之便，把他們的議論也攷量一番。

程大昌詩論（藝海珠塵本荆川稗編本題詩議）中『南雅頌爲樂詩諸國爲徒詩』篇云：

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士士夫賦詩道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至考其入之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爲樂詩而諸國之爲徒詩也。

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籥南籥者。」詳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籥」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爲樂古矣。

詩更秦火，簡編殘缺。學者不能自求之古，但從世傳訓故次第相授，于是剗命古來所無者以爲「國風」，參正雅頌，而文王南樂遂包統于國風部彙之內。雖有卓見，亦莫敢出衆擬議也……

顧炎武日知錄（卷三）「四詩」條云：

周南召南，南也，非風也。邠謂之「邠詩」，亦謂之「雅」，亦謂之「頌」。（據周禮籥章）而非風也。南，邠雅頌，爲四詩，而列國之風附焉。此詩之本序也。（宋程大昌詩論謂無「國風」之目。然禮記王制言：「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卽謂自邠至曹十二國爲風無害。）

又「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條云：

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頌各得其所。」夫二南，邠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詩譜：「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爲正經」）頌也。詩之入樂者也。邠以下

十二國之附于二南之後而謂之風，鴟鴞以下六篇之附於豳而亦謂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於小雅，民勞以下十三篇之附於大雅而謂之變雅，詩之不入樂者也。釋文云：「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前儒中公毛公皆以爲豳王之變小雅，從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正義曰：「變者雖亦播于樂，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今按以變雅而播之于樂，如衛獻公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是也。……

從以上許多話看來，我們可以歸納出他們的幾項主張：

(1) 「南」爲樂名，「國風」之名爲秦以後人所擬。

(2) 南雅頌爲樂詩，邶以下諸國爲徒詩。

以上程大昌說：

(3) 南，豳雅，頌爲「四詩」。

(4) 「國風」之名可存，但列國詩只附于四詩。

(5) 二南、豳之七月、正小雅、正大雅、頌爲入樂之詩、邶以下十二國、豳、鴟以下、變小雅、變大雅爲不入樂之詩。

以上顧炎武說：

我對於他們的主張，有十分贊成的（南爲樂名）有以爲可以備考的（南豳雅頌爲四詩）有以爲可商的（國風之名）有以爲必不然的（邶以下諸國及變雅爲徒詩）今依次敘述於下：

第一，南爲樂名，我十分贊成。因爲周南、召南的「南」正如周頌商頌的「頌」頌既爲樂名，南亦常然是樂名，「以雅以南」確是一個極好的證據。「胥鼓南」一證也是重要的。從前人因爲要維持一個「國風」的總名，不惜把「南」字解爲「南夷之樂」（毛傳）又把周南、召南的「南」解爲「王化自北而南」（毛詩序）實在是極謬妄的。

第二，豳爲四詩之一，我不能直捷了當的斷說。因爲豳是以地名（大雅公劉「於豳斯館」）名樂聲的，與邶、鄘諸名一律。獨把豳詩示異於諸國，未見其必然。周官雖有「豳詩、豳雅、頌」諸名，但周官這書的可信的價值原不很高，我們終不能據此一言便視爲定論。（就使可信，也許他說的豳雅是指小雅中的大田、甫田諸篇，豳頌是指周頌中的載芣、良耜諸篇，因爲篇章說的「祈年於田祖，

吹豳雅，擊土鼓，以樂山，峻分明是從甫田篇的「琴瑟擊鼓以御田祖……田峻至喜」等話套來的。他既以小雅爲豳雅，則以周頌爲豳頌亦屬可能。豐年和戴芟都說「爲酒爲體，以洽百禮」和「吹豳頌」而爲「合聚萬物而索饗之」的蜡祭意義亦差同。

第三，「國風」確是後起之名，但似不是秦以後人題的。荀子儒效篇中有「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的話，是和小雅的「取是而文之」大雅的「取是而光之」頌的「取是而通之」並列的。樂記記帥乙的話，有「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是和「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連着說的。如果儒效篇與樂記不出于漢人的手筆，則「風」的一名想來是在戰國時就成立的。「風」字上加一「國」字，當更稍後。看大雅棣高篇說「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又看左傳成九年說鐘儀「操南音」范文子說他「樂操土風」則風字的意義似乎就是「聲調」。聲調不僅諸國之樂所具，雅頌也是有的。所以「風」的一名大概是把通名用成專名的。所謂「國樂」猶之乎說「土風」。

較前于荀子和樂記的有左傳裏面沒有把「風」字概稱諸國詩的（隱公三年傳的「風有采繁采蘋」的「君子」的話是漢人加上去的）又較前的有論語裏面說及「周南，台南」又說

及「雅頌」但也沒有說及諸國詩。但他雖沒有說「國風」雖沒有說「諸國詩」卻曾說了兩次「鄭聲」。衛靈公篇云：「顏淵問爲邦，子曰：樂則韶舞，放鄭聲……鄭聲淫。」陽貨篇云：「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孔子是正雅頌的人，他說「鄭聲亂雅樂」，「正」和「亂」正是對立之詞，雅樂既即是指雅頌，則別鄭聲於雅樂之外，似乎他是把「鄭聲」一名泛指着一般土樂（國風）。國風亂雅是可能的事，我們只要看小雅中黃鳥、谷風、采芣、都人士，我行其野等篇，他們的風格婉變輕逸，與國風極近而與雅體頗遠，就不免引起了這個懷疑。如果他們確是從國風亂到小雅裏的，則他們的所以亂的緣故不出二端：一是由於音調的相近（如徵調與漢調，漢調與京調）；一是由於用爲奏雅樂時的穿插（如皮黃班有小放牛和探親家等小調戲）。這是我暫時下的一個假設。

我所以有此假設之故，因爲漢書禮樂志中的記事也是把燕代秦楚各地的音樂都喚做「鄭聲」的。禮樂志云：

河間獻王有雅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至成帝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疆、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哀帝……卽位，下詔曰：「惟世俗

奢泰文巧而鄭衛之音興……鄭衛之音興則淫僻之化流……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及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楚鼓員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六人……皆鄭聲，可罷……奏可。然百姓漸瀆日久……豪富吏民潢沔自若……

讀此篇，可見當時把楚、秦、巴、齊、蔡等地方的樂曲都喚作「鄭聲」，而真正的鄭地的樂工在西漢樂府中倒反沒有。又可見此類樂調單言則爲「鄭聲」，疊舉則爲「鄭衛之音」。「鄭聲」一名如此用法，成了一個很普及的樂調的名字，正如現在所說的「小調」。禮樂志中又說「貴戚與人主爭女樂」，可見那時的鄭聲中有一部分是女樂。說起了女樂，使我聯想到論語上的「齊人饋女樂，孔子行」的故事，又想起招魂所寫的女樂「起鄭舞，發激楚，吳歛蔡謳」的詞句。恐怕孔子所說的鄭聲，即是這類女樂，他們是混合了各地的樂歌而成立的班子。因爲其中的音樂以鄭國爲最著名，所以總稱爲「鄭聲」。正如現在無論那地的戲班子總歡喜寫「京都名班」，有一個新出道的小戲子上台總歡喜寫北京新到，其實裏面或儘多土調，與北京全不相干。他們所以如此，原爲北

京是樂曲最著名的地方呵。

凡是土樂，一定是最少紳士氣的。他敢把下級社會的幼稚的思想，粗獷的態度，淫蕩的聲音，盡量地表現出來。例如北方的蹦蹦戲，跑旱船，南方的打花鼓，蕩湖船，以及上海遊藝場裏的四明文戲，揚州小戲，男女化裝蘇攤，化裝申曲（東鄉調）都是這些東西。因為毫沒有紳士氣，所以最爲紳士派所厭惡。他們總想把他們完全禁絕，以正風化，所以四明文戲已不見於甯波，而蹦蹦戲也絕跡於北京城。豈但這班衛道的官紳呢，就是我們一輩人也何嘗不如是。我以前在上海，很想多逛游藝場，現在在北京，很想多逛天橋，但是同志是永遠難找到的。因此，使我想起了春秋時各國的土樂包羅在鄭聲一名之下而爲孔子所痛絕也，是很可能的。

這一條衍說得太長了，今把我對於國風一名的由來的能解立一假設如下：各國的土樂原是很散亂的，最先只用國名爲其樂歌之名，沒有總名；後來同冒于「鄭聲」一名之下；更後乃取「風」聲調的一個普通名詞算做他們的共名，最後乃加「國」字於「風」字之上而成今名。

第四，南雅頌固然是樂詩，但邶以下諸國及變雅卻非徒詩。這個問題很複雜，現在分爲下列三事而作解答：

(1) 春秋時的賦詩與樂歌。

(2) 宗廟燕享所用的樂歌與樂歌的全部。

(3) 正變之說的由來。

對於第一問題，我以為春秋時人所賦的詩都是樂歌。在左傳上，有下列諸種證據：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淇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淇露……今陪臣來維舊好，君辱賦之，其

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文四年）

孫文子如戚，孫劄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誦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誦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襄十四年）

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襄二十八年）

從以上諸故事中，可見春秋時的「賦詩」等于現在的「點戲」。那時的貴族（王、侯、卿、大夫）家裏都有一班樂工，正如後世的「內廷供奉」和「家伶」。貴族宴客的時候，他們在旁邊侍候。

着。貴族點賦什麼詩，他們就唱起什麼詩來。客人要答賦什麼詩，也就點了叫他們唱。甯武子所說的「肄業」業卽版，所以紀樂譜的。（周頌有誓篇云：「有誓，有誓，在周之庭，設業設虛，崇牙樹羽。」）師曹的「誦」巧言，穆子的工的「誦」茅鴟，也許有人據了班固所說的「不歌而誦謂之賦」（藝文志序）和韋昭所說的「不歌曰誦」（魯語注）來證明賦詩是徒歌而不是樂歌。但歌與誦原是互文。先就動詞方面看，襄十四年傳說「公使歌之，遂誦之」，襄二十八年傳說「使工爲之誦」，襄二十九年傳說「使工爲之歌」，可見是同義的。再就名詞方面看，小雅節南山說「家父作誦」，四月說「君子作歌」，大雅崧高和烝民說「吉甫作誦」，桑柔說「既作爾歌」，可見也是同義的。「誦」與「頌」通，頌卽周頌魯頌之頌，也卽歌頌之頌。（嘗疑頌名卽歌義，也是由通名變成專名的，與「風」同。）班固和韋昭的說話，實是漢人妄生分別的曲解。

我們既知道賦詩爲樂歌，試再看以下許多賦詩的故事：

季武子如宋……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襄二十年）

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人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

衣（襄二十六年）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西賦黍苗之四章……

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襄二

十七年）

在第一段裏常棣魚麗南山有台都是在他們所謂正小雅之內。在第二段裏嘉樂在所謂正大雅，蓼蕭在所謂正小雅，緇衣在鄭在第三段裏草蟲在召南鶉之賁賁在鄘黍苗隰桑桑扈在所謂變小雅，野有蔓草在鄭蟋蟀在唐程大昌說『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雜取無擇』這句話是對的。但他接說『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又說『然後知南雅頌之爲樂詩而諸國之爲徒詩』那就錯了！照他所說，不知道何以解于賦詩的『使太師歌』和『使工爲之誦』要是諸國詩爲徒詩，不知道是否賦魚麗草蟲時則奏樂，賦緇衣蟋蟀時則止樂，要是賦詩時不用樂，又不知道是否他們認爲樂歌的南雅在賦詩時悉當改爲徒歌，顧炎武以正變分別入樂與否，不知是否同一小雅，在賦蓼蕭時則奏樂，在賦桑扈時便輟樂，反覆推證，覺得他們的話實在太抵牾了。

對於第二問題，我以為宗廟燕享所用的樂歌，決不足以包括樂歌的全部。這一件事是程頤、二先生的誤解的根源。本來賓祭二事是重大的典禮，所以魯要用禘樂，宋要用桑林（見左傳襄公十年）。他們二人生於春秋後千六百年至二千年，在斷簡殘編中找到了幾篇鄉飲、鄉射的禮節單，看到他們行禮時所奏的樂歌，總是風和雅的頭幾篇，遂以為二南與正雅是樂歌，其他是徒歌。他們的理由實在太不充分了！鄉飲、鄉射諸篇之外，難道就沒有別的典禮嗎？典禮中不用的詩，難道就不能入樂嗎？徒歌與樂歌的界限，難道就分在典禮與非典禮上嗎？孔穎達說：「變者雖亦播于樂，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他用了正變之說及周公制禮之說來分別詩篇，雖是誤謬，但他把變風、變雅看為禮典以外的樂歌，則固有一部分的合理。

現在我就用了儀禮所記的在禮典中的樂詩的樣子，來看那時詩樂的關係。鄉飲酒篇云：（鄉射燕禮等略向，不備舉）

衆賓序升，卽席……

設席于堂廉，東上。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掩越內弦，右手相。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受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黍……

乃問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

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

主人請徹俎……衆賓皆降，脫屣，揖讓如初，升坐，乃羞，無算爵，無爵樂。

賓出，奏陔……

明日，賓服鄉服以拜賜，主人如賓服以拜辱。主人釋服，乃息司正，無介，不殺，荐脯醢，羞唯所有……鄉樂唯欲。

讀了這一段，可以知道典禮中所用的樂歌有三種：（1）正歌，（2）無算學，（3）鄉學。正歌是在行禮時用的；無算學是在禮畢坐燕時用的；鄉樂是在慰勞司正時用的。正歌義取嚴重，無算學則多量的演奏，期于盡歡，猶之乎『無算爵』的期于『無不醉』。鄉樂則更隨便，猶之乎『羞唯所有』。有什麼是什麼了。鄉學，鄭玄注道：『周南，召南六篇之中，唯所欲作，不從次也。』他爲什麼這般說呢？賈公彥疏道：『上注以二南爲鄉大夫之樂，小雅爲諸侯之樂，故知二南也。』他這話如果是確實的，

那麼鄉飲酒原是鄉大夫之禮，他們爲什麼要在正歌中奏諸侯用的鹿鳴諸篇呢？爲什麼賓出時要奏天子用的陔呢？所以這「鄉樂」一名，我以爲應該作鄉土之樂解纔對。因爲慰勞司正是一件不嚴重的禮節，所以吃的東西只要有什麼是什麼，聽的東西也只要點什麼是什麼。鄉土之樂是最不嚴重的，故便在那時奏了。（周禮旄人的「散樂」也是這類東西；鄭玄注道：「野人爲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矣。」是不错的。）

我們在這裏可以舉出些比較的例來。以前蘇州的攤簧，有前攤和後攤的分別。前攤是敘正經事，說正經話的；在宴會之際，歌者看有幾桌客人便歌唱幾曲（如桌數過多時，當然也有限制。）唱完了前攤，便請客人點唱後攤。後攤是偏重在言情及滑稽方面的，主旨在於博得聽者的笑樂。近來「人心不古」，大家壓聽正經話，所以前攤幾乎是絕迹了。用這件事來比較儀禮所載前攤的性質就是正歌，後攤就是無算樂和鄉樂。

我們更看清宮昇平署的曲本，固然也有姜女哭城、蝴蝶夢等等社會上通行的不很吉祥的戲，但分量佔得最重的是壽山福海、景星協慶、鴻禧日永、萬福攸同等等典禮劇。這因爲帝王家是最重典禮的，所以如此。現在喜慶事的堂會戲，必用大賜福、百壽圖等等祝頌戲開場，繼之以連陞三級滿

牀笏金榜樂等等喜劇排戲的人也明知座上諸公的趣味並不在此，他們所要求的乃是梅龍鎮，打櫻桃等等風情劇，或是托兆碰碑，洪羊洞等等哀劇，但既在典禮的場面之中，便不得不請他們暫時把聽戲的興致往下一捺，等到典禮方面的應有諸劇演了之後，再由着他們點唱來。

所以我們由此可以知道：我們若因儀禮所記的樂歌的篇名只有二南和正雅，便以爲邶，以下諸國和變雅不是樂歌，這無異于因今禮（可惜沒有成書，不能徵引）把前攤爲正歌，壽山福海大賜福爲正劇，便說後攤不是樂歌，姜女哭城，打櫻桃等不是戲劇。程顧二先生的誤解點正在此處。

對於第三問題，我以爲正變之說是絕對不能成立的分類。漢儒愚笨到了極點，以爲「政治盛衰」，「道德優劣」，「時代早晚」，「詩篇先後」這四件事情是完全一致的。他們翻開詩經，看見周南召南的「周召」二字，以爲這是了不得的兩個聖相，這風一定是「正風」。邶，鄘，衛，以下沒有什麼名人，就斷定爲「變風」了。（爾的所以見于篇章，恐怕即因有了周公之故。）他們翻開小雅，看見鹿鳴等篇，喬皇典麗，必想這一定是文王時作的，是「正小雅」。一直翻到六月，忽然看見「文武吉甫」一語，想起尹吉甫是宣王時人，那麼從這一篇起一定是宣王以後的詩了。宣王居西周之末，時代已晚，政治必衰，道德必劣，當然是「變小雅」了。再從四月翻下去，直到節南山，裏面有「喪

亂弘多』之句。心想宣王是不十分壞的；這詩既說得如此，當然是『雖有孝子順孫，百世不能改』的幽王時詩了。從此直到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就都成了刺幽王的詩。但是四片以下很有些頌揚稱美的詩，和鹿鳴等篇的意味是相同的，這怎麼辦呢？於是『復古』、『傷今思古』、『思見君子』、『美宣王，因以箴之』等話都加上去。他們翻開大雅，看見文王、大明等篇言周初立業的事，當然都是好不可攀的周初人作的，是『正大雅』。翻到民勞，看見裏面有『無良』、『惛愾』、『寇虐』等許多壞字眼，心想從此以後一定是『變大雅』了。但『申伯』、『吉甫』等人名還在後面，足見民勞等篇是宣王以前的詩，而宣王以前的最著名的暴君是厲王，那麼民勞以下一定是厲王時詩了。由此着眼，把民勞以下十三篇分配到厲宣幽三王，規定爲『變大雅』。他們所謂正變的大道理，老實說起來，不過這一點妄意的揣測。小雅中何以刺幽王詩特多而厲王則沒有（鄭玄嫌他寂寞，要從刺幽王詩中分出一點給他）大雅中何以刺厲王詩較多而幽王則特少，可以說都由于『吉甫』二字的作梗！這全是閉着眼睛的胡說，不近人情的妄爲，而竟支配了二千餘年的經學家的心，中國的學者的不動天君由此可見了！

顧炎武雖是主張從正變的篇第去分樂詩與非樂詩的一個人，但他卻並不是根本相信正變

之說的，因爲正變之說的基礎，原建築在世次上，他已把世次之說打倒了。日知錄（卷三）「詩序」條云：

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詩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滅之」嘯王之詩也，而次于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于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十詩皆爲爲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于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于前；渭陽秦康公爲太子時作也，而次于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于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漢興之初，師移其篇第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爲武，而其三爲賚，其六爲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歌采蘋正義以爲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

他這一段話雖未必完全正確（因爲相傳的詩本事不確實的太多，例如武言「於皇武王」

桓言「桓桓武王」而左傳紀楚莊王言竟以爲武王自作，但詩篇次第的不可信，他說得已很明白。他不信詩篇的次第，又以爲楚茨以下十詩不是刺詩，那麼，正雅變雅的次第是如何分別出來的呢？他的「正雅爲樂詩，變雅爲徒詩」之說又如何建設起來的呢？這實在是矛盾得可詫了！

顧炎武在「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條說，「以變雅而播之于樂，如衛獻公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是也」，是他明知變雅也是入樂的。他又引朱熹的話：

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至變雅則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時政之得失，而鄙鄙以下則太師所陳以觀民風者耳，非宗廟燕享之所用也。

這幾句話雖猶爲正變之說所牽纏，但朱熹的意思以爲有典禮所用之樂，有非典禮所用之樂，義甚明顯。現在我更進一步說，我們不能分樂詩爲「典禮所用的」與「非典禮與所用的」，我們只能分樂詩爲「典禮中規定應用的」與「典禮中不規定應用的」。例如儀禮中舉的鹿鳴南陔諸篇，以及左傳中所說王宴樂諸侯用湛露彤弓，是典禮中規定應用的；至于「無算樂」與「鄉樂」以及左傳中所記的雜取無擇的賦詩，是典禮中不規定應用的。規定應用的，大都是喬皇典麗的

篇章不規定應用的，不妨有愁思和諷刺的作品。這正如今日的堂會戲，除了正式的幾個喜劇之外，也不妨有悲劇和滑稽劇。愁思諷刺的詩因爲出于臨時的點唱，沒有正式的規定，所以用不着寫在禮書上。邶鄘以下和雅中的一部分詩所以特少見于禮書即因此故。前人不知，就不見于禮書的算做不入樂的，而又把正變之說硬分出他們的界限來，所以鬧得觸處牴牾。這全由于他們的眼光太窄，思想太拘泥所致。從實際上看來，他們所謂入樂的何嘗盡是典禮所規定應用的，他們所謂不入樂的又何嘗盡是典禮所不規定應用的。例如二南，是他們確認爲入樂的，但其中汝墳說『王室如燬』，行露說『雖速我獄』，以及小星的嘆命，野有死麕的誘女，這決不會成爲典禮所規定應用的。而他們所謂不入樂的變雅，如信南山和甫田說『是烝是享』，『以介我稷黍』，倒確是應用於祭祀的，采芣和白駒說『君子來朝』，『於焉嘉客』也確是應用於宴享的。至于崧高烝民，韓奕諸篇，是爲了燕享而特製的樂詩，更是明白。所以用了典禮應用之說來分別樂詩，雖多謬誤，尙有一部分的理由；若用了正變之說來分別樂詩，簡直是全盤錯亂了。

總合以上的說話作一結論是：

程顧二先生之說，可以替同的是南爲樂調，與雅頌並立國風的一個名詞是後起的（我疑在

未有國風之名時，諸國樂歌同冒于「鄭聲」一名之下。至爾雅並立爲四詩之說，只可存疑而不可爲確證。

他們的「邶以下諸國及變雅爲徒詩」之說是極謬誤的。他們的癥結在于誤認樂歌盡于正歌，而不知道正歌以外的樂歌儘多。樂詩的雜取正歌以外的詩卽是一個很好的證明。他們又用了正變之說來分別樂詩與徒詩，但正變之說因是漢人依傍了詩篇的次第而妄造的，全沒有可信的理由。

言文對照
白話註解
新式整理分類詩經

許嘯天

讀風偶識

六經自秦火後，漢初諸儒傳而習之，遂大著於當世。然自後漢之末，下逮六朝初唐，而經義之晦者亦復不少。何以言之？尚書伏生傳今文，歐陽大小夏侯說之。孔安國傳古文，馬鄭注之。自永嘉之亂，今文亡而古文孤行。晉宋之際，遂有妄人僞作古文尚書及孔氏傳。至唐用以取士，而孔鄭之古本亡。尚書之旨遂晦。詩在漢初，有魯申公齊轅固生各以詩傳其弟子。其先蓋皆本之於七十子，雖不能無傳流之誤，要大概爲近古。其後燕韓嬰亦傳詩，然其源流未必能逮齊魯之醇。最後毛詩始出，衛宏爲之作序，多傳會於春秋傳文，以欺當世。否亦強爲之說，而實以人與事。學者不加細考，以爲真有所傳，遂謂其書優於三家，從而註之箋之。由是毛詩盛行，三家漸微。逮於晉魏，齊魯之詩遂亡。韓詩亦不復行於世。學者所見，惟有毛詩。童而習之，不復知有他說。雖淹博好古之士，皆以爲經之本旨固然，而詩之旨亦晦矣。蓋嘗思之，易道高深，聖人猶欲假年以學之，固非學者所能輕窺。而春

秋游夏莫贊一詞，雖有左公羊穀梁三賢者爲之作傳，而聖人之意究難窺測。惟詩書與禮，乃學者所可幾；是以聖人以爲雅言。然禮多係儀文之末，且其殘缺太多，不足盡先王之大經大法，故惟詩書爲最要。而皆爲漢末晉隋諸儒之所雜亂，良可惜也！良可歎也！幸而論語一書，明白易曉，復有孟子一書，以羽翼之。何晏集解雖無所大發明，而未嘗偏執一人之見。趙岐之解，尤爲醇正。及宋朱子爲作集註，聖人之旨益顯。學者賴之，得以稍窺聖賢之蘊，然終不能不爲詩書惜也。朱子雖作詩傳，又命其門人蔡氏作書傳，然皆未能盡駁詩序及僞孔傳之誤，而世猶以朱子爲非。非傳而從序者，不可指數。自余所見，惟鄉野孤陋之士，但知爲時藝者，不與傳異同耳。稍有學識，則據序以議朱傳者，十人而九。余獨以爲朱傳誠有可議，然其可議不在於駁序說者之多，而在於從序說者之尙不少。何則？世所以信序者，以其近古耳。齊魯韓毛均出於漢，且三家俱在前，何以此獨可信，而彼皆可疑？三家之書雖亡，然見於漢人之所引述，尙往往有之，其說率與今之詩序互異。如謂近古者皆可信，則四家之說不應相悖，相悖則必有不足信者矣。豈非後世學者，但見毛詩之序，而遂不知其可疑耶？朱子既以序爲揣度附會矣，自當盡本經文以正其失，何以尙多依違於其舊說？此余之所爲朱子惜者也！余之爲考信錄，凡詩書之文有關於帝王之事者，既已逐時逐事而辨之矣，顧二南既

不詳其時世，而邶以下十二國風，其事多在東遷以後，是以罕有及者。然亦往往於暇日就其所見，筆而記之。考信錄既成，乃復綴輯而增廣之，以拾其遺而補其缺。竊謂經傳既遠，時事難考，寧可缺所不知，無害於義。故余於論詩，但主於體會經文，不敢以前人附會之說爲必然。雖不盡合朱子之言，然實本於朱子之意。朱子復起，未必遂以余言爲妄也。嘉慶乙丑六月，崔述識。

余見世人讀詩，當初學時，卽取詩柄連經文合讀之。（朱子集傳略說本篇大意者，俗謂之詩柄）及長，遂不復玩經文，而但橫一詩柄於其胸中，以爲足矣。其聰明者，則多厭舊喜新，偶見衛宏詩序，輒據以爲奇貨秘笈，自謂曾見漢人之說，宋人書不足復觀也。於是序所言者，必以爲是；而朱子所言者，必以爲非。大抵今世之說詩者，此兩端盡之矣。余家舊藏有讀風臆評一冊，刻本甚楷而精。但有經文，不載傳註。其圈與批，則別有硃印套板。余年八九歲時，見而悅之。會先大人有事，不暇授余書。（余幼不記憶爲何事）乃取此冊攜向空屋中讀之。雖不甚解其義，而頗愛其抑揚宛轉，若深有趣味者。久之，遂皆成誦。至十歲後，始閱朱子詩傳，亦不知何爲詩柄。又數年後，始見詩序，亦不知其可寶貴者何在。以故，余於國風，惟知體會經文，卽詞以求其意。如讀唐宋人詩然者，了然絕無新舊漢宋之念存於胸中，惟合於詩意者則從之，不合者則違之。但朱傳之

合者多，衛序之合者少耳。嗟夫！嗟夫！安得世有篤信經文之人，而與之暢論斯旨乎？嘉慶丙寅十二月，述又識。

通論詩序

一、詩序乃後漢衛宏作。唐人舊說，以爲子夏毛公所作。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陸氏云舊說起關雎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此說非也。何者？史記作時，毛詩未出。漢書始稱毛詩，然無作序之文。惟後漢書儒林傳稱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則序爲宏所作，顯然無疑。其稱子夏毛公作者，特後人猜度言之，非果有所據也。記曰：「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今衛宏作詩序，現有後漢書明文可據。如謂爲子夏毛公所作，則史漢傳記從無一言及之。不知說者何以不從其有徵者，而惟無徵之言之是從也？」

一、孔子魯人也。孔子既沒，七十子之徒，相與教授於齊魯之間，故漢初傳經者，多齊魯之儒。子夏雖嘗教授西河，然究在魯爲多。觀戴記所言，多在魯之事。而論語稱子游譏子夏之門人，子夏之門人問交此子張，則子夏之門人在魯者不乏矣。齊魯既傳其詩，亦必并傳其序，何以齊魯兩家之

詩均不知有此序，而獨趙人乃得之乎？蓋自毛公以後，傳其說者，遞相增益，遞相附會，宏聞之於師，遂取而著之序耳。而後之人乃奉序爲不刊之典，其亦可嘆也夫！

一、以序爲子夏毛公所作，固已不可信矣。尤可怪者，宋程子以大序爲孔子所作，小序爲當時國史所作。夫論語所載孔子論詩之言多矣，若關雎章，思無邪章，誦詩三百，以及興觀羣怨周南召南等章，莫不言簡意該，義深詞潔。而詩序獨平衍淺弱，雖有精粹之言，亦多支蔓之語，絕與論語之言不類，豈得強屬之於孔子？至於各篇之序，失詩意者甚多，其文亦殊不類三代之文。况變風多在春秋之世，當時王室微弱，太史何嘗有至列國而採風者？春秋經傳，概可見也。以爲太史所題，謬矣！嗟夫！本草內經，世以爲神農黃帝之所作矣。六韜，世以爲太公之所作矣。山海經，明明載西漢之郡縣，而公然以爲出於禹益。月令，明明載戰國之躔度，而公然以爲作自周公。彼術數之徒，淺學之士，苟欲尊其所傳，以欺當世，亦不足多怪。不料儒者而亦蹈是習也！

一、舊說以詩序風風也，以下至關雎之義也，止多通論全詩，因目之爲大序。爲子夏所作。及朱子作傳，從程子以爲孔子所作，而以樂得淑女以下數言，析哀樂淫傷爲四事。且以傷爲傷善，大失論語之旨，遂割屬之小序。而斷自詩者志之所之至詩之至也爲大序。余按詩序自關雎后妃之德

也以下，句相承，字相接，豈得於中割取數百言而以爲別出一手？蓋關雎乃風詩之首，故論關雎而因及全詩。而章末復由全詩歸於二南，而仍結以關雎章法井然，首尾完密，此固不容別分爲一篇也。至關雎鱗趾之化，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繫之召公；明明承上文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而言，故用然則字爲轉語。若於詩之至也畫斷，則此文上無所承，而然則云云者，於文義不可通矣。由是言之，序不但非孔子、夏所作，而亦原無大小之分，皆後人自以意推度之耳。

一、舊說以逐篇序其義者爲小序（鄭氏樵以首句爲大序，下文所言爲小序；程氏、范氏則又以首句爲小序，下文所言爲大序，說皆與舊說異。）隋、經籍志稱序爲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益。說者因是遂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作，或以爲太史所題，而其下乃衛宏所續。余按序之首句，與下所言，相爲首尾，斷無止作一句之理。至所云刺時刺亂者，語意未畢，尤不可無下文。則其出於一人之手無疑也。况宏果續前人之序，蔚宗豈得歸功於宏，而謂今所傳者爲宏作乎？然乃爲是說者無他，皆由尊崇序說太過，惟恐言爲宏作，則人輕之而不深信；而無如後漢書明明有宏作序之文，故不得已而分屬之，以發端首句爲太史、毛公所作，而其下文乃歸之宏，以兩全之。嗟夫！古人已往，不能起九京以自明，一任後人欲屬之誰，卽屬之誰耳。此可爲長太息者也！

一、齊詩魯詩皆自漢初卽著於世。魯固孔子所居，齊亦魯之毘鄰，蓋皆傳自七十子者。書出既早，則人見之者多，而傳會較難。且當漢初朝廷尙未敦崇經術，則其說本於師傅者爲多。其後經學益重，諸家林立，務期相勝。傳其學者，亦不能無傳會以逢事者；然大要爲近古。韓詩後起，已非齊魯之比。毛詩之顯，又在其後。書出既晚，則師弟子私相授受，雖多增其舊說，傳以己意，世亦無從辨之。况嬰燕人，萇趙人，亦不能逮齊魯間聞見之真也。

一、三家之詩雖不傳，然見於漢人所引者尙多。如以關雎爲康王時詩，以采芣爲懿王時詩，以騶虞爲主鳥獸之官，班氏以兩仲爲宣王時人，馬氏以出車爲宣王時事，玩其詞意，考其時勢，皆得之。則知齊魯之詩，決有所傳，非憑空妄撰者。卽賓之初筵，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韓詩云：「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亦未見其不如刺幽王之說也。（毛詩序云：「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云云。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毛詩之初，亦必有所傳，故柏舟、淇澳皆深得詩人之旨。但以其書晚出，其徒之附會者過多，雖無所傳者，亦必揣度而爲之說，或強取傳記以實之，而有所傳者，亦必增飾其說，別出新意，以斬勝於三家，是以其說乖謬特甚。不知漢旨諸儒，何以盡棄三家而獨取毛詩也？

一、詩序好強不知以爲知。孔子之修春秋也，特二百年前事耳。史冊尚在，然已不能盡知，往往闕其所疑。三百篇之詩，經秦火以後，豈能一一悉其本末故史記稱申公教無傳疑，疑者則缺不傳；是當楚漢之際，居於魯而得孔子之真傳者，已不能盡知也。今毛公乃趙人，作序者在後漢之初，乃能篇篇皆悉其爲某公之時，某人之事，其將誰欺？然其失經意在此，其能使諸儒信之不疑者亦在此。何者？彼以爲教無傳疑者，必有所不知，此言之歷歷者，必其無所不知者也。余有族人子聰穎而無學術，一日有鄉人來，以古事相質問，不知也。遂妄言之。鄉人旣去，乃謂余曰：『與鄉中愚人語，不可言不知，言不知，則彼將輕我。』雖妄言之，彼庸知其非乎？彼見我言之鑿鑿，惟有心悅誠服耳。嗟夫！申公詩不傳疑，而先亡於西晉。毛詩逐篇皆序其由，垂二千年而莫敢議其失，乃知族人子之所見良是，無怪乎元明諸儒之多以朱子詩序辨說爲非也！

一、詩序好以詩爲刺時刺其君者，無論其詞何如，務委曲而歸其故於所刺者。夫詩生於情，情生於境，境有安危亨困之殊，情有喜怒哀樂之異，豈刺時刺君之外，遂無可言之情乎？且卽衰世，亦何嘗無賢君賢士大夫在堯舜之世，亦有四凶殷商之末，尙有三仁。乃見有稱述頌美之語，必以爲陳古刺今，然則文武成康以後，更無一人可免於刺者矣。况邶風之雄雉，王風之君子于役，皆其

夫行役於外，而其妻念之之詩，初未嘗有怨君之意。而以為刺平王宣公，抑何其煨煉也！尤無理者，鄭昭公忽，雖非英主，亦無失道；而連篇累牘，皆指以為刺忽之詩，其所關於名教者豈淺哉？至宋朱子始駁其失。然自朱子以後，說者獨多曲為序解，以議朱子之非，吾不知其為何故也！

一、詩序好取左傳之事附會之。蓋三家之詩，其出也早，左傳尙未甚行，但本其師所傳為說。毛詩之出也晚，左傳已行於世，故得以取而牽合之。然考傳所紀及詩所言，往往有毫不相涉者。伐鄭之役，五日而還，而強屬之居處喪馬之章。宋襄之立衛在楚邱，而猶欲以刀葦杭河而渡，言仲則必為祭仲，言叔則必為共叔，亦有采而失其意者。以真周行為官人，斷章取義也，而誤以為閔使臣之勞。以碩人篇證莊姜，證其美也，而誤以為閔無子之意。蓋緣漢時風氣最好附會，重黎也，而以爲義和，太皞也，而以爲包羲，炎帝也，而以爲神農。以彼爲此，比比皆然。不之怪也。漢書藝文志云：「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則是齊韓諸家，已采左傳之事以附會之。况於毛詩晚出，作序者在後漢之初，其取傳事以附會之，更不待言。漢末魏晉諸儒，不加細核，輒以爲其說有據，遂篤信而不疑。是詩序之失在附會，而其所以能使人信者，亦在於附會也。

鄭氏樵云：「毛公之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氏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余按左氏春秋在西漢時，但未立學官耳。張蒼賈誼皆傳左氏春秋，不得謂之未出。况毛公之詩傳之貫長卿，長卿又從父貫公受左氏春秋。長卿父子既可以受左氏春秋，安見毛公遂不見左氏春秋也。且又安知非長卿取左傳之事以附會於詩篇，而傳之日久，遂以爲出於毛公乎？至於孟子儀禮亦非隱僻之書，人所不能見者，而序以昊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與國語之言正相左（國語謂稱成王之德），乃鄭氏反以爲先與之合，抑又誣矣！又按鄭氏作詩辨妄，痛斥序說，乃不信毛詩者，不知何以其言如此。豈所傳異詞耶？抑其說有初年晚年之別耶？惜乎余之學淺居僻，見書不多，未能一一細考之也。」

一、詩序好拘泥於篇次之先後。篇在前者，不問其詞何如，必以爲盛世之音。篇在後者，亦不問其詞何如，必以爲衰世之音。不知詩篇傳流日久，豈能一一悉仍其原次？卽如國風定之方中，在載馳之前；我送舅氏，在黃鳥之後；其顯然可見者。安得篇次在前者皆以爲美，在後者皆以爲刺？詩乎？如此說詩，古人之受誣者多矣！至若周頌二南，尤非一世之詩。乃定以二南爲文王世，周頌爲周公詩，雖其文之明言爲平王成王者，亦必委曲而歸之於文武，則是吾意所欲與者卽與之，所欲

奪者卽奪之，在我而已，古人夫何能爲！謂白馬爲非白馬，豈但戰國橫議之士能之乎哉？一以篇次論詩，而不惟其詞，是特世俗勢利之見耳。京師鬻貨諸肆，皆以字號爲高下。其有改業及歸里者，則鬻其字號於人，多者至數百金。買貨者，惟其字號不易，則買之。其貨之良苦，不問也。磁州產煙草，楊氏之肆最著名，余魏人皆往販其貨。偶貨不能給，則取他肆之貨，印以楊氏之字號而與之，販者不惜價，食者無異言也。夫以篇次論詩者，亦若是而已矣！余生平無他長，惟以文論文，就事論事，未嘗有人之見存焉。奈何說詩而但以篇次爲高下乎？吾未知世何爲而信之也！

通論一南

周南召南二十五篇，自鄭孔以來說詩者，皆以爲在文王之世。朱子集傳因之，旣皆以爲文王時詩，勢不得不以爲有正而無邪。於是漢廣之游女，行露之速訟，標梅之迨吉，野有死麕之懷春，皆訓以爲文王德化所被，風俗之美。余反覆熟玩之，殊不其然。關雎鵲巢等篇，詞旣醇粹，音復和平，謂爲文王時詩可也。然聖人德盛化深，沒而民服其教，或至百年。（本大戴禮稱黃帝語）况歷武王以及成康，重熙累洽，久道化成，安在文王之世，淳風美俗，被絃歌者累累，至武成康之世而遂絕響哉？至漢廣行露以降，則顯然不類盛世之事者甚多，雖說者曲爲稱美，終不免於瑕瑜互見，謂其猶有先

王之遺澤可也；遂以此爲文王之德之化，亦淺之乎論文王矣！且二十五篇中，文王太姒與凡文王同時之人未嘗一見，所見者獨甘棠之召伯、何彼穠矣之平王，而此二人皆在武王以後。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然則其餘特不見其名，無可考耳。其必皆在成康以後，無疑矣。大抵開國之初，俗多渾樸，人尙躬行，故作作者少；而歷時浸久，則散軼者亦多。太平旣久，風會日開，文章漸盛，故作作者衆；而爲時尚近，則湮沒者亦少。此乃時勢之常，百代所同，固不獨周爲然也。乃後之說者，於此二篇，必委曲遷就，矯揉經文，以求合於傳說。即有一二有識之士，斷然以此二篇爲武王以後詩，而其餘仍以爲文王時詩，甚矣！先入之言之中於人心者深也！又按齊魯韓詩說，關雎者，皆謂在康王之世。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况魯者，孔子所居，其所傳爲近正。而史稱申公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必非無據而云然者。惟謂爲陳古刺今，則篇中初無此意。當是漢時，其徒附會爲之。朱子非之，是也。成康正當周道之隆，必世後仁，豈無君子，豈無淑女，而必以爲文王之世，乃有之乎？關雎苟在康王之世，則葛覃以下亦必皆在康王以後矣。餘各見本篇中。

舊說文王徙都于豐，分岐故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使周公爲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鄭孔朱傳略同）至武王成王之世，

乃采其詩被之管絃，（鄭箋以爲武王世，朱傳以爲成王世）卽今周南召南是也。余按詩書之文，周公召公皆至武王之世始顯，至成王之世始分陝而治於文王時，初未嘗有所表見也。周公文王子也，召公之年當更少於周公。當文王時，懿親則有虢仲虢叔，異姓大臣則有太顛散宜生閔夭南宮括。雖太公之耆德元勳，且不列於五人，必無獨任周召分治內外而反不任舊臣之理。况分故國之地，不以與諸弟諸大臣，而獨賜二公乎？詩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鶉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今按江漢汝墳，皆非周地，何以獨爲王者之風，殷其靈稱南山之下，何彼穠矣，詠王姬之車，明明周人所作，不應反目爲諸侯之風也。鄭氏蓋已覺其不合，故改其說云：「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然漢廣汝墳之詩，初不在鶉巢騶虞之上，何所見此爲聖人之化，而彼爲賢人之化乎？朱子蓋又覺其不合，故又改其說云：「得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然均之南國詩也，何所見漢廣汝墳二篇之當雜之國中，而般其靈何彼穠矣，周人之詩，又何以反得之南國乎？此無他，皆由誤以二南爲文王時詩，苦於其說難通，故不得不展轉以曲爲之解耳！不知周南召南原不以內外分，而亦不在文王之世；蓋成王之世，周公與召公分治，各采風謠以入樂章。周公所采，則謂之周南；召公所

采，則謂之召南耳。其後，周公之子，世爲周公。召公之子，世爲召公。蓋亦各率舊職而采其風，是以昭穆以後，下逮東遷之初，詩皆有之。由是言之：二南不但非文王時詩，而亦不盡係成康時詩矣。

向來諸儒之所以務訓二南爲文王時詩者，皆由不解風雅之分，但見東遷以後，雅音斷絕，降爲王風，因誤以雅爲天子之詩，風爲侯國之詠，遂謂克商以前詩爲二南，克商以後詩爲二雅。東遷以後，詩爲王風，故以二南爲必在文王之世耳。不知風雅之分，分於詩體，不以天子與諸侯也。天子之畿，未嘗無風，諸侯之國，亦間有雅。故豳亦王國詩也，乃不爲雅而爲風。賓筵、抑、戒、衛、武公之詩，而列於二雅。蓋由西周盛時，方尙大雅，故風與小雅皆不甚流傳。惟周南、關、雎之三，召南、鵲巢之三，與麟趾、鸛虞及鹿鳴、魚麗等篇，乃燕射時所歌，是以人皆習之，而流傳於世。此外或有一二傳者，然亦僅矣。其後大雅漸衰，小雅始盛。小雅又衰，而風始著。是以盛世之音少，衰世之作多。非天子之畿，其詩皆當爲雅，而不得爲風與南也。且南者，乃詩之一體，序以爲化自北而南，亦非是。江沱、汝漢，皆在岐周之東，當云自西而東，豈得云自北而南乎？蓋其體本起於南方，北人效之，故名以南。若漢人效楚詞之體，亦名之爲楚詞者然。故小雅云：以雅以南，自武王之世，下逮東周，其詩而雅也，則列之於雅；風也，則列之於風；南也，則列之於南。如是而已。不以天子諸侯分也。由是言之：二南固不必在文王世。

也。

朱子亦以二南爲文王時詩也，又有故蓋儀禮鄉飲燕射等篇有歌關雎葛覃卷耳及鷓巢采芣采蘋之文。而世儒相傳以儀禮爲周公所作，朱子信以爲然，故謂此詩常在周公前耳。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又曰：「禮，與其奢也，甯儉。」今儀禮之文繁甚，而聘食之禮，籩豆牢米之數，又奢甚。則其爲後進之禮，而非周公之制，明矣。襄王賜齊侯胙，命無下拜，齊侯下拜登受，是春秋以前，君雖辭臣，未有升而成拜者也。至孔子時，始有升而成拜者，故孔子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今儀禮君辭之後，遂升成拜，然則其書固在春秋後矣。春秋之末，家臣始有稱大夫爲公者。至戰國初，晉韓趙魏氏遂僭稱爲諸侯，而仍朝於晉君。魯之三家，亦皆稱公。今燕射之禮，諸侯之臣有諸公，若非作於戰國之世，安有是稱？由是言之，儀禮必非周公所作，明甚。且邶鄘十二國，皆非一時詩，二南豈必皆一時詩哉？儀禮所歌者，惟關雎鷓巢數篇耳。謂此數篇爲文王時詩，尙無大失也。因此數篇之故，而并漢廣行露標梅野有死麕等篇，皆訓以爲文王之化，說有不可通，則委曲以爲之解，而詩人之意盡失矣。

甚矣，特識之難也！世之論者，惟其名而已矣。今夫風雨之云胡不喜，何異於菁莪隰桑之文，卽木瓜

之永以爲好，未必非溯游熱維之意！而傳以爲淫奔，無他，爲其在鄭衛也。標梅之感時，野有死麕之懷春，明明非端人貞女之所爲，而自毛鄭以來，皆訓以爲文王之化，風俗之美，無他，爲其在二南也。四牡之行役出車，采芣之伐戎，何異於六月采芣之詩？乃在菁莪以後，則以爲其所自作，在魚麗以前，則以爲君上代敍其勞苦憂傷之情以勞之者，詞同說異，何以稱焉？今試取六月采芣而以勞詩釋之，何處見其不可者？然則是論詩者，不惟其詩而惟其正變也。嗟夫！天下事之不求其實而但狗其名者，豈可勝道哉？有生員以試五等降青衣，每歲試，提學者以其青也，輒置之四等。一日入試，自改試卷上青爲增，遂得二等。則是試之優劣，在增與青，不在文也。然此猶在場屋也。茅坤以知文名，於舉業最重唐荆川順之，或取徐渭作僞稱順之以示坤，坤卽書其尾云：「非荆川不能爲此文。」旣而知爲渭作，乃取覆觀，而更書云：「固是傑構，惜後半稍弱耳。」然則以人論文，雖名士亦爲之矣。然此猶論舉業也。漢董仲舒疏論災異，武帝下羣臣議，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恐，由是下仲舒吏。然則漢儒之所尊信，與所詆謫，但視其爲師所爲與非師所爲，初亦未嘗有眞是眞非矣。然此猶論當時之書也。不意名儒之釋六經，亦復如是。然後知狗名定論，乃世之通情，無古今，無智愚賢不肖，皆若是而已矣。士之處貧賤而文不見重於世，復何怪焉！今世之士，每稱人之諛

富貴而毀貧賤者爲勢利；然勢利之情，豈獨在富貴貧賤間哉？苟不察其實，而但以名輕重之，與世俗雖有清濁之分，而其爲勢利則一也。余嘗與諸同學論及場屋，皆以場屋爲無憑也。廣平栗太初元曰：『場屋雖無憑，然尙微有憑。若我與君之文，猶可望萬一。若居平出以示人，誰其稱之！』然則糊名易書，亦有不可廢者矣。今欲讀詩，必取三百篇之次，紊亂之，了無成見，然後可以得詩人之旨。故余之論詩，惟其詩不惟其正與變。嗟夫，嗟夫，此固未易爲人道也！

周南十有一篇

周南十有一篇，關雎三篇，立夫婦之準。樛木兩篇，通上下之情。所謂家齊而後國治，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非盛治之世，烏能若是？是以取之以冠全詩。舊說以此五篇皆爲太姒之德，然玩其詞意，未見其必爲太姒者。毛傳鄭箋亦但言爲后妃，并未指爲何王之后。在文王太姒之德，固應如是。卽文王太姒之化，亦常如是，正不必定屬之太姒也。所謂君子云者，乃諸侯大夫之通稱，而葛覃之刈卷耳之采，皆不似諸侯夫人事。且關雎取興於河洲荇菜，亦似臨河近水之國。岐陽少水多山，距河絕遠，風土殊不相類，恐未可直以爲太姒也。朱子蓋亦覺其不合，故訓河云：『北方流水之通名。』然此乃近時之俚俗，然耳。三代以上不如是也。故今人稱河，必加黃以別之。經傳之文，則但稱河於他

水亦皆稱爲某水，恐不容藉此爲說詩者解也。桃夭以下五篇，舊說亦以爲文王太姒之化。然玩其詞意，桃夭祝婦宜家，淳風未改，爲盛世之詩無疑。兔置賢才在野，已由盛之衰矣。至南有喬木，見游女而思求，遵彼汝墳，憂王室之如燬，顯然衰世之音。然發乎情而能止乎義，嗟其勞而復幸其邇，先王之遺澤尙存也。是以聖人猶有取焉。由是言之，周南固非一世之詩，概訓以爲文王之化，失之遠矣。惟麟趾篇詠公族之美，與關雎諸篇，皆當爲盛世之詩，乃反列於汝墳後者，蓋因其詩別爲一體，且取其與關雎相爲首尾之意也。說並見各篇中。

關雎

此篇毛鄭以爲后妃之德，欲求淑女與共職事。然首章明言淑女爲君子之好逑，若以妾媵當之，則稱名不正，不可以爲訓。朱子以爲欲求淑女以配君子，而成內治，其說當矣。但以寤寐求之，琴瑟友之者爲宮人，則語意尙未合。細玩此篇，乃君子自求良配，而他人代寫其哀樂之情耳。蓋先儒誤以夫婦之情爲私，是以曲爲之解。不知情之所發，五倫爲最。五倫始於夫婦，故十五國風中，男女夫婦之言尤多。其好德者則爲貞，好色者則爲淫耳。非夫婦之情卽爲淫也。魏文侯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上承宗廟，下啓子孫，如之何其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知好色之

非義，遂以夫婦之情爲諱，并德亦不敢好過矣。關雎，三百篇之首，故先取一好德思賢篤於伉儷者冠之，以爲天下後世夫婦用情者之準。不可謂夫之於婦，不當爲之憂爲之樂也。若夫婦不當爲之憂樂，則五倫中亦不當有夫婦矣。

窈窕淑女，淑賢也，善也。窈窕，洞穴之深曲者，故字從宀（後世誤以爲美麗之稱），喻其深居幽邃而不輕得見也。不好色而好德，故無一言及於容色服飾之美。婦當從人，女貴自重，故以深居幽邃貞靜自守爲賢。夫婦之道，不可苟焉而已。故曰：「寤寐求之。」常女易得，賢女難求。深居幽邃之女，尤不易知，故有求之不得輾轉反側之思。惟其求之也難，則其得之也喜。故有琴瑟之友，鐘鼓之樂，所謂陰陽和則萬物生，夫婦和則家道成者也。其取與於雉鳩者，傳謂摯而有別，是已。其取與於荇菜者，菜在水中潔而難取，潔以喻女之貞，難取以喻女之難求。蓋夫婦之道，男先乎女。此下兩篇，皆言婦德，故冠之以此篇，明女子之所以能盡婦職者，由於其夫之貴德求賢故也。毛鄭但以爲后妃之德，失其旨矣。關雎一篇，言夫婦也。卽移之於用人，亦無不可。何者？夫之欲得賢女爲婦，君之欲得賢士爲臣，一也。果賢女與，必深居簡出而不自炫耀。果賢士與，必安貧守分而不事干謁，非寤寐求之，不能得也。是以古之聖帝明王，咨於岳，稽於衆，或三聘於莘野，或三顧於草廬，與關雎之輾轉反

側何以異焉？然及其既得，則志同道合，恭已無爲，而庶績成熙。所謂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者也。故曰：「勞於求賢，逸於得人。」豈不信與？三百篇皆可作是觀。故采繁一詩，言祭祀也；而傳引之以美秦穆舉人之周，惜乎後人之多爲序說所拘也！

葛覃

此篇據毛鄭說，以爲后妃在父母家女功之事。言告言歸，謂將嫁，汚私澣衣，謂師氏告以適人之道；既於文義牽強，而與下歸寧父母之文亦相悖。且謂葛施施喻形體之長大，葉萋萋喻容色之美盛，其義尤爲不倫。朱傳以爲絺綌既成，告師氏使告於君子，以將歸甯之意，獨爲深得詩人之旨。至所稱貴而能勤，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語尤精切。可謂善於說詩者矣！然尙似有未盡焉者。何者？詩之爲體，多重末章，而前特爲原起。此篇本爲歸甯而作，然不遽言歸甯，先言葛葉之生，時鳥之變，感物思親，此其時矣。然而絺綌未就，婦功未成，不敢歸也。待葛既盛，製爲衣服，婦功成矣。夫家之事畢矣，可以歸矣；而仍不遽歸也。乃藉師氏以請於夫，而云害澣害否，猶爲不敢必之詞焉。其敬事而不敢顧其私，尊夫而不敢擅自主，爲何如哉？歸甯父母，孝也；人子之至情也，猶不敢專如此。况其他乎？若夫朱子所言，固爲美德，然富貴而勤儉，尙未足爲大節，而歸甯父母，亦

女子之常。惟是女子以夫爲天，義不當顧其私，而後世婦人以恩勝義者多，以義裁恩者少。至於等夷視夫，尤近時之敝俗。是以關雎既得淑女，卽次之以此篇。此乃婦德之第一義也。

三代以上，婦人罕有自專者，罕有敢自顧其私者。雖至其子之世，猶然文嬴君母也。其請三帥也，詞甚婉。先軫斥之，而不怒也。成風，僖公所生母也。其請恤須句也，詞甚正，不敢以其私親煩國人也。其不然者，惟晉悼夫人一人耳。然司馬侯歸田不盡，亦無如之何。城杞之役，諸侯譏之，不謂平公之善承親志也。蓋纒先王以此等詩爲教，耳濡目染，是以其時婦人習爲當然。卽有一二欲易之者，而男子亦共以爲非，勢不能行。教之入人深矣！後世婦人愛其母家，率甚於其夫家。當其夫時，且多專行而不顧者，况其子之世乎？豈非教廢於上，則俗變於下哉？此二南所以爲王化之基，惜乎先儒之論，皆未及乎此也。故余略其小者弗論，而取其大者關於名教者論之。

卷耳

此篇據毛鄭說，以爲求賢審官。真周行，爲真賢人於列位。馬虺隤，爲閔使臣之勸勞。然以夫人而我其臣，言太親狎，非別男女遠嫌疑之道。况牝雞之晨，維家之索，人君之職，而夫人侵之，如是豈可爲訓哉？官人之說，雖本之春秋，傳然古人引詩，多斷章取義，不可執也。傳美秦穆之用孟明，而云于以

采芣于沚。豈采芣一詩，卽爲舉人之周者言之乎？朱子以爲婦人念其君子者，得之。但以我爲自我其身，則登高飲酒，殊非婦德幽貞之道，卽以爲託言，而語亦不雅。竊謂此六我字，仍當指行人而言。但我非我其臣，乃我其夫耳。我其臣則不可，我其夫則可尊之也。親之也。春秋經傳於本國皆我之。齊師伐我，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是也。寘彼周行，卽指所懷之人，猶大東之言佻佻公子行彼周行也。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念道路之險阻，行役之艱難也。我姑酌彼金罍，惟以不永懷，愛之至，故欲其自寬，而不忍以燕好之情損其身也。如是，則於文爲順，而於義亦爲長，無錦衾角枕之思，而但有夙夜風霜之慮，是其情發乎正而不流於昵，可以爲訓於後世矣。是故二南之首以關雎者，男先乎女之義也。次以葛覃，婦敬夫也。又次以卷耳，婦愛夫也。愛易而敬難，故先敬而後愛。能如是之敬愛其夫，夫之所以寤寐求而琴瑟友也。易傳所謂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者，此也。故古人以此爲燕射房中之樂，而不爲二南如正牆面也。然要之均不似后妃事也。

木樛 螽斯

序及朱傳，皆以樛木爲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螽斯爲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余按螽斯之旨，當如序傳所云。若樛木，則未有以見其必爲女子而非男子也。玩其詞意，頗與南有嘉魚南山有

臺之詩相類，或爲羣臣頌禱其君，亦未可知。要之：此二詩者，皆上惠恤其下，而下愛敬其上之詩。文王太妣之德，固當如是。卽被文王太妣之化，及沐其遺澤者，亦當有之。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况周三分有二，文王太妣之化，如風行草偃者哉？故讀此詩者，觀其上下一體，誠意相孚，恍然猶見盛世之風，熙皞之象。於以知文王太妣之化之神且遠，正不必定屬之文王太妣，而後見其美也。朱子辨柏舟篇序云：『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時世名氏不可以強而推。』至哉斯言，可謂善於讀詩者矣！獨於關雎以下五篇，而必屬之文王太妣者，何哉？余從朱子之意，是以不敢盡從朱子之言。說並見前篇首周南條下。

桃夭

此篇語意平平無奇，然細思之，殊覺古初風俗之美。何者？婚娶之事，流俗之所豔稱，爲壻黨者，多以婦之族姓顏色爲貴，而誇示之，碩人之詩是也。爲婦黨者，多以壻之富盛安樂爲美，而矜言之，韓奕之詩是也。俗情類然，蓋雖賢者，有不免焉。今此詩都無所道，祇欲其宜家室，宜家人，其意以爲婦能順於夫，孝於舅姑，和於妯娌，卽爲至貴至美。此外都可不論，是以無一言及於紛華靡麗者。非風俗之美，安能如是？第謂其婚姻以時，猶恐未盡此詩之旨也。

兔置

此篇據春秋傳郤至之言，以公侯干城爲盛世事，公侯腹心爲衰世事。序及朱傳則皆以爲化行俗美，賢才衆多，故詩人美之。余玩其詞，似有惋惜之意，殊不類盛世之音。何者？世之盛也，公侯皆汲汲以求賢，卿大夫咸搜剔巖穴以充百職事。朝旣不聞倖位，野安得有遺才？太平日久，上下恬熙，始不復以進賢爲事，是以世胄常躡高位，而寒峻苦無進身之階。文士或間一遇時，而武夫尤難以逢世。以故詩人惜之曰：『此林中之施兔置者，其才皆公侯之干城，公侯之腹心也。』惋惜之情，顯然言外。不然，旣足爲干城爲腹心矣，何以爲公侯者，猶聽其託跡於中林，寄情於兔置哉！以一篇兩屬之固非是，卽以爲俗美賢多，亦恐未合詩人之語氣也。

兔置一篇，乃由盛而衰之詩。蓋盛則賢才聚於廊廟，干城腹心之材，不棄於中遼中林之地。衰則風俗日偷，人材漸少，中遼中林之地，亦罕有干城腹心之材。惟盛之後，衰之初，卿大夫世祿者多，不必皆有才能。而在下之美俗淳風，尙未大變。是以畎畝之間，往往有奇才可寄爪牙者。於斯時而無人爲振作之，久之而風俗遂日敝，關雎桃夭之化，遂變而爲喬木游女之風。君子於此可以觀世變焉。故孔子曰：『詩可以觀。』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亦奚以爲！』豈不信哉！豈不信哉！

芣苢

此篇序云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傳云：「芣苢，馬鳥，馬鳥，車前也。宜懷妊焉。」余按藥之治難產者甚多，不必其車前也。自漢以來，婦人無不樂有子者，亦不必其文王時也。朱子以爲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於理爲近。然婦人挑菜，乃田間常事，豈必化行俗美而後然哉？余謂此詩詞意，必有所謂，後世失其旨耳。昔唐武氏生四子，已殺其長子宏，復欲殺其次子賢。賢作黃臺瓜詞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自可，四摘抱蔓歸。」其後肅宗信讒，殺其子俊。代宗時爲太子，憂危之甚。李泌乃爲帝誦此詞，由是代宗得以不廢。豈非其詩之足以感人哉？然若不知其旨，則亦淡而無味，瓜好瓜稀，何殊里巷之俗談耶？芣苢之詩，與此正同。既莫知其事跡，故不得其解耳。然反復諷誦之，觸於事勢，亦有足興感者。斷章取義，亦足以資語言，正不必曲爲之說也。

漢廣

此篇序云：「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朱傳亦云：「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

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余按女子處於閨中，正也。不得已而出，饒彼南畝可也。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可也。女而游，其俗固已敝矣。男子見之，賤之可也。置不爲意可也。從而愛之慕之，則俗之敝爲尤甚。以是爲端莊靜一，彼不游者又何以名之？以是爲聖人之化，豈聖人之化，但能使之不可求而不能使之不游，不能使之不愛慕乎？蓋此詩乃周衰時作，雖不能閑於禮，而尙未敢大潰其防，猶有先王之遺澤焉。以爲文王之世，失之遠矣。江去周都千數百里，漢亦將及千里，謂由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亦誤。

汝墳

此篇序云：『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朱傳云：『汝墳之人，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王室指紂所都也。父母指文王也。』余按伐枚伐肆，皆非婦人之事。而怒如調飢不我遐棄之語，亦不類妻之施於夫者。車麟之見君子傳以爲君矣。菁莪之見君子傳以爲賓客矣。何所見而謂君子之必爲其夫，而非他人者？况久別重逢，方深忻慰，易妻薄俗，甯至關懷，亦不應以不遐棄爲幸也。湯誓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牧誓曰：『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則是桀紂之暴，原不行於畿外，詩人何必代爲之憂？而汝之距

豐千有餘里，亦無緣謂之孔邇也。且前兩章方言其夫，末章忽置其夫不言，而言文王與紂，前後語意毫不相貫，古人常有此文法乎？細玩此詩詞意，與序傳所言了不相似。竊意此乃東遷後詩。王室如燬，卽指驪山亂亡之事。父母孔邇，卽承上章君子而言。汝水之源，在周東都畿內。蓋畿內之大夫有惠於其民者，其民愛而慕之，以其仕於王朝，故未得見。周室既東，大夫避亂而歸其邑，而後民得見之，故傷王室之如燬，而轉幸父母之孔邇也。如此似於文義較順，而章法亦相貫。姑識其說如右。

麟趾

麟趾一篇，序說略得大意。而以公子屬之衰世，則非是。此篇極言仁厚之德，浹於子姓，非極盛之世不能，安得反謂之衰？其所云無犯非禮者，語亦殊淺。惟朱傳稱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其言深得詩人之旨，但未必在文王時耳。此詩措語不多，而贊美之意，溢於言表，略與召南騶虞相類。而章末皆以吁嗟結之，有一唱三嘆之音，在詩中別爲一體，故皆附於二南之後，亦取其與關雎鵲巢相爲首尾之意。彼王化之基，此王道之成，所謂金聲而玉振之也。

召南十有四篇

召南十有四篇，舊說皆以爲文王之世，南國之詩。今以經傳考之，鵲巢三篇，皆燕射時所歌，當爲成

周盛時所作。甘棠乃周人之思召公者。召公沒於康王之世，則此詩作於康昭之際，明甚。何彼穠矣篇中，稱平王之孫，則爲東遷以後詩無疑也。以詞意觀之，鷓鴣三篇，乃治內齊家之事，頗類周南關雎之。三行露，獄訟朱宜，朝政初衰，亦似在周南兔置之日。標梅之迨吉，野有死麕之懷春，與南有喬木之游女，事相類也。何彼穠矣之稱平王，與汝墳之憂如燬，時相近也。然則其詩先後固不一時，不得皆以爲在文王世也。至謂爲南國之詩，惟江有汜一篇有明文耳。若殷其雷，何彼穠矣，乃王畿人所作。其餘諸篇，皆無明文，亦難懸定。然則非但不皆在文王世，而亦非盡南國詩矣。惟騶虞乃射時所歌，與鷓鴣等篇同，而反列於後者，猶周南之後而殿以麟趾也。說並見各篇中。

鷓鴣巢 采蘩 采蘋

鷓鴣何以居召南之首也？所以教女子使不由私也。鷓鴣之巢，而鳩居之，言此國此家，皆夫之所有，非己所得私也。大凡女子之情，多私夫所有爲己物，不體其夫之心，而惟己情是徇，故有視其前子庶子遠不如己子者，有疎其夫之兄弟而親己之兄弟者，不知此家乃夫之家，此國乃夫之國，當視夫之親疎以爲厚薄。鳩但居鷓鴣之巢而已，不得遂以爲鳩巢也。必如是，然後可以配其夫。是以于歸之日，百兩御之。待之隆者，責之重也。方之者何？量度之也。盈之者何？生聚之也。鷓有巢而鳩居之，非

但享其成業而已，亦必將有內助之功，然後可以無愧於婦職耳。大抵召南前三篇，與周南前三篇略相類，其首二篇皆言初婚，次四篇皆言女子之事。惟其所居乃鵲之巢，是以采蘋繫奉宗廟，而不敢少怠也。故以此六篇冠於二南之首，以明國之當本於家，而以關雎、鵲巢兩篇冠於葛覃、采蘋兩篇之首，以明婦之當統於夫。古人於此，蓋有深意存焉。序第以爲后妃夫人之德，失之遠矣。采蘋、采芣，何以次於鵲巢後也？所以教女子使重宗廟也。人所以娶妻者，非徒共其安樂也，必將有所重責之也。婦所以事夫者，非徒飾其儀容也，必將有以重報之也。重蓋莫重於宗廟矣，故舉祭祀而言之也。且夫人君媵妾多矣，卽士大夫亦不乏人，何以獨於妻殊之，而與爲敵體？誠以同奉宗廟之故，故重之也。然則爲女子者，必與夫爲一體，體夫之心，以事夫之宗廟，而保之無或失，乃足以答夫之重禮。故以祭祀之事諄諄言之，其所以警戒女子者深矣！又按采蘋一篇，齊詩在草蟲前，今毛詩則在草蟲後。據禮記射篇文，笙入立於縣中，北而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則是采蘋當與鵲巢、采蘋相屬，不當反在草蟲之後。齊詩之次是也，毛詩誤矣。祭祀之事多矣，爲俎、孔碩、爲豆、孔庶，何爲斤斤於蘋、芣之微物也？曰：此古人貴誠之意也。春秋傳云：「風有采蘋、采芣，雅有行葦、洄酌，昭忠信也。」蓋有誠敬之心，凡事致其精潔，則雖沼澗之中，蘋、芣

之菜，皆可以奉宗廟，不在於備物也。抑傳又有之：秦穆公用孟明而修國政，以霸西戎，則引采繫之首章，以美其舉人之周，與人之壹。然則是義也，亦可通於用人。何者？治與止，非難至之地也。蘋與藜，非難得之物也。采之用之，即可以共公侯之事，是知天下未嘗無才，人主苟能求之，則隨地皆可以得人；所謂舉人之周者，此也。苟能任之，則隨事皆可以奏效，所謂與人之壹者，此也。信乎！古人之善於說詩，觸類可以旁通，而非後世爲章句訓詁者之所能及也。

周南召南，何爲皆先言婦人之事也？曰：此先王慮天下之遠也。蓋天下之平，必由於國治。國之治，必由於家齊。故太任思齊，太姒嗣音，而周以興。牝雞司晨，而商以亡。褒姒寵申，后廢，而周亦以東遷。毋以婦人爲輕；婦人之所關於興亡者，正不小也。故二南之始，即教之以此，所以正其本而柔其心，使不至於敗國而亡家也。後世不達其意，惟務狗婦人之情，而婦人亦惟欲狗己之志，是以西漢有呂氏之禍，王氏之篡。東漢尤以母后專政爲常，其所親則貴寵之，非其所親則疎遠之，若天下爲己之故物者，而不復顧宗廟之隕，豈非此義之不明哉？馴至唐之武韋而禍益烈，蔑以加矣。孔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信乎！其如正牆面也！

草蟲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箋云：「未見君子，謂在塗時也。既見，謂同牢而食也。」余按女待人而行者也。女子之嫁，亦有不得已焉。故曰：「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又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今以未得同牢爲憂，已得同牢爲喜，無恥甚矣。安在其能以禮自防乎？且既問名納采，聘之爲妻矣；甯有不與同牢之理，而煩女子之過慮乎？朱傳以爲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說爲近是。但玩其詞意，未見其當爲大夫之妻，亦未見其必爲妻之思夫也。小雅與諸國風稱見君子者多矣，皆不訓爲思其夫。（車轉風雨菁莪隰桑蓼蕭）何獨汝墳草蟲在二南中卽爲思夫詩乎？既不可知其人，無甯缺之，不必強以命之，致失詩人之本意也。

甘棠

甘棠序以爲美召伯，朱傳以爲後人思其德愛其樹而不忍傷。按春秋傳云：「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則是此詩乃召公既沒之後，百姓思慕而作焉者。朱傳之說是也。至箋稱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甘棠之下而聽斷焉，亦非是。甘棠之陰，能庇幾人，而於此聽斷乎？朱傳以爲或舍甘棠之下，得之。箋又稱召公爲二伯，故言伯，亦誤。宣王時，穆公亦稱召伯。詩有家伯，春秋有單伯，豈必爲二伯，然後稱伯乎？又按召公沒於康王之世，則此詩作於康

昭之際，明甚。自此以下八篇，蓋皆康王以後之詩，是以其事則瑕瑜互見，其詞意亦與前五篇不類。然則獨前四篇爲康王以前詩也。

行露 羔羊

行露序云：「召伯聽訟也。強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劉向列女傳，謂申女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不可，而夫家訟之，故女作此詩。朱子集傳全用序說，而釋室家不足之文，則又兼采劉義。余按召公從武王定天下，相成康，致太平，其精明果斷，必有大過人者。強暴之男，將畏罪之，不暇安敢反來訟人，卽訟矣。召公亦必痛懲之而不爲之理，安有反將貞女致之獄中者哉？且所謂禮未備者，儀乎財乎？儀耶？男子何惜此區區之勞，而必與訟之？勞更甚於儀乎？財耶？女子何爭此區區之賄，而甘入獄婚娶而論財，又何取焉？揆之情理，皆不宜有。細詳詩意，但爲以勢迫之不從，而因致造謗與訟耳。不必定爲女子之詩，如序傳云云也。且此篇在甘棠之後，召伯旣沒，甘棠乃作，則此必非文王時詩，明矣。

羔羊序云：「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余按羔裘，大夫常服。退食，大夫常事。初不見有所謂節儉正直者。鄭箋訓退食爲減膳，訓自公謂從公，以爲節儉正直之證。然獻

可替否，乃爲正直，從君豈得謂之正直？退食之下，係以自公，狀以委蛇，明謂退自公朝，豈得以退爲減？朱傳以爲退朝而食於家，從公門而出，其訓當矣。然旣不用鄭氏之解，何以仍襲節儉正直之說？節儉正直，究於何見之？惟朱傳所謂從容自得者，於理爲近。然則此篇特言國家無事，大臣得以優游暇豫，無王事靡盬政事遺我之憂耳。初美其節儉正直之意，不得遂以爲文王之化也。蓋此二篇，皆周道漸衰，穆王以後所作，故皆次於甘棠之後。無故而速訟獄，百姓固已不得其平矣。爲大夫者，夙興夜寐，扶弱抑強，猶恐有覆盆之未照，乃皆退食委蛇，優游自適，若無所事事者，百姓將何望焉？文王之民，可謂安矣。然猶視民如傷，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大夫安得自暇逸乎？合觀二詩，明係太平日久，諸事廢弛之象，正如金史所云：「宰相皆緩語低聲，以爲養相度，以致萬事不理。」然者，豈得以爲文王至治之時詩乎？且余嘗見今之爲州縣者矣，或早起晏眠，勤於職業，則百姓皆得自安於畎畝；若從容暇豫而不事事，則吏胥作奸，強凌弱，衆暴寡，四境之內，莫不嗟怨。故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正此謂也。自以此爲文王之化，於是百姓之獄訟日繁，大臣之優游養望，皆視以爲固然，政與詩判，然而不相入矣。

殷其雷

此篇序以爲大夫遠行，其室家勸以義。今玩其詞意，但有思夫之情，絕不見所謂勸義者何在。箋謂歸哉！歸哉！勸以爲臣之義，未得歸也。詩明明望其歸，而箋反謂勸以不歸，與經正相悖戾。朱子但謂思念其夫，無勸以義之意，是也。然雖思念而無感傷之情，怨尤之語，則是婦人猶知大義，不至以私害公，卽此見先王之遺澤未遠，正與周南桃夭之詩相類。雖平平無奇，而非後世所能及也。然則作詩之時，上距成康之世，猶未甚遠也。

標梅 野有死麋

標梅序以爲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朱傳從之，謂女子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野有死麋序以爲天下大亂，強暴相陵，被文王之化，雖常亂世，猶惡無禮。朱傳從之，謂女子貞潔自守，詩人因所見而美之也。余按：男先乎女，正也。以女求男，無恥甚矣。况不俟備禮而欲以一言定約，貞者固如是乎？女子之職，女紅而已。懷春，則心固已蕩矣。以男誘女，不良莫甚焉，何以尙稱爲吉士乎？文王治化旁敷，計必先被於男子，而後及於女子。今如序傳所言，行露標梅野有死麋三詩，男無不強暴者，女無不貞潔者，何聖人之化，感女易而感男難乎？蓋此二詩，原不作於文王之世，其詩意亦必不如序傳之所云者，大抵古人觸目而會心，借物以言情，所言者此，而其意不必果在此。

要在讀者善會之耳。孔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此豈爲爲山者言之乎？然猶云譬也。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則但言松柏矣。聖人豈果爲松柏賦乎？况詩之爲體，尤多假事以喻其意，但取其理之足以相明，情之足以相感，而不得盡執所言者以爲實。是以春秋傳，晉執衛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晉韓起聘于鄭，鄭六卿饋之於郊，子大叔賦褰裳，韓起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鄭伯享晉趙孟，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無吠。」若如序傳所釋，則三子之取義爲不倫矣。然則此二篇者，當時必有所指，但世遠書帙，不可考其爲何事耳。讀者且宜從容涵詠，以玩其文理意趣，不必定以強暴公行爲文王之化也。

小星 江有汜

小星序云：「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江有汜，序云：「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朱子集傳亦用其說。余按：世之盛也，上惠恤其下，下敬事其上，讓於德而循於禮，服於善而感於恩，何至誇於命之不同？至於以命自解，則在上者惠固無以逮下，而在下者亦未嘗心

悅誠服矣。卽江有汜之後，勉悔亦似望其悔者，未必其真悔也。細玩二詩詞意，皆在上者不能惠恤其下，而在下者能以義命自安之詩。或果媵妾之所自作，或士不遇時者託之媵妾以喻其意，均不可知。要之皆足以見先王之化，入人之深，上雖不能厚施於下，而下猶不敢致怨於上，安於命而望其改，依然忠厚之遺也。故此二篇當與周南之樛木、蟋蟀參看。讀樛木、蟋蟀者，當知爲上者，無論男子女子，皆當惠愛其下，而後能得其下之愛戴歡悅。讀小星、江有汜者，當知爲下者，亦無論男子女子，雖上之惠不逮於下，而皆當恪共其事，不可有怨尤其上之心。其庶乎不愧於讀詩矣！然則此二詩固瑕瑜不相掩者，謂爲文王之化，盛世之音，失其旨矣。

何彼穠矣

何彼穠矣一篇，明言平王之孫，其爲東邊後詩，無疑。鄭漁仲固已言之矣。蓋此詩雖晚作，然以王姬下嫁，而不侈言其貴寵，盛稱其車服，但以蕭雝美之，則是猶有先代淳樸之遺，是以聖人猶有取焉。乃毛傳云：『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夫經明明言爲平王，而傳猶以爲文王，然則經之未嘗言爲某王，而傳強屬之文王者，豈可勝數哉？且稱爲平王者，謂非平王宜曰，則其稱爲莊公、穆公者，亦可謂之非魯侯同秦伯任好乎？王氏安石乃以書之甯王爲比，劉氏瑾又以大雅之稱辟

王商頌之稱元王武王曲爲之解，強詞奪理，抑又甚焉！何者？夫所謂甯王者，猶其稱哲王也。所謂辟王者，猶其稱君王也。可以稱此王，亦可以稱彼王；故甯王或以爲文，或以爲武，泛稱之則可耳。若云甯王之孫，辟王之孫，則不知其果出於何王也。古人甯有如是不通之文理乎？至商以元王稱契，未聞相土上甲微之亦爲元王也。以武王稱湯，未聞太甲武丁之亦爲武王也。豈得援以爲比？嗟夫！後之人甯叛聖人之經，而不肯少異於漢儒之傳。甯使文理不通，而必欲曲全夫相沿之說。真可爲長太息者矣！且大雅尙書稱文王者，無慮百餘，何以不一稱爲平王？由是言之：平王斷斷非文王，明矣。然以齊侯之子爲齊襄公，亦恐未然。襄公卽位，始取王姬，不得稱爲齊侯之子。春秋書之，不過以魯爲之主，故耳。其王姬之不見於春秋者，固不知幾何也。說詩者，不誣經以從傳，不強不知以爲知，庶乎其可與言詩矣！

騶虞

騶虞，毛詩以爲仁獸之名，魯詩韓詩則以爲掌鳥獸之官。歐陽永叔以魯韓爲是；而朱傳則用毛說。余按：騶虞之爲獸，稽之經傳，皆無文。而傳有騶人虞人之官，魯韓之說爲有徵矣。且麟趾首句言麟，故下言吁嗟麟兮。此篇前二句但言草木禽獸之繁，而未忽嘆美於仁獸，於文義毫不相蒙，自當以

魯韓歐陽之說爲正。其詩意則序與朱傳皆得之；但未必在文王時耳。至傳以此詩在召南中，遂以爲南國之詩，亦恐未然。殷其雷，何彼穠矣，皆周人之詩，何必此詩定屬之南國乎？此與麟趾皆盛世之音。然乃列於二南後者，蓋序詩者以關雎鵲巢以下六篇皆王化之基，是以冠於二南之首。此二篇則皆詠歎成周之盛，是以取之以殿二南，以見其化之被於子姓，而極於昆蟲草木，猶十五國風之以二南始，以邠風終，不可謂邠鄘十二國之詩在前，而邠風在後也。

通論十三國風

說毛詩者，以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余按七月一篇，乃周玉業之所自基。東山破斧，敵王所愾，勞而不怨，非盛治之世，安能有此？此固不得謂之變也。淇澳以睿聖得民，緇衣以好賢開國，鷄鳴之勤昧爽，蟋蟀之戒逸游，皆足以見君德民風之美。何所見其當爲變風也哉？蓋春秋之世，距成康盛時漸遠，故其詩軼者較多。且當周初，方尙大雅，故風與小雅皆不甚流傳。雅音漸衰，而風始著。是以衰世詩多，盛世詩少，初未嘗以正變分也。惟二南中關雎鵲巢之三，與麟趾騶虞，以燕射時所歌，故不至於逸耳。安得因此數篇，遂斷以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也哉？且卽衰世，亦未曾無頌美之詩。若定之方中，紀衛文之新政，鳴鳩美淑人之正國，以及干旄之下賢，羔裘之直節，無衣之勤王，較

之行露死靡之詩，果孰優而孰劣？即君子于役之苟無飢渴，亦何異於卷耳之寘彼周行，出其東門之匪我思存，豈不勝於漢廣之言秣其馬，何所見而彼當爲正，此當爲變乎？鄭漁仲云：「風有正變，仲尼未嘗言，而他經不載焉。獨出於詩序緇衣之美武公，駟鐵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謂之變風乎？」其說是矣。然又爲變之正之說以斡旋之，則是猶未免依違於兩可也。朱子亦言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然亦姑從序說，吾不知其爲何故也。

舊說周太史掌采列國之風。今自邶鄘以下十二國風，皆周太史巡行之所采也。余按克商以後，下逮陳靈，近五百年，何以前三百年所采殊少，後二百年所采甚多，周之諸侯千八百國，何以獨此九國有風可采，而其餘皆無之？曰：孔子之所刪也。曰：成康之世，治化大行，刑措不用，諸侯賢者必多，其民豈無稱功頌德之詞，何然盡刪其盛，而獨存其衰？伯禽之治，郇伯之功，亦卓卓者，豈尚不如鄭衛而反刪此存彼，意何居焉？且十二國風中，東遷以後之詩居其大半，而春秋之策，王人至魯，雖微賤無不書者，何以絕不見有采風之使？乃至左傳之廣搜博采，而亦無之，則此言出於後人臆度無疑也。蓋凡文章一道，美斯愛，愛斯傳，乃天下之常理。故有作者，即有傳者，但世近則人多誦習，世遠則漸就湮沒。其國崇尚文學而鮮忌諱，則傳者多；反是則傳者少。小邦弱國，偶遇文學之士錄而傳之，

亦有行於世者；否則遂失傳耳。不然，兩漢六朝唐宋以來，并無采風太史，何以其詩亦傳於後世也？大抵漢以降之言詩者，多揣度而爲之說，其初本無的據，而遞相沿襲，遞相祖述，遂成牢不可破之解，無復有人肯考其首尾，而正其失者。迨於有宋諸儒，甚且以後漢人所作之序，命爲周太史之問題，古人已往，一任後人之加於伊誰，良可慨也！

世儒皆謂詩序近古，其說必有所傳。十二國風之中，稱爲美某公刺某公者，必某公之事無疑也。雖然，余嘗細核之矣：邶鄘衛風三十九篇，直指爲某君者十有七，王風十篇，直指爲某王者五，鄭則二十一篇，而直指者十有一，齊則十一篇，而直指者六，唐則十二篇，而直指者九，陳則十篇，而直指者七，乃至秦止十篇而得九，曹止四篇而得三，惟其事與君無涉則已耳。苟事涉於其君，不舉其諡，則稱其名與字（如秦仲衛州吁之類）徒稱君者，百不得三四焉，可謂言之鑿鑿也已。而獨衛風七篇，檜風四篇，則無一篇直指爲某君者。言及其君，但云君儉嗇褊急，其君儉以能勤，君不用道，憂其君刺其君，疾其君而已。未嘗一舉其諡若字。此何以說焉？既果真有所傳，何以此二國獨不知其爲某公？况檜亡於魯惠之世，魏亡於魯閔之世，且在齊哀陳幽之後二百餘年，何以遠者知之，歷歷而近者反皆不知乎？蓋周齊秦晉鄭衛陳曹之君之諡，皆載於春秋傳及史記世家年表，故得以採

而附會之。此二國者，春秋史記之所不載，故無從憑空而撰爲某君耳。然則彼八國者，亦非果有所傳；而但就詩詞揣度言之，因取春秋傳之事附會之也，彰彰明矣。諺曰：『甯在人前全不會，（俗呼能爲會）莫在人前會不全。』蓋會不全，則智窮於所域，其爲勦襲與否，人一望而知之，不能欺也。然自有序以來，斥其妄者，自朱子及鄭漁仲王伯厚以外，不多覩焉。其亦可怪也夫！

邶鄘衛風

綠衣以下四篇，序皆以爲莊姜之詩。綠衣序云：『衛莊姜傷已也。姜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日月序云：『莊姜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也。』余按春秋傳文，絕無莊姜失位而不見答之事。桓公載嬖子也，而莊姜以爲己子，立以爲太子。非夫婦一體，安能得之於莊公。且使莊公而好德也，必無縱姜上僭之事。如好色也，莊姜之美，誰能喻之，而反使之失位乎？至幸嬖人而生子，亦人君之常事，春秋傳中多矣，不得以此爲不答莊姜證也。原序所以爲是說者，無他，皆由誤解春秋傳文謂莊姜無子由於莊公之不答。是以碩人序云：『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然有子無子，豈盡在答與不答哉？漢薄氏，宋李妃，皆以一夕之幸而有子。趙飛燕合德專寵嫉妬，而卒無子。今世夫婦相愛，不忍畜妾，而無子者何限？乃以莊姜無子，遂懸坐莊公以不答之罪，可謂漢庭煨燼。

之獄矣。莊公之失，惟寵州吁一事耳。然此特由溺愛而無遠慮，與齊僖公之寵無知正同。初不料其後日有弑奪之禍也。果縱姜使上僭，果不答莊姜而使之失位，則亦何難廢桓公而立州吁？然則莊公初未嘗有大昏惑之事也，不過說詩者強以加之，以斬其說之相符耳。且使莊姜果賢，莊公卽不見答，猶當委婉措詞，怨而不怒，庶不失詩人忠厚之旨。乃日月之詩云：「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何至於此？是彼谷風之棄婦，又當作何語乎？使莊姜果如是，則亦無怪莊公之不答矣。爲是說者，非止譏莊公，抑且譏莊姜，而教天下婦人以對其夫，其所關於名教風化者，非小事也。由是言之，此二詩者，或係婦人不得志於夫者所作。其所處之地，必有甚難堪者，斷斷非莊姜詩也。蓋漢之取士，多以經術，而每經有數家之傳，故師弟子相授受，務巧於說經，以期求勝於人，而不肯缺所不知。猶今人之致力於講章，求工於舉業，以期得雋也。說經者，能傳會以他經傳，則人驚其淹博，服其論議，以爲其說有據。猶今人於場屋中能勦襲左傳塗抹三禮，則考官咸以爲博而拔擢之，不復問其經旨之合與否也。是以其說如是，本無足怪。而後之人遂奉以爲不刊之論，致古人之受譏，幾二千年而不能白，則大誤矣。乃朱子於此數篇，皆從序說，且併柏舟一篇，亦疑以爲莊姜之詩，吾不知其爲何故也。說並見後燕燕終風碩人諸條下。

燕序云：「衛莊姜送歸妾也。」箋云：「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於野，作詩以見志。」余按此篇之文，但有惜別之意，絕無感時悲遇之情。而詩稱之子于歸者，皆指女子之嫁者言之，未聞有稱大歸爲于歸者。恐係衛女嫁於南國，而其兄送之之詩，絕不類莊姜戴嬀事也。自莊公之立，至是已三十有九年，莊姜戴嬀恐不復存。史記以爲戴嬀先死，而後莊姜以桓公爲己子，雖未敢必其然。然獻公之出也，定姜見於傳。其入也，敬妘見於傳。而記桓公之弑，州吁之殺，絕無一語及於莊姜戴嬀，若無二人然者，則二人固未必存也。且莊姜旣以桓公爲己子矣，莊姜當大歸，何以大歸者反在戴嬀？而古者婦人送迎不出門，莊姜亦不應遠送於野也。又按魯詩韓詩及列女傳，皆以此爲定姜所作。或以爲獻公無禮於定姜，故定姜作此。或以爲定姜歸，其嬀送之而作。或以爲定姜送婦作。然以詞意觀之，時勢考之，皆未有以見其必然。蓋皆各以其意揣度言之，是以參差不一，皆未可執以爲實也。說並見前條下。

終風序云：「莊姜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余按州吁弑君之賊也。莊姜婦人，不能討則已耳，豈當愛之而復望其愛己？乃曰：「顧我則笑，諛浪笑傲。」此何言也？而可以出之口？曰：「寤言不寐，願言則懷。」此何人也？而可以存此心？莊姜果賦此詩，一何其無恥乎？朱子集傳固已覺其不合，

乃以終風爲指莊公。然比之以終風且暴，斥之以謔浪笑傲，皆非莊姜所當施之於莊公者。且既謂莊姜不見答於莊公矣，又何以有顧我則笑之語？詳其詞意，絕與莊姜之事不類，是以施之於州吁不合，施之於莊公亦不合也。竊謂年遠事湮，詩說失傳者多，甯可謂我不知，不可使古人受誣於千載之上。說並詳前兩條下。

天下之事，有我所知，有我所不知，不可謂有所知者已盡天下之事，而天下之言，斷無有在我所知之外者也。擊鼓一詩，序以爲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則是卽春秋魯隱公四年四國伐鄭事也。然今考之經文，則大不然。凡兩國不相和而爲和之，曰平。春秋平莒及鄭，卒平鄭衛是也。今也，衛自伐鄭以媚宋耳，而詩乃云平陳與宋，宋與陳初無隙也，何平之有東門之役，五日而還，不爲久也。秋而再伐，州吁旋死，則亦旬月而還師矣。而詩乃曰「爰居爰處，爰喪其馬」。苟非師老歲淹，暴露已久，何至爲是言乎？細玩此詩，其非州吁伐鄭之事，明甚。蓋春秋之始，上去平王東遷已四十有九年，其間諸侯交兵之事，蓋多有之；但不見於經傳，無可考耳。我所未知，遂謂必無是事。凡所言者，皆我所知，苟取其近似者而附會之，嗚乎！何其謬也！且衛有孫氏，衛之世卿也。故曰：從孫子仲。序乃以爲公孫文仲，亦誤。朱子詩傳不駁其失，以爲或然，固已異矣。乃後人之復爲委曲彌

繞其說，則尤大謬。或云先和陳宋而後進兵；然則何以不言其後，而但言其先？或云自夏而秋，僅隔一時，必帥師在途，又聞後命，未得班師故也。然則春秋何以兩書伐鄭？且衛與鄭數百里耳，五日而還，不匝旬而至國矣，何至歷三月而猶未歸乎？嗟夫！但欲曲護前人之失，遂不顧其說之不通，古人之詩，其晦於後人之說詩者，豈可勝道哉！

式微序云：「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旄邱序云：「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余按春秋宣公十五年傳文，鄆舒殺晉伯姬，晉侯將伐之。伯宗斥鄆舒有五罪，而奪黎氏地居其一焉。其年晉侯滅赤狄潞氏，立黎侯而還。則是黎之失國，在魯文宣之世，鄆舒爲政之時，上距衛之渡河，已數十年，黎侯何由得寄於衛，衛亦安能復黎之國乎？其時不符一也。黎在山西，衛在山東，而詩乃云「狐裘蒙茸，匪車不東。」方欲西歸，而反以不東爲解，豈非所謂北轅將適楚乎？其地不合二也。且黎旣失國，則其故土爲狄所據，黎侯安能歸國，而其臣乃勸之衛自宣公以後，日就微弱，而狄日以強大。晉文襄之盛，且不暇於制狄，而奈何以之責衛乎？細玩詩詞，或果有鄰國之君，寓於衛，或別有所指，而傳者失之，均未可知。說毛詩者，但見春秋傳有奪黎氏地，及立黎侯之事，未暇細考，遂附會而爲之說耳。後人乃強爲之解，謂黎侯凡再

失國。黎侯寓在衛東，故云匪車不東。欲以典全序說，謬矣！

新臺序云：「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耍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二子乘舟，序云：「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其事蓋本之春秋傳。然詩所言，殊與傳所載者不類。何者？伋，宣公之子也。以父而奪子妻，禽獸行也。此真所謂言之醜者，乃但笑其遽除戚施，若憎宣公之老且醜者；少知名義者，肯爲是言乎？既至而知其美，故奪取之。未至而先築臺，又不於國而於河上，欲何爲者？壽死於盜，伋始至莘。詩何以稱二子乘舟？自衛至齊，皆遵陸而行，特濟水時偶一乘舟耳。既非於河上遇盜，何不言其乘車，而獨於其乘舟詠之？細玩二詩之詞，與傳所載伋壽之事，了不相涉，其非此事，明矣。然即傳文，亦有未可以全信者。宣公之立，在魯隱公四年。石蜡既殺州吁，迎於邢而立之，而傳稱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即序之伋）謂烝於夷姜，在爲公子時乎？則當莊桓之世，必不敢，而在邢又不能。且石蜡討賊立君，亦必擇其賢者。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何人不可以立？而必此淫亂之人乎？謂烝於夷姜，在已爲君後乎？則宣公在位僅十有九年，急之娶少亦當十四五歲，早亦當在宣公十六七年之時；則宣公卒時，壽朔皆尙在襁褓，壽安能盜旌而先，即朔亦不能構急也。此乃必無之事，昔人固有辨之者矣。（偶忘爲何書何人之說）蓋

緣左傳一書，采摛太廣，但有所得，卽綴於篇，而不暇辨其是非虛實。况此事乃後日所追述，非若朝聘侵伐，史臣按月而書者比，固未可盡執爲實也。嗟夫！左傳猶不能以無誤，况於詩序，烏在其可以盡信乎？

詩序惟鄘風多得實定之方中，經有明文載馳，傳有明文，不待言矣。栢舟，以爲共姜自誓之詩。今玩其詞，我儀我特之稱，之死靡他之語，其爲婦人守貞不貳之作無疑。而髮彼兩髦屬之於世子，語亦符合。此必有所傳而云然，非揣度而爲之說也。牆茨偕老，鴉奔三篇，以宣姜昭伯之事當之。雖無確據，然玩其詞意，與其事正相合。序說近是。惟傳以鴉奔爲假惠公之言以刺之，尙恐未然。觀其稱君而不稱母，或衛之羣公子所作，未可知也。蠨蛸以下三篇，亦得詩意，但時世則未可知耳。唯采唐說者多疑之，說見後條。

鄘風二十一篇，男女相悅者不下十篇；其守正不淫者，一篇而已。鄘風凡十篇，貞者一篇，淫者一篇；而刺淫者乃至四篇之多。衛俗非鄭所能及也，且東門不過自明其志，而已未嘗敢斥淫者之失。而鄘乃云不可道言之醜，子之不淑，人之無良，大無信，不知命，深斥痛絕，至於如是，何哉？蓋風俗所在，雖賢人亦無如之何。彼既習於淫矣，而有一守正者出焉，方且嫉之笑之，求得免焉足矣，何敢反以

責人若公然深斥之，痛絕之，不一而足，則是先王之禮教猶存，民間之風俗未壞，賢者多而不肖者少。見無禮者，羣然怪之，是以絕之斥之，而無所忌，人亦以爲是而傳而誦之也。吳季札云：「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豈不信與？」吾故讀牆茨君子偕老三篇，而知衛之必亡，而又知衛之必將復興也。至其立言之妙，則牆茨君子偕老二篇爲最。牆茨一篇，初不明斥其惡，而但云不可道言之醜，不言之刺，甚於言矣。君子偕老，先從對面着筆，而以象服是宜一句，跌醒，然後再用二語點出主意，筆法之巧，最耐咀嚼玩味。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良不誣也。相鼠刺無禮儀，亦足以見風俗之美。

詩序云：「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呂氏祖謙云：「詩之爲體不同，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歸氏彙云：「或以桑中爲淫奔者所自作，則非所謂止乎禮義矣。當從國史所題以爲刺也。朱子詩序辨說云：「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爲刺奔，誤矣。」又云：「詩之爲刺，固有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清人猗嗟之屬是已。」然嘗細玩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爲彼人之言，以陷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又云：「以是爲刺，不惟無益，殆恐不免於鼓之舞

之而反以勸其惡也。」余按桑中一篇，但有歎美之意，絕無規戒之言。若如是而可以爲刺，則曹植之洛神賦，李商隱之無題詩，韓偓之香奩集，莫非刺淫者矣。夫子虛上林勸百諷，古人猶以爲讖；况有勸而無諷，乃反可謂之刺詩乎？余嘗細核序文，比其前後而參觀之，同一題爲刺，而其文互異。新臺以爲刺宣公，則其文云國人惡之而作是詩。南山以爲刺宣公，則其文云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諸如此類，序以爲作詩者之刺其君，文甚明也。若桑中序首言刺奔，而下但言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還序首言刺荒，而下但言哀公好田獵，國人化之，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丰序首言刺亂，而下但言婚姻道缺，著序首言刺時，而下但言時不親迎，皆無一言及於詩人之刺之者，與新臺南山諸篇之文絕不類。疑作序者以錄此詩於國風中，以垂戒於後世，故謂之刺，未必果謂作此詩者之刺之也。凱風序云：「美孝子也。」而詩稱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此爲美之乎？抑爲責之乎？疑序亦以錄此詩爲美之，非以作此詩爲美之也。靜女有狐之刺時，溱洧綢繆之刺亂，恐亦皆當如是，正不必曲爲說以附會之也。

衛之重封，由於齊桓。齊桓所封者，邢與衛也。然邢僅二十餘年而遂亡，而衛歷春秋及戰國，秦又數百年而始亡。何哉？吾讀干旄之篇，而知衛之所以久存，良有由也。蓋國家之治，惟賴賢才；而賢才不

易得。故人君於賢才，不惟當舉之用之，而且當鼓之舞之。旌施之賁於浚，所以下賢也。卽所以勸賢也。下賢則有以咨諏治道，勸賢則人皆爭自濯磨，而賢才將不勝其用。故季札至衛，而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君子之所以多，正由其君好賢，因而其卿大夫咸知下士，躬訪賢才於畎畝中，以故人皆競於賢耳。是知立國之規模，未有不在於賢好者。讀詩者能以此篇例之，則授之以政，而無不達者矣。

碩人序以爲閔莊姜之詩。謂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朱子集傳從之，更無異說。余按此篇凡四章，首章言其貴，次章言其美，三章言其婚成，四章言其媵衆，毫不見有刺莊公之意。不知序與傳何從而知之？且玩詩詞，乃其初至時作。當其初至，何由預知異日莊公之不見答，以至無子而閔之？其三章云：「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方且代體莊公燕爾新婚之情，而惟恐其過勞，烏有所謂憂其不答者哉？揆序與傳之意，皆由誤解春秋傳文，遂并以誤解詩。春秋傳云：「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此詩次章正言莊姜之美，則是以此詩證其美，非以此詩證其無子也。若云美，衛人所爲賦碩人也。而無子，則語不成文矣。故待其文旣畢，然後證之，非謂因其無子而後賦此詩也。且春秋傳所記，並無莊公不答

之事。有子無子，亦不在答與不答也。卽嬖人生子，亦當在晚節，非莊姜歸時已然，何故初歸而卽不答，以致無子乎？二嬖之娶後此矣，然厲嬖生子孝伯，戴嬖生子桓公，莊姜娶於二嬖之前，何以獨不見答而無子乎？詳序所言，與傳了不相合。乃朱子云：此序據春秋傳得之。嚴氏粲云：「題以閔莊姜，有左傳可證。」若不用序，以此爲美莊姜，可乎？此大不可解也！且詩果以莊姜賢而不答而閔之，則當極言其賢，微諷其不答。乃但侈稱其族之貴，色之美，車服之盛，媵妾之多，賢何在焉？稱人之賢者，固如此乎？至於不答，則絕無一語微露之。朱子但欲曲全序說，乃云稱其族類之貴，見其爲正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歎莊公之昏惑也。於三章，則云歎今之不然也。詩自言彼，傳自言此，冤矣。夫詩之體雖婉，要必其言微露此意，乃可從而暢之。若詩絕不言，而吾必謂其有此意，天下尙有不可附會者乎？近世有不喜李白詩者，取杜甫春日懷李白詩釋之，謂甫素輕白，云白也。之詩，號爲無敵，然不過飄然思不羣而已。其清新不過如庾開府，其俊逸不過如鮑參軍，何嘗果無敵乎？何時重與白聚，細論詩律，以發其蒙也。集傳之釋此詩，毋乃類是嗟乎！不欲改先儒之說，無甯聽古人之譚，孰輕孰重，必有能辨之者。說並見前綠衣諸詩下。

河廣序云：「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朱子集傳因之云：「衛在河北，宋在河南。」

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於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故作此詩。余按春秋閔公二年，狄滅衛，衛人渡河而廬於曹。僖公九年，宋桓公乃卒，則襄公之世，衛已在河南，不待杭河而後渡也。詩安得作如是言乎？孔氏穎達嚴氏粲固已覺其不合，顧不肯變易舊說，乃復曲爲之解。孔氏以爲假有渡者之詞，非喻夫人之嚮宋渡河也。然則三百篇中何語不可謂之假設，亦何所取義於河而假之乎？嚴氏以爲作於衛未遷之前，桓公猶在，然則夫人非義不可往，乃勢不能往，其作此詩，一何無恥也！蓋序與傳之爲此說，不過一時失於檢點，而忘襄公之立，在衛渡河以後。學者不肯直抉先儒之誤，已非直道而行之正。况欲委曲迴護，以誣古人而惑後世乎？是所謂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也。且宋桓賢君也，其夫人思子而能止乎禮，則亦賢夫人也。以賢夫人而遇賢君，何以得出夫婦之義重矣；苟非得罪宗廟，不至於出夫人而賢也，必無可出之罪。無罪而出之，又豈賢君之所爲乎？余玩此篇詞意，似宋女嫁於衛，思歸宗國，而以義自閑之學。詩者以是爲說，亦可矣，何必誣古人而後足以垂世立教哉？朱子最不取序，然其本序意以說詩者，一何多也。

伯兮一篇，鄭氏以爲卽春秋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之事。朱子云：「詩言自伯之東，鄭在衛西，不得爲此行矣。」（衛未渡河以前，鄭在衛南西字疑誤。）其說是也。乃孔氏正義復曲爲之解，

言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京師在衛之西，數百餘里，豈得置西不言，而反言東？天下有如是不通之文理乎？况諸侯之師，從王伐鄭，必有約會之地，斷無至周而後東行之理。觀春秋傳諸侯會晉伐鄭，從未有至晉而後南行者。其說之誣，亦已明矣。蓋自平王之東，四十有九年，而後入春秋。其時王室尙未甚微，安知其無征伐之事，而外征伐之不書於魯史之策者亦多，豈得見有桓王伐鄭一事，遂紆曲牽合以附會之哉？抑吾於此詩有感焉。古之婦女，膏沐而已。膏沐以爲夫容而已。秦漢以來，始有脂粉。唐人尤以爲重。宋元之際，加以纏足，而天真幾不復存矣。余幼時見婦女粧束，尙近渾樸，近則惟務趨時，妖淫怪妄，愈出愈奇，見之令人作惡。而其人以爲非是不足以逢時，至有其夫禁之而不聽者，吾不知其誰適爲容也！故誦此詩有三益焉：一則爲人上者，知夫婦離別之苦，而兵非不得已而不用。一則爲丈夫者，念閨中有甘心首疾之人，而路柳牆花不以介意。一則爲婦人者，知膏沐本爲夫容，而不可學時世梳粧，以悅觀者之目，則庶乎其爲不徒誦此詩也已。正不必取春秋中事以附會之也。

天下有詞明意顯，無待於解，而說者患其易知，必欲紆曲牽合，以爲別有有意在此，釋經者之通病也。而於說詩尤甚。有狐木瓜二詩，豈非顯明易解者乎？狐在淇梁，寒將至矣。衣裳未具，何以禦冬？其爲

丈夫行役，婦人憂念之詩，顯然而箋云婦人喪其妃耦，欲與人爲室家。夫他人無裳，與己何涉，婦人如此之無恥乎？且何所見之子之必爲他人而非其夫也？木瓜之施輕，瓊琚之報重，猶以爲不足報，而但以爲永好，則其爲尋常贈答之詩無疑，而序云美齊桓也。衛處于漕，齊桓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衛人欲厚報之，而作是詩。夫齊桓存衛，其德厚矣，何以通篇無一語及之，而但言木瓜之投，感人之德者，固如是乎？且衛於齊有何報，而乃自以爲瓊琚也？漢周亞夫之子，爲父治葬具，買甲楛五百，被廷尉責曰：「君侯欲反耶？」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卽欲反地下耳。」世之說詩者，何以異此！蓋漢時風氣最尙煨煉，無論治經治獄皆然。故曰：「漢庭煨煉之獄。」獄之煨煉，含冤於當日者，已不可勝數矣。經之煨煉，後人何爲而皆信之？朱子最不信序，然於有狐亦謂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是朱子亦不以煨煉爲非矣。古人之冤，其遂將終古不白耶？唯於木瓜不用序說，但疑以爲男女贈答之詞，尙未敢必其然。投桃報李，詩有之矣。木瓜瓊琚施於朋友饋遺之事，未嘗不可。非若子嗟子國狻童狂且之屬，必蕩子與游女而後有此語也。卽以尋常贈答視之，可也。

邶鄘衛風三十九篇，玩其詞意，考其時勢，惟鄘風自栢舟外，皆春秋時事。而邶衛二國風多似春秋

以前所作淇澳頌人，不待言矣。其餘諸篇，皆與春秋經傳所載衛國之事無所關涉。且邶風十九篇，而邶彼泉水亦流于淇，在第十四篇中。衛風僅十篇，而言淇者四。至第九篇，猶云在彼淇梁。其無渡河以前之詩，明甚。考衛渡河之日，在魯閔公二年，止距春秋之初，僅六十年。然則其詩在春秋以前者多矣。故序雖以春秋中事附會之，而委曲牽強，卒不能合也。惟邶風春秋時詩爲多，故序說多得之。其風所以分爲三者，蓋必有說，但世遠書佚，無從考耳。春秋傳季札請觀周樂，爲之歌邶鄘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則當時固已合之矣。然皆各爲次序，故不能併爲一。讀者但當卽詞以求其意。此非大義所關，正不必強爲說以曲解之也。又按舊說以邶鄘衛皆殷畿內地，名北曰邶，南曰鄘，東曰衛。今觀邶鄘二風，皆無渡河以後之詩，獨鄘風有之。似鄘在東者，然疑舊說之誤也。

王風

黍離一篇，韓詩以爲尹吉甫信讒而殺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憂慙不識於物，視黍離離，反以爲稷之苗。今玩其詞，乃似感傷時事，殊不見其爲遭家庭之變者也。毛詩序則以爲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閱周室之顛覆，而作是詩。較韓說爲近理。然玩心憂何求之語，乃憂

未來之患，亦不似傷已往之事者也。且二家之說，不過以章首言黍離稷苗故耳。然作詩者多就其所見以起興，蒹葭杕杜，意原不在於物；豈得以章首言黍稷，遂斷以爲詩人之旨在乎哉？細玩此詩詞意，頗與魏風園桃相類。黍離稷苗，猶所謂園桃園棘也。行邁靡靡，猶所謂聊以行國也。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猶所謂謂我士也。罔極心之憂矣，其誰知之也。然則此詩乃未亂而預憂之，非已亂而追傷之者也。蓋凡常人之情，狃於安樂，雖值國家將危之會，賢者知之，愚者不之覺也。是以不知者謂之何求。黍離憂周室之將隕，亦猶園桃憂魏國之將亡耳。若待故宮已爲禾黍，而後憂之，不亦無及於事矣乎？且平王之東也，非由西而東也。當其未立之時，畿甸已盡沒於戎矣。是以平王以岐豐地與秦，而使自爲取之。然秦亦不能有，至其子孫始陸續攻得之。當東遷之初，故國皆戎也。大夫何爲而至其地？宋之南渡也，稱臣於金，故其臣有銜命至金者。平王未嘗乞憐於戎也。大夫安能行役於故國哉？蓋緣說毛詩者，謂王風皆周東遷以後之詩，此篇居王風之首，當爲初遷時所作，有此成見在心，故見章首言黍稷，遂以爲故宮之禾黍耳。其實王風不必皆在遷後，讀者當玩其詞以求其意，不得因此遂定以爲行役於故國也。曰：然則季札何以謂爲周之東也？曰：此不過大概言之耳，非爲其必無一二篇在東遷之前也。正如稱大雅爲文王之德，而大雅豈盡文王之德？稱鄭風爲其細

已甚而有緇衣羔裘，稱唐風爲思深憂遠而有綢繆葛生，豈得以是爲疑也哉？朱子集傳雖亦用序說，然終未有以見其必然也。

揚之水序云：「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余按：申與甫皆楚北出之衝，而申倚山據險，尤爲要地。楚不得申，則不能以憑陵中原，侵擾畿甸；是以成濮還師，楚子入居于申。鄢陵救鄭，子反帥師過申，申之於楚，猶函谷之於秦也。宣王之世，荆楚漸強，故封申伯於申，以塞其衝。平王之世，楚益強而申漸弱，不能自固，故發王師以戍之耳。非以申爲舅故而私之也。不然，成申足矣，又戍甫戍許何爲者？曰：爲申同姓故也。曰：申同姓之國若是親乎？申與齊許紀甫皆姜姓也，然齊滅紀，又滅許，以與鄭，而晉亦滅虞虢，焦滑霍揚韓魏，同姓之國，且自相滅矣，况於母家之同姓，而平王乃有是推烏之愛乎？蓋甫卽呂也。書呂刑，或作甫刑，是也。楚子重請取申呂以爲賞田，巫臣曰：「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然則申呂二國，皆楚北衝，惟許地稍近內。然楚師度申呂而北，則必經許，是以齊桓得許，則能伐楚而至召陵。晉文踐土之盟，不得許，則以盟後汲汲率諸侯以伐之。晉竊既衰，許折而入于楚，始以爭鄭爲事耳。由是言之，平王之戍三國，非私之也。謂平王之戍申爲私其舅，則宣王之封申亦爲私其舅乎？謂平王之

甫戊，許以申同姓故；則宣王之城齊，亦以申同姓故乎？惜乎！說經者不考其時勢，而但以己意度之者多也！

朱子詩集傳云：「申侯與弑幽王，法所必誅。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爲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爲可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得罪於天，甚矣。」余按：申侯與弑幽王，其事本之史記，而史記采之國語，史蘇史伯之言，然經傳固無此事也。詩書或多缺略，左傳往往及東遷時事，而不言此。乃至周語專記周事，而亦無之。此非常之大變，周轍之所由東，何以經傳皆無一言及之，而但旁見於晉鄭之語？史伯逆料之言，史蘇追述之事，烏在其可信爲實也。且所載二人之言，荒謬者亦多矣。伊尹，聖人也，而以爲與妹喜比而亡夏。膠鬲，賢人也，而以爲與妲己比而亡殷。醜矣。褒君也，而化龍；龍，滌也，而化醜；醜，妾也，而生女，而孕至數十年，又妄矣。如謂申侯之事必實，二子之言可信，將伊尹膠鬲亦果與妹喜妲己比者乎？以此爲平王罪，吾恐古人之受誣也。細玩詩詞，但爲傷王室之微弱，初無刺王之意。故以揚水喻王室，以束薪之不流，喻諸侯之不肯敵王所愾。蓋因荆楚日強，漸有蠶食中原，窺伺畿甸之勢，故成三國以遏其鋒，以爲私其母家，固已失之，因序此言，遂謂之爲忘讎報施，則更冤矣。觀其後數十年，楚人卒縣申呂，通道中原，陳許宋鄭咸被其害，

有齊桓一匡，始得少安。及齊桓亡，許逃改而事楚，由是楚人遂觀兵於周郊而問鼎焉。然則此三國者，正如漢之虎牢，唐之維州，如之何其可不戍安得不詳考其時勢，與其地勢，而遽以爲平王罪也？說並詳豐鎬考信錄中。

中谷有菀序云：「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歲，室家相棄爾。」兔爰序云：「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葛藟序云：「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朱子集傳於中谷一篇，全用序說。於兔爰篇，雖亦采序說，而不訓以爲桓王伐鄭之事。於葛藟篇，則絕不用序說，而但以爲世衰民散，流離失所者所作。余按兔爰詩云：「我生之初，尙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然則其人當生於宣王之末年，王室未騷，是以謂之無爲。旣而幽王昏暴，戎狄侵凌，平王播遷，室家飄蕩，是以謂之逢此百罹。故朱子云：「爲此詩者，蓋猶及見西周之盛。」可謂得其旨矣。若以爲在桓王之時，則其人當生於平王之世，仇離遷徙之餘，豈得反謂之爲無爲？而諸侯之不朝，亦不始於桓王，惟鄭於桓王世始不朝耳。其於王室初無所大加損，豈得遂謂之爲百罹百凶也哉？竊謂此三篇者，皆自鎬遷洛者所作。蓋遷徙之際，棄舊營新，最易失所，非上大有以安輯之不可。是以盤庚將遷，率籲衆感，旣遷之後，奠厥攸居。太王仁主，則邠民從之如歸市，而傳亦稱齊桓遷邢，邢遷如

歸。平王不能撫卹其民，以致父子兄弟夫婦不能相保，是以其詩云然。吾故讀此三詩，而知周之不能復振也。仇雠猶云流離終遠兄弟，非遷徙之故，何以至是？是王族即使衰微，亦必不至於謂他人父謂他人母也。細玩其詞，其爲東遷之人所作，明甚。非但與王族無涉，亦不必定在凶年饑歲時也。至以桓王伐鄭之事附會之，尤失之遠矣。

舊說周室東遷，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詩不爲雅而爲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余按：風與雅者，詩之兩體，非以天子諸侯分也。猶後世之詩，有樂府有古體，有齊梁體，有唐人近體。詩之外，復有詞，有北曲，南曲也。小雅中間有類大雅者，亦有類風者。豳風亦有類雅者，猶唐人詩之邊草河漢類詞，宋人詞之天淨沙西江月類曲也。所以賓筵抑戒衛而列雅，闕宮泮水魯而稱頌，諸侯之國，既有雅頌，甯天子之畿而獨無風乎？但東遷以前，士大夫多尚雅音，故風之傳者少耳。非以東遷故降而爲風也。曰然則何以不曰周風而曰王風也？曰王也者，別於齊秦鄭衛而言之也。若別於商頌，則曰周頌，不曰王頌矣。春秋於諸侯之大夫，書曰齊人晉人，其師書曰齊師晉師，獨其於周也，人曰王人，師曰王師，女曰王姬，正曰王正，何者？普天之下，皆周也。猶之乎四量，不曰齊量而曰公量，二耦，不曰魯臣而曰公臣也。是故風也者，詩之體也，非以其遷故而風之也。王也者，名之正也，非以

其風故而王之也。說並見前黍離條下。

鄭風

緇衣言好賢也。治國之要，惟在得人。雖有英主，非賢莫助。雖有善政，非賢莫行。然世未嘗乏賢，但患人主之不好耳！適子之館，屈身以見賢也。孟子所謂「欲有謀焉，則就之」是也。授子之餐，大烹以養賢也。孟子所謂「廩人繼粟，庖人繼肉」是也。故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夫如是，安有不得賢者？鄭開國之規模，其在此矣！大抵國家初造，莫不以好賢爲務。雖以鄭之不振，而其立國之初，猶且如是。况齊晉之強，魯衛之久，當必有更甚於此者。但開國於周初，世遠詩軼，無從見耳。惟鄭建國於平王之世，是以此詩尙存。學者所當以三隅反也。序乃以爲鄭武公父子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美之而作此詩。說者因曲爲解，謂諸侯入爲卿士，皆授館於王室，故云適子之館。夫鄭本以王之支庶而爲卿士，非由諸侯而入仕王朝者。其居此宮久矣，何待別授以館？况適館授餐皆上施於下之詞，而人君爵尊祿厚，亦非民之所當爲之。改衣授餐者也。朱子集傳亦用序說，殊不可解。嗟夫！自衛序鄭箋出，而毛詩大行於世，三百篇遂變而爲章句之學，與政毫不相涉矣！

將仲子序云：「刺莊公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鄭箋云：「無踰我里，喻言無干。」

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害我兄弟也。』余按以仲子爲祭仲，則此乃莊公諭祭仲之詞，不得反以爲刺莊公。至以里爲親戚，以杞爲兄弟，其取喻亦不倫。且下旣明言父母諸兄矣，此又何爲託之里與杞乎？共叔，莊公之母弟也。莊公方假仁義以欺人，將使人謂我不負弟而弟負我，今乃自謂不敢愛弟，少自顧惜者不肯出是語，而謂莊公肯言之乎？此爲勉強牽合，無待問者。朱子駁之是已。然以此爲淫奔之詩，則猶未得詩人之本意也。果奔女與其肯拒其所歡而不使來，其肯以父母諸兄人言自防閑乎？且旣以拒之矣，而猶謂之淫奔，彼奔焉者，又謂之何？細玩此詩，其言婉而不迫，其志確而不渝；此必有恃勢以相強者，故託爲此言以拒絕之。旣不干彼之怒，亦不失我之正，與唐張籍、郤李師古聘而賦節婦吟之意相類。所謂仲可懷者，猶所謂感君纏綿意也。所謂豈敢愛之，畏我父母諸兄云者，猶所謂君知妾有夫，遺君明珠雙淚垂也。此豈果愛其人哉？特不得不如是立言耳！又按春秋傳，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其取義正與此詩語意相合，無怪其能感平公而使之許也。然則此詩固善於詞令者，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反覆讀之，其意自見。若以爲淫奔，以爲刺莊公，而言語之妙，遂泯然不復可識矣。

有友人謂余曰：『朱子大儒，誠有功於聖道。獨於詩傳，余有憾焉。凡序所稱爲刺某人美某人者，概不謂然。必經有明文若叔于田者，方敢指爲共叔，否則必以序說爲非矣。』余曰：『余於朱子詩傳，亦有憾焉。顧所憾與君異。非憾朱子之不從序，正憾朱子之猶未免於信序也。卽如叔于田二篇，叔者男子之字，周人尙叔，鄭之以叔稱者，當不下十之五。使余爲詩傳，必不敢謂此叔之爲共叔也。（答友人語止此。）共叔，國君之介弟也。詩人果稱美之，當舉卿士大夫以爲擬，乃僅曰巷無居人，巷無服馬。彼共叔者，豈但與里巷之人較優劣者乎？共叔之在鄭也，如二君矣，收二鄙爲己邑，其目中豈復有莊公者而詩曰檀楊暴虎，獻於公所，彼共叔者，豈尙肯獲禽而獻於莊公者乎？子封之伐京也，京叛共叔祭仲，子封之諫也，莊公若不爲意者，蓋莊公已早策共叔之庸愚，不能撫卹其衆，而下皆有叛心。而序乃云：『國人說而歸之。』朱傳亦云：『鄭人愛之。』段不能結京人之心，而况能得鄭國之人之愛且說乎？且共叔之在京也，撫大都，收二鄙，繕甲兵，具卒乘，愛共叔者，何不述其都邑之雄富，車甲之強盛，而惟田獵之是言乎？取二篇之詩，逐文而求其義，未見有一言之合於共叔者。然則其非共叔，明矣。』

大抵毛詩專事附會。仲與叔皆男子之字，鄭國之人不啻數萬，其字仲與叔者，不知幾何也。乃稱叔

即以爲共叔，稱仲卽以爲祭仲，情勢之合與否，皆不復問。然則鄭有共叔，他人卽不得復字叔；鄭有祭仲，他人卽不得復字仲乎？宋陳振孫云：「本朝諸家蓄古器物款式，其考訂詳洽，如劉原父、呂與叔、黃長睿多矣，大抵好附會古人名。字如丁字卽以爲祖丁，舉字卽以爲伍舉，方鼎卽以爲子產，仲吉匱卽以爲偃姑之類。遼古以來，人之生世夥矣，而僅見於簡冊者幾何？器物之用於人，亦夥矣，而僅存於今世者幾何？迺以其姓字名物之偶同而實焉，余嘗竊笑之。惟其附會之過，併與其詳治者皆不足取信矣。」陳氏之言，可謂特識。然豈惟古器物爲然哉？古今之如是者，蓋不可枚舉矣。故陳恆所弑者闕我也，而司馬氏以爲宰予，以予亦字子我故也。餌金石藥者，衛退之也，而孔氏以爲韓昌黎，以昌黎亦字退之故也。世傳有嚴洞賓者，嘗挑女子牡丹，而傳奇家遂以爲呂岩事，以岩亦字洞賓故也。彼說詩者亦如是而已矣。洛滏間有李氏者，素封也。其季弟行五者，俗呼爲李老五。同城別有一李老五，年相若也，偶以事至鄰郡，聞者遂以爲素封之李老五也。延之於家，厚其供帳飲食，出金帛以恣其狹邪遊，猶恐其不得當也。其人知其誤，而利其奉，亦不自言去。旬月而後，知其非此李老五也，乃嗒焉若喪。聞者莫不笑之。然此二人者，不惟其行同，其姓亦同，其誤猶有說者。若詩之將仲子，叔于田，但舉其字，而姓氏皆無之，何所見其當爲祭與共者？乃說詩者動謂詩序近古，其言

必有所據。豈知生同斯世者，相距僅百里，其舛誤已如是。况作序者（謂衛宏）上距作詩之時已八百餘年乎？嗟夫！嗟夫！此真非言語所能爭也！

女曰雞鳴一篇，序以爲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鄭箋以爲夫婦相警戒以夙興，言不留色也。朱子詩傳不取陳古刺今之意，而但以爲賢夫婦相警戒之詞。余按：夫婦果賢，則當男務耕耘，女勤紡織，如葛覃之刈穫，七月之于耜舉趾矣。果相警戒，則當如蟋蟀之無已，太康小宛之無忝所生矣。今也雞鳴而起，所爲者弋鳧雁耳，飲酒耳，好交遊耳。所謂賢者，固如是乎？所謂警戒者，如是而已乎？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然則雞鳴而起，不必賢者而後能也。若但以求色爲賢，則天下之男子，豈必皆日日御婦人者哉？蓋鄭俗浮薄，不知勤於職業，男女相悅者，不必論矣。即夫婦居室，不爲冶蕩，而亦不過弋遊醉飽之是好，初無唐魏勤儉之風。秦人雄勇之俗也，君子是以知其國勢之不振。以此爲賢而相警戒，誤矣。以爲陳古刺今，則尤大誤。豈古之人，亦惟弋獵飲酒之是好哉？

女曰雞鳴一詩，雖不足以當賢夫婦，然亦尙有可取者。在婦人之性，多私所親，而執所見；故女叔齊曰：『先君若有知也，母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漢高帝大封諸子，約非劉氏不王。及呂氏稱制，而王

諸呂殺諸劉矣。若近世士大夫之家，更難以屈指數。苟於已有瓜葛者，雖常有怨於夫，而常思厚之。夫之貧困因何，致不問也。夫欲薄之，則以積德從厚之說進之。苟於己無瓜葛者，雖嘗有德於夫，而常思薄之。夫之富貴自何來，不問也。夫欲厚之，則以節用留餘之說進之。夫夫之富貴，己必與焉；夫之貧困，己亦必與焉；此宜無事不與夫一體。而倒行逆施乃如此，不幾以怨報德，而以德報怨乎？至於執所見者，尤非言所能盡。若漢竇太后奉黃老，黜儒術之類，雖丈夫有言，若弁髦然。今詩乃云：「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婦人能體其夫之心，乃至是乎？是雖不足爲賢，然恐後世以賢名者，或未逮焉。亦足以愧夫世之私所親而執所見者矣！

有女同車，序云：「刺忽也。大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朱子詩序辨說云：「忽之辭昏，未爲不正。至其失國，則又特以勢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序乃以爲國人作詩以刺之，其亦誤矣。後之讀者又襲其誤，必欲鍛鍊羅織，文致其罪而不肯赦，徒欲以徇說詩者之謬，而不知其失是非之正，以亂聖經之本旨，壞學者之心術也。」朱子之辨，可謂明盡。然近世說詩者，仍多從序說，而以朱子爲非。余按詩詞一則曰有

女同車，再則曰有女同行。齊侯之女，深處閨中，何由得與鄭人同車同行？鄭氏不得已，乃曲爲之解，以同車爲親迎未聘之女，而遽詠其親迎稱爲同車。其污褻孰甚焉！一則曰顏如舜華，再則曰顏如舜英，明明稱其色美，賢何在焉？豈稱人之賢者，固當稱其色乎？抑有色者，卽爲賢女乎？且齊侯初欲妻忽者，文姜也。文姜淫於兄而弑其夫，何賢之有？忽果娶之，亦不過爲魯桓之續耳。說者不得已，乃屬之再請妻時。再請妻者，尙未知爲何人，安知其不亦如文姜而鄭之人遂能決其爲賢女乎？然則此詩卽非淫奔之詩，亦斷斷非刺昭公詩矣。細玩此詩，皆贊女子之美。或男子所作，或女子所作，均不可知。要不過稱其容顏之麗，服飾之華，初未嘗有一語稱其賢也。蓋鄭俗浮薄，所鄭重而樂稱者惟色，是以季札謂之其細已甚。細也者，無關於大體之謂也。不必於詩詞之外，強尋一意以誣古人也。原序所以爲是說者，無他，當漢之時，四家並立，務期相勝，而又其時方尙鍛鍊，故因詩有孟姜之文，遂取春秋傳昭公辭婚一事，以附會之。此乃漢時風氣，本不足怪。而後之人遂信以爲實然，雖經朱子詳加指駁而猶不信，真大不可解也。且其所以從序說者，不過曰孔子刪詩，不當存此淫詩耳。然不當存者，豈獨淫詩哉？昭公辭婚一節，乃賢哲之高行，若不知稱美，反用刺譏，此乃勢利之小人，扳援之鄙夫，無見識之尤者，何以反存之而不刪乎？晉董叔欲爲助援求婚於范氏，他日范氏繫語

庭槐爲叔向所譏笑。若刪淫詩而獨與其刺忽，是聖人教人皆學董叔也，尙可以爲訓乎？吾不知世何爲而信之也！

扶蘇以下三篇，序皆以爲刺鄭昭公。扶蘇序云：「刺忽也。所美非美然。」籀兮序云：「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狡童序云：「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朱子集傳則皆謂爲淫奔之詩，而深闢言刺忽之謬。然近世說者皆以爲孔子刪詩，不當存此淫詩；反以朱子之說爲非是。余按謂淫詩不當存，似也。然所常刪者，豈獨淫詩哉？昭公爲君，未聞有大失道之事。君弱臣強，權臣擅命，雖誠有之，然皆用自莊公之世，權重難移，非己之過。厲公欲去祭仲，遂爲所逐。文公欲去高克而不能，乃使將兵於河上，而不召爲昭公者，豈能一旦而易置之？此固不得以爲昭公罪也。如果鄭人妄加毀刺，至目君爲狡童，悖禮傷教，莫斯爲甚。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者。」何以於此等詩反存之而不刪哉？且所美非美者，謂色乎？謂德乎？子都有色而已，何得以比賢臣考之？春秋經傳，昭公以前爲莊公，射王囚母，納宋魯之賂，而與其弑君，皆王法所不容；然而鄭人不之刺。昭公之後爲厲公，逐太子而奪其位，倚祭仲以立，而謀殺祭仲，賴傅瑕以入，而卒殺傅瑕，貪忍譎詐，背盟食言，是以諛之爲厲，然而鄭人亦不之刺。獨昭公較爲醇謹，雖無駕馭之才，亦無暴戾之事，謂宜鄭人愛之。

惜之。然而連篇累牘，莫非刺昭公者，豈鄭之人皆拂人之性，好人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者乎？然則三詩之爲淫奔與否，雖未可知；然決非刺忽，則斷然無可疑者。孔子未嘗刪詩，說詳見後條下。詩序之謬，鄭風爲甚，遵路以後十有餘篇，序多以爲刺時事者。卽有以男女之事爲言者，亦必紆曲宛轉以爲刺亂。至朱子集傳，始駁其失，自鷄鳴東門外，概以爲淫奔之詩，詩序辨說言之詳矣。顧自朱子以後，說者猶多從序而非朱子，無他以爲詩皆孔子所刪，不容存此淫靡之作耳。余按風雨之見君子，擬諸草蟲隰桑之詩，初無大異。卽揚之水東門之墀，施諸朋友之間，亦無不可。不以淫詞目之，可也。至於同車扶蘇，狡童褰裳，蔓草溱洧之屬，明明男女媾洽之詞，豈得復別爲說以曲解之？若不問其詞，不問其意，而但橫一必無淫詩之念於其胸中，其於說詩，豈有當哉？且孔子刪詩，孰言之？孔子未嘗自言之也。史記言之耳。孔子曰：『鄭聲淫。』是鄭多淫詩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是詩止有三百，孔子未嘗刪也。學者不信孔子所自言，而信他人之言，甚矣。其可怪也。張采序陳際泰文云：『知爲大士文者，雖不佳亦佳。不知爲大士文者，雖佳亦不佳。』小說載有馬生者，以其詩示人，人咸笑之；乃假扶乩稱康狀元海詩，座客無不贊者。後知其出於馬，始結舌不復語。世儒聞爲孔子所刪，而遂謂其無淫詩者，何以異？是由是言之。朱子目爲淫奔之詩，未可謂之過也。然其詩亦未必

皆淫者所自作；蓋其中實有男女相悅而以詩贈遺者，亦有故爲男女相悅之詞。如楚人之高唐神女，唐人之無題香奩者。又或君臣朋友之間，有所感觸而託之於男女之際，如後世之冉冉孤生竹，上山采蘼蕪，君嫌鄰女醜之類，蓋亦有之。子太叔賦褰裳，子柳賦籜兮，子齧賦野有蔓草，賦之者既可以斷章而取義，作之者獨不可以假事而寓情乎？不然，何以女贈男者甚多，男贈女者殊少，豈鄭之能詩者皆淫女乎？雖據詞以說詩，而不拘以成見，但取其詞之有資於言，而不強知其意之所指爲何事，庶乎其得之矣。

鄭風二十一篇，惟緇衣好賢，有開國之規；羔裘直節，有扶危之操；其餘皆卑鄙猥瑣之言耳。而叔于田及女曰鷄鳴，其言之津津者，止弋獵一事。至遵路同車之屬，淫靡冶蕩，尤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矣。故季札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細也者，卽卑鄙猥瑣之謂也。習俗如此，久必不勝其弊，安得而不先亡？是故讀鄭風者，當知立國有久遠之圖，教民以淳朴爲貴，懲淫蕩之風，變弋獵之俗，而使之勤耕桑敦孝弟，則宗社固於苞桑。所謂授之以政而達焉者，此也。夫然後不愧於學詩耳。若如詩序所言，諸儒所釋，篇篇皆刺時事，莫非愛君憂國之心，則與衛齊唐魏之風，幾無所別。季札何緣目之爲其細已甚，又何由知其當先亡乎？吾嘗取傳所載季札之言證之，十五國風，無不合

者。然據毛鄭所注，則與季札之言無一不相刺謬。不知向來諸儒，何以深信篤好其說，而不容人少持一異議也。可歎也夫！

齊風

鷄鳴，美勤政也。太上以德化民，其次則莫若勤。雖古之大聖人，猶以勤爲要務。故書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蓋人君一身撫有一國，爲地廣矣，爲人衆矣，所患常在耳目之不周，下情之不上達，故惟勤爲要務。何者？人主日與其大臣接，則宦官宮妾不能欺矣。日與其羣臣接，則大臣不能欺矣。不能欺，然後能知人之賢否而用舍之。不能欺，然後能知人之欲惡而興革之。不然，逸樂自恣，深居簡出，大臣有權，則爲大臣所壅蔽；大臣無權，則爲便嬖寺所官壅蔽。民情何由而達，國政何由而治？而人主之晏安酖毒，尤多因於好內，故開元治非不盛，得太真而遂亡。同光親翦朱梁，寵劉氏而遂亂。是以賢君惟恐視朝之晏，不得與士大夫熟議國政，而賢夫人亦惟恐其夫耽之勤於逸樂，而不以政。是以儆之勸之，知其事者，作此詩以美之也。

序乃以爲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相戒之道，謬矣。朱子不取哀公之說，而但以爲言古賢妃，亦恐未然。豈自武公下至僖公，十有二世之中，斷不得有一賢夫人而必古者乃有之乎？大抵序說之誤，皆由以十三國爲變風，務謂其有刺而無美，有邪而無正，委曲以爲之解，必不可通。則以爲陳古以刺今耳。學者信爲實然，亦可歎矣！

齊風何以首鷄鳴也？政勤於上也。唐風何以首蟋蟀也？俗美於下也。春秋之時，齊晉最強，齊伯至數十年，晉伯至百數十年。此其立國之基，必有遠勝於他邦者，而後英主得以乘其勢而有爲。雞鳴蟋蟀，所謂先立其基者也。蓋自丁公唐叔立國於成周盛時，其設施措置，政事紀綱，必有能撫綏黎庶而垂裕後昆者。但世遠詩缺，無從詳考。賴此二詩，猶足見其遺澤。何者？此詩者，皆其數世以後之詩；國安民樂，朝野無事，正人心逸豫之時。而在上者，不敢自逸；在下者，惟恐太康，是其初服之善政猶存，立國之紀綱未壞。是以雖有一二昏庸怠荒之主，而一得賢君，卽可以經理整飭而得志于諸侯也。故此二詩者，皆當在春秋以前，編詩者首載之。以見夫南山盧令，肅羽采芴，之所以不至於亡，而

且大啓其國者，賴有此也。

魏風

葛屨汾沮洳二詩，序皆以爲刺其君之儉嗇；朱傳采序刺儉之說而疑其非刺君，然玩其詞亦並不似刺儉者。象掃左辟，如玉如英，皆就容儀修飾之美言之，似譏其華而不實者。甯有刺人之儉而但歎其美好者哉？編狹也，狹則不能尊賢容衆，非儉之謂。而采莫采桑，亦詩人託興之常，如采芑采蕨采妃之屬，非謂公族自樵采於野也。孔子曰：『與其奢也甯儉。』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儉者，人之美德，出之於君大夫則尤難。所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晉悼以霸諸侯，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平仲以顯其君，黜官薄祭，印段以保其室，儉亦何負於人，而乃以爲刺；且瑣瑣焉不一而足乎？太古之時，汗尊杯飲，楚之先世，若敖蚘冒，筆路藍縷以啓山林，未聞有以其儉爲病者。而後世之君，以奢亡國者，殆不可以枚舉；胡爲乎魏之人，獨以儉爲詬病？無怪乎宋蔡京之據周官不會之文，啓徽宗之奢，以覆其國也。蓋此二篇章法，與鄘風之君子偕老略同。其前文

但言容飾之美，而未以一二語醒出詩意，直而不迫，婉而多風，善於立言者也。履霜采芣，不過借以起興，執此爲儉之證，誤矣！

園桃乃憂時，非刺時。陟帖以爲行役思親者，得之。然謂國小而迫，數見侵削，則三篇中皆未見此意。園桃所憂在國無政，若果已見侵削，則人皆能知之，何待於思而行役亦臣民之常。唐之肅羽，召南之殷其雷，豈必皆見侵削而後然乎？至以十畝爲國削，小民無所居，語尤附會。十畝但就樹桑之地言之，非以十畝授田，何遂至於無居？朱子以爲政亂國危而不樂仕是也。大抵詩序揣度爲多，以唐魏之俗多勤儉，故謂之刺儉。以魏國小而鄰於晉，故以爲國小而見侵削耳。甚至唐風之蟋蟀，明言無已太康，而猶以爲刺儉，其誣古人亦已甚矣。○陟帖篇「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當以上五字爲句，下六字爲句。於文旣順，於韻亦諧。蓋子與已諧，季與寐諧，弟與偕（舉里反）諧也。近世乃於行役與讀斷，失之矣。

戍檀序以爲刺貪，朱子以爲美不素餐。然細玩其詞，二意實兼之。蓋惟賢人不得行其志，而相率邀

於十畝之間。故在位者皆貪鄙之夫，不以無功受祿爲恥。其反覆歎美於辭榮之君子者，正以愧夫尸位之小人也。碩鼠序以爲刺其君之重斂，木子以爲刺其有司。然細玩其詞，莫我肯顧，莫我肯德，與小雅黃鳥篇筆意相類。非惟不類刺君，亦不似專指有司者。蓋由有司不肖，惟務陵剝，小民以自逸樂而不復理民事，以致豪強輿隸，皆得肆行吞噬而無所忌，故民不堪其擾而思去也。大抵生民困於有司之誅求者，其害猶小；困於衆人之魚肉者，其害最鉅。惟有司不以素餐爲恥，訟焉而不爲逮，逮焉而不爲理，則姦民益肆，里巷之間皆不能安其生。此卽有司廉靜寡欲，民猶不勝其困，况加之以貪乎？無怪乎其以碩鼠爲憂也！

魏風僅七篇，然讀之，興亡之故，如指諸掌。休休有容，一个臣之所以保子孫黎民也。執政者褊心，則在下之賢才無由進。况人之心思不能兩用，務實政者必簡於虛文，理大事者必略於小節。若卿大夫惟以修飾容儀爲美，而貴游子弟做而效之，則不復以量德程才爲事，而政事之乖忤者必多。西晉之所以陸沉也。是以園桃詩人憂其將危，然卿大夫狃於舊習，莫之知也。故曰：『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卽有一二賢者，亦困於下位，勞於行役，家人父子，無生聚之樂。由是稍有識者，皆不戀富貴而戀田園矣。賢人去，則在位者盡不肖。美不素餐者，正以見卿大夫之皆素餐也。豈惟素餐而已，方

且剝民以奉己，縱奸以殃民，民不聊生，而皆有去志。所以晉師一至，不復有禦侮之人，而魏遂亡也。故孔子曰：「詩可以觀。」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豈不信哉！豈不信哉！大抵國家盛時，皆以勤政愛民，黜華崇實爲務，故衛風首以淇澳，齊風首以鷄鳴，唐風首以蟋蟀，雖以鄭之其細已甚，而猶以緇衣冠之一，則其時在春秋前，君德民風尙美；二則編詩者亦寓懲勸之意，觀其先世詩篇，知其植基深固，是以其後政事雖衰，風俗雖敝，而未至遽亡也。今魏風首二篇，獨以左辟象掃如玉如英爲刺，則是魏當春秋以前，其君大夫已無遠慮，而但以修飾儀容爲事，值其本不深固，故其亡也忽焉。是以二篇之後，卽以桃園一詩繼之。編詩者於此蓋有深意焉！惜乎說詩者皆爲刺儉之說所誤，而見不及此也。漢初諸家解經，雖不盡合經意，尙多推之政事。自毛詩以附會爲事，鄭氏箋之，遂變而爲章句之學。學者讀之，不過以爲詩賦之資，舉業之用而已。故今初學之童子，莫不誦詩者。及其爲政，雖舉人進士毫無所展布；吏胥作奸，百姓失所，皆視以爲固然。無他，詩自詩，政自政，彼其讀詩之時，固不知其爲政也。嗟夫！嗟夫！政與詩之分，其來固已久矣！

季札之觀樂也，於鄭風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於陳風曰：「國無主，其能久乎？」然陳爲楚靈所滅，楚平復封之。至春秋之末，而後陳卒亡。而鄭下至戰國之初，而後亡。乃魏風之大

而婉險而易行者，反於春秋之初而先亡。何哉？蓋凡風俗之浮靡而無遠慮者，勢必浸衰浸弱，以至於亡。若培克持權，強凌弱，衆暴寡，有不可終日之勢，則其亡也忽焉。吾故讀黃鳥，我行其野之詩，而知周之必衰。讀碩鼠詩，而知魏之必亡也。何者？賢人去則風俗日頹，故白駒之後，次以黃鳥，我行其野兩篇。十畝伐檀之後，次以碩鼠一篇。理勢之自然也。然我行其野，不過昏姻不相顧恤而已。薄則薄矣，初未有相凌藉事也。黃鳥啄我粟矣，而又損不多，且猶有邦族之可復也。碩鼠則吞噬無厭矣，而又作於土著之人，非適樂土，其勢無以自全。是以西周雖隕，猶有邲鄆之遷，而魏遂爲晉所滅也。大抵人情之不相顧恤者，患在凌夷不振，故其害緩。互相吞噬者，患在艱澹不安，故其害速。學者比而觀之，則興亡得失之故，了然可觀矣。

二南以外，商風尙矣。其次，則莫若魏風。鄭衛之風舒緩，君子是以知其國勢之弱。齊秦之風雄武，君子是以知其國勢之強。魏風則皆不然，其詩樸茂深厚，元氣未漓，蓋其俗猶爲近古焉。葛屨之刺，褊心止篇終一語。彼汾之譏，貴遊僅微露其意，皆不失溫柔敦厚之旨。陟岵有思親之念，無怨上之心。有如北山之歎不均者乎？無有也。有如肅羽之呼蒼天者乎？無有也。且不言己思親，而但言親思己，慈孝之情，尤爲篤摯。十畝但言退居之樂，不及服官之難，意在言表，殊耐人思。伐檀命意尤高，托興

尤遠，爲美爲刺，一毫不露圭角，而一唱三歎，誦之使人塵鄙之心都消。惟園桃與碩鼠，變時感事，語頗沉痛，然猶不肯斥言，不肯直指，想其人材之美，風俗之厚，蓋迥非他國所可及。惜乎其君之不足有爲耳！然晉自併魏以後，國勢益強，遂霸天下。及三家分晉，而魏氏爲多賢文侯，修德勤民，爲戰國諸君第一。善乎！吳季札之言曰：「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諒哉！其知晉也！十載而下，讀其詞，猶令人神往。信乎詞之與聲，果不容分而爲二也。

唐風

唐風何爲首以蟋蟀也？猶齊風之首以鷄鳴也，所以著晉盛之所由來也。而蟋蟀之用意，較之鷄鳴尤美，序乃以爲刺晉僖公儉不中禮。今觀其詞，但云「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儉何在焉？」且云「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刺何在焉？朱子以爲歲晚務閒，相與燕飲，而憂深思遠者得之。然尚有未盡者。何者？此詩前四句特係開筆，後四句乃其主意，與東山之四章相類。彼借客以形主，此先反而後正耳。非謂人之當樂，正謂人之不當過於樂也。職思其居，居謂現在所居之地，四民各有本業，先盡力於其所當務，而後以其餘暇行樂，雖行樂而仍不忘其本業也。職思其外，外謂意外所遭，本業雖已克盡，而事變之來無常，不可以爲未必然，而置諸度外。朱子所謂出於平常思慮之所不及，當過而備之。

者，是也。職思其憂，樂者憂之所伏，太樂則憂必至。故計然曰：『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孟子曰：『生於憂危，死於安樂。』所以樂之時，常作一憂之想也。瞿瞿悚惕，瞻顧也。蹶蹶黽勉，奔赴也。休休安吉，嘉美也。樂不懷憂，則不至於有憂，傳所謂亡者保其存者也。然則此三章者，卽高宗不敢荒甯，文王小心翼翼之意，非陶唐之遺民，安能如是？第以勤儉美之，猶失其旨；况反以爲刺儉，不但與詩意相柄鑿，而與季札所言思深憂遠者，亦大相逕庭矣。而世猶以序爲可信，無怪乎授之以政而不達也！大抵人情，處貧困則思慮多周，處安樂則奢佚易起。唐自叔虞至此，蓋不下數世，百有餘年，太平日久，年豐人樂，上下恬熙，正縱恣怠惰之時。而其言乃如是，則其居安思危，循分守義，不待言矣。後世人情頹薄，不耐處約，亦復不耐處樂，衣食饒足，則侈蕩頓生。乾隆四十三年，余鄉大饑，人不自存。甫豐收三年，而民卽恣意暴殄，貧者亦美衣食，憚勤苦。近西山處，俗尤尙侈，婚葬之費，常至鉅萬。城中演劇，幾無虛日，尤好爆竹之戲，聲常盈耳。每歲放烟火於城南，男女駢肩累跡，蜂屯蟻聚。有娶妻者，則姻友助以炮，沿途聲常不絕。其以繁華相尙若是，其居且不之思，况於思外，又况於思憂乎？然強者皆取人財以自奉，黠者百計謀人之財，而愚弱者一遇荒歲，卽逃外郡，困踣道路間。嗚呼！吾不知其何心而必如是，然後快也！使能如唐風之好樂無荒，則皆有以自給，可以不必害人，亦不至於窮。

餓然勇威怯，智欺愚，橫暴鄉里，人皆習以爲常，而不之怪。數十年不葬者，十家而九；而少節浮費，則衆共非之。故諺曰：「笑貧不笑娼。」吾願爲政者，善所以導民，使風俗漸臻於淳厚，庶幾無愧於學詩也！

古人之言，有其意本在此，而讀之可以悟於彼者。出其東門，言好德也；然讀之而知鄭俗之淫。兼葭，言好賢也；然讀之而知秦之不重士。吾故讀山有樞之詩，而益知唐俗之美也。蓋惟其民勤於職業，所憂者遠，而不肯苟目前之安，是故詩人以此勸之。使如陳鄭之風，淫靡是尙，則此詩不必作矣。且其所謂喜樂永日者，不過曳婁衣裳，馳驅車馬，掃庭內而考鐘鼓；使在今日，卽爲循分自守之人，初無放縱荒淫之事而已。滿其願，亦何其易足也？後世恣爲淫巧，狎妓呼盧，鬧燈演劇，烟火雜戲，闔城塞巷，皆古人所未見未聞。卽以衣裳言之，而亦有貂銀呢羽之奇，以酒食言之，而亦有燕窩海參之目。其餘雕鏤挑繡之屬，奪目爭妍，亦莫非古人夢想所不到。視所爲曳婁馳驅者，且淡漠而無味；然則古所云逸樂者，卽後世之不自逸樂者也。况於不自逸樂者乎？吾故讀山有樞，而益歎唐俗之美，而知晉之必霸諸侯也。序乃以爲刺晉昭公政荒民散，將以危亡，與詩意全不類。豈有不勸之以勤政愛民，而反勸以時行樂，不憂國亡而反憂死，宜乎朱子之不取其說也。呂氏祖謙乃以呂頌之

棄珠玉爲比，曲爲之解。類但責呂祿之棄軍，未嘗勵以棄珠玉也。特自憤而棄珠玉耳！豈得用以爲比？甚矣，後儒之好附會，以護序之失也！

杜序以爲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朱子詩序辨說云：「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詞，未必如序之說也。况曲沃實晉之同姓，其服屬又未遠乎？」余按曲沃，正晉之宗族，方患其強大，有滅翼之勢。而今反謂他人不如同姓，與其事正相反。朱子非之是也。然吾反復讀之，一何其與晉事如合符也？蓋自昭公以後，患在兄弟之相爭奪，而自獻公以後，則患在兄弟之相疑忌。桓莊之族，譜富子而去之，獻公盡滅桓莊之族，驪姬之亂，誑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文公諸子皆適他國，其見於傳者，雍在秦，樂在陳，成公在周，襄靈以後，遂以爲常。卒至公室衰微，六卿相併，而韓趙魏共分晉國。詩言若蕃蔡然，則是此詩與滅翼以前之事正相反，與獻公以後之事酷相類。而序乃以曲沃爲言者，無他，序以無衣爲美武公，而此在無衣前，故臆度之，而以曲沃之事當之。不知無衣未必果美武公，而篇第亦不無失次。或者此詩即指獻公以後晉事而言，亦未可知。但不如序所說耳。卽果詩人自道其家事，而其理自可通於國。使晉君能服膺此詩，則無復有三家分晉事矣。然則無論此詩所言爲家爲國，而其禍福皆如燭照數計，無怪乎季札以爲思深而憂之。

遠也。五霸，桓公爲盛。齊桓在位數十年，晉文在位不及十年。而管仲天下才，先軫狐偃趙衰等亦非其比。然齊桓既沒，齊遂失霸，而晉文子孫繼霸百數十年。此何故哉？吾讀春秋經傳時，嘗疑之。近年細玩風詩，始知其故。蓋晉本承陶唐之舊，民情淳厚，流風遺俗，尙未盡改。非但蟋蟀一詩，好樂無荒，爲思深而憂遠也。觀椒聊之盈升，亦似預知有汾隕之獲者。閱秋杜之葉濟，亦似預知有屯留之遷者。乃至采芘之刺聽讒，爲之代謀深慮，亦似事外之人出於忠君愛國之忱而作焉者。與巷伯青蠅遭讒憂憤之詩皆不類。卽鴟羽之思親，秋杜之好賢，亦皆足見風俗之美。是其植根深固，迥非他國所及。不惟鄭衛之靡弱不可同語，卽泱泱大風，亦安能望之。是以易世之後，猶師武臣力，綿延數世，下至戰國之初，而猶謂晉國天下莫強也。故讀豳風知周之所以王，讀唐風知晉之所以強，信乎詩之可以觀也！

秦風

吾讀詩至秦風車鄰之篇，而不禁喟然三歎也。曰：嗟乎！趙高之禍，其萌於此矣！春秋之世，齊晉爲強，而戰國則秦爲盛。然齊風首以鷄鳴，唐風首以蟋蟀，而秦風之第一章，獨斤斤以寺人爲言，且寺人亦有見於詩者矣。寺人孟子，巷伯有之矣。然特憂讒詩耳。時維婦寺，瞻卬戒之矣。然特因齊

婦傾城而波及之耳。未有鄭重言之者。此篇者。寺人之權。安得而不重乎？曰：未見君子。寺人之令。不過往來將命。初無預政事也。曰：寺人所以能干政者。正以其將命耳。寺人亦有何權？寺人之權。即君子之權也。故人既見君子。則權在君子。未見君子。則權在寺人。秦之權。在始皇者也。然人不得見始皇。則始皇之權。即在趙高。始皇崩。權在二世者也。然人不得見二世。則二世之權。亦即在趙高。彼夫扶蘇蒙恬蒙毅李斯之屬。駢首而就戮者。豈有他哉？不過未見君子而已。藉使扶蘇蒙恬得見始皇。始皇必不殺之。即毅與斯得見二世。而言其情。亦未見二世之必致之死也。是以鄭之緇衣。孜孜焉適賢人之館。齊之鷄鳴。汲汲焉聽羣臣之朝。無他。皆恐人之不得見君子耳。陳蕃竇武楊漣熊廷弼之屬。位居台輔。功在國家。而一旦不獲其死。無他。亦不過不得見君子耳。故孔子曰：『詩可以觀。』豈不信哉！豈不信哉！此治亂興亡之大要。不知說詩者。何以皆無一言及於此。而但以爲美其君之初有寺人車馬也。無怪乎誦詩者多。而授之以政而不達者。亦正不少也。

詩之言未見君子者多矣。汝墳曰：『惄如調飢。』草蟲曰：『憂心忡忡。』皆據未見時之思慕言之。惟未見時有相慕之忱。故既見時有相逢之樂。而此篇獨先以寺人之令。若未見時有寺人之令。然後既見時有瑟簧之鼓者。嗟夫！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並坐鼓簧。其情親矣。其分尊矣。而未見君子。

則不能不借助於寺人，豈不可懼也哉？是以及時行樂，猶恐羞不能待，而其忘也忽焉，亦非但此詩然也。權輿之詩曰：「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何以始重之而終替之也？毋亦惑於近侍嬖倖之言，以至此乎！晨風之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亦似初嘗有功於國，而後爲人所間，不得見於君者。故序以爲棄其賢臣。朱子雖疑晨風爲婦人念夫之詞，然玩其詞意，未見其必然。而百里奚非秦人，屢屢之歌不見於經傳，恐未可以概秦俗也。（語詳朱子詩傳）大凡人主任用近侍，賢人未有不爲其所譖者。編詩者以車轡始，以權輿終，或亦有深意存焉乎！觀於商鞅富強之才，必由景監以見。呂不韋懼禍，則薦嫪毐以爲內援。似秦立國以來，多寄耳目於寺人者。而秦本周之舊，先王遺澤猶存，固當有遠慮之君子。或者詩人見微知著，故作此詩以風之，未可知也。縱作詩者不必果有此意，而讀此詩自可以悟此理，正不待於讀秦本紀李斯列傳而後知其敝也。

壅蔽之患，不但寺人然也。但凡近習嬖倖，苟得將出納之命，皆能變是非而快恩讎。唐長孫無忌以元舅秉政，受托孤之任，而一日不得見高宗，則生死之命懸於許敬宗之手。五代歐陽彬求見楚王，馬殷知客樊某索賄不遂，竟不得見，殷卒奔蜀爲節度使。故彬詩云：「無錢將乞樊知客，名紙生毛

不爲通！亦不但人主然也，卽府縣長吏苟使人將出納之命，皆能隔聰明而作威福。昔者府縣官皆坐堂上理事，吏背環立案前以聽命，訟者投文者，威執牌由門而進，面爲批答，置印架上，有文移則取而印之，以故權不下移，含冤者少。賓賓館在大堂之側，士大夫來則見之，踰日則往答之，非徒示謙而已，亦欲諮諏小民之疾苦也。以故上下之情常通，不知何時改辦事於宅門以內，文呈批稿，悉由宅門出入，而爲守令者，又多耽於逸樂，妄自尊重，往往懶於升堂，訟者待至數月，或至經年而不得見。至士大夫來者，尤不樂與酬對，卽其人爵位匹敵，可與並坐鼓瑟鼓簧之人，而亦艱於一見。由是權盡歸於門丁胥吏，喜則福之，怒則禍之，一縣中莫敢誰何者，役之煩也，獄之冤也，百姓皆以胥官而不知主之者，自有人也。豈必寺人然後能爲威福也哉？嗟夫！十五國風，人讀之，皆詩也；余讀之皆政也。雖然，此難爲世之專事舉業者言之也！

吾讀秦風而知秦并天下也。吾讀秦風而知秦并天下之後之必不復見三代之盛也。何者？三代盛時，皆以德服民，以禮治民。東周以後，王者不作，諸侯地醜德齊，莫能相勝，則惟以力爭之。而兵凶戰危，人情多憚而不肯前。獨秦俗樂於戰鬪，視若日用尋常之事。小戎婦人詩也，而矜言其甲兵之盛，若津津有味者，則男子可知矣。無衣，平日詩也，而志切於戈矛，意在於同仇行陣也，而衽席視

之鋒鏑也，而寤寐依之，則臨敵可知矣。此風俗之勁悍如是，天下誰復能當其鋒者？湯武既不可作，而自田氏三家擅政以來，卽桓文亦不能再覩，天下之必折而入於秦者，勢也。雖然，既以力爭之，則亦必以力守之。漢高帝所以威加海內，必思得猛士以守四方也。是以所務者，惟治其甲兵，扼其險要，峻其法令，以弱天下之民，而先王之道，以德齊以禮者，至此都無所用。雖欲復爲三代，烏可得哉！無怪乎蒞葭之伊人之隱而不出也。朱傳之論無衣，深得其旨。惟謂小戎爲以義興師，尙有未盡。箴中但稱車甲之盛，固未嘗有一言之及於義也。至序反以無衣爲刺用兵，失之遠矣。又按春秋傳，季札觀周樂，以齊、幽、秦、魏、唐、陳爲次，而今乃列於唐風後者，意編詩者之所更定。蓋自周衰，鄭、齊、晉迭興，晉霸旣衰，而秦遂有雄天下之勢。此古今升降之原，或編詩者預知之，而列之於此，未可定也。白駒，好賢詩也。曰：「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蒞葭亦好賢詩也。然但曰：「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而已，不望其繫維也，不望其逍遙也，亦不恤其有遐心焉否也。何者？白駒之時，周道旣衰，周禮尙在，特其君不能用賢，其臣不能舉賢，故詩人猶冀其人之出仕，其國之中興焉。迨至平王東徙，地沒於戎，秦雖得而有之，而所聽信者，寺人所經營者，甲兵征戰，而不復以崇禮樂敦教化爲務，人材風俗，於是大變。然以地爲周之舊也，故猶有守

道之君子，能服習先王之教者，見其政變於上，俗移於下，是以深自韜晦，入山惟恐不深。詩人雖知其賢，而亦知其不適於當世之用，是以反覆歎美，而不勝其惋惜之情。吾故讀蒹葭而知三代之將變爲秦漢也。序以此詩爲刺襄公之不能用周禮，說者因以伊人爲喻周禮。朱子以其說爲鑿。夫強指伊人以爲周禮，其說誠鑿；然以伊人之不出，爲因周禮之不用，則朱傳與序說未嘗不互相發明也。特說序者失其指耳。嗟夫！此詩在小戎之後，黃鳥之前，知秦人惟務強兵而不復以愛惜人材爲事。使伊人不在水一方，且將有繼子車氏之三良而不保其身者。信乎其有見幾之哲，宜詩人之反覆而歎美之也！

陳風

齊風首以鷄鳴，唐風首以蟋蟀，陳風何爲首以宛邱、東門之扮也？君子是以知陳之不能久也！大凡人情宜勞而不宜逸，宜檢而不宜縱。奢蕩之心勝，則本務必荒，於是乎孝弟勤儉之風微，奢蕩之俗成，則財用必匱，於是乎爭奪欺詐之事衆。故敬姜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是以賢君大夫修其政事，務防閑其民，使不得縱恣。今陳風首二篇，卽以奢蕩爲事，則其政事可知已矣。且三百篇之中，亦有言佚樂者矣。還之言夸矣，然不過好田獵耳。山有樞，言及

時行樂矣，然不過酒食衣服以自適耳，未有若陳俗之專以遊蕩爲事者也。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國何恃而能久？是以春秋之世，陳最不振。幸而齊桓一霸，得以少安。齊桓既亡，遂折而服役於楚。未久，遂爲楚莊所滅。幸而復封，而楚靈復滅之。又幸而再封，而楚惠卒滅之。豈非風俗之敝故哉？詩人蓋預知其如是，故賦其事而深譏之。而衡門之高士，亦遂樂飢而不出也。

衡門序以爲誘僖公，朱子以爲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今按衡門，貧士之居。樂饑，貧士之事。食魚取妻，亦與人君毫不相涉。朱子之說是也。細玩其詞，似此人亦非無心仕進者，但陳之士大夫，方以逢迎侈泰相尚，不以國事民艱爲意，自度不能隨時俯仰，以故幡然改圖，甘於岑寂。謂廊廟可居，固也。卽衡門亦未嘗不可居。魴鯉可食，固也。卽蔬菜亦未嘗不可食。子姜可取，固也。卽荆布亦未嘗不可取。語雖淺近，味實深長，意在言表，最耐人思。蓋賢人之仕，原欲報國安民，有所建白。若但碌碌素餐，已無樂於富貴，况使之媚權要以干進？彼賢人者，肯爲宮室飲食妻妾之奉而爲之乎？恬吟密菽，可以息躁甯神。朱傳得其旨矣！

東門之池，序以爲疾其君之淫昏，思得賢女配之。今按漚麻漚苧，絕不見有淫昏之意。卽使君果淫昏，亦當思得賢臣以匡正之，何至望之女子？而人君禮不再娶，恐亦不容別求良配也。朱子以爲男

女會遇之詞，較爲近理。然亦無由見其必然。細玩此詩，絕無狎褻之語，而有隨遇而安之意，恐亦賢人安貧自得者所作。既息交而絕游，則惟有悅親戚（親戚猶言骨肉至親）之情話耳。老萊子攜妻負薪，梁伯鸞夫婦偕隱，何嘗非賢人之事？正不必因彼美淑姬一語，遂定以爲淫詩也。

東門之揚，以下六篇，序以爲刺詩者五篇。今玩其詞，惟慕門株林爲刺詩耳。株林一篇，絕無一語直斥之者；但云胡爲乎至株林，以從夏南故也。然則非適株林也，特從夏南耳。一問一答，痛疾之意，溢於言表。二章又言稅于株野，朝食于株，則其惟務荒淫，不恤人民，不理政事，顯然可見。其言語之妙，與鄘風牆茨篇略同；但用筆各異耳。至以慕門爲刺陳佗，則絕不類。陳佗不聞他惡，但爭國耳。而篇中絕無一語針對陳佗者，此必別有所刺之人。既失其傳，而序遂強以佗當之耳。若此果爲刺佗，則語皆索然無味，夫人能之矣。吾故讀株林而知慕門之必非刺佗也。蓋陳靈之事，見於春秋傳，故得知其事之首尾，因并知其立言之妙。慕門所刺之人，不見於傳，故無從知其妙。然則三百篇中言語之妙者，不知凡幾，特其事不見於傳，無可考耳。吾願說詩者皆缺其所疑，勿強不知以爲知也。

陳風凡十篇。首二篇卽言歌舞；其餘八篇，言男女約會思慕者四篇，刺淫亂及無良者二篇，獨衡門

東門二篇爲佳詩耳。然皆賢者高蹈不仕之作，則其風俗政事，從可知矣。吳季札曰：「國無主，其能久乎？可謂知樂也已！」吾故讀陳風而知陳之必亡也。然吾讀株林而又知陳之未遽亡也。何者？靈公雖無人理，然大夫諫之，詩人刺之，是其直道猶存，公論未泯，知其民心尚有一線之未盡。不然，荒淫者聽之而已，人亦不復醜之。卽醜之，亦不爲詩以刺之。卽刺之，亦無人爲傳之矣。是以楚莊滅陳而復封之，楚靈滅陳而楚平又封之。至春秋之末而後陳卒亡，信乎詩之可以觀也！

近世說者，動謂詩不當存淫詩，不知政事得失，風俗盛衰，皆於詩中驗之；豈容刪而不存？若如所言，詩何由得通於政？季札亦何由辨其得失，及國祚之短長乎？其亦迂腐之至也已！

豳風補說

七月非周公作，鴟鵂非東征時作，東山破斧非大夫美周公，亦非周公勞歸士而歸士答勞之詩；皆已詳於豐鎬考信錄中矣。然七月一詩，義蘊精深，尙未及詳申其說，故復補而解之如左：

七月篇解

余少年時，最愛七月一詩。近因眼疾，艱於翻閱，往往背誦風詩以自遣。吟諷既久，始覺少年所得尙淺。卽先儒之說，亦尙有未備未安者。暇日乃爲之解，於所未備者補之，所未安者易之。兩說互異者

折衷之疑。則缺之已詳者。則不復贅。時嘉慶庚午夏六月也。

七月一詩。舊說謂首章前六句言衣。後五句言食。二章至五章。終衣之意。六章至八章。終食之意。余按采藍獻研與衣無涉也。于茅鑿冰與食無涉也。且衣莫多於布。而布必藉於麻。何爲前四章反無一言稱麻。而後三章乃不一而足乎。細玩此篇文義。首章與第七章相爲首尾。首章言農事之始。七章著農事之終。而資生之計。以衣食居三者爲要。無以卒歲。豈復有于耜之人。不先乘屋。必致誤播穀之事。是以首章農事未舉。先衣授衣。七章農功甫畢。卽言乘屋。此一篇前後之章法也。其中五章。則皆敝田家雜事。先言以蠶桑者。幽地多寒。承上章授衣之文。而先言養老之事也。因帛而遂及裘。故于貉取狸次之。因衣而遂及居。故塞向墻戶次之。而第六章則又雜事中之尤瑣細者。初未嘗以衣食分也。是故同一衣也。麻爲農夫所藝。則次之於黍稷之後。蠶爲女工所成。則列之於雜事之中。至第八章。則又於衣食居三者之外。補其未備者。以此求之。章法次第。井然可辨。正不必取此七章。而分屬之衣食也。說並詳各章中。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昃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

此章述稼穡之始。于耜舉趾，稼穡之始事也。先之以授衣者，關中南北皆山，鹵在北山之北，地最苦寒。無以卒歲，來年誰爲之？于耜舉趾者，楊忠愍公繼盛之詩，所謂「巖底餓夫寒欲死，來年縱稔濟誰飢」者也。故以授衣先之。冠之以流火者，衣非旦夕可成，故於兩月前預圖之。大凡人情狃於目前，罕爲後慮，豐則不爲荒備，健則不爲疾備，熱則不爲寒備。七月火雖西流，殘暑猶存，距寒尙遠，乃見星流，卽知寒之將至，先事而籌，則無倉卒之患。諺所謂「大河掉角」（方音讀平聲）防備蓋竄「者」也。故以流火冠之。七月九月，夏正也。一之日至四之日，周正也。傳云：「疇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余幼讀此詩，亦尋常視之。其後身至鹵土（卽今陝西邠州，唐時改鹵爲邠），仲冬之月，朔風勁甚。逮季冬時，小立庭中，微風不起，而肌膚若裂，其寒真有如疇之發。粟之烈（同裂）者，然後知詩人體物之精，立言之妙也。前但言衣，後兼言褐者，褐亦鹵所產也。耜，耕器，卽今之鋤也。古未有犁，故用耜以耕也。言同我婦子者，帛肉專以奉老，勞苦則卑幼者當任之也。田峻至喜者，上下一體愛民深，故課耕勤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芣苢，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此下五章皆敘田家雜事。復以流火授衣冠之者，因下文言蠶桑之事故也。雜事首以蠶桑者，一則王政以養老爲要，故孟子述王政，亦以牆下樹桑五十衣帛爲始。一則承上章四之日舉趾之文，遂言夏正二月事也。陽晴暖也。有鳴倉庚，月令所謂仲春之月倉庚鳴是也。微行，由宅至桑徑也。孟子所謂樹牆下以桑者，非環牆皆桑也。民居必相櫛比，左右皆鄰也。蓋於牆外田內樹之，是以必遵微行以求之也。求柔桑者，二月間，蠶尙稚，鄭箋所謂蠶始生宜稚桑是也。繫毛傳以爲白蒿，所以生蠶。按召南詩以采繁爲公侯之事。春秋傳稱蘋蘩蘊藻之菜，可羞於王公。則繫乃蔬屬，可爲饌者，非白蒿，亦非以生蠶者。古今名物不同，缺之可也。朱傳以爲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果如是，則詩先言求柔桑，而後言采繫，於文爲倒置。况川繫爲時不久，爲數無多，何以於采桑不言祁祁，而反於采繫言祁祁乎？然則詩特因言二月間事，故連類而及之，不必果以飼蠶故也。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毛傳以爲與幽公子同出同歸。女遵微行，何由得與公子同歸？鄭氏不從是也。然謂感陽氣而思男，欲嫁公子，其失尤甚。惟朱傳以爲許嫁之女，以將遠其父母爲悲者，得之。蓋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然男多樂婚，而女多不樂嫁。何者？男子娶妻，與之共事父母；女子適人，則不得事己之父母。少有人心者，自應爾爾。故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傷悲。」固人情也。如鄭氏之言，傷春思

嫁，乃後世不肖女子之所爲；甯先周之美俗而有是哉？女而嫁公子，則爲卿大夫之女可知。然且貴而能勤如是，宜乎朱子以爲風俗之美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斯。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此承上章言仲春蠶桑之事，遂言季春蠶桑之事，因終言之，以至於成衣也。蠶月，卽夏正之三月。不稱三月者，幽俗重蠶，故呼此月爲蠶月；猶今人之呼十二月爲獵月也。條桑，芟桑條也。凡樹至春則芟其條，使續生者得遂其長，故擇其桑條之遠揚者，芟而蒞之，以取其葉。而枝小附幹者，則但采其葉。蓋蠶至三月，壯而食多，是以廣取桑葉以飼之也。載績，績絲以爲帛也。舊說以爲績麻。按上方言治絲之事，何得不言績絲而言績麻，使絲事有首而無尾乎？蓋承上文言績絲，而麻之績亦包括其中耳。觀下文言爲公子裳，亦指帛而言；則此績之爲績絲，明甚。周人尙赤，故曰我朱孔陽。遷岐以前，周已尙赤；然則騶衍稱周以火德王，劉歆稱周以木德王，克商之後始尙赤者，其妄不待言矣。裳，猶衣也。變文以協韻耳。庶人五十以上者皆衣帛，而云爲公子裳，尊君親上之義，舉其重者而言之也。

四月秀萋，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穽。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穢，獻豸于公。

此因上兩章言蠶桑之事，由帛而及於裘，遂推言之以及於大獵也。秀萋，草蕃也。鳴蜩，蟲壯也。草蕃蟲壯，皆非田獵之時。致八月而禾稼熟，十月而木葉脫，然後田獵。取物之中，亦有愛物之仁存焉。上言于貉，下言取狐狸，互文以見意也。爲公子裘，猶言爲公子裳，舉其重者言之。卿大夫士庶人之老者，皆在其中矣。于貉，私獵也。其同，大獵也。安不可以忘危，故有文事必有武備。然兵凶戰危，非可嘗試者，故借田獵以習之。私穢獻豸，亦尊君親上之義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鷄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父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此因上章言製裘以禦寒，遂言入室以禦寒之事也。斯螽，莎鷄，蟋蟀，朱傳以爲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是也。（舊說以爲三物）後世謂之促織，或謂之蛩，皆是物也。啓向本以清暑，故寒則塞之。戶歷三時，不無剝落，故墐之。云嗟我父子者，前三章言裘帛皆以奉老，此入室，則卑幼皆同之，故特著此文也。前章首以四月，此章首以五月，亦章法也。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此章雜敘農桑餘事，蔬酒器物之屬，皆出家瑣細之務也。鬱薁，未詳何物。菽，今謂之豆。後文十月納稼有菽，而此文七月已言亨菽者，蓋豆種類最多，豇豆有入飯入蔬二種，扁豆亦以入蔬，皆陸續摘食之。白豆將熟者，亦可食。故七月卽亨菽也。芣，十宜棗，肥大甘美，他方莫能比者。稻，北方罕種之，今邠州惟一川產稻，竊意古者亦當如是，蓋緣所產無多，以故不以充食，但以釀酒。是以後文納禾稼不言稻，而此文爲春酒獨言稻也。稻有黏不黏二種，不黏者可食，黏者可爲酒，所謂糯米者也。故箋傳皆謂稻以釀酒。竊疑棗亦用以釀酒者，今山東有棗酒，關中多用柿醋，或者以棗入稻而釀之。春酒二句，雙承上兩句，未可知也。壺，瓠也。苴，麻屬。叔，義未詳。蓋治麻也。傳謂苴爲麻子，與壺皆以充食。按昔人稱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又稱魏王貽我五石之瓠，論語亦稱瓠瓜繫而不食，則似古人於壺，但以備器用，不以充食也。而麻子亦非可食者，蓋亦治麻以爲布耳。所以瓜獨言食，而壺但言斷，苴但言叔也。茶，未詳何物，或云卽今茶也。按茶，茶文相似，古讀茶音，與茶正同，說爲近之。但茶非可常食，古今不同，缺之可也。樗，今俗謂之臭椿，易生而非美材，故以爲薪。後世近山多薪煤，既

洩地氣，亦勞人力。平地多薪糶，糶則煙濃，遇歲歉則不給於用，古人豈無積糶？且邪山亦產煤，然皆不用而惟用樗。惜乎後人但苟目前之安，莫肯預樹樗於數年前也。云食我農夫者，別於上文春酒介壽之養老者而爲言也。上章首五月，此章首六月，正與上章意同。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兩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此終首章稼穡之事也。首章于耜舉趾，開農事之始；此章築場納稼，表農事之成。首尾呼應，詩人之章法也。前言八月其穫，此何以言十月納禾稼也？禾熟先後不齊，此舉其終而統言之故也。何以繼之以乘屋也？猶首章之先之以授衣也。黍類稷而穗散，有二種：黏者可爲酒，詩所謂豐年多黍多稌爲酒爲醴者也。不黏者可爲飯，河以北呼爲稷，今邠人謂之糜，詩所謂其饌伊黍，論語所謂殺鷄爲黍者也。朱子黍離傳云：「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按此乃今蜀黍，種自蜀來，而黏者可爲酒，故名蜀黍。俗呼爲高糧，非黍也。黍中原徧地有之。朱子生長閩中，閩浙多稻麥，無黍，僅有蜀黍，故誤以爲黍耳。稷，漢以後謂之粟。今北方農夫皆呼爲穀。粟本黍稷未去皮之通稱，對米而言，則皆曰粟。故曰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粟之中，稷最蕃，故概呼之爲粟。而黍則必稱黍以別之。久之而

稷之名遂掩，朱子黍離傳云：「稷一名稌，似黍而小，或曰粟也。」按說文云：「稌，麴也。」又云：「麴，稌也。」稌乃黍之別種，故麴從黍。今邠人亦呼黍爲黏麴，何者？其類同也。說文云：「莠草似稷而無實。」今俗所謂穀，正與莠相似，非農夫往往不能辨，而稌與莠毫不相類，則稌之非稷，明矣。但山東河南之人，多讀入爲去，因有誤以稷爲稌者。閩浙舊無此種，故無從辨其是非耳。云稌非也，云粟是也。（詳見陸稼書先生黍稷辨及余稷稌辨中）重與穆，黍稷皆有之。言黍稷復言重穆者，雨暘無定度，宜早宜晚，不可預卜，故多其種，以冀其有一當也。禾，黍稷之通稱。凡穀之穗側垂者皆爲禾，故禾從木而側其首。（篆文作)麻所以績爲布而成衣也。詳於桑而略於麻者，帛貴者老者之衣，布卑幼之衣也。前已言亨菽，此復言菽者，前舉其一二種，此則兼諸種而統言之也。麥以五月熟，乃言於此者，農事既畢，通計一年之所入也。宮功，朱傳云：邑居之宅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余按：二義皆當有之。觀於爲公子裳，爲公子裘，則上下一體，義固無所別也。日入而息，乃宵而索綯者，冬晝短而夜長，故以夜補晝也。其始播百穀，朱傳得之；鄭箋以爲祈穀，非也。蓋謂明春又將于耜舉趾，其文正與首章相呼應也。首章農事未起，先言授衣，此章農功甫畢，即言乘屋，首章由子丑月逮寅卯月，此章敘戌亥月而仍及子丑月，復遙注寅卯月，亦章法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漉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農桑事畢之後，何以復終之以此章也？此古聖人所以變理陰陽，而使無水旱之災者也。何者？務農養蠶，人力盡矣。田疇可闢，百穀可成矣。然使雨暘不時，五穀不登，農夫將奈之何？故復繼之以此章也。蓋雨暘之不時有二：一由於天地之氣不通，一由於上下之情不達。鑿冰四語，所以通天地之氣也。肅霜七語，所以達上下之情也。雨也者，雲所化也。雲也者，地氣之升焉者也。深山幽壑，人所不居，耕鑿之所不及，此雲所由升也。隆冬冰堅，寒氣凝結，則春分以後，地氣不得上升而爲雲。邠山多而地寒，層巒疊嶂之中，必有積水之處，故必鑿冰以疏其氣也。鑿冰於二之日者何？此冰堅之候也。納凌陰於三之日者何？恐過此而冰泮也。獻羔祭韭以啓冰室於四之日者何？春分以後，陽氣日盛，恐陽氣之燠陰，故漸啓其冰以宜陰氣，此所以陰不伏，陽不愆，而地氣常升也。然亦有密雲布空而雨不降者，何也？燠氣之燠之也。燠氣何以燠也？里巷之間，強凌弱，衆暴寡，而上不之知，知之而不之禁，即怨且憤，怨憤之氣盛，則雲雖升而不能成雨。是以東海孝婦冤死，三年不雨。神宗用鄭俠言，罷新法而天即雨。故欲和陰陽之氣者，必務通上下之情。朋酒羔羊而躋公堂，所以通上下之情。

也。曰：雨暘不時，由於訟獄不平，以平訟獄可矣。羊酒而躋堂，何取焉？曰：訟獄之平，既事之後則然耳。治民之道，固有立於未事之先者，不待於訟獄也。古者諸侯之國，大者不過百里，如今一縣然者，而其下有卿有大夫，有上中下士，承流宣化者多矣。使其君如今縣令，常高自位置，不屑輕與士民相見，民誰敢以朋酒羔羊躋其堂者？羊酒之躋公堂，民之親其君也；實由君之親其民也。此其上下之間，無異家人父子。民有所欲，皆可自言於上而與聚之；民有所惡，皆可自言於上而勿施之。不但暴寡凌弱，上必知而禁之也。而衆自不敢暴寡，強自不敢凌弱，無他，知其耳目周而痾癢切也。兵法所謂上兵伐謀者，此也。上下交而陰陽和，雨暘時而禾麥登，休矣盛哉！此七月一詩所以必終之以此章也。

七月一詩，凡事皆爲未然之慮，不待於臨事也。九月授衣而先言七月流火者，見火已流，知衣之將授也。四之日舉趾，而先言三之日于耜者，計田將耕，知耜之當治也。于貉其同，在子月後也，見其穫隕擗而已預戒之。塞向墮戶，爲改歲計也，當動股振羽而已遞數之。至第七章末，始明指其故，曰：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然後知前文之流火于耜等語，皆非泛言，誠爲先事之慮故也。蓋天下之事，未事而圖之則有功，臨時而計之則無及；計然所謂旱則資舟水，則資車者也。是以樂則慮憂，常則慮

變，豐則慮荒，故有終歲之憂，而無一朝之患。後世之民情則不然；田穀豐登則佚樂頓起，衣食恣爲好美，風俗務尙繁華，若豐登可以常恃者。一遇凶荒，非流離於道路，卽劫掠於閭閻，亦復何濟於事甚矣，古人風俗之美也！

七月一詩，資用盡取之於國中，不待於外求也。五穀取之於田，不待言矣。其次莫如衣，而帛取之於桑，布取之於麻，裘取之於獵。又其次莫如室，而亦不過茅索以供其用。乃至酒取於稻，薪取於樗，無非國中之所自有。此外，惟厲鍛之屬，須涉涓取之耳。是以其民各自安於耕鑿之天，無求於人，無慕於外。不待捐金於山，而固無所用於金也。不待沉珠於淵，而固無所用於珠也。夫惟不貪，是以無爭。夫惟無爭，是以宗族和諧，鄉里嫻睦。美哉，俗乎！余幼時至鄉中，見其俗尙有一二近古者，薪米取之於田，衣則市綿而紡績以爲布。罕有靡麗之飾，魚肉之奉。而應酬亦殊少，卽有之，亦多以餅餌爲饋遺。以故人不蓄錢，亦不貪錢。壯年以後，鄉民漸尙紛奢，需用日增，非錢莫能買也。由是人多貪錢，智者欺愚，強者凌弱，而風俗遂日敝。吾故讀邠風而不能無今昔之感也！

七月一篇，自正月至十二月，趨事赴功，初無安逸暇豫之一時。男子耕耘於外，女子蠶績於內。未舉趾而已先于耜，甫納稼而卽執宮功。雖農隙之時，而亦有剝棗斲壺，采茶薪樗，取狐狸續武功之事。

乃至冰堅水涸，一切之事皆舉，而猶使之冒寒鑿冰，毋乃過於勞乎？曰：此先王之所以爲憂深而慮遠也。大凡人心不能無所用，不用於此，則用於彼；不用於正，則用於邪。日有所用，而無休息，則心專於所營之事，而不暇他有所及，以故無分外之思。一日無所事事，則其心遂放，而惰淫之念，得以乘之而入。於是乎博奕樗蒲，燕歌楚舞，煙火燈船雜戲之屬，盛行於時，而民之心遂蕩。蕩則不復思義，於是乎子不思考，弟不思友，而鄰里亦不思任卹。且其用財旣奢，則必不敷所出，不敷所出，則必取之於人。於是乎智欺愚，強凌弱，相爭奪而不止。訟獄自是繁，而風俗自是壞矣。是以楚莊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魯敬姜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吾故讀七月而知周之所以王，讀蟋蟀而知晉之所以伯也。惜乎後世之學優而仕者之罕知此義也！

東山詩解

東山一詩，叙室家離合之情，沉摯真切，最足感人。而絕無怨尤之意，尤足以見盛世風俗之美。余龔在京師時，濱南陳履和以其所作東山詩解貽余，余曾書其文後數十餘言，載於余文集中。暇中吟諷此詩，猶覺所論未盡，不能自己，復著此解，附載之於七月諸章之後。

衛宏毛詩序云：『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

也。」余按：首章自叙途中情形，次章代寫家中景象，皆未歸時事。謂之爲完與思，尙屬近之。至第三章明言久別乍逢之喜，故曰婦嘆于室。我征聿至，而云室家望女，已爲誤解。若第四章乃言夫婦聚首之樂，而借新婚以形容之，然後以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兩句醒出主意，詞意甚明。今乃以爲樂男女之及時，是反以襯筆爲正筆，失詩人之指矣。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二句無韻）我來自東，（韻）零雨其濛。（叶東）我東曰歸，（韻）我心西悲。（叶歸）製彼裳衣，（叶歸）勿士行枚。（叶歸）蜎蜎者蠋，（韻）烝在桑野。（韻）敦彼獨宿，（叶蠋）亦在車下。（叶野）

首章先寫未歸之時，途中情形，以爲下文作勢。西字直照下婦嘆于室句。獨宿車下，所以反跌三章我征聿至四章其舊如之何句。不寫未歸時之苦，不見既歸後之樂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羸之實，（韻）亦施于宇。（韻）伊威在室，（叶實）蠋蛸在戶。（叶字）叮唾鹿場，（韻）熠熠宵行。（叶場）不可畏，（韻讀平聲）也，伊可懷，（叶畏）也！

次章極寫家中蕭條景象，暗合三年二字在內，首章所謂我心西悲者也。家中蕭條如此，何以爲情！

不如是，不見歸後之樂也。前兩章純用反跌，文勢極佳。以伊可懷結之，神氣直注末章其舊如之何句。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韻）婦嘆子室。（叶垤）洒掃穹窒，（韻）我征聿至。（叶窒）有敦瓜苦，（不入韻）烝在栗薪。（韻）自我不見，（不入韻）除首二句外，篇中單句，惟此二字不入韻。于今三年！（叶薪）

三章乃寫夫婦相逢之樂。婦嘆于室，我征聿至，兩兩相對。然使乍別即歸，亦屬常事無足異者，故復借瓜點出三年二字，以見久別重逢之樂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韻）熠燿其羽。（韻）之子于歸，（叶飛）皇駁其馬。（叶羽）親結其縵，（韻讀若羅）九十其儀。（叶縵讀若俄）其新孔嘉，（叶縵讀若歌）其舊如之何！（叶縵）

此當寫夫婦重逢之樂矣。然此樂最難寫，故借新婚以形容之。縵也而親結之，儀也而九十之。凡其極力寫新婚之美者，皆非為新婚言之也，正以極力形容舊人重逢之可樂耳。新者猶且如此，況於其舊者乎？一句點破，使前三章之意，至此醒出，真善於行文者！大抵此篇多用旁敲側擊之調，最耐

學者思索玩味，工於爲文者也。孔子謂「不學詩，無以言。」讀此篇，益信詩之有資於言者大也！我征聿至于今三年兩句，乃一篇之關目。篇首惛惛不歸一語，次章果嬴伊威六句，皆暗含三年字在內。制彼裳衣勿士行枚，是撇筆，卽補筆也。至第三章始借見瓜點出三年二字，非瓜也，其人也。言語之妙，可想。

按此詩詞意明甚，不知向來何以解爲大夫美周公與周公勞歸士也。姑存此注，俟有深於詩者決之。

通論讀詩

詩之旨趣，前卷言之詳矣。近覺其義有未盡者，復附論之於此。

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夫詩以寫性情，書以道政事。詩之有資於言，可以專對，固也。若政事則莫如書，而聖人反責之誦詩者，何哉？余自近年始悟其理。蓋其故有三焉：一則春秋之世，卿大夫誦詩者多，觀傳所記賦詩引詩之事，不可枚舉，故聖人就所素習者言之。二則尚書所載，皆帝王經世之大法，非尋常人所能。春秋之世，賢士大夫尙未足以及此，故聖人亦不以過望於當時也。三則政以治民，正俗爲要，尚書所言，乃朝廷興革之大端，至

於民情之憂喜，風俗之美惡，則詩實備之。故讀七月，而知周之所以興；讀大東，而知周之所以衰；讀齊、唐之風，而知其立國之強；讀陳、鄭之風，而知其享國之促；車攻、夜如何，其非不朝會仍其舊也；然誦白駒、黃鳥，而知周之必微；載馳、定之，方中，非不國家失其故也；然誦淇澳、干旄，而知衛之必久。詩之有益於政，大矣！無怪乎季札觀於周樂，而興亡得失，遂如指諸掌也。余嘗視前代諸史書，亦自以爲識其治亂之由。其後，泛觀前人詩集文集，與野史之所載，士大夫之風氣，民間之好尚，官府閭閻之利弊，所以興亡盛衰之故，皆了然如見。然後知始之所得尙淺，而史之未足以盡政也。聖人於誦詩者，而望其達於政，其亦猶此意乎？惜乎世之誦詩者，皆爲詩序所悞，強以事附會之，失詩人之本意，遂至與政不相涉也。

大抵國家之所以久，惟在人心風俗之固。而人心風俗之固，惟賴都邑大夫之賢。觀大田之詩，遺秉滯穗，以濟人。誦無衣之篇，同袍同仇，以結友。不惟無爭，而且相恤。不惟衣裘可共，而且患難可同。俗何以如是美也？無他，大夫廉勤自勵，修明政事，扶弱抵強，姦豪有所畏憚，故民得以相安。相安則不爭，不爭則相恤。是以如此！若貪惰自恣，則政皆失宜，徇私而鬻獄者有之，告於上而不爲理者有之，豪強由是肆行，而平民皆無以自保，非附會同黨以求其庇，則別倚豪強而與相抗，風俗安得而不

壤乎。吾故讀黃鳥而知周道之衰，讀碩鼠而知魏俗之敝也。何者？篤實守分之人，決不肯爲濟惡之事。他鄉寄居之客，斷不能敵土著之民，勢必至於食黍啄粟，惟所欲爲而無如何，莫我肯顧，不可與明言，人皆視爲當然，不以爲異也。非適樂土而復邦族，更有何策？良民去而旅人歸，則所存者皆敗俗之人耳。豈復能有固志？一旦疆場頻驚，勢必土崩瓦解，無怪乎其避而遷於洛，折而入于晉也。此治亂興亡之大要，學者熟此二篇，則授之以政，而無不達者矣。○碩鼠詩序以爲刺君，朱傳以爲刺有司，今以黃鳥觀之，食黍食麥，何異啄粟啄梁之喻。蓋亦困於豪強之凌藉者，但因有司失政，是以至是，不必定以碩鼠屬之有司也。說已見魏風中。

古之人主，有輕信人言，而誤用姦人，誤殺賢臣者。讀史者輒譏其不明，固也。然此亦人之通病，非獨人主然也。雖說經亦如是而已矣。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至於曰不可，曰可殺，亦然。必待國人之言僉同，然後察之，必待察之見其果然，然後去之殺之。若是乎，其不肯輕於信人也。今說經者則不然，衛序鄭箋之說詩也，不過一家如是言耳。齊詩不如是也，魯詩不如是也，卽韓詩亦不如是也，是何異一二人如是言，而諸大夫國人皆不以爲賢，不以爲不可，不以爲可殺乎？且考之史記漢書不合也，考之春秋經傳國語

不合也。卽細玩本詩之詞意，而亦不合也。是何異一二人如是言，及察之而實未嘗實未嘗不可未嘗可殺乎？然而說者皆不之問，有如不見不聞然者，此何故哉？夫諸大夫國人之言皆同，尙猶不敢盡信，而必察之；况僅一家言之，而遂曰詩序近古，必非妄言者。然則古人之受誣者，可勝道哉？此可爲長太息者也！

附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論尙書三則

尙書正義二十卷

舊本題漢孔安國傳其書，至晉豫章內史梅頤始奏於朝。唐貞觀十六年，孔穎達等爲之疏。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又加刊定。孔傳之依託，自朱子以來，遞有論辯。至

清清閻若璩作尙書古文疏證，其事愈明。其灼然可據者，梅鷟尙書考異，攻其注禹貢灑水出河南北山一條，積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一條，地名皆在安國。朱彝尊經義考，攻其注書序東海駒駟扶餘駘貊之屬一條，謂駒駟王朱蒙至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安國武帝時人，亦不

及見。若璩則攻其注泰誓。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與所注論語相反。又安國傳有湯誓而注論語于小子履一節，乃以爲墨子所引湯誓之文案（安國論語注，今佚。此條乃何晏集解所引）皆證佐分明，更無疑義。至若璩謂定從孔傳，以孔穎達之故，則不盡然。考漢書藝文志敘古文尚書，但稱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不云作傳。而經典釋文敘錄乃稱藝文志云：安國獻尚書傳，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始增入一傳字，以證實其事。又稱今以孔氏爲正，則定從孔傳者，乃陸德明非自穎達。惟德明於舜典下注云孔氏傳，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又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姚方輿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方輿本，或此下更有游，哲，文，明，温，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然則出之於王注，無施也。則開皇中雖增入此文，尙未增入孔傳中，故德明云爾。今本二十八字，當爲穎達增入耳。梅賾之時，去古未遠，其傳實據王肅之注，而附益以舊訓。故釋文稱王肅亦注今文，所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此雖以末爲本，未免倒置，亦足見其根據古義，非盡無稽矣。穎達之疏，晁公武讀書志謂因梁費黷疏廣之然。穎達原序稱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黷，顧，彪，劉，焯，劉，炫六家，而以劉焯

劉炫最爲詳雅。其書實因二劉，非因費氏、公武，或以經典釋文所列義疏，僅彪一家，故云然與？朱子語錄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易書爲下。其言良允。然名物訓故，究賴之以有考，亦何可輕也。

古文尙書疏證八卷

隋情閣若瓌撰。若瓌字百詩，太原人。徙居山陽。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古文尙書，較今文多十六篇。晉魏以來，絕無師說，故左氏所引，杜預皆注曰逸書。東晉之初，其書始出，乃增多二十五篇。初猶與今文並立，自陸德明據以作釋文，孔穎達據以作正義，遂與伏生二十九篇混合爲一。唐以來，雖疑經惑古，如劉知幾之流，亦以尙書一家列之史通，未言古文之僞，自吳棫始有異議，朱子亦稍稍疑之。吳澄諸人，本朱子之說，相繼抉摘，其僞益彰，然亦未能條分縷析，以抉其罅漏。明梅賾始參考諸書，證其剽剟，而見聞較狹，蒐采未周。至若瓌，乃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僞，乃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條，毛奇齡作古文尙書冤詞，百計相軋，終不能以強辭奪正理，則有據之言，先立於不可敗也。其書初成四卷，餘姚黃宗義序之。其後四卷，又所次第續成。若瓌沒後，傳寫佚其第三卷，其二卷第二十八條、二十九條、三十條，七卷第一百

二條、一百八條、一百九條、一百十條、八卷第一百二十二條、至一百二十七條、皆有錄無書。編次先後，亦未歸條理，蓋猶草創之本。其中偶爾未核者，如據正義所載鄭元書序注，謂馬鄭所傳與孔傳篇目不符，其說最確。至謂馬鄭注本亡於永嘉之亂，則殊不然。考二豕之本，隋志尚皆著錄，稱所注凡二十九篇。經典釋文備引之，亦止二十九篇。蓋去其無師說者十六篇，止得二十九篇，與伏生數合，非別有一本注孔氏書也。若璩誤以鄭逸者，即爲所注之逸篇，不免千慮之一失。又史記漢書但有安國上古文尚書之說，並無受詔作傳之事，此僞本鑿空之顯證，亦辨僞本者至要之肯綮，乃置而未言，亦稍疎略。其他諸條之後，往往衍及旁文，動益卷帙，蓋慮所著潛邱鄒記或不傳，故附見於此，究爲支蔓。又前卷所論，後卷往往自駁，而不肯刪其前說，雖仿鄭元注禮，先用魯詩，後不追改之意，於體例亦究屬未安，然反復釐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證之學，則固未之或先矣。

古文尚書冤詞八卷

清精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其學淹貫羣書，而好爲駁辨以求勝。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辭。故儀禮十七篇，古無異議，惟章如愚山堂考索載樂史有五可疑之言，後儒亦無信

之者，奇齡獨拾其緒論，詆爲戰國之僞書。古文尙書，自吳棫朱子以來，皆疑其僞。及閻若璩作古文尙書疏證，奇齡又力辨以爲真。知孔安國傳中有安國以後地名，必不可掩，於是別遺其辭，撫隋書經籍志之文，以爲梅賾所上者，乃孔傳，而非古文尙書。其古文尙書本傳習人閒，而賈馬諸儒未之見。其目：一曰總論，二曰今文尙書，三曰古文尙書，四曰古文之冤。始於朱氏，五曰古文之冤。成於吳氏，（案吳棫書稗傳，在朱子稍前，故朱子語錄述棫說，當云始於吳氏，成於朱氏。此二門殊爲顛倒，附識於此。）六曰書篇題之冤，七曰書序之冤，八曰書小序之冤，九曰書詞之冤，十曰書字之冤。考隋書經籍志云：「晉世祕府，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頤，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其敘述偶未分明，故爲奇齡所假借。然隋志作於尙書正義之後，其時古文方盛行，而云無有傳者，知東晉古文非指今本。且先云古文不傳，而後云始得安國之傳，知今本古文與安國俱出，非即東晉之古文。奇齡安得離析其文，以就已說乎？至若璩所引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又引鄭元所注十六篇之名，爲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葵，問命，明與古文二十五篇，截然不同。奇齡不以今本不合馬

鄭爲僞作古文之徵，反以馬鄭不合今本爲未見古文之徵，亦頗巧於顛倒。然考僞孔傳序未及獻者，乃其傳。若其經，則史云安國獻之，故藝文志著錄。賈逵嘗校理祕書，不應不見。又司馬遷爲安國弟子，劉歆嘗校七略，班固亦爲蘭臺令史，典校藝文，而遷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尙書，安國以今文讀之，逸者得多十餘篇。」歆移太常博士，書稱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書十六篇。班固漢書藝文志亦稱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則孔壁古文有十六篇，無二十五篇，鑿鑿顯證，安得以晉人所上之古文，合之孔壁歟？且奇齡所藉口者，不過以隋志稱馬鄭所注二十九篇，乃杜林西州古文，非孔壁古文。不知杜林所傳，實孔氏之本，故馬鄭等去其無師說者十六篇，正得二十九篇。經典釋文所引，尙可覆驗。徒以修隋志時，梅賾之書已行，故志據後出僞本，謂其不盡孔氏之書，奇齡舍史記漢書不據，而據唐人之誤說，豈長孫無忌等所見，反確於司馬遷班固劉歆乎？至杜預韋昭所引逸書，今見於古文者，萬萬無可置辨。則附會史記漢書之文，謂不立學官者，卽謂逸書，不知預注左傳皆云文見尙書某篇，而逸書則皆無篇名。使預果見古文，何不云逸書某某篇耶？且趙歧注孟子，郭璞注爾雅，亦多稱尙書逸篇。其中見於古文者，不得以不立學官假借矣。至孟子「欲常常而見之」

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岐注曰：「此常常以下，皆尙書逸篇之詞，爾雅釗明也。璞注曰：『逸書』釗我周王，」核之古文，絕無此語。『亦將以爲不立學官，故謂之逸耶？』又岐注九男二女，稱逸書有舜典之書，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使逸書果指古文，則古文有舜典，何以岐稱亡失其文耶？此尤舜文愈工，而罅漏彌甚者矣。梅賾之書行世已久，其文本來掇佚輕，排此聯貫，故其旨不悖於聖人，斷無可廢之理。而確非孔氏之本，則證驗多端，非一手所能終掩。近惠棟王懋功等，續加考證，其說益明，本不必再煩較論。惟奇齡才辨足以移人，又以衛經爲辭，託名甚正，使置而不錄，恐人反疑其說之有憑，故並存之，而撮論其大旨，俾知其說不過如此，庶將來可以互考焉。

言文對照
白話註解
新式整理分類詩經

目錄

一 家庭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蠡斯	桃夭	鶉巢
采芣	草蟲	采蘋	行露	標梅	小星	江汜
死麕	凱風	柏舟	氓	伯兮	有狐	于役
鷄鳴	揚之水	鷄鳴	於菹	陟岵	十畝	綢繆
杖杜	葛生	晨風	伐柯	出車	杖杜	蓼莪
車牽	采芣					

二 宮庭

麟趾	稷矣	綠衣	燕燕	日月	終風	泉水
----	----	----	----	----	----	----

分類詩經目錄

靜女

新臺

二子

有茨

偕老

鶉之奔奔

蟋蟀

載馳

碩人

竹竿

河廣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有女同車

南山

敝笱

載驅

猗嗟

渭陽

株林

常棣

鴛鴦

頍弁

白華

生民

韓奕

瞻卬

三 政治

兔置

汝墳

甘棠

羔羊

殷其雷

柏舟

谷風

式微

施丘

定之方中

淇澳

木瓜

黍離

緇衣

羔裘

絜兮

狡童

園有桃

伐檀

碩鼠

揚之水

椒聊

羔裘

鶉翎

無衣

采芘

車麟

終南

黃鳥

權輿

宛丘

葛門

防有

羔裘

素冠

匪風

做人

鶉鴝

下泉

七月

鶉鴝

九疑	狼跋	鹿鳴	四牡	皇華	天保	蓼蕭
淇露	彤弓	車攻	吉日	鴻雁	庭燎	鶴鳴
白駒	無羊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小旻	小弁	巧言	巷伯	大東	四月	北山
小明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桑扈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	采芣	角弓	菀柳	黍苗
隰桑	緜蠻	文王	大明	縣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下武	靈臺	文王有聲	
公劉	洞酌	卷阿	民勞	板	蕩	抑
桑柔	雲漢	崧高	烝民	召旻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離	載見	有客	武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瑟

載芟

良耜

酌

桓

賁

般

駟

有駜

閟宮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四 軍事

騶虞

擊鼓

有狐

揚之水

大車

清人

駟騶

小戎

無衣

東山

破斧

采芣

六月

采芑

祈父

漸漸之石

何草不黃

江漢

常武

武

泂水

五 風俗

采芣

漢廣

雄雉

匏有苦葉

簡兮

北門

北風

桑中

相鼠

干旄

考槃

芄蘭

君子陽陽

中谷有蓷

兔爰

葛藟

采芣

丘中

將仲子

遵大路

山有扶蘇

裳裳

丰

東門之墀

風雨

子衿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還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甫田

盧令

葛屨

汾沮洳

蟋蟀

山有樞

蒹葭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月出

澤陂

隰有萋楚

伐木

角鬲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菁菁者莪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小雅

何人斯

谷風

無將大車

都人士

瓠葉

茗之華

既醉

鳧鷖

六 雜類

蟋蟀

沔水

鼓鐘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行葦

假樂

絲衣

分類詩經目錄

言文對照
白話註解
新式整理分類詩經

許嘯天

家庭

關雎五章——是說男人能找到貞靜的女子做他的妻子

——國風周南第一——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興體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興體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興體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興體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興體

一聲兒高一聲兒低嘶啼着的雌雄雎鳩兒，停在水中央的地上，他們是在那裏戀愛着啊！如

今有一個幽靜美貌的好女子，那規矩的男人，也要去找伊來和他做夫妻的。水裏長着長短不齊的荇草，依着水勢向左向右的淌着，好似那幽靜美貌的好女子，那做男人的睡在牀上的時候，醒着睡着都想着伊呢！男人找不到女人的時候，他醒裏睡裏都想念着伊，想念啊！想念啊！想念得儘把一個身體在牀上翻來覆去，兀自的睡不熟呢！長短不齊的荇草，在水裏依着水勢向左向右的淌着，便有人去採他下來，好似那幽靜美貌的好女子，男人去把他找回家裏來，好似彈琴瑟的和着調兒，相親相愛的住在一塊兒了！長短不齊的荇草，在水裏依着水勢向左向右的淌着，便有人去採下來，煮熟了吃着，好似幽靜美貌的好女子，男人去把他找回家去，好似打着鐘鼓那聲音，東西相應，很和氣的住在一塊兒了！



國風

詩經

裏的體裁有三種

一種稱做風，一種稱做雅，一種稱做頌。

風是百姓唱的

諛謠，那歌謠的意思，都是說些當時的風俗人情。祇因當時在百姓上面做皇帝，做地方官的，能夠忠心辦理國家，和地方上的公事，把地方治得太太平平，百姓安安樂樂的住着，養成功了純厚的風俗，所以稱做風。百姓是在下面的，皇帝和地方官是在上面的，上面有好的風氣傳到下面，好似風從上面吹來，把草木都吹動了，所以稱做風。當周朝時候，封諸侯在各地，成了各國各

國的風氣不同，那詩的音節，也有強弱的分別。做帝王的到各國去巡查，吩咐太史官把各國百姓唱的歌謠搜集起來，從歌謠裏可以看得出諸侯政治的好壞，風俗的邪正，這便稱做國風。

周南，是地名，在古時雍州岐山的陽面；周朝的太王，第一個住在這地方，所以他便把國號稱做周。到武王時候，得了天下，做了周朝的皇帝，又把這周原來的地方，分給他的弟弟名旦的住着，所以旦也稱做周公旦。這歌謠是從周地以南民間採來的，所以稱做周南。周地的西面是犬戎，北面是獫狁，東面是諸侯列國；祇有南面的地方最大，直到江漢一帶；這地方受着周文王的教化，文化開通得最早，所以他的歌謠，都是講家庭和樂，是表示這地方的人心快樂。

關關，是說一雌一雄的鳥，一啼一叫，互相答應的聲音；是表示他雌雄和樂的意思。雝雝，雝雝，是一種水鳥的名稱，又名王雝，他的樣子和野鴨差不多；如今的長江淮河裏，常有得看見的，都是一雌一雄守着一塊兒游來游去，不肯亂交；又親熱，又貞節，從不會見他一隻游着的，也不會見他夾雜着在一塊兒的。因此做詩的人看見了雝雝，便想起男女戀愛的事體來；知道男女應當學着雝雝，祇講戀愛，不可淫蕩。

河洲，水中的陸地，稱做洲，俗稱做灘；雝雝是水鴨，所以常常棲息在水灘上的。窈窕，窈窕，是說女人性格幽靜的樣子。淑女，淑，是說有德性的。

人淑女，是說賢惠的女人。君子，君子，是說有道德學問的男人。好逑，好，是說歡喜的意思；逑，是說配成夫妻。好逑，是說願意和伊配成夫妻。參差，參差，是長短不齊的樣子。荇菜，荇菜，是一種水草的名稱，可以煮着吃的，又稱接余。根長在水底裏，莖很長的，好似釵腳一般。莖的上半段青色，下半段白色的。葉的色紫紅圓形，對葉面量，有一寸多闊。葉浮在水面，好似小荷葉。左右，荇菜的莖長，柔軟無力，隨着水勢向左而右面的淌着。流之，荇菜在水中左右流着，沒有一定的方向，好似男人的想着女人，心思起落不定。寤寐，人睡在牀上，醒着稱做寤，睡熟了稱做寐；寤寐求之，是說男人在睡時醒時都想着這幽靜的好女人。思服，服，是想着的意思。悠哉，悠，也是想的意思；哉，是感嘆的口氣。悠哉悠哉，是說想着啊！想着啊！是說想得厲害的意思。輾轉反側，輾轉反側，原是說滾來滾去，翻覆不定的樣子；這裏是說男人想女人，想得厲害，正在牀上，把身體翻來覆去，睡不安耽的樣子。左右采之，采字和採字通用；左右采之，是說荇菜在水裏向左向右流着，那採荇菜的人，也向左而向右面去採着。拿他比方男人各處去找那幽靜美貌的女人。琴瑟，彈琴鼓瑟，聲調湊在一起，十分和順好聽；拿他比君子和淑女配成了夫妻，住在家裏，十分和順的樣子。友之，同心合意稱做友，是說君子

和淑女做了夫妻，住在一塊兒，同心合意的十分恩愛。 芼之。把菜煮熟了，盛在碗裏，拿上桌去吃着，稱做芼。這是比方君子已得了淑女以後，好似苻菜已經煮熟了吃着。 鐘鼓樂之。鐘和鼓是相連的，好似夫妻的在一塊兒。夫妻和睦，男人順着女人的話，女人順着男人的話，好似打着鐘鼓，聲聲相響的。 興體。做詩經的法子，原有六種。一是風，二是賦，三是比，四是興，五是雅，六是頌。這六種，也有通篇用一個法子的，也有一章用一個法子的，也有一句用一個法子的；隨時變化着用，沒有一定的。這一首關雎詩，是通篇用興體的。什麼叫做興呢？是見了別一樣東西，便觸了他的思想，便做成了一首詩；這首詩便是見了水邊的雎鳩，觸動了男女求婚的思想，做成了這一首詩。第二章見了苻菜在水裏流動着，便想起了男人未得女人以前的徬徨樣子，和既得以後的安靜樣子，與是觸動思想的意思。

音註

雎——雎字，音疽。窈——窈字，音么。窕——窕字，徒了反，音調。速——

速字音求，參——參字，初金反。差——差字，初宜反，讀平聲。苻——苻字，音杏，讀去聲。

芼——芼字，音帽。樂——樂字，音洛。

葛覃三章——是說女人回娘家去穿的衣服十分樸實是表明那時

女人的好德性

——國風周南第二——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賦體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獲，爲絺爲綌，服之無斃。——賦體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甯父母。——賦體

滿地長着的苧麻絲兒啊，直漫延到山坳裏去了啊！想當時苧麻的葉兒，是長得十分茂盛的！呢！那黃鸝在裏面飛來飛去飛着，飛倦了便停在這一叢一叢的矮樹上；提着他很和潤的喉嚨，大家唱着，叫遠地方的人都聽得了。滿地長着的苧麻絲兒啊，直漫延到山坳裏去了啊！苧麻的葉兒密密層層的長得很大了，可以割下來了，可以拿到鍋子裏去煮了；煮出了苧麻絲兒，可以織成細的麻布和粗的麻布了。做成衣服穿在身上，是不叫人討厭的呢！便去對管家的主母說明了，託他去對丈夫說：我要回娘家去了。洗去我在家裏平常穿的麻布做成的衣服上的污穢，又把我的禮服拿出來洗洗。什麼衣服是應當洗了，什麼衣服可以不必洗，我要穿着衣服回家去，請請爹

媽的安了。

葛

葛

葛是一種草名，生在野地裏的。一堆一堆的長着，待他榦兒長老，把他割下來，取

他榦兒上的皮；又把皮煮爛，取他皮裏的筋，劈成一絲一絲的，織成粗細的夏布。這一種草，俗名

稱做苧麻。覃兮。覃，是說滿地長着草木多的樣子。兮，是驚嘆的口氣。覃兮，是說長得多啊！

施於。施，是說草木慢慢的蔓延開去。施於，是說蔓延到。中谷。谷，是說山坳；中谷，是說山坳

的中央。黃鳥。黃鳥，是一種鳥名，又稱做黃鸝，也稱做黃栗留。幽州人稱做黃鸞，也稱做倉

庚，又稱商庚，一名鶯黃，一名楚雀。齊人稱他搏黍。桑果熟的時候，黃鳥便飛來停在桑樹林子裏，

是一種應節氣的鳥。桑果熟時，苧麻也長了，所以長苧麻的時候，也有黃鳥。于飛。于字和文

言的焉字一樣意思。于飛，是說飛焉，有快樂的意思。是說黃鳥在苧麻叢中飛來飛去，十分快樂

呢。灌木。一堆一堆長着的矮樹，稱做灌木；在草類木類以外，另是一類。樹榦祇有三尺左右

高，榦的樣子，像樹榦裏面空心的，很脆弱。苧麻，牡丹，棉花，都是灌木類；這裏灌木，便是說苧麻。

啾啾。鳥聲和潤，稱做啾啾；是說許多鳥很和潤的聲音叫着。莫莫。莫莫，是說樹葉長大茂

密的樣子。刈。拿刀割着草，稱做刈；在水裏煮着，稱做漚。要取苧麻皮裏的筋，是要先把苧

藤皮煮爛，纔取得出筋來。 絺，絺。 細的藤布稱做絺，粗的藤布稱做絺。 無斃。 斃，是說心中厭惡無斃，是說心中不討厭。 師氏。 古時做女人的，都有女師，專教導做女人的一切規矩；女人要做什麼事體，先要對女師說明，便是如今的保姆。 言告。 言字，是而字的意思；言告，是說然後去告訴。 第一個告字，是說告訴女師知道；第二個告字，是說託女師去轉告他丈夫知道。 薄汚。 薄，是說稍稍的意思；汚，原是說醜醜，這裏拿他作去掉醜醜一般講。 薄汚，是說稍稍洗去衣服上的醜醜。 薄澣。 澣，便是洗；薄澣，是說稍稍把衣服洗洗。 我私。 平常穿的衣服稱做私，是說祇能在家中私地裏穿的，不能見客的。 我衣。 這個衣，是說穿出去見客的禮服；因為女人要回娘家去看父母，家常衣服和禮服都要帶去的。 害澣。 害，澣，害，是說穿出去見客的意思。 害澣，是說什麼衣服應當洗的，什麼衣服不必洗的。 歸甯。 甯，是說回家去請父母的安。 歸甯，是平安的意思，歸甯，是說回家去請父母的安。



施——施字音異，讀作去聲。 嗜——嗜字，居笑反，音雞。 刈——刈字音毅。

澣——澣字，音或。 絺——絺字，音癡。 絺——絺字，去略反，音隙。 斃——斃字，音亦。

澣——澣字，音緩。 害——害字，音曷，讀做人音。

卷耳四章——丈夫出門在外他妻子在家裏想念出門人的辛苦便

做成這一首詩表示他夫妻愛情的深厚

——國風周南第三——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賦體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賦體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賦體

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賦體

採啊，採啊！快採這地上的卷耳莢罷！可憐我心頭有事，手也懶了；採了半天，還不會採滿這一竹筐。唉，想起我那心頭上的丈夫來，我更無心採他，便把這竹筐拋在大路傍。我很想跑到那十

山頂上去，望望我那在路上的丈夫；祇恨我的馬也病了，不能駛我上山去。我沒奈何姑且回家去，把金盞兒盛着酒吃着；祇願我把酒吃醉了，迷糊了心腸，不要長長想着他罷。我很想跑到那高山的山脊兒上去，望望我那出門去的丈夫；祇恨我的黑馬病得很厲害，把毛色也變黃了，不能駛

我上山去。我沒奈何姑且回家去，把野牛角做成的高脚酒杯兒，倒着酒吃着，祇願我把酒吃醉了，迷糊了心腸，不要長長的傷心罷。我原打算跑到那石山上去，望望我那出門去的丈夫，吓！我的馬病得走也走不動了，我的僕人也病得走不動路了；叫我怎麼能夠跑到山頂上去望那在遠路上的丈夫呢？

采采

采字和採字通用，采采，是說採了又採，時候採得很久。卷耳，卷耳是一種

野菜，又名蒼耳。葉子青白色，樣子好似胡葵一般。開着白色的花，葉莖很細，在地上一堆一堆生着，和盤子一般，可以煮成菜糊吃的。到四月間生子，好似女人耳上掛的耳墜一般。幽州人稱他做爵耳。本草上說，便是如今的蒼耳。頃筐，頃，是斜筐，是竹做成的器具，盛菜類用的。頃筐，是說一淺竹籃。採得時候很長久，不滿一竹籃，是表示他心中有事，無心採野菜的神情。盈，便是滿。懷人，懷，是說心中想着。婦人心中想着的人，便是丈夫。嗟，是嘆息的口氣。寘，寘，是拋去的意思，也是放着的意思。周行，周行，便是說大路。婦人在大路傍採卷耳，忽然心中想起出門去的丈夫來，便心灰意懶，把那竹籃拋在大路傍。陟彼，上去稱做陟。崔嵬，土山上長着石塊的，稱做崔嵬。又一種解說，崔字是高大的意思，嵬字是又高又不平的意思。總之崔嵬兩

字，是說高大不平的山。虺。隤。馬害病沒有力跑到高的地方去，稱做虺隤。金。疊。疊，便是酒杯，杯上刻着雲雷的樣子；上面塗着金，稱做金疊。永。懷。永，是長久的意思；懷，是想着，不永懷，是說不願長長勾起心事。高。岡。山的脊骨稱做岡，便是嶺高岡，便是高嶺。玄。黃。玄，是黑色；黑色的馬害病，害到十分厲害，他的毛色便變成黃的了，所以稱做玄黃。兕。觥。觥，是三脚酒杯，又稱做爵；兕，是野牛，祇長一條角的。拿野牛角做成的大酒杯，稱做兕觥。永。傷。永，是長久的意思；傷，是說傷心。不。永。傷，是說不願長長的傷心。砮。矣。石山上長着土的，稱做砮。瘡。矣。馬害病不能走路，稱做瘡。痛。矣。人害病不能走路，稱做痛。何。盱。盱字，別的詩經上，都作吁字。但吁是嘆氣，云何吁矣，這一句十分費解，祇有爾雅注引證，改作盱字。盱字，是望遠處的意思；如今這書上也改用盱字。云何盱矣，是說僕馬都病倒了，怎麼能夠跑到山頂上去望。在遠路上的丈夫呢？意思比較用盱字簡捷切實些。賦。體。做詩把心中的感念，平鋪直敘的說出來，稱做賦；是不用別的事物假託的。



卷——這卷字，應讀作上聲，和捲字差不多。頃——頃字，音傾。行——行

字，音杭，戶郎反。崔——崔字，音摧。蒐——蒐字，音巍。虺——虺字，音灰。隤——隤字，

音頤。懷——這懷字，讀成爲字，音胡隈反。咒——咒字，音似。觥——觥字，音弓，古黃反。

疇——疇字，音租。瘡——瘡字，音塗。痛——痛字，音夫。

樛木三章——是女人祝頌他的丈夫做的

——國風周南第四——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興體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興體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興體

南山上有一株倒掛着榦兒的樹，那些葛草兒藟草兒的藤都纏住在這樹榦兒上；我心上歡喜的這個丈夫吓，祇願和他好似藤兒纏着樹兒一般，有福氣有祿位平平安安的過一世。南山上有一株倒掛着榦兒的樹，那纏在樹身上的葛草兒藟草兒的藤都靠着樹蔭兒遮蓋；我心上歡喜的這個丈夫吓，祇願和他好似藤兒纏着樹兒一般，靠着他的福氣財氣扶助着我過着一世。南山上有一株倒掛着榦兒的樹，那些葛草兒藟草兒都圍繞在樹身上；我心上歡喜的這個丈

夫吓，祇願和他好似藤榦兒繞着樹一般，那福氣財氣都有了。

釋

南有南，是說南面的山上；這詩是拿樛木比丈夫，拿葛藟比妻子。樛木，是榦兒向下掛的樹；比方丈夫扶助妻子的樣子。葛藟，是兩種草名，都長着藤；藤繞在樹上，好似做妻子的靠着丈夫。纍之，纍是纏繞的意思；之，是說樹。樂只，樂是歡喜的意思；只是說話歡樂的口氣。君子，君子是說有才學品行的男子，這裏是指丈夫說的。福履，履是說一個人的財氣；綏是說平安。荒之，荒是說遮蓋的意思，便是包荒的意思。荒之，是說藤兒草兒，靠樹蔭兒遮蓋着。將之，將是扶助的意思。綦之，四面纏繞過來，稱做綦。成之，成是得到的意思。

螽斯三章——是羨慕女人能多生男孩兒做的

——國風周南第五——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比體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比體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螻螻兮！——比體

看啊！這個螽蟲啊！他張着翅膀在那裏叫，許多螽蟲在一塊兒叫起來，他的聲音很和順很好聽的。啊！怪不道你的子孫這樣的多的啊！看啊！這個螽蟲啊！他張着翅膀在那裏叫，許多螽蟲在一塊兒飛來飛去，很是親熱的啊！怪不道你的子孫這樣一代一代的傳下去不斷的呢！看啊！這個螽蟲啊！他張着翅膀在那裏叫，他們許多螽蟲都歡喜聚會在一處，十分熱鬧啊！怪不道你的子孫這樣越生越多的了！

釋

螽斯。

螽，

是一種草蟲名；棲子好似蝗蟲，身子青色，袂長，頸有兩鬚。他叫的時候，張着

翅膀，聲音從翅膀裏發出來。生子很多很快，一胎能夠生九十九子。做詩的人，拿螽蟲來比方多生兒子的女人。螽蟲，又名蛭蟻，幽州人稱他做春箕。斯字，是說話的口氣。螽斯，好似說這個螽蟲啊！姚際恆說：螽斯之斯，語辭，猶鹿斯麋斯也。羽，羽便是肢膀；螽蟲叫的時候，是拿翅膀張大了磨擦着發出聲音來的。誦誦，誦誦，是說許多聚集在一塊兒發出和順的聲音來，好似許多人聚在一塊兒和和平平的說着話。宜爾，宜，是說應該的意思；爾，是你，便是說螽蟲；是說螽蟲的叫聲和順，所以應該多生子孫。振振，振振，是說多的樣子。薨薨，薨薨，是說許多

蟲兒飛來飛去的樣子。繩繩。延長不斷稱做繩繩，好似一條繩子一般。子子孫孫一代一代的傳下去不斷，稱做繩繩。揖揖。許多聚在一塊兒，稱做揖揖。螿螿。螿螿，也是多的樣子。比體。比體的詩，是不把詩中的真意說明，專拿別樣相像的東西來比他詩裏要說的東西。這首詩，原是羨慕女人能多生男孩兒，但他詩中，通篇不說起女人多生男孩兒的話，却拿能多生子的螿蟲來做比喻，做成這首詩，表示他羨慕多子的意思。

音註

螿——螿字，音終。誥——誥字，音辛。振——振字，音真，讀平聲。揖——

揖字，音切。

桃夭三章——是說女兒嫁到夫家去能夠夫家的人歡喜他又能使
家庭安樂的意思

——國風周南第六——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興體
桃之夭夭，有蕢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興體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興體

你看桃樹正在茂盛的時候，許許多多的花開滿在樹上，好似女人在年輕的時候，嫁夫家去了，可以和夫家的人和和睦睦的做一份人家。桃樹正在茂盛的時候，他樹上結了許許多多的桃子，好似女人在年輕的時候，嫁到夫家去了，可以和夫家的人和和睦睦的做一份平安的人家。桃樹正在茂盛的時候，他樹上長的桃葉密密層層，好似女人在年輕的時候，嫁到夫家去了，可以叫夫家的人都歡喜他。

註

桃之。桃花顏色鮮豔，結子又多；這詩裏便把桃樹來比方年輕的女人。夭夭。天

天，說是年輕美貌的樣子；這裏是說桃樹正在發長茂盛的時候。灼灼。灼灼，是說花多鮮明射眼的樣子。其華。華字便是花字；是說桃樹正在發長時候，他開的花，十分好看。于歸。女人嫁到夫家去稱做歸，之是這個的意思。子是說女兒，于是說話的口氣，和了字差不多。之子歸，是說這個女人嫁到夫家去了。宜其。宜，是說和好的意思，其便是指女人說。室家。夫妻一塊兒住着的屋子，稱做室；除夫妻以外，凡是丈夫的父母兄弟姊妹一塊兒住着的屋子，稱做家。宜其室家，是說丈夫的一家人，都和他好。實實。樹木的子多，稱做實；實，便是樹木結

的果子，**藁藁**。藁藁，是樹葉茂盛的樣子。家人，家人，是說夫家一家的人。

音註

華——華字，音花，原是古時的花字。蕢——蕢字，音文。藁——藁字，音藁。

鶉巢二章——說新婚夫妻的洞房

——國風召南第一——

維鶉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興體

維鶉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興體

維鶉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興體

啊！這喜鶉造成的窠，啊！給班鳩去住下了！好似女人的嫁了丈夫，那做丈夫的推了許多車子，去把妻子迎接來，住他的屋子裏。啊！這喜鶉造成的窠，啊！便算是班鳩的窠了！好似女人的嫁了丈夫，拿許多車子送他到丈夫家裏去住着，那丈夫的家便算是女人的家了。啊！這喜鶉造成的窠，啊！給那班鳩住滿了！好似女人的嫁了丈夫，拿許多車子去把女人送到男家去，行了夫妻的禮，便永遠住在夫家了。

音 維鶉。維字，是感嘆的口氣；鶉，便是喜鶉，喜鶉最能夠做窠，這詩裏拿喜鶉比男人；男

人做成了家，把女人娶回來住着，好似鵲兒做成了窠，給班鳩住着一般。維鳩。鳩，便是班鳩，俗名布穀，性格慈善和順，這詩裏拿他比女人。百兩。兩字和輛字通用。一輛，便是說一掛車子，一車有兩輪，所以稱做兩；百兩，是說許多車子，不是說一定是一百輛車子。御之。御，是說迎接的意思；之字，是指女人說的。方之。方，是說佔有的意思。比方男人做了家，女人也有家了。將之。將字，是送去的意思。盈之。盈字，是說滿的意思。成之。成字，是說成了夫妻婚姻的禮節。召南。召，是地名，和周地都在岐山的陽面，所以南面的地方很大。周武王得了天下以後，封旦在周的地方，稱做周公；封奭在召的地方，稱做召公。召南，是說召地以南的地方；召南的詩，都是採集召地方以南百姓的歌謠。詩裏的話，有和召公有關係的，有表現民間風俗人情的。當時周召兩地方，是周朝立國最早的地方，所以風氣也開通得早，便把這兩處地方人民的歌謠，歸在國風裏，說他是得一國風氣之先的意思。

音註

居——居字，姬御反。兩——兩字，又音亮。御——御字，音迓，魚據反。

采芣二章——說官太太在公共看蠶的屋子裏養蠶的情形

——國風召南第二——

于以采繁？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賦體
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賦體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賦體

到什麼地方去採那白蒿來澆蠶子啊？是要到那池裏蕩裏去採的呢。採了白蒿有什麼用啊？是那公爺侯爺的太太拿去做養蠶事體用的呢。到什麼地方去採那白蒿來澆蠶子啊？是到山夾下的溪去採的呢。採了白蒿來到什麼地方去用啊？是拿到那公爺侯爺太太的養蠶屋子裏去澆蠶子用的呢。祇見那頭上插戴著首飾的女太太們，和跟在太太們身邊的許多用人，朝朝夜夜在公共看蠶的屋子裏養着蠶；又見那插戴着首飾的女太太們，看罷了蠶，許許多多的人慢慢的走着，從公共養蠶的屋子裏出來，便各自回家去了。

註 于以。于字，和焉字的意思差不多；焉字讀去聲，是問的口氣。以字，有去字的意思；于以，是說到什麼地方去。采繁。采字，和採字通用；是繁一種水草，又名白蒿。春天在水中長大，人也可以採他來做菜吃。養蠶的人家，要蠶子快出蠶，便去採了白蒿來煮熟了，拿他的湯澆在

蠶子上，那蠶便很快的從子裏面攢出來了。正字通裏說：蠶未出，裘繁以沃之，則易出。于沼干
 汜。這于字也和焉字的意思差不多，讀平聲，有在字的意思。沼汜都是說池蕩。公侯。公侯
 是說封公爵侯爵的夫人之事。這事字，是說養蠶的事體。于澗。于澗，是說在澗水裏。山
 夾中的水，稱做澗。之宮。宮，是說公侯夫人公共養蠶的屋子裏。被之。被，是說女人戴的
 首飾；女人多，祇見他頭上戴的首飾。僮僮。僮，是僮僕，便是底下人；僮僮，是說底下人多的意
 思。夙夜。夙，是早晨；夜，是晚上。夙夜，是說朝朝晚晚看蠶不休息的。在公。在公，是說在公
 共養蠶的屋子裏。祁祁。祁祁，是說許多人慢慢的走着。薄言。薄字，是說話的口氣。育字，
 有而字的意思。和白話的便字意思一樣。

音訓

被——被字，音備。僮——僮字，音伺。還——還字，音旋。

草蟲三章——妻子在家想望出門在外的丈夫，便做這首詩

——國風召南第三——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賦體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賦體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我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賦體

秋天到了，那草地裏的蝗蟲腰腰的啼喚着，那小蝗蟲兒又在草地裏跳來跳去；我丈夫出門去了，我不能夠見他的面，我心中却很憂，想起來止不住我心頭跳動。倘然能夠已經見了我的丈夫啊，或是已經遇到了我的丈夫啊，我的心纔能夠放下。一轉眼到了春天，跑到那南山上去望望我出門的丈夫，便大家採着蕨菜吃着；我丈夫出門去了，我不能夠看見他的面，我心中却很是耽憂，想起來止不住我的萬斛愁腸。倘然能夠已經見了我的丈夫啊，是已經遇到了我的丈夫啊，那我的心纔能夠快活起來。跑到那南山上去，望望我出門的丈夫，便大家採着蕨菜吃着；我丈夫出門去了，我不能夠看見他的面，我心裏又傷心又悲慘。倘然能夠已經見了我的丈夫啊，或是已經遇到了我的丈夫啊，那我的心纔能夠放平呢！

嚶。嚶。嚶。嚶。是模仿蟲叫的聲音。草蟲。草蟲。便是說大的蝗蟲，因為大蝗蟲總能
 夠跳。趨。趨。趨。趨。是說蟲跳的樣子。阜蟲。阜蟲。便是小蝗蟲，又稱做螻，因為小蝗蟲祇能
 夠跳。這詩是說見了草裏叫着跳着的蝗蟲，纔想到秋天到了；因想起秋天便連帶想起他丈夫
 出門去日子長久了。君子。君子。便是說丈夫。忡。忡。忡。忡。是說心頭跳動。亦既。既。是
 說已經的意思；亦既是說倘然是已經。見止。止字，是說話的口氣；見止，是說看見了啊。觀
 止。觀，是說遇到的意思；觀止，是說遇到了啊。則降。降，是放下的意思；我心則降，是說我便
 放了心。陟。陟。陟。陟。是說上山去；是說到了春天，爬上山頂去望望他出門在外的丈夫。言采
 言字和便字的意思差不多；采字和採字通用。其蕨。蕨，是生在山上的野菜，春天時候初
 生；沒有生葉的時候，採下來可以吃的。這詩是說從第一年秋天到第二年春天，在採蕨的時候，
 又想起丈夫來了。蕨又稱做鼈，初生的時候，好似大蒜梗子一般。懷。懷。懷。懷。是說心中憂愁
 的樣子。則說。說字和悅字通用，是快活的意思。南山。南山，是說召地南面的山。其薇
 薇，和蕨差不多，比蕨稍大，葉上有毛，味苦；山裏的人採來吃的。他的梗和葉，都好似小豆，有藤，
 便是如今的野豌豆苗。則夷。夷，是平的意思；我心則夷，是說我的心便放平了。

音註

腰——腰字，音腰，平聲。趨——趨字，弋灼切，音躍。仲——仲字，音充。降

——降字，音缸，乎攻反。憇——憇字，音拙。說——說字，讀入聲，音悅。

采蘋二章——女子將嫁指教祭祀祖宗的規矩

——國風召南第四——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賦體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賦體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賦體

到什麼地方去採浮萍啊？在南面山峽下的溪水邊。到什麼地方去採蘊藻啊？在那邊流着的

河水裏。拿什麼東西去盛這個菜啊？是要拿方的竹器和圓的竹器去盛着啊？拿什麼東西去煮

這個菜啊？是要拿有腳的鍋子和沒有腳的鍋子去煮着啊！這菜拿到什麼地方去供啊？是要去

供在長房裏祠堂的西南面牆角裏。什麼人去主這個祭祀啊？是那十分誠心的年輕女子。

註 于以。于，是什麼的意思；以，是去的意思。于以，是說到什麼地方去。采蘋。采字，

和採字通用；蘋便是浮萍草，又稱做蕪，是祭祀用的菜。南澗，澗，山峽下的溪水，稱做澗；南澗，是說南山峽下的溪水裏。之濱，水邊上稱做濱，因為浮萍都是長在水邊上的。采藻，藻，便是蘊藻，生在水底裏，梗細長，葉子和蓬蒿一般。盛之，盛，便是說拿碗盛東西。篚，古時盛菜的東西，都是拿竹編成的；方的盛菜的東西稱做篚，圓的盛菜的東西稱做筥。湘之，湘字是煮菜的意思；之，是說蘋藻一類。錡，錡，都是煮菜的鍋子，有脚的稱做錡，沒有脚的稱做釜。奠之，拿菜去祭祀祖宗，或是神道，都稱做奠。宗室，長房裏的祠堂，稱做宗室。牖下，牖，是窗子，牖下，是說屋子的西南角窗子下，又稱做奧。尸之，尸，是管理的意思；尸之，是說管理祭祀的事體。有齊，齊字，是說敬重的意思。季女，季，是說年紀輕的意思；季女，是說年紀輕的女人。這首詩是教導年紀輕的女人，到臨出嫁的時候，採了蘋藻去祭祀祖宗，是和祖宗分別的意思。

音註

涼——涼字，音老。盛——盛字，——平聲，音成。筥——筥字，音舉。錡——

錡字，音蠟。釜——釜字，音父。下——下字，後五反，音字。齊——齊字，音齋，意思也和齋字一樣。

行露三章——有志氣的男人不肯勉強娶富貴人家的女兒去做妻
子做這首詩表明的意思

——國風召南第六——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比體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興體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興體

水淋淋的路上的露水，打濕了一條大路；我豈不知道一早一晚在路上走着，祇怕路面的露水太多啊！什麼人說的雀兒的頭上是不長角的？但雀兒雖沒有角，他怎麼又能碰穿我的屋子頂呢？什麼人說的你還不會說得夫家？但你雖不會說得夫家，却為什麼一定要逼我娶你做妻子；我不肯娶你，你還要和我打官司呢？你雖然逼着我和我打官司，但這種夫妻人家，也不是依着禮

節做成的。什麼人說的老鼠沒有大牙齒？但老鼠雖說沒有大牙齒，他怎麼又能咬穿我的牆頭呢？什麼人說的你還不會說得夫家？但你雖不會說得夫家，却爲什麼一定要逼我娶你做妻子？我不肯娶你，你還要和我打官司呢？你雖然逼着我和我打官司，但我也不能依你和你做夫妻的。

註

厭。濕。被水淋濕，稱做厭。濕。行。露。行，是說路上；行露，是說路上的露水。夙夜。

早晨稱做夙，晚上稱做夜；豈不夙夜，是說我豈不知道一早一晚去趕着路。謂行多露，行是說路上；謂行多露，是說祇因路上露水很多，怕打濕了衣裳。這詩裏拿露水比那富貴人家的女兒；出去被露水打濕了，好似被富貴人家逼着要他娶富貴人家的女兒做妻子一般。雀角。這兩句，是說雀兒雖沒角，尚且能夠碰穿屋頂；比方一個人自己要處處留心。女家。這兩句，是說你女兒倘然真的賢惠，還不會說得夫家；什麼地方不可以去找丈夫？爲什麼一定要逼着我和我打官司呢？不足。不足，是說不能夠的意思；室家，便是說做夫妻。無牙。小牙稱做齒，大牙稱做牙；老鼠是沒有大牙的，大牙便是盤牙。這兩句的意思，也和雀角一樣。墉。墉，便是牆頭。女。女字，便是古文的汝字，意思和你字一樣。

音註

厭——厭字，讀入聲，音一。濕——濕字，音邑。夜——夜字，羊茹反。角

一 角字，盧谷反。 女——女字，音汝。 家——家字，音谷。 牙——牙字，五紅友。 訟——訟字，祥容反。

標梅三章——女人到了可以嫁丈夫的時候，便想出嫁做這首詩是表明他的意思的。

——國風召南第九——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興體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興體

標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興體

梅子熟了，落下來了！長在樹上的，十成裏祇有七成了！趁這梅子不會落下樹來的時候，快去採啊！好似女孩兒年紀大了，去找那合我心意的許多少年男子；快趁這好日子，去娶來做妻子啊！梅子熟了，落下來了！長生樹上的，十成裏祇有三成了！趁這梅子不會落完的時候，快去採啊！好似那女孩兒年紀大了，去找那合我心意的許多少年男子；也不用揀日子了，便在今天去娶來做

妻子啊！梅子熟了，落下來了！落滿了一竹籃去拿來，樹上已沒有梅子了！好似女孩兒年紀大了，去找那合我心意的少年男子快趁這時候去說定了婚姻，娶回來做妻子啊！

註

標有梅。標，是落下來的意思；梅，是梅子。拿梅子比女子，梅子落下樹來，好似女子到了可以嫁丈夫的年紀了。實七。果子稱做實，這個實是說梅子；實七，是說梅樹上的梅子，十成裏已落下了三成，祇留七成長在樹上。梅子熟了，好似女孩子可以嫁丈夫了。庶士。庶，是多的意思；庶士，是說外面許多合得上婚姻的男子。迨其吉兮。迨，是趁的意思；迨其吉兮，是說趁這女子年紀大了，揀一個好日子，把他娶去的意思。實三。是說梅樹上的梅子落下來，的越多，結在樹上的，十成裏祇有三成，比喻女子的年紀越大了，嫁丈夫的機會越少了。迨其今兮。這一句話是說女子年紀越大了，急急要嫁丈夫，也不必揀日子了，便在今天成禮罷。頃筐。頃，是滿的意思；筐，是盛果子菜蔬的竹器。塹之。塹，是拿來的意思；頃筐塹之，是說樹上的梅子，統統落下來，裝滿了一竹籃去拿來。是比喻女人既過了嫁丈夫的的年紀，不用再等日子，可以立刻去娶來。謂之。謂，是說的意思；女人過了嫁丈夫的年紀，祇須媒人去一說，便可以成功了婚姻的事體。

音註

標——標字，音殍。三——三字，疏響反。頃——頃字，音傾。壁——壁字，

許器反。

小星二章——小老婆伺候他的丈夫夜去早回沒有怨恨的意思

——國風召南第十一——

嘽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賦體
嘽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賦體

暗暗的小星，三粒五粒疎疎朗朗的掛在天的東西；我們做小老婆的，匆匆忙忙的在這夜裏跑來跑去，朝朝晚晚在上房裏伺候着主公。這原是我們做小老婆的生成苦命，和那做大老婆的命是不同的啊！暗暗的幾粒小星，在天上照着啊！這是西面天上的參星和昴星呢。我們做小老婆的，匆匆忙忙的在這夜裏跑來跑去，手裏抱着被和帳子，伺候着主公。我們的命，和做大老婆的命，原是貴賤不同的啊！

音註

嘽。火光暗淡的樣子稱做嘽。三五。三五，是說天上的星稀少，是在黃昏或天明

時候的景子。肅肅。肅肅是走路忙的樣子。宵。宵是說晚上；征是說走路。夙夜。夙是說早晨；夜是說晚上。小老婆伺候他丈夫，黃昏時候去，天明時候回房。在公。公是說他丈夫的房裏；在公是說在丈夫房裏伺候着。寔命。寔字和實字通用；寔命是說實在是命中生成的。參昂。參昂是兩粒星的名稱，在西面的天上。衾。衾是說被褥；衾是說被褥；衾是說被褥。小老婆陪丈夫睡，要帶着自己的被褥去的。不猶。猶是一樣的意思；不猶是說不一樣。

音註

噤——噤字，音穢。寔——寔字，音實。參——參字，所金反。昂——昂字，

力求反。褌——褌字，音綢。

江汜三章——丈夫回家鄉去把女人丟在外面，女人不敢怨恨，便做

成這首詩

——國風召南第十一——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興體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興體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興體

江水流出去，也有流回來的時候；我這個丈夫回家去，却不把我帶在他身傍。不把我帶在他身傍，他過後自己也要懊悔，依舊來迎接我回家去的呢。江心裏的沙灘，也有擁在一塊兒的時候；我這個丈夫回家鄉去，却不和我一塊兒回去。他不和我一塊兒回去，我將來總也有一個安身的地方呢！長江的水，分開流成沱水了；我這個丈夫，也和我分開回家去了。他回家去了，又出來，也不到我屋子裏來了。他不到我屋子來，我也不敢怨恨他，祇是吹着唱着自己解解氣罷！

註

有沱。

江水冲出堤去，又退回江裏來，稱做沱。做妻子的見丈夫出去，望他再來，便拿

江沱來比喻。之子，是這個的意思；是說丈夫歸，是說他從外面回家鄉去。這詩裏的丈夫，一定是在外面做買賣的，又在外而娶了妻子，後來他丈夫回家去，不會把妻子帶得回去。不我以，以字是說在身傍的意思；不我以，是說不把我帶在他身傍。江有渚，江心裏的陸地，稱做渚，是兩股水勢，把江底裏的沙泥壅積成功的。詩裏拿渚來比喻人在一塊兒的意思。不我與，與是說在一塊兒。江有沱，長江的水流下來，過岷山，分成別一條沱水。詩裏拿他比喻人分離的意思。不我過，過是說來的意思；不我過，是說丈夫回家去出來了，依舊不到

妻子這裏來。嘯歌。拿嘴撇起來，吹出尖銳的聲音來，稱做嘯歌，便是唱。吹着唱着解心焦的意思。

音註

汜——汜字，音祀，羊里反。悔——悔字，虎洧反。沱——沱字，音陀。過——

——過字，音戈。

死麇三章——女子想嫁丈夫却拒絕強暴的男子所以做這首詩

——國風召南第十二——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賦體

林有樸檉，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賦體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尫也吠。——賦體

在山野地方打獵，打死了一頭獐兒，拿乾淨的茅草去把獐兒裹起來，不要給他弄齷齪了；有那年輕的女子，到了春天，便想嫁丈夫了，那英雄的男子，便拿打得的獐兒去引誘他，要求這女人做他的妻子。在樹林中砍下了小樹來，在山野地方打死了一頭鹿，拿乾淨的茅草去包裹着細

着，去引誘那和玉一般美的女子。你要慢慢的依着禮兒來啊！你不要無禮驚嚇了我；我逃避時，使我身上掛着的玉片兒手帕兒叮噹噹的響起來啊！不要使我家看門的狗叫起來。

註

死麕。麕便是獐，和鹿的樣子差不多，沒有角的。古時男人講究武力，在外面打獵，打

得了野獸，便拿去做娶妻子的聘禮。白茅。白是說幹淨的意思；茅是茅草。懷春。懷，便是

想。周朝時候，到每年仲春時候，——仲春便是二月裏——在野地裏行禮，叫不會嫁娶的男女

見面，自己說定了婚姻事體。所以這裏懷春，便是說女子想嫁丈夫。吉士。吉，是好的意思；吉

士，便是說好的男人。誘之。誘，是求的意思；誘之，是說求這女人做他的妻子。樸。樸，

是小樹。純束。純束，也是包裹起來細綁起來的意思。如玉。如玉，是說女人的皮膚，白得

和玉一般美麗。舒而。舒，是慢慢的意思；而字和爾字通用，便和你字一樣意思。舒而，便是說

你的慢慢意思。脫脫。脫脫，是說從容溫柔的樣子。無感。感，是說驚動的意思。我。我，

古時女人身上都掛着手帕，那手帕邊兒上又掛着鈴兒，身上又掛着玉片兒，走一步便叮噹叮

噹的響着。女人受了驚嚇，跑得快，那身上掛的東西，越法響得厲害，所以稱做感脫。也。也，

也。也，便是狗，狗叫稱做吠。女人受了男人的驚嚇，避逃的時候，那身上掛的手帕兒玉片兒都要震

動得響起來，那狗聽得了，也要叫喚起來了。

音韻

腐——腐字，俱倫反。

包——包字，補苟反。

樸——樸字，蒲木反。

檄——

檄字，音速。

純——純字，音豚。

脫——脫字，音兌。

悅——悅字，音稅。

彪——彪字，美邦

反。吠——吠字，符廢反。

凱風四章——孝子自己責備着去感動母親的心

——國風邶第七——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興體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興體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興體

覯皖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興體

南風從南面吹來，吹在那矮小刺樹的心子裏；那刺樹的心子，還是很嬌嫩呢！好似母親的撫養小孩子，那做母親的，又憔悴又辛苦呢！南風從南面吹來，吹在那刺樹上，刺樹已經長大，可以

做柴了；好似母親的撫養小孩子，長大成人。做母親的原是很好的，很慈善的，祇是我做兒子的不是好人呢！那地方有一道冷的泉水，在衛國浚城的地心裏流着，滋潤浚城的地土；如今我們做兒子的，有七個人，反叫做母親的辛苦着，反連那冷的泉水也比不上了！那毛片兒長得十分美麗的黃鶯兒，能夠唱出好聽的曲子來，叫人聽了歡喜；如今我們做兒子的，有七個人，却不能夠叫做母親的中心快活！

訓

凱風。

凱風，

是南風；南風和暖，能夠吹得萬物生長起來。

棘心。

棘，是生在野地裏

的矮樹，樹上生刺的。詩裏拿這樹的矮小來比方做兒子的年紀小，棘樹的心嬌嫩，是比方做兒子的年紀十分幼小。天天，天天，是說嬌嫩好看的樣子。劬勞，劬，是病勞，是苦。是說母親撫養兒子十分辛苦。棘薪，薪，便是柴；棘樹長大了，可以做柴了，所以稱做棘薪。是比方兒子長大成人了。聖善，聖，是說有德性；善，是說慈善。令人，令，便是好；令人，是說好人。寒泉，寒泉，是說冷的泉水；冷的泉水在地下流着，還能夠滋潤土地，比方做兒子的反不能夠孝順母親。浚下，浚，是衛國的地名；浚下，是說寒泉在浚城地下流着。睨院，睨院，是說鳥長得美麗。邶，邶，是周時一小國，在禹時冀州地方，西面有太行山。

音註

天——天字，於驕反。

勞——勞字，音僚。

下——下字，後五反。

睨——睨

字，胡顯反。

睨——睨字，華板反。

柏舟二章——女人守節不肯再嫁做這首詩表明自己的志氣

——國風鄘第一——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髮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體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髮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體

在水面上浮着一隻柏樹做的船，沒有纜繩吊住；他隨着水勢飄來飄去，直撞沉到河中心裏去了。我如今不會嫁得丈夫，那丈夫便死了，也便和沉的船一般。我便留着女孩兒兩鬢上掛着的鬚髮兒，終身守着節，做一個貞女不再嫁丈夫了。啊！這死去的丈夫，實在是與我一生一世的好配頭，他雖死了，我的心便到死也賭着咒兒不想去嫁別人了！我母親的恩德，原是和天一般大的呵！但

是他爲什麼不明白我的心到這個地步呢！在水面上浮着一隻柏樹做的船，沒有纜繩吊住；他隨着水勢飄來飄去，直沉在那河邊上了。我如今不會嫁得丈夫，那丈夫死了，也便和沉的船一般。我便留着女孩兒兩鬢上掛着的鬚髮兒，終身守着節，做一個貞女，不再嫁丈夫了。啊！這死去的丈夫，實在是和我一生一世的一對好夫妻，他雖死了，我的心到死也賭着咒兒不起淫邪的念頭了！母親的恩典，原是和天一般大的啊！但是他爲什麼不明白我的心到這地步呢！

詞

汎。船浮在水面上，稱做汎。柏舟。柏舟，是說柏樹做成的船；水在中央，一任波浪

沖來沖去，好似守節的女人，沒有人保護，有人要逼着他再嫁。這詩裏拿母親逼着女兒再嫁，比方柏舟的被水冲着。中河。中字讀去聲，是撞着的意思；中河，是說船撞沉在河中心裏。髮。彼。額上掛着的頭髮，便稱做髮；是女孩兒不會出嫁的打扮。兩鬢。古時女孩兒的打扮，兩鬢上梳着兩個髻兒，髻兒下面披着短髮，稱做兩鬢；女孩兒在家，父母死了，纔把這髮兒剪去。髮。彼兩鬢，是說終身做着女孩兒在娘家守着節，把這兩鬢的短髮終身留着。實維我儀。維字，是感嘆的口氣；儀，是配匹的意思。實維我儀，是說：唉！這死去的丈夫，是我終身唯一的配偶了。之。死。矢。靡。它。之字便是到的口氣，矢字是賭咒的意思，靡字是說沒有的意思，它字便是古體

他字之死矢靡它，是說到死也賭咒不願再嫁給別個的男人了。天只。只字，是說話的口氣；母也天只，是說母親的恩德原和天一般大的啊！不諒人只。明白別人的意思，稱做諒；不諒人只，是說怎麼不明白我心裏的意思啊！我特。特字，也是匹配的意思。靡慝。慝字是淫邪的意思；靡慝，是說沒有淫邪的心思。鄘。鄘，鄘，衛，是周時三小國；西面有太行山，北面過衡山，漳水東南過黃河，直到兗州桑土地方。到商朝末年，紂王在這地方做京城；後來周武王滅去商朝，分紂王京城朝歌北面，立個鄘國，南面立做鄘國，東面立做衛國。

字音

髮——髮字，音蒼。儀——儀字，牛何反。它——它字，便是古他字音拖。

天——天字，鐵因反。只——只字，音紙。慝——慝字，音忒。

氓六章——男人丟開女人替女人做了這首詩表示他心中的悲怨——國風衛第四——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賦體

乘彼坵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賦體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吁嗟鳩兮，無食桑葚！吁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比興體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比興體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於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賦體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宴宴；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賦體

這個男人，是又蠢又笨的；他拿錢了出來做絲的買賣，誰知沒有心做這個絲的買賣了，一出

來便愛上了我，和我私地裏結了夫妻。這男人要分離了，到別處去了；送他渡過了淇河，住在頓丘地方。這原不是我耽誤了我們做夫妻的好日子，祇因我們這個夫妻，你不會好好的打發媒人來，正正經經的說成婚姻的；祇願你不要生氣，倘然你真的打發媒人來說媒，到秋天時候，是我們結婚的日子了。我和這男人分別的日子長久了，心裏想着他，便爬到那邊一垛破牆的缺口裏望出去，望望那從前男人出門去走過的一座復關。我望不見復關，我的眼淚便不住的淌下來；倘然我真的能夠看見這男人從復關裏回來，我便上前去迎接他，和他笑着說着我們婚姻的事體，你去卜卜課，問問卦；那課上卦上，一定沒有不吉利的話的。拿你的車子來，把我娶去，便拿我所有的銀錢都搬去，跟着你一塊兒住着做着夫妻。那桑樹不會枯彫的時候，桑樹上的葉子十分肥潤。唉！你這鴉鳩雀兒啊！不要吃桑子吃得太多，把你吃醉了；唉！我們做女子的啊，不要去迷戀着男子。倘然男子迷戀着女子啊，還有法子解救；如今女子去迷戀着男子啊，却沒有法子解救了呢！那桑樹枯彫了，桑葉也落下來了；桑葉因為黃了，便落下地來。自從我離開了你，已經有三年工夫苦守着；看看那淇河裏的水勢又大，倘然把我們女人坐的車子渡過河去，那河水便要打濕了車子上的帷兒幔兒。我們做女人的，實在不能夠渡過淇河去我尋男人了！這件婚姻事體，女人原不會

失約，那男人却存了兩樣心腸了，這個男人的錯處一時也說不完，他是沒有一定的德性的。我嫁了你做了三年妻子，不會把料理家務認做是辛苦的事件啊！一早起來，夜深纔安睡，沒有一天有空閒的時候啊！待到我們做夫妻的話已經如了你的心願了，你便拿出這兇惡的脾氣來待我了。我回娘家去，弟兄看見了，不知道我的心事，便嘻開了嘴在一邊冷笑着我呢。在冷靜的時候，想起了我這終身的事體，也便祇好自己可憐着自己罷了！我原想和你做夫妻一塊兒到老，誰知道夫妻年數一多，你便丟開我，叫我心中怨恨。那淇水便也有岸限制着他，山墩兒也有邊兒限制着他；我和他在做女孩兒的時候，便十分親熱，有說有笑，十分和順，兩人私定了終身，再三賭着咒，說不肯失信，也不想到將來有失信的時候。已經失了信，到這個樣子，他也不想到了，也祇好罷了，叫我拿他怎麼樣呢？

語

氓，氓，是說這個人；女子和男子私通，不會行過夫妻的福，對那男子，沒有一定的稱呼，祇好說這個男子。蚩蚩，蚩蚩，是說人糊糊塗塗的樣子。抱布，布，便是銀錢；抱布，是說拿了銀錢做買賣。貿絲，貿，便是做買賣；貿絲，是說做絲生意。我謀，謀，便是說結識；我謀，便是說謀我，是說這男子便和我結下私情了。涉淇，渡水稱做涉淇，便是淇河。頓丘，頓

丘，便是地名；女子送男子到頓丘地方住下，便商量定將來結婚的日子。愆期，愆，便耽誤的意思；期，便是說做夫妻的日子。將子，將，是希望的意思；將子，便是說望你。秋以爲期，約定的日子稱做期；秋以爲期，是說約定在秋天回來行結婚禮。乘彼坳垣，坳，的牆，稱做坳垣，便是牆頭。上去稱做乘。復關，復關，是一座關的名稱；男子去的時候，是從復關出去的，所以這女子不見男人，便爬在破牆上望着。復關，澶州臨河縣復關城在南黃河北面，有復關堤，南面離三百步遠。漣漣，水流不斷，稱做漣漣。卜筮，拿烏龜卜課稱做卜，拿蓍草卜課稱做筮。體體，是說卜定課上的格局。咎言，咎言，是說兇惡的說話。賄遷，賄，便是銀錢；遷，便是搬家。沃若，樹葉濃厚滋潤的樣子，稱做沃若。于嗟，于字和吁字通用；于嗟，是嘆氣的聲音。桑葚，葚，是桑子；桑樹茂盛的時候，是比方男子在年輕的時候。鳩，是比方是女子；鳩多，吃了桑子便要吃醉，比方女子迷戀了男子，便要破壞名節。士耽，士，是說男子；耽，是迷戀的意思。黃隕，黃，是說樹葉枯黃；隕，是說落下來。徂爾，徂，是離開的意思；爾，是說男子。食貧，食貧，是說吃苦。湯湯，水大，稱做湯湯。漸車，水濕，稱做漸；水打濕了車子，稱做漸車。帷裳，古人女子坐的車子裏的裝飾，是窗幔車幃這一類東西。不爽，爽，是說錯；不爽，是

說不失約。罔極。罔，是說沒有極，是說極點。罔極，是說沒有完的時候。靡室勞矣。靡，是不的意思；室，是說做人家的事體；勞，是說辛苦。靡室勞矣，是說不拿做人家認做是辛苦的事體。靡有朝矣。是說天天辛苦着，沒有一天空的。言既遂矣。遂，是說如了心願；言，是說約定終身的話。言既遂矣，是說已經如了你的心願，和你做了夫妻。至于暴矣。暴，是說虐待。至於暴矣，是說男子對女子做出虐待的事體來。咥其咥，是說開着口笑的樣子。悼矣。悼，是心中悲傷的意思。總角之宴。男女孩兒頭髮紮在兩面鬢角上，稱做總角；是說男女未嫁娶的時候。宴，是說住着。總角之宴，是男女年輕，住在一塊兒的時候。宴宴，是說和氣柔順的樣子。信誓。誓，便是賭咒；信誓，是說十分靠得住的賭咒。旦旦。旦旦，是說再三說着，說得十分明白的意思。其反。反，是說違背了從前賭咒的說話。衛。衛，是周朝時的小國名，在淇水的北面。這詩是從衛國採來的。

音韻

蚩——蚩字，音痴。質——質字，音茂。丘——丘字，祛奇反。將——將字，

音槍。坳——坳字，音鬼。垣——垣字，音袁。賄——賄字，呼罪反。于——于字，音吁。甚——甚字，音甚，知林反。耽——耽字，持林反。隕——隕字，于貧反。湯——湯字，音傷。

漸——漸字，音尖。爽——爽字，師莊反。行——行字，讀去聲，戶郎反。朝——朝字，直豪反。咥——咥字，音戲。笑——笑字，音燥。旦——旦字，得絹反。

伯兮四章——是在家裏的妻子做這首詩寄給出門打仗去的丈夫的

——國風衛第五——

伯兮 揭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賦體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賦體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比體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痲！——賦體

我的大夫啊！他是一個很勇敢的人啊！他原是國家的英雄啊！我丈夫手裏拿着長槍，替國王衝鋒去打着前敵。自從我丈夫到東面去打仗以後，我的髻兒也懶得梳，頭髮亂得和風吹着的茅草一般。難道說是沒有搽頭的油和擦臉的臉子嗎？祇因我丈夫不在家，叫我打扮成了美麗的

容貌，給什麼人去看呢？聽人說：要下雨了，要下雨了！依舊是很明亮的太陽出來了！好似天天望着丈夫回家來，丈夫依舊不回家來一般。我說起想起我的丈夫，心也傷了，頭也痛了！到什麼地方去找那歡喜的草來，去種在北面院子裏，叫我吃着這個草，忘記了憂愁？我說起想起了我的丈夫，叫我的心也想壞了！

詩

伯兮。伯，是女人稱他的丈夫；兮字，是贊嘆的口氣。鳩兮。鳩，是說有氣力勇敢的

樣子。邦之。邦，是說國度。桀兮。才力勝過人的稱做桀，便是俗語稱的英雄好漢。執殳。

手裏拿着，稱做執殳，是打仗用的兵器，有一丈二尺長，沒有刀鋒的。前驅。驅，便是跑；打仗

跑在前面的兵，便是先鋒隊。之東。之，便是到；之東，便是說到東面去打仗。飛蓬。蓬，是一

種野草，他開的花和柳花一般，結着推兒，被風吹來吹去，好似亂頭髮一般。女人不梳頭髮，亂拿

他比飛蓬。膏沐。膏，是說搽頭的油；沐，是說洗臉洗澡，是說女人打扮的意思。誰適。適，是

說主人；主人便是說丈夫。誰適？是說丈夫在什麼地方？為容。容，是說打扮面貌。為容，是說因

為要得男人的歡喜，把自己的面貌打扮起來。其雨。其，是說希望他的意思；其雨，是說望他

快下雨了。兩句其雨，是表示希望下雨的心很濃厚，拿他比方希望丈夫回家來的意思。杲杲。

杲杲，是說太陽光很明亮的樣子。望天上下雨，那天上的太陽光又很明亮的出來了；是比方望丈夫回來，丈夫依舊不回來的意思。願言思伯，伯是說丈夫；願言思伯，是說說起丈夫，便想起丈夫來的意思。甘心，甘心是說心裏想得很切的。首疾，首疾便是頭痛，是說想得厲害頭便痛了。焉得，焉字是問的口氣。焉得，是說怎麼能夠得到的意思。諼草，諼草又稱葦草；把這草掛在身上，人便把憂愁忘了。諼草，又稱合歡草也稱忘憂草。樹背，種草木稱做樹，屋子的北面稱做背，因為造屋子的方向總是面朝南背朝北的，所以說背便是北。言樹之背，是說把諼草去種在北面院子裏。心痲，痲，便是病心痲，便是說傷心。

音註

規——錫字，音擊。

爰——爰字，音殊。

爲——爲字，讀作去聲。

適——適

字，音的。杲——杲字，古老反。

焉——焉字，讀作平聲，音烟。

諼——諼字，音葦。

背——

背字，音佩。痲——痲字，音妹。

有狐三章——丈夫出門日子久了，妻子在家愁丈夫沒有衣服穿便

做這首詩

——國風衛第六——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興體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興體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興體

有一隻狐狸在那淇水的橋上，慢慢的鬼鬼祟祟的走着；怕我的丈夫在外面迷戀住了別的女人，好似狐狸在淇水邊徬徨着一般。我心中替他耽着憂啊！祇怕我這個丈夫在外面迷戀着女人，日子久了，把錢化完了，連衣服也沒有了！有一隻狐狸在那淇河水深的地方，慢慢的鬼鬼祟祟的渡着；怕我的丈夫在外面迷戀住了別的女人，好似狐狸在淇河裏沉沒着一般。我心中替他耽着憂啊！祇怕我這個丈夫在外面迷戀着女人，日子久了，把錢化完了，連束腰的帶子也沒有了！有一隻狐狸在那淇水的岸邊上，慢慢的鬼鬼祟祟的走着；怕我的丈夫在外面迷戀住了別的女人，好似狐狸在淇河的傍岸盤桓着一般。我心中替他耽着憂愁啊！祇怕我這個丈夫，在外面迷戀着女人，日子久了，把錢化完了，連衣服也沒有了！

註 有狐。狐，是妖淫的野獸。拿他比方外面勾引男人的女子。綏綏。綏綏，是說狐狸慢慢走路的樣子；狐狸疑心很重，他走路的時候，腳勢輕輕的慢慢的，前後左右看着，防有人來捉他。拿他比方男人在外面迷戀着女人，不回家去。淇梁。淇，是淇水；梁，是水面上的橋。之子。之，是這個的意思；子，是說丈夫。淇厲。厲，是水深，可以渡過去的地方。

音註

帶——帶字，丁計反。

服——服字，蒲北反。

于役二章——家中妻子想他丈夫出門在外面沒有一定的地方

——國風王第一——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
勿思——賦體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佖？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
飢渴？——賦體

我丈夫出門去了，不知道他回家來一定的日子，如今又不知道跑到什麼地方去了？看那雞

也回進他牆洞的窠裏去了，天也晚下來了，那羊啊牛啊都下山來回進他的屋子裏去了；祇有我那丈夫出門去沒有回家來的時候，叫我怎麼樣不要想他呢？我丈夫出門去很久了，多少日子多少月份，我算也算不清了，不知道什麼日子纔得和我丈夫見面呢？看那雞也停在他竿兒上了，天也晚下來了，那羊啊牛啊也下山來到他屋子裏去了；祇有我那丈夫出門去沒有回家來的時候，他在外面又不知能夠不受飢渴嗎？

詩

君子。妻子稱丈夫，都稱君子。于役。役，是說有公事出門去；于是有了字的意思。

其期。一定的日子稱做期；不知其期，是說丈夫出門去了，不知道什麼時候，是他一定回來的日子。曷至哉。曷，是什麼的意思；哉，是問的口氣。曷至哉，是說不知又跑到什麼地方去了？棲墻。禽鳥住在窠裏，稱做棲墻；下打一個洞，給雞住的，稱做墻。不日不月。不日不月，是說日子久了，記不清是多少日子，多少月份了。有恬。會面稱做恬；曷其有恬，是說不知什麼時候可以和丈夫會面。于桀。禽鳥睡覺，大概都停在竿兒上的，這竿兒便稱做桀。下括。括，便是到的意思；下括，是說牛羊下山來到他窠裏去了。苟無飢渴。苟，是况且的意思；苟無飢渴，是說况且不知道能夠不能夠免得受飢受渴。王。王，是說周朝東面京城洛邑王城左

右六百里周圍的地方。在禹貢豫州大華外方。這幾處地方。北面是河陽，漸冀州這幾處地方。周朝起初，文王住在豐的地方；武王住在鎬的地方；到成王公時候，纔把京城搬到洛邑。這洛邑在四面居中的地方，從此便把豐鎬兩處地方稱做西都，洛邑稱做東都，便是如今河南懷孟地方。這詩都是在王城左近百姓人家採來的，所以稱做王。

雞鳴三章——妻子勸戒他丈夫的說話

——國風鄭第八——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賦體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賦體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賦體

妻子說道：雞啼了！丈夫說道：天色微微發白，已是清早時候了！妻子又說：你快起來，看看夜裏到了什麼時候了？天上的啓明星很亮的出來了，天亮了，那鳥兒雀兒已在天空中飛來飛去，你可

以去射那水上的野鴨，和天上的鴈兒了。你徇然去射中了那飛鳥拿回來，我便替你煮着；煮出

很好的味兒來，可以和你拿這野味一塊兒下着酒，和你這樣快快活活一塊兒夫妻做到老。到快

活的時候，你彈着琴，我彈着瑟，沒有再比我們夫妻這樣安靜和好的了！我知道是你招呼來的

好朋友，我便拿我身上掛的玉串兒送給他；我知道是你所歡喜的朋友來了，我便解下我身上掛

的玉串兒來遞給他；我知道是你的知己朋友來了，我便解下我身上掛着的玉串兒來送給他。

詩 女曰：女是說做妻子的；妻子對丈夫說話，所以稱女曰：雞鳴。妻子勸丈夫要勤

所以說雞啼了，是叫他起早的意思。士曰：士是說丈夫；士曰：是說丈夫對他妻子說話。昧

旦：天色昏昏沉沉稱做昧；旦是天明。昧旦，是說快要天亮還不會天亮的時候。子興：子是

你興是起來。視夜：視夜是說看看夜裏過到什麼時候了。明星：明星是說天上的啓明

星啓明星在天的東面，天快亮的時候便看見了。有爛：光彩十分明亮，稱做爛。翺翺：翺

翺是鳥飛來飛去的樣子。弋：射鳥稱做弋。鳧鴈：鳧是水鳥，樣子和鴨一般，毛青色，背上

有花紋，鴈便是秋鴈。言加：言是而字的意思，加是射中的意思。弋言加之，是說射鳥徇然射

中了。宜之：這宜之，是說把味兒調和得適宜的意思。琴瑟：琴瑟比方是夫妻；琴瑟的聲

音和在一塊兒，比方夫妻和睦的意思。來之。來之，是說招呼朋友來的意思。雜佩。佩，便是掛雜佩，是說珠玉串成的掛件。古時無論男女，身上都有掛件，掛在兩面腰下；上面橫一條玉，稱做珩，珩下面掛着三串珠子；中央一串珠子的半中，串一粒大珠，稱做瑀；下面掛一塊玉，玉的兩頭尖的，名叫衝牙。兩傍的珠串半中，掛一塊方玉，稱做琚；下面各串一塊半圓形的玉，向着裏的，稱做璜。又另兩串珠子，上掛在珩的兩頭，下面交叉着成十字形，串在瑀上面，又吊住在兩個璜上。走一步路，那衝牙和璜磕碰着，發出聲音來，這便是雜佩。是禁止走路不能輕佻的意思。做妻子的，把雜佩送給丈夫的朋友，是勸丈夫要結交好朋友的意思。順之。順，是歡喜的意思。問之。問，也是送的意思。

音義

弋——弋字，音亦。 鳧——鳧字，音符。 加——加字，居之居何兩反。 老——

——老字，呂吼反。 好——好字，許厚反。 來——來字，六直反。 贈——贈字，音則。 好——好字，讀作去聲。

揚之水二章——兄弟和好的意思

——國風鄭第十八——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興體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興體

那慢慢淌來的水，不能夠淌進那細住的木條裏面去的；好似弟兄能夠和好，纔能免得外人的欺侮；況且我弟兄們人數實在很少，祇有我和你兩個人啊！不要去聽信別人的說話，別人的說話實在是騙你的。那慢慢淌來的水，不能夠淌濕那一捆柴草；好似兄弟能夠和好，纔能免得外人的欺侮；況且我弟兄們人數實在很少，祇有我們兩個人啊！不要去聽信榜人的說話，榜人的說話實在是不能夠叫我們相信的。

揚之水 揚，是淌開來的意思；揚之水，是說淌開來的水，來勢很慢。束楚，細起來稱做束，楚，是木條；那木條細得緊，水便不能夠淌進去了。比方弟兄情份厚，外人便不能夠去欺侮他了。終鮮，鮮是少的意思；終鮮，是說到底少。維，維字，是感嘆的口氣。女，女字，便是汝字，是你的意思。廷女，廷字，便是誑字，女便是你。廷女，是說哄騙你的意思。束薪，薪便是柴草；束薪，是說捆着的柴草。

字原

鮮——鮮字，讀作上聲。女——女字，讀作汝字。廷——廷字，讀作誑字。

信——信字，斯人反。

雞鳴三章——賢德的妻子勸丈夫早朝

——國風齊第一——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賦體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賦體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賦體

雞已經在那裏叫了！那上朝的官員們，已經在朝門外擠滿了！我的丈夫，你快起來上朝去罷！原來不是雞在那裏啼，是蒼蠅在那裏叫；我聽錯了，認做是雞啼的聲音了。那東面天上已經很明亮了！那上朝的官員聚集在朝門外很熱鬧了！我的丈夫，你快起來上朝去罷！原來不是東面天上的亮光，是月亮出來照下來的亮光；我看錯了，認做是東方的亮光呢。天快亮了！那百樣的蟲兒嗡嗡的聲音飛着；我原是很願意留着你丈夫和我一塊兒睡在牀上做着好夢，祇是時候不早了，那許多上朝去的官員們都上過了朝，快要回去了。我的丈夫，你快上朝去罷！不要叫他們因為

你留戀着我起身得遲便瞧你不起。

既

既鳴。既，是已經的意思；雞既鳴，是說雞已經在那裏啼了。

朝盈。朝，是說上朝的

官員盈，是滿朝既盈，是說上朝的官員已經在朝門口站滿了。

匪雞。匪字，和非字通用；匪雞

則鳴，是說不是雞叫的聲音。那妻子祇因丈夫要早朝，所以睡在牀上，時時留心天亮；在半睡半

醒的時候，把蒼蠅的聲音認做雞叫的聲音，是描寫賢婦的苦心。昌矣。昌，是說熱鬧的意思；

朝既昌矣，是說上朝的人多很熱鬧的樣子。薨薨。薨薨，是許多蟲飛來飛去的聲音。甘與

子。甘，是說心裏歡喜；是說丈夫同夢。同夢，是說夫妻一牀兒睡着，同做好夢。會且歸

會，是說上朝且是說快要歸，是說回家去。會且歸，是說時候不早了，上朝的人快要散朝回家去

了。無庶子。無庶子，是說不要因為你留戀着我的緣故。子憎。憎，是厭惡的意思；子便是

你子憎，是說你給人厭惡着。齊。齊，國名；周武王封太公望在齊國。這詩是從齊國採來的。

音註

朝——朝字，讀平聲，音潮。明——明字，謨郎反。薨——薨字，音烘。夢——

夢字，莫滕反。

於著三章——譏諷男子娶妻子不行親迎的禮

——國風齊第三——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尙之以瓊華乎而——賦體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尙之以瓊瑩乎而——賦體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尙之以瓊英乎而——賦體

我嫁到你家裏來，你祇在你家的大門裏屏門外迎接着我罷了嗎？掛在耳朵上的，是拿一縷白色絲線罷了嗎？再加上那一對好的玉石串上做耳墜子了嗎？我嫁到你家裏來，你祇在你家的大門裏睡房外的院子裏迎接着我罷了嗎？掛在耳朵上的，是拿一縷青色絲線罷了嗎？再加上那一對好的玉石串上做耳墜子了嗎？我嫁到你家裏來，你祇在你家的廳堂上迎接着我罷了嗎？掛在耳朵上的，是拿一縷黃色絲線罷了嗎？再加上那一對好的玉石串上兩耳墜子了嗎？



俟我。俟，是說守候着的意思；我，是做新娘的自己稱呼。古時男人娶妻子有親迎禮，

新郎先到新娘家裏去送一對雁，名叫奠雁，再回家來，在門外迎接新娘。這詩裏說做新郎的不

懂禮節，不行親迎的禮，祇在自己大門裏守候着新娘。所以做這首詩譏諷他不懂禮節。於著在大門的裏面，屏門的前面，稱做著。充耳。拿線掛在耳朵上，爲串耳墜用的，稱做充耳。以素。素是白色的絲線。尙之。尙是加上去的意。瓊華。瓊華是好的石頭和玉的顏色一樣的。於庭。在大門裏面寢門外面的地方，稱做庭，便是院子。瓊瑩。瓊瑩也是好的石頭和玉的樣子差不多。瓊英。瓊英也是好的石和玉樣子一樣的，是做耳墜用的。

言 著——著字音宁，直居反。素——素字，孫租反。華——華字，芳無反。瑩——瑩字，音榮。英——英字，於良反。

陟蛄三章——兒子出門在外面記念父母便做這首詩

——國風魏第四——

陟蛄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賦

體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賦

體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賦

體

我跑到那不生草木的山頂兒上去啊！遠遠的望着我父親住着的地方啊！好似父親在那裏對我說道：唉！我的兒子，你出門當着官差去了，早早夜夜沒有休息的時候；你還要自己小心着啊！還可以望有回來的日子，不叫他們捉住你不得回來。我跑到那長滿草木的山頂兒上去啊！遠遠的望着我母親住着的地方啊！好似我母親在那裏對我說道：唉！我的兒子，你出門當着官差去了，早早夜夜辛苦着沒有睡覺的時候；你還要自己小心着啊！還可以望有回來的日子，不叫你死在外面把你的屍首拋去了。我跑到那嶺背上去啊！遠遠的望着我哥哥住着的地方啊！好似哥哥在那裏對我說道：唉！我的弟弟，你出門當着官差去了，早早夜夜和你的同伴在一塊兒做着工；你還要自己小心着啊！還可以望有回來的日子，不要死在外面。

體

陟。上。稱。做。陟。沒。有。草。木。的。山。稱。做。岵。便。是。荒。山。上。慎。上。字。和。尚。字。通。用。便。是。還。要。的。意。思。；。慎。是。小。心。的。意。思。旃。哉。旃。是。勉。勵。的。意。思。；。哉。是。說。話。的。口。氣。猶。來。猶。來。

是說還可以回家來。無止。止，是捉住的意思；無止，是說不要被他們捉住了不得回來。陟，山上長草木的，稱做屺。予季，季，是小的意思；予季，是說我的小孩子。做母親的總歡喜小兒子的，所以說予季。無棄。棄，是說拋去，無棄，是說不要死在外面，屍首被人拋去。陟，山上平坦的地方稱做岡，又稱嶺，是山的脊骨，可以望遠，可以站得住人。必偕。偕，是說人和人在一塊兒，必偕，是說和他的同伴在一塊兒。魏，魏，是國名，在禹貢冀州雷首的北面，析城的西面，南面靠着河曲，北面是汾水，他地方狹小，人窮，風俗十分儉樸，周朝初年，封同姓的子弟，被晉獻公滅去。

音註

帖——帖字，音戶。屺——屺字，音起。母——母字，滿彼反。兄——兄字，

虛王反。偕——偕字，舉里反。死——死字，想止。

十畝二章——夫妻想一塊兒去隱居在山裏做這首詩

——國風魏第五——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賦體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賦體

有十畝大的園場啊！那採桑的人在園場裏走來走去，很逍遙自在的啊！我打算和你一塊兒回去，在鄉下地方住着呢。看那十畝地大的園場以外啊！那鄰家採桑的人，也在他自己園場裏走來走去逍遙自在的啊！我打算和你一塊兒跑去，在這園場裏住下啊！

閒

閒，是空地；十畝之閒，是說城外鄉下地方有十畝大的園場。閑閑，閑閑是

說走來走去逍遙自在的樣子。行與，行是將要的意思；行與，是說將要和你。子還，子，便是你，夫妻相稱；還是回去，是說回到鄉間去。之外，十畝之外，是望去那十畝以外的鄰家的園場。泄泄，泄泄也和閑閑的意思差不多，是逍遙自在的意思。子逝，逝，便是去；與子逝，是說和你一塊兒跑去。

音註

閒——閒字，居賢反。閑——閑字，胡田反。還——還字，音旋。外——外

字，五陞反。泄——泄字，音異。

綢繆三章——賀新婚的詩

——國風唐第五——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興體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興體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興體

拿繩子去綑縛野地裏的柴草，抬起頭來，見那參星高高的出在天上了。好似女子到了年紀，便應該嫁丈夫了。今夜是什麼夜裏啊？遇見了這個合意的新郎啊？你這個新娘啊！你這個新娘啊！便怎麼樣對待這個合意的新郎啊？拿繩子去綑縛住野地裏的茅草，抬起頭來一看，見時候不早了，那參星已出在天的東南面角上。好似女子到了嫁丈夫的時候了。今夜是什麼夜裏啊？我和他夫妻在這時候見面了？你這個新娘啊！你這個新娘啊！便怎麼樣打發這個夫妻見面的事體？拿繩子去綑在野地裏的柴杆兒上，抬起頭來，那參星從屋子的窗口也看見時候已到半夜裏了。好似男子到了年紀便要娶妻子了。今夜是什麼夜裏啊？看見了這美貌的新娘啊？你這個新郎啊！你這個新郎啊！便怎麼樣對待這個美貌的新娘啊？

註

綢繆，拿繩子纏起來，稱做綢繆。束薪，薪是柴草；束是綑綁。那柴草生在野地裏，是要人拿繩子去綑綁的；比方那男女到了年紀，是要行新婚的禮節。男女行了結婚的禮，好似

柴草的綁了一道繩子。三星。三星，便是參星；這星共有三粒，所以稱做三星。參星出來，是在黃昏時候；古人行婚禮，大概都在黃昏時候，所以拿三星在天，比方男女到結婚的年紀。良人，是妻子稱丈夫。如此何。如此良人何？是描摩新娘新婚怕羞的神氣，不知道怎樣對待這個新郎。子兮。子兮！是新娘自己稱呼。第三段子兮，是新郎自己稱呼；第二段子兮，是夫妻共相稱呼。束芻。芻，便是薪。在隅。隅，是一角地方。這詩裏是說在天的東南角上。邂逅。邂逅，是說兩人遇見。粲者。粲，是有光彩的意思；粲者，是說美貌的女人。那美貌的女人，臉上有光彩的。唐。唐，是國名；周成王封他的弟弟叔虞做唐侯。

音註

綱——綱字，音儻。繆——繆字，讀平聲，莫侯反。芻——芻字，側九反。隅——隅字，語口反。邂逅——邂字，音芽。逅——逅字，音侯，很口反。

杜杜二章——兄弟傷了和氣，失了幫助，心中悲傷，便做這詩。

——國風唐第六——

有杜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它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無兄弟，胡不依焉？——興體。

有林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翼翼，豈無宅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無兄弟，胡不飲焉？——興體

那赤棠樹上有特別長出來的一枝榦兒，那榦兒上面的葉兒，雖十分茂盛，但不聚在一堆的；好似我兄弟傷了和氣分離着，孤悽悽的一個人走着路。難道說沒有別人可以親近了嗎？但到底也趕不上我那同胞兄弟一般親熱。唉！那路上走過的人，看我孤零零的一個人，爲什麼不和我親近呢？那別人沒有兄弟的，又爲什麼不來幫助我呢？有一枝特別的樹榦兒，長在那赤棠樹上；那榦兒上的葉兒雖十分興旺的，但不是一對一對長着的好似我傷了和氣的兄弟，各人分離着，孤悽悽的一個人走着路，沒有依靠。難道說沒有別人可以親近了嗎？但到底趕不上我那同姓兄弟一般親熱。唉！那路上走過的人，看我孤零零的一個人，爲什麼不和我在一塊兒呢？那別人沒有兄弟的，又爲什麼不來幫助我呢？

註 有林。特出的樹枝，稱做林。之杜。杜，便是赤棠，是一種樹名。菁菁。漑漑。漑漑。是說樹葉茂盛，參差生着，不是一對一對的生着；比方兄弟不親熱的樣子。踽踽。踽踽。是說一個

人走着路，沒有伴侶。它人。它字和他字通用。同父。同父，便是說弟兄，是同胞的意思。胡不。胡，便是爲什麼；胡不是說爲什麼不。比焉。比，是親近的意思。不飲。飲，是幫助的意思；不飲，是沒有幫助。菁菁。菁菁，也是說樹葉茂盛，不長在一塊兒的樣子。晔晔。晔晔，是說孤零零，沒有靠傍的樣子。同姓。同姓，便是說一家人，也是說兄弟。

音註

飲——飲字，音次。菁——菁字，音精。晔——晔字，音瓊。姓——姓字，桑經反。

杵——杵字，音錫。滑——滑字，上聲。踣——踣字，音矩。比——比字，音

葛生五章——丈夫出門去妻子孤守在家表示怨恨的意思

——國風唐第十一——

葛生蒙楚，薺蔓於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興體

葛生蒙棘，薺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興體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賦體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賦體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賦體

那藤榦兒長起來纏住在樹上，許多蘇草長滿了一大塊荒野地方；草兒藤兒都有一個寄託的地方，祇有我心愛的丈夫，不在這家裏了，那裏去找得人來和我做伴？我祇好一個人住在屋子裏罷了！那藤榦兒長起來纏住在刺樹上，許多蘇草又長滿在那一堆一堆的墳墩上；草兒藤兒都有一個寄託的地方，祇有我心愛的丈夫不在這家裏了，那裏去找得人來和我做伴？我祇好一個人坐在屋子裏守着罷了！看那枕上繡着的花朵兒，多麼鮮明呵！那彩色綢緞的被兒，多麼美麗呵！祇是我那心愛的丈夫不在這裏了，那裏去找得人來和我做伴？我祇好一個人睡在這被兒裏，枕兒上孤悽悽的看他天明罷了！夏天長長的日子，想着我的丈夫；冬天長長的夜裏，也想着我的丈夫。想我的丈夫，終究沒有回家來的日子；祇好望他將來百年以後死去，和我的丈夫一塊兒葬到墳裏去了！冬天長長的夜裏，想着我的丈夫；夏天長長的日裏，想着我的丈夫。想我的丈夫，終究沒有回家來的日子了；祇好望他將來百年以後，死去和我的丈夫一塊兒去葬在墳堆裏罷了！

【註】

葛·生·

葛，是藤的一種。

蒙·楚·

蒙，是說藤纏繞着；楚，是說樹。葛生蒙楚，是說藤長大

起來，纏繞在樹上。蘇蔓。蘇是一種野草；葉又多，又細，樣子好似括樓一般。草滿地生着多的樣子，稱做蔓。予美。美是說心愛的丈夫。予美是說我的丈夫。亡此。亡是說沒有此，是說這裏亡此，是沒有在這家裏。蒙棘。棘是一種野樹，矮小有刺，枝幹橫出，生在路傍，礙人走路。于域。域是說坟墓；蘇蔓于域，是說蘇草生滿在坟堆上。獨息。息是住着的意思；獨息，是說一個人住在屋子裏。角枕。枕有四角的，所以稱做角枕。粲兮。粲是顏色鮮明的意思。粲兮，是說顏色鮮明兮，贊嘆的口氣。錦衾。五色的綢緞，稱做錦衾，便是被。爛兮。爛也是華麗鮮明的意思。獨旦。旦是天明；獨旦，是說丈夫不在家，做妻子的一個人睡在牀上，因想念丈夫睡不熟，睜着眼睛看他天明。百歲。人活在世上，最長壽是活一百年，百年以後便要死了；所以說百歲之後，便是說死過以後。夏日冬夜。夏天的日子最長，冬天的夜裏最長；日長夜長的時候，最容易勾起心事，所以詩裏面便把夏日冬夜來陪湊，是表示他想丈夫想得厲害的意思。其居。居是說坟墓；說丈夫終究沒有來的日子，祇好望他死過以後同葬在坟裏去了。其室。室也是說坟墓。

立身

蘇——蘇字，音廉。

野——野字，士與反。

夜——夜字，羊茹反。

居——居

字，姬御反。後——後字，音戶。

晨風三章——丈夫出門日久不回妻子在家裏想望他便做這首詩

——國風秦第七——

馱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興體
山有苞櫟，隰有六駁；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興體
山有苞棣，隰有樹檟；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興體

那飛得很快的鷓鴣，也知道飛回那十分茂盛北面的樹林裏去了；我丈夫一出門去，不見他回家來，我心裏記念他，常常耽着憂，不能夠忘記他。到底是什麼原因，到底是爲什麼事體呵？怎麼忘記了我，在外面留連着這許多日子呢？那山上是應該長着苞櫟樹的，那山下是應該長着六駁樹的家庭裏，原應有丈夫的。如今我丈夫出門去了，不見他回家來；我心裏記念他，耽着憂，十分的不快活。到底是什麼原因？到底是爲什麼事體呵？怎麼忘記了我，在外面留連着這許多日子呢？那山上是應該長着苞棣樹的，山下是應該長着檟樹的家庭裏，原應該有丈夫的。如今我丈夫

出門去了，不見他回家來；我心裏記念他，耽着愛，好似酒吃醉一般，心中模模糊糊的。到底是什麼原因，到底是什麼事體呵？怎麼忘記了我，在外面留連着這許多日子呢？

訓

歛彼。鳥飛得很快，稱做歛；歛彼，是說那隻飛得很快的鳥。晨風。晨風，是一種鳥

名，便是鷓鴣。鬱彼。樹木茂盛，稱做鬱；鬱彼，是說那很茂盛的樹林。欽欽。欽欽，是說心中

常常耽着憂，不忘記的意思。苞櫟。苞櫟，是一種樹名，長在山上的。六駿。六駿，是一種樹

名，便是梓榆樹；皮色一塊青一塊白，好似剝去的一般，所以稱做駿。六駿樹，是長在山下。隰有

山脚下低的地方，稱做隰。靡樂。樂，是快活；靡樂，便是不快活。苞棣。棣，便是唐棣樹，是

長在山上的。樹榘。榘，便是赤羅樹，長在山下的；結的果子，如梨一般，稍小，可以吃的。如醉

如醉，是說心裏想着人，想得厲害，失魂落魄的模模糊糊，好似酒吃醉一般。秦。秦國，在禹貢

雍州地方，近烏鼠山；從前伯益帮着禹治水有功，賜姓嬴，封在秦的地方。雍州，便是如今興平縣

地方。

音註

歛——歛字，音律。櫟——櫟字，音歷。駿——駿字，音劄。樂——樂字，音

洛。

伐柯二章——說娶妻子要有媒人

——國風豳第五——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興體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興體

要做一把斧柄，怎麼樣呢？沒有斧頭是不能夠削得成的。要娶一個妻子，怎麼樣呢？沒有媒人是不能夠做成夫妻的。快削斧柄啊！快削斧柄啊！要削成新斧柄祇須照那舊斧柄的樣子，那舊斧柄便在你眼前離開並不遠。我做男子的，倘然遇見了那可以做我妻子的人，也祇須照着舊時的規矩，把酒菜擺列起來，吃着合盃酒，便做成夫妻了。

註

伐柯，柯，便是斧柄，是木做成的。匪斧，匪字，和非字通用。不克，克，是成功；不

克，是說不能夠成功。斧柄是木做成的，但要做斧柄，非拿斧子削着木頭不能成功。拿他比方夫妻，是要媒人纔能夠做成。取妻，取字，和娶字是通用的。其則，則，便是法則，是說榜樣的意思。我覯，我，是男子自己稱呼；覯，便是遇到看見。之子，子，是說可以做妻子的人。

籩豆。籩，是古時拿竹做成的菜碗；豆，是古時拿木做成的菜碗。籩豆，是說請客吃的酒菜，便是夫妻吃着的交杯酒。有踐，踐，是說拿一碗一碗酒菜排列着。豳，豳，是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的北面。虞夏的時候，棄做后稷官，封在邠的地方；待到夏朝衰敗，不做后稷的官，棄的兒子名叫不窋，逃在戎狄地方；不窋的兒子鞠陶，鞠陶的兒子公劉，仍舊做后稷的官，立國在豳的地方。

音註

取——取字，讀作去聲。親——親字，音姘。踐——踐字，讀作上聲。

出車六章——男子出門從軍去回家來做這首詩

——小雅鹿鳴之什第八——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賦體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旄矣，建彼旒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况瘁。——賦體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賦體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賦體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賦體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賦體

我出門去的時候，坐着兵車在那城外空曠地方聚集着啊！我是從周天子那裏得了命令把我喚來的啊！我便把那當差的用人喚來，叫他把我那兵車上的東西快裝載起來啊！如今國家困難的事體正多，快走啊！前面正有許多危險的事體呢。我出門去的時候，坐着兵車在那城外的

地方聚集着啊！這邊排列着許多畫着龜蛇的旗子啊！那邊旗竿頭兒上掛着一串一串的鬚兒啊！那畫着鷄鷹的旗子，和這龜蛇的旗子，爲什麼不趁着風勢飄揚着向前走去呢？那做大將的在這軍隊初次出發的時候，因爲打仗的事體，心中暗暗的耽着憂，便是那車夫用人，也覺得這打仗的事體是叫人害怕的。周王吩咐我大將南仲，帶了兵馬去打平那北方的敵人，在北方造了城池；一路兵車十分熱鬧的走着。那龍旗被風吹着，飄飄蕩蕩的，十分鮮明。皇帝吩咐我們去打了勝仗，在北面地方造着城池；這威風凜凜的大將軍南仲，這一回戰事，把那北方的外國人玁狁滅去了。我記得從前我們出去打仗的時候，那稻子穀子都還十分茂盛，如今我回家來，那天上下的雪融化在地上，弄得滿路都是爛泥。祇因國家正在多事的時候，也沒有這工夫安安耽耽住在家裏。我難道說真的不想回家去嗎？祇怕回家去，那招兵的公文，又要來把我喚出去打仗呢！那噉噉在草堆裏叫着的秋蟲兒，那在草裏跳來跳去的蝗蟲，我看見了，知道秋天到了；便想起我那出去打仗的丈夫，到這時候，不會看見我丈夫回家來，我心裏常常憂愁着。待到已經見我丈夫打仗回來了，我的心便放下了。這威名很大的大將軍南仲，他打滅了玁狁以後，便趁便去打那西面的外國人。春天的日子是很長的，慢慢的過着；那草木長得十分茂盛，黃鸝在樹林中發出和

順的聲音來，一聲一聲的叫着；那採下來的水草，十分鮮美。在這時候捉住了許多敵人，又捉住了那下賤的人；打仗的人都慢慢的回來了，這威風凜凜的大將軍南仲，獯豷國都被他打平了！

訓 牧矣。牧，是說野外空曠的地方，便是城外。自天子所，自便是從；自天子所，是說從皇帝跟前受了打仗的命令出來的。這天子，是說周王。僕夫，僕夫，便是出兵拉兵車的馬夫。維其棘矣。棘，是一種野樹，樹幹矮小有刺，長在路傍，人在路上走過，樹刺兒把人的衣服抓住；所以說路上難走，便說「道途生荆棘」。如今把這棘字代做難字用。維，是嘆氣的意思；維其棘矣，是說：唉！這國家正在艱難的時候啊！郊矣。郊，是說城外，近城的地方；牧遠郊，近出兵去先鋒隊已經到牧的地方，後面的軍隊，還在郊的地方。設此。設，是擺隊排列的意思；旆矣。旆，上畫着龜蛇的，稱做旆。建彼。豎立起來，稱做建。旄矣。在旂杆頭上掛着一撮一撮的羊毛，稱做旄。彼旂。旂上畫着隼鳥的，稱做旂。隼鳥，是大的鶴鷹，專吃麻雀的。曲禮裏說的前朱雀，後玄武，便是這旂旂兩種旗。旆旆，旆旆，是旂子前進，風吹旂子飄揚的樣子。悄悄，悄悄，是心中憂愁的樣子。况瘁。况，是說這個樣子；瘁，也是憂愁的樣子。况瘁，是說這個憂愁的樣子。王命。王，是說周王；命，是說命令。南仲。南仲，是人名，是這時候的大將。往城。

于方。方，是說北方，便是如今靈州夏州一帶地方。那時周王命南仲帶了兵去打平了北方，在北方造了城池，立了官，算做是中國的地方，所以說往城於方。往，是說去的意思；城，是說造城牆。

彭彭。彭彭，是說兵車衆多熱鬧的樣子。央央。央央，是鮮明的樣子；旂旐央央，是說旂幟鮮明。朔方。朔方，便是北方。城彼朔方，是說帶兵去打平了北方的外國人，在北方造了城池，收做中國的地方。赫赫。赫赫，是威風凜凜的樣子。玁狁。玁狁，是當時北方的外國人，被周朝滅去的。于襄。襄，是滅去的意思。玁狁于襄，是玁狁國從此便滅去了。黍稷。黍，是如今中國北方種的高粱米，大暑時候下種，幹子和蘆草一般，高一丈左右；結的穀子黑色圓重，宜於高燥的地方種的。稷，是黃米，是五穀中的第一種，又名粢；他結的子和蘆草子差不多，米可以吃的。方華。方，是說正是這時候；華，是說草木茂盛。方華，是說正在茂盛的時候。載塗。塗，是說雪下在路上，化成泥水；載，是滿的意思。載塗，是說滿路都是泥水。「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這四句是說：從前我們出兵打仗去的時候，那高粱黃米都長得十分茂盛；如今我們打了勝仗回來，那天上下了雪，在路上都化成了泥水。出兵的時候，是在第一年夏天；回來的時候，是在第二年春天，冰雪融化的時候。王事多難。王事，是說國家的事體；王事多

難，是說國家正在多事的時候。不遑啓居。不遑，是不及的意思；啓居，說安穩住在家里。不遑啓居，是說沒有工夫安住在自己家里。簡書。簡書，便是招兵的公文。西戎。古時稱西面的外國人稱西戎，東面的外國人稱東夷，南面的外國人種南蠻，北面的外國人稱北狄。遲遲。遲遲，是說和緩的樣子。卉木。卉，便是草；卉木，便是草木。萋萋。萋萋，是說草木茂盛的樣子。倉庚。是鳥名，便是黃鸝。啾啾。啾啾，是說和順的鳥聲。執訊。執，是說捉住；訊，是說審問。是說打了勝仗，把外國的國王捉來審問。獲醜。獲，也是說捉住的意思；醜，是說外國的賤種，便是說敵人。于夷。夷，便是平；于字和焉字的意思差不多，焉字和了字的意思差不多。赫赫南仲，玁狁于夷；是說威風凜凜的大將軍那南仲，玁狁國被他打平了。小雅。雅，是正的意思，是說正樂的歌；小雅，都是私人的樂歌；大雅，是用在朝廷上的樂歌。

立

牧——牧字，莫狄反。來——來字，六直反。載——載字，節力反。難——

難字，讀作去聲。郊——郊字，音高。旆——旆字，音兆。旄——旄字，音毛。旗——旗字，

音餘。旃——旃字，蒲寐反。瘁——瘁字，音悴。彭——彭字，鋪郎反。華——華字，芳無

反。嚶——嚶字，音腰。趨——趨字，音剔。仲——仲字，音充。降——降字，音岡，胡攻反。

卉——卉字音諱。 萋——萋字音妻。 嗜——嗜字音皆，居奚反。 訊——訊字音信。

還——還字音旋。

杜杜四章——妻子在家裏記念出去打仗的丈夫

——小雅鹿鳴之什第九——

賦體 有杖之杜，有皖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賦體 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賦體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憚憚，四牡瘡瘡，征夫不遠。——

賦體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秋深了！院子裏直挺挺的一株赤棠樹，也結滿了很大的果了。那國家打仗的事體不會完，我丈夫在外面一天一天的繼續下去打仗；一天一天一月的過去，到了十月裏了，我做妻子的私心中十分悲傷啊！那出門打仗的丈夫，怎麼還不得空回家來啊！秋深了！那院子裏直挺挺的一株赤棠樹，他的葉兒也長得十分茂盛，那國家打仗的事體不會完，我心裏十分悲傷。看了草木十分茂盛的樣兒啊，我做妻子的心中也由不得悲傷起來啊！我那出門去打仗的丈夫，也可以回家來了啊！春深了！我跑到那北面的山頂上去，便採着那石上長的枸杞葉子，那國家打仗的事體不會完，我丈夫在外面打仗，叫我爹娘的心裏也耽着憂。那擅木做成十分堅牢的車子，也破壞了；四匹拉車的雄馬，也把氣力跑完了。我出去打仗的丈夫，回來的日子想來也不遠了。不見我丈夫裝着行李的車子，不見我丈夫回來，我心中的憂愁實在憂愁壞了。過了約定的日子還不見回來，却叫我常常耽着憂愁！我在家裏卜卦問課，樣樣做到；照到那卦上的話，我夫妻見面的日子近了。那出門去打仗的丈夫也快回來，離家的日子也近了啊！

詞

有秋。孤零零一株樹，稱做秋。

之杜。

杜，便是赤棠樹，秋冬的時候結果子；這時丈

夫出門打仗去了，做妻子的在家裏，見院子裏的赤棠樹果子，知道秋深了，他丈夫原約定在十

月裏回家來的，不見丈夫回來，便記念他丈夫，做這首詩。有。皖。皖，是說果子又多又飽滿的樣子。其實，草結的子和樹結的果，都稱做實。王。事。王事，是說國王的事體，便是國家打仗的事體。靡。盥。靡，便是沒有鹽，是堅牢完全的意思。靡。盥，是說事體沒有完。繼。嗣。繼嗣，是說接下去；繼嗣我日，是說我丈夫把打仗的事體一天一天的接下去做。日。月。日，是說一天一天；月，是說一個月一個月。日。月，是說許多日子月份過下去。陽。止。十月，稱做陽月止，是說話的口氣，是說十月裏到了。萋。萋。樹葉茂盛的樣子，稱做萋萋。卉。木。卉，便是草。征。夫。出門去的男子，統稱做征夫。言。采。言，字和而字的意思一樣；采，字便是採字。其。杞。杞，是一種灌木的野菜，生在石縫裏的，春深的時候長葉，秋天時候結子；人在他長葉的時候，去採下他的嫩葉來吃。這詩裏女人跑到山頂上石縫中去採枸杞葉，在這春深的時候，想起他出門去打仗的丈夫來。憂。我。父。母。父母，是說丈夫的父母；祇因丈夫在外面打仗不回家來，不好意思說自己做妻子的記念他，便說叫丈夫的父每也耽着憂。檀。車。檀，是檀木；檀車，是說檀木做的車子，是比方說車子堅牢的意思。憚。憚。憚，是說車子破的舊樣子。四。牡。四，是說四匹馬；牡，是說雄的。四匹雄馬拉車子的，是比方氣力強壯的意思。瘡。瘡。瘡，是沒有

氣力疲倦的樣子；是說出門人坐的木料堅牢的車子也破了，四匹拉車子強壯的雄馬也沒有氣力疲倦了，是比方說出門得日子久了，車馬都壞了，人也該回家來了。征夫不遠，不遠，是說離回家來的日子不遠了。匪載，匪字和非字通用，便是不字的意思。匪載，是說不見裝行李的車子回來。匪來，匪來，是說不見丈夫回來。孔疚，孔，是說十分的意思；疚，是說害病憂心孔疚，是說心中憂愁得到了十分厲害的時候，便愁壞了。期逝，期，是說約定的日子；逝，便是過去。期逝，是說約定回家來的日子已纔過去了。爲恤，恤字，也是憂愁的意思；多爲恤，是說常常憂愁。卜筮，卜，是卜卦；筮，是說問課。借止，借，是說一塊兒的意思；卜筮借止，是說卜卦問課，一齊做到了。會言，會，是合的意思；會言近止，是說合着那卦上的說話，夫妻見面的日子近了。邇止，路近稱做邇。征夫邇止，是說出門去的丈夫，回家來在路上，離家的路近了。鹿鳴之什，什，是說十首詩，十首詩的第一首，是鹿鳴詩；把這鹿鳴詩以後的十首詩，分做一卷，稱做鹿鳴之什。這首詩是十首裏的第九首。

立

杖——杖字，音第。

院——院字，音莞。

母——母字，滿消反。

憚——憚字，音

關。

瘡——瘡字，字管，古轉反。

來——來字，六直反。

疚——疚字，訖力反。

至——至字，

朱力反。借——借字，舉里反。近——近字，渠紀反。

蓼莪六章——父母死了做兒子的傷心不能夠養着父母所以做這

首詩

——小雅小旻之什第八——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興體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興體

餅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

入則靡至。——興體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

罔極！——賦體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興體

南山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興體

好長大的莠菜啊！誰知不是莠菜，却變做了那粗賤的蒿菜了。好似當初爹娘生我的時候，祇望我做一個孝順兒子，靠着我養老的；如今却是一個沒用兒子，不能夠奉養得父母，父母便死了。可憐啊！可憐啊！我的爹娘，生我的時候，却是十分辛苦的呢！好長大的莠菜啊！誰知不是莠菜，却變成了那粗賤的牡蒿菜了。好似當初爹娘生我的時候，祇望我做一個孝順兒子，靠着我養老；終的；如今却是一個沒用兒子，不能夠奉養得父母，父母便死了。可憐啊！可憐啊！我的爹娘生我的時候，却是辛苦而又傷身體的呢！那小酒瓶裏的酒乾了，便要把大酒瓶裏的酒倒下去幫助這個小酒瓶；如今大酒瓶不把酒倒出來，是大酒瓶的不是啊！好似爹娘年老了，全靠做兒子的幫助爹娘養活爹娘；如今兒子不養爹娘，是做兒子的錯了！爹娘死了，丟下我一個孤零零的人，活在世界上，還不如跟了爹娘一塊兒去死了能夠長久呢！我如今沒有父親了，却有什麼人來愛惜我？我如今沒有母親了，却靠傍什麼人呢？出門去的時候，心裏常常記着這一個悲傷；回進屋子來的時候，不見了我的爹娘，心裏好似不會回家去一般。我父親啊！是生我的人；我母親啊！是養我的人。看管着我，喂養着我，養我長大，保護着我，顧憐着我，反覆細心看守着我，走出走進時候把我抱在

懷裏要報答這種恩德，好似那很大的天，沒有報完恩德的時候。那南面的山，這樣高峭險惡，那大風吹着，又快又急；我死了爹娘以後，便好似遇了大難，身子掛在高山上，吹在大風裏一般。世界上沒有一個人不是好好的過着日子的，爲什麼獨有我遇到這種死父母的災難呢？那南面的山這樣高峭險惡，那大風吹着，又快又急，我死了爹娘以後，便好似遇了大難，身子掛在高山上，吹在大風裏一般。世界上沒有一個人不是好好的過着日子的，爲什麼獨有我不能夠把爹娘快快活活的養到老呢？

註

蓼。蓼。

蓼。蓼。是草木長大的樣子。

莪。莪。是一種野菜，味很美的。

蒿。蒿。是一種

賤草，不能吃的。這詩裏拿莪比孝子，拿蒿比不孝的兒子。哀。哀。兩個哀字，是說十分傷心的意思。劬。勞。劬。勞。是說費力氣辛苦的意思。伊。蔚。蔚。又名牡葭；二月裏長出來，七月裏開花，八月裏結子，和小豆莢一般。勞。瘁。勞。瘁。便是辛苦；瘁，是說身體受傷。餅。罄。小酒瓶，稱做餅；罄，是說酒沒有了。維。蠹。蠹。是大酒瓶。這詩裏拿兒子比做大酒瓶，拿爹娘比做小酒瓶；小酒瓶裏酒乾了，便要把大酒瓶裏的酒倒在小酒瓶裏，好似爹娘年紀老了，要靠兒子奉養了。鮮。民。鮮。是少；鮮。民。是說死了父母的孤兒。何。怙。怙。是說心中有依仗的意思；何。怙。是說依

仗什麼人？何恃？恃，是說靠傍，何恃，是說靠傍什麼人？
 傷。銜恤，是說不忘記憂傷。靡至。靡，是沒有；至，是說沒有安身的地方。
 意。拊我。拊，是撫慰的意思。腹我。腹，是說懷裏；腹我，是說把我抱在懷裏。
 是大的意思；夏天稱做昊天。罔極。罔，是沒有極，是完的意思。罔極，是說沒有完的時候。
 烈。烈烈，是說山高危險的樣子。發發。發發，是快的樣子。不穀。穀，是好；莫不穀，是說沒有不好。
 律律。律律，也是高的樣子。弗弗。弗弗，也是快的意思。不卒。卒，是到底；不卒，是說爹娘死了，不能夠把爹娘養到老。

立音註

藜——藜字，音六。

莪——莪字，音鵝。

劬——劬字，音其。

蔚——蔚字，音

尉。

鮮——鮮字，讀作上聲。

久——久字，舉里反。

拊——拊字，音撫。

畜——畜字，音旭。

長——長字，讀作上聲。

害——害字，音曷。

弗——弗字，分聿反。

車牽五章——稱贊朋友娶得好女子做他的妻子

——小雅桑扈之什第四——

閒關車之牽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賦體

依彼平林，有集維鷗；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興體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賦體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興體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興體

耳中聽得閭闔裝着車輪子上軸頭的聲音響着啊！他是想着那美貌年輕的女子，便坐了車子去把他迎接到家裏來做妻子啊！他不是肚裏餓；他不是嘴裏渴；他祇望那喜信報來，和他那心中想念的女子在一塊兒做夫妻。他這想望的心思，和肚子餓想吃飯，口渴想吃茶一般。雖說他這時離開了好朋友，但和他新婚的妻子一塊兒吃着酒，也是很快樂的。那很茂盛平地上的一片樹林裏面，聚集了許多野雞啊！好似美貌的妻子，住在他丈夫的家裏。到了年紀的好女子，便有好德性來配他的丈夫；夫妻兩人吃着酒，又彼此稱贊着，歡喜你這年輕的女人，沒有厭惡時候的。雖說沒有好酒，但也可以喝着；雖說沒有好菜，但也可以吃着。雖說沒有好處給你這新娘子，

但也很高興的唱着又跳着。跑到那高的山頂上去，砍下那柞樹來做柴；砍下那柞樹來做柴，祇因為柞樹的葉子很濃厚，把樹陰兒遮住了高山的頂啊！我有幸遇到了你這個好女人做妻子，我心中的煩惱都除去了，好似那高山頂上砍去了柞樹一般山！那高的山，可以叫人看看；大的路，可以叫人走着。四匹馬拉着車子不停的走着，六條馬繯繩拉在手裏，平穩得和琴上的絃線一般，用這馬和車子去接新娘；遇到了你這個新娘，和你新結做夫妻，這事體可以安慰我的心了！

間關

間關

是說裝車輪軸頭的聲音。

羸兮

羸是車軸輪心上的一个鐵頭，這鐵

頭裝上去，輪子和軸子不脫開了。所以車子要出門去了，便先把這鐵頭裝好；車子回家來，便把這鐵頭除下。思變，變是說美貌；思是想慕的意思。季女，季是說年紀小；季女是說年輕的女子。德音，德音是說好消息，便是喜信。來括，括是會面來括，是說女子嫁到丈夫家裏來，丈夫和女子會面。式燕，燕是說吃酒。依彼，依是說樹木茂盛；依彼是說那個茂盛

的樹木。平林，平林是說平地上的樹林。維鷓，鷓便是雉，雉便是野雞，一邊走着，一邊叫着，尾很长，毛色很美。辰彼，辰是時候；辰彼是說女子到了嫁丈夫的時候了。碩女，碩是大的意思；碩女是說身體長大，發育完美的女子。令德，令是好的意思；令德是說女人有好

的德性。來教。來，是說女人嫁到夫家來教；是說女人幫助丈夫。且譽。譽，是稱贊，說丈夫稱贊女子。好爾。好，是說歡喜的意思；爾，是說那年輕的女子。無射。射，是厭惡的意思；無射，是說沒有厭惡妻子的時候。旨酒。旨，是有味；旨酒，是美酒。庶幾。庶幾，是說勉強可以的意思。嘉殽。嘉，是好；殽，是下酒的菜。與女。女字和汝字通用。無德與女，是說沒有好意給你。析其柞薪。析，是砍樹；薪，是柴；析其柞薪，是說把柞樹砍下來做柴。潛兮。潛，是樹葉多的樣子。寫兮。寫，是除去的意思；我心寫兮，是說我心上的憂愁除去了。景行。景，是大行，是路；景行，是說大路。駢駢。駢駢，是說馬走著不停的样子。六轡。轡，是拉馬的大繩。

音註

變——變字，音轡。友——友字，羽已反。鵠——鵠字，音驕。教——教字，

居爻反。好——好字，續作去聲。射——射字，音亦。女——女字，音汝。析——析字，音

雪。柞——柞字，音昨。薪——薪字，音襄。潛——潛字，讀作上聲。寫——寫字，想羽反。

駢——駢字，音非。

采綠四章——女人在家裏想着丈夫過了約定的日子不回家來便

做這首詩

——小雅都人士之什第二——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賦體

終朝采藍，不盈一擔；五日爲期，六日不詹。——賦體

之子于狩，言韋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賦體

其釣維何？維魴及鱖；維魴及鱖，薄言觀者。——賦體

我一天到晚採着王芻菜，祇因心裏想着在外面的丈夫，沒有心思採他，所以祇採得兩手把的綠菜。我的髻兒蓬蓬鬆鬆的，丈夫回來，如何能見他？便不採綠了，回家去梳洗着候着丈夫。一天到晚採着染顏色的藍草，祇因心裏想着在外面的丈夫，沒有心思採他，所以祇採得一衣兜的藍草。我丈夫去的時候，說定五天便回家來的；如今已是第六天了，還不見他回來。我丈夫倘然回家來，丈夫要出去打獵，我便替他繃上弓絃；我丈夫要出去釣魚，我便替他理好釣魚的線。他釣得的是什麼魚啊？釣得的是魴魚和鱖魚啊！釣得魴魚和鱖魚啊！拿回家來大家看着歡喜。

註

采綠。采字和採字通用。綠是一種野菜，又稱葎，又稱葎，又稱葎。一匊。兩手合

起來稱做芻；一芻，便是一捧，盈是滿，不盈，一芻，是說不滿兩手把。曲局，是說髮亂。歸沐，沐，是洗澡，歸沐，是說回家洗澡去。采藍，藍，是染藍顏色的草。一襜，衣裳的前幅稱做襜；一襜，是說一衣兜。不詹，詹字和瞻字通用，是看的意思，不詹，是說不得見面。于狩，狩，是說打獵，于字和馬字意思一樣，于狩，是說打獵去了。言韞，言字和而字的意思差不多；拿弓上的絃線繃急來，稱做韞。之子，子是說丈夫；之子，是說這個丈夫。綸繩，把繩子理順來，稱做綸。維何，維字，是啊字的口氣，維何，是說什麼啊。魴，鱧，是兩種魚名；水中這兩種魚最多，希望他釣魚釣得多，所以說魴魚鱧魚兩種。

音註

芻——芻字，音菊。襜——襜字，都甘反。詹——詹字，音古，多甘反。狩——

狩字，音守。韞——韞字，音暢。魴——魴字，音房。鱧——鱧字，音絃。者——者字，掌與反。

言文對照
白話註解
新式整理分類詩經

許嘯天

宮庭

麟趾三章——稱贊皇家的子弟都是有才學的

——國風周南第十一——

麟之趾，振振公子；吁嗟麟兮！——興體

麟之定，振振公姓；吁嗟麟兮！——興體

麟之角，振振公族；吁嗟麟兮！——興體

麒麟的脚，不踏活的草，不踏活的蟲豸；那慈善的皇家子弟，和這個仁厚的麒麟一樣的。唉！這
個麒麟啊！麒麟的頭頂，不撞人的；那有善心的皇家同姓的人，和這個仁厚的麒麟一樣的。唉！這
個麒麟啊！麒麟的角，不肯觸人的；那有善心的皇家家裏一族的人，和這個仁厚的麒麟一樣的。

唉！這個麒麟啊！

麟之趾。

麟，是麒麟，是一種慈善的野獸；長着和鹿一般的身體，和牛一般的尾巴，和

馬一般的脚。趾，便是脚；麒麟的脚，不肯踏活的草，不肯踏活的蟲豸。這詩裏便拿麒麟來比方仁

慈的皇家子弟。振振，振振，是說仁厚樣子。公子，公，是說公家，公家便是皇家；公子，便是

皇家的子弟。之定，定，便是額角；麒麟的額角不肯撞人的。公姓，公姓，是說皇家同姓的

人。

音訂

振——振字，音真。

子——子字，獎里反。

于——于字，音吁。

定——定字，

音訂。角——角字，盧谷反。

禮矣三章——譏諷公主的車馬衣服太奢華了

——國風召南第十三——

何彼禮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興體

何彼禮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興體

其釣維何維絲伊緝齊侯之子平王之孫——興體

怎麼他這顏色這樣濃厚美麗啊？好似那山中開着紅紅白白的雀梅的花兒。爲什麼沒有端莊大方的樣子，祇講究這奢華的樣子的是公主用的車馬。怎麼他這顏色這樣濃厚美麗啊？似桃花李花一般。這奢華的車馬衣服是什麼人用的啊？是那很儉樸的平王的孫女兒，嫁給那很儉樸的齊侯的兒子。那釣魚的線是什麼東西做成的？是那絲搓成來的啊？如今齊侯的兒子和平王的孫女兒，做了夫妻；他兩家結了親，好似釣竿的線把絲搓在一塊兒了。

釋

積矣。

禮，是說顏色濃厚的意思。

唐棣。

唐棣是一種果樹，又稱移，又稱莫李，又名

雀梅，又名車下李。長在山裏面，開的花有白色有紅色的，十分豔麗；五月結果，和李子一般大，可以吃得。之華。華字和花字通用，這詩是拿唐棣的花來比公主的車馬衣服；說他和唐棣花一般濃豔，是譏諷他奢華的意思。曷不。曷字和何字一樣意思；曷不，是說何不。肅雝。肅，是說莊嚴的樣子；雝，是說和氣的樣子。王姬。王姬，是說皇帝家裏的女兒，便是公主。平王齊侯。平王，便是周平王；宜臼，齊侯，便是齊襄公；諸兒，宜臼的孫女兒，嫁給諸兒的兒子，這首詩便是說他兩人的婚禮太奢華了。絲緝。絲并在一塊兒搓成了線，便稱做緝，便是釣魚用的。

線。比方男女結成了夫妻，好似絲搓成緝一般。

綠衣四章——衛莊公寵小老婆大老婆莊姜失了寵做這首詩表示

他的傷心

——國風邶第二——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兮！曷維其已？——興體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興體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訛兮！——興體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興體

綠色是不正的顏色啊！如今却拿來做衣服了。拿不正的綢色做着衣服面子，却拿黃的正色做衣服夾裏，好似衛莊公寵着小老婆，却反不愛我做大老婆的。叫我心中憂愁着啊！怎麼能夠有完的時候啊？綠色是不正的顏色啊！如今却拿來做衣服了。拿不正的綠色做着上身的衣服，却拿黃的正色去做下身的裙子。好似衛莊公把小老婆抬上去，反把我做大老婆的壓在下面。叫我

心中憂愁着啊！怎麼能夠有忘記的時候啊？這不正的綠色啊！他原也是白色的絲啊！是你們把他拿來染成綠色的啊！好似那小老婆，原也是好人家的女孩兒，是衛莊公把他娶來做小老婆的。我想起古時有那賢惠的大老婆，雖自己失了寵，却依舊能夠叫丈夫歡喜他的；我也可以學着他，不叫我做出有過失的事體來。穿着細的麻布衣服啊！和粗的麻布衣服啊！那一陣一陣的冷風吹到身上來，十分寒冷。好似我們做大老婆的，年輕的時候過去了，不及時了，原要被丈夫丟開手了。我想起古時有那賢惠的大老婆，雖自己失了寵，却依舊能夠叫丈夫歡喜他；這種賢惠的女人，實在是我心裏想學着他做的。

釋義

綠兮。綠，是閒色，是不正的顏色，比方他是小老婆。黃裏。黃色，是泥土的顏色，是

正色，比方他是大老婆；裏，是說衣服的夾裏，拿黃色做衣服的夾裏，好似大老婆失寵。曷維其已。曷，是問的口氣；維，是感嘆的口氣；已，是說罷休。曷維其已，是說怎麼能夠罷休啊？黃裳。下身的衣服稱做裳，那正色的黃色做下身的衣服，比方是丈夫寵愛小老婆，拿大老婆壓倒的意思。其亡。亡字和忘字通用，曷維其亡，是說怎麼能夠忘記啊？絲兮。絲，是白色的絲；絲，不會染顏色做成衣裳的時候，好似女人在家裏做女孩兒不會嫁丈夫的時候。女所治兮。

女字和汝字通用。治，便是染成顏色。拿絲染成顏色，比方把女人娶來做大老婆，或是小老婆。
試兮。試，是說過失。絺，是細麻；絺，是粗麻。淒，其淒，是寒冷的樣子。

音註

女——女字，音汝。治——治字，讀做平聲。試——試字，音尤，于其反。淒

——淒字，音妻。風——風字，符惜反。

燕燕四章——衛莊姜送戴嬀回國去做這首詩表示大小老婆和好的意思

——國風邶第三——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於野。瞻望勿及，泣涕如雨！——興體
燕燕于飛！頡之頡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勿及，佇立以泣！——興體
燕燕于飛！上下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興體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興體

燕兒啊！燕兒啊！你在那裏飛來飛去，你身上長着那長短不齊的翅膀毛，好似戴嬌要回娘家去了，檢點着他出門去穿的衣服。如今戴嬌永遠回娘家去不再來了，我遠遠的送着你，直到野外的地方；你去遠了，我望也望他不見了！我哭着我的眼淚淌下來多得和下雨一般。燕兒啊！燕兒啊！你在那裏飛來飛去，你迎着風忽然飛得很高，忽然飛得很低，好似戴嬌要回娘家去，和我分別的時候，出去了又回來，不捨得分離的樣子。你戴嬌如今永遠回娘家去不再來了，我遠遠的送着你，看你，你去得遠了，望也望不見了！我站着，忍不住便淌下眼淚來了。燕兒啊！燕兒啊！你在那裏飛來飛去，你一邊飛着，一邊叫着，聲音忽高忽低的，好似戴嬌要回娘家去，臨分別的時候，說着悲傷的話。你如今要永遠回娘家去不再來，我遠遠的送着你，回到你南邊自己的陳國裏去。你去遠了，我望也望你不見了！實在叫我心裏常常想着你，想得十分辛苦。你戴嬌和我的交情，是很厚的啊！你的用心，實在是很深的。你到底是一個又和氣又柔順的人，能夠好好的謹謹慎慎的保護着自己的身體。你臨去的時候，還拿那已經死去的莊公的恩情來勸着我，勸我常常想着莊公的好處，不要糟蹋自己的身體。

詞

燕燕 燕，便是燕子，又名元鳥；每年春天來，秋天回到南邊去。如今戴嬌要回到自己

國裏去，便拿燕子來比方戴嬌。說兩個燕子，是表示他見了燕子，有十分感慨的意思。差池，便是參差，說長短不齊的樣子。于歸，于是焉字的口氣，于歸，是說回家去了。女人永遠回到娘家去，不再來丈夫家了，稱做大歸。左傳上說魯隱公三年的時候，衛國的國王莊公，娶齊國東宮得臣的妹子，做大老婆，名叫莊姜，相貌美麗，不生兒子，便又到陳國去，娶得姊妹兩人，做小老婆。姊姊名叫厲嬌，生一個兒子，名叫孝伯，年紀小的時候便死了；妹妹名叫戴嬌，生了一個兒子，名叫完。那莊姜把完養在身邊，和自己的兒子一般，因此莊姜和戴嬌交情很厚。後來莊公死了，完立做衛國王，稱做桓公。到桓公四年春天時候，桓公被他父親的私生兒子名叫州吁的殺死了，州吁自立做國王。戴嬌見他自己的兒子被殺，便十分傷心，從此回到娘家的陳國裏去，不再回衛國來了。這詩是戴嬌臨走的時候，莊姜送他的行做的。于野，野，是說城外。莊姜是王妃，照禮是不能送出城的，祇因和戴嬌的交情厚，大家傷心，所以不覺遠送到城外去。瞻望，抬頭看望，稱做瞻。頡頏，鳥飛向上稱做頡，鳥飛向下稱做頏。將之，將，是送的意思；將之，是說送着你。佇立，站得時候長久，稱做佇。下上，其音，音，是說鳥叫的聲音；下上，其音，是說鳥高高低低飛着，一邊叫着。于南，陳國在衛國的南面，戴嬌回去，是向南面走着，所以

說遠送於南。仲氏。仲氏便是說戴嬌。仲是第二的意思，戴嬌是小老婆，莊姜是大老婆，大老

婆稱小老婆，所以稱仲氏。任只。任是說兩人交情好，大家信任的意思；只是說話感嘆的口

氣。寒澗。寒，是說人性忠厚；澗，是說用心深長。終溫且惠。終，是說到底；溫，是說和氣；惠，是

說柔順；終溫且惠，是說戴嬌的性格，到底是又和氣又柔順。淑慎。淑，是說和善的意思；慎，是

謹慎的意思。淑慎其身，是說和善謹慎，保護着自己的身體。以勗寡人。勗，是說勸解的意思；

寡人，是莊姜稱自己是說死了丈夫，又死了兒子，是個孤寡的人。

音註

差——差字，初結反。頡——頡字，戶結反。頡——頡字，戶郎反。任——

任字，讀作平聲。只——只字，音紙。澗——澗字，一均反。

日月四章——衛莊姜失了莊公的寵自己傷心做這首詩

——國風邶第四——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賦體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賦體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賦體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賦體

那天上的太陽啊！和月亮啊！和一國的國王和王后一般，照管着下面地上的許多百姓。誰知有這樣一個國王衛莊公啊！唉！他不拿古時夫妻的道理看待我這個做王后的。怎麼能夠把他的心挽回過來，照着正理做去？如今他被那淫蕩的女人哄騙着，心思怎麼能夠定呢？他心思雖不定，難道說便不想想我們夫妻的情份了麼？那天上的太陽啊！和月亮啊！和一國的國王和王后一般，那下面地上的百姓都靠他在上面照着。誰知有這樣一個國王衛莊公啊！唉！他祇因寵愛了別人，便不和我這個王后要好了。怎麼能夠把他的心挽回過來，照着正理做去？如今他被那淫蕩的女人哄騙着，心思怎麼能夠定呢？他心思雖不定，難道說便不報答我想念他的一番苦心了麼？那天上的太陽啊！和月亮啊！和一國的國王和王后一般，十分尊貴的從東而天上出來。誰知有這樣一個國王衛莊公啊！他這貴人的說話，沒有有恩情的話對我說的。怎麼能把他的心挽回過來，照着正理做去？如今他被那淫蕩的女人哄騙着，心思怎麼能夠定呢？他心思不定，叫他怎麼能夠

可以把沒有恩情待我的心思忘記呢？那天上的太陽啊！和月亮啊！和一國的國王和王后一般，從東方高高的出來。我如今雖做着王后，却失了莊公的寵愛，變做下賤的人，不能和月亮一般尊貴了。我敬重莊公，和尊重父親一樣的啊！親近莊公，和親近母親一般的啊！他待我的恩情，却不能夠到底。怎麼能夠把他的心挽回過來，照着正理做去？如今他被那淫蕩的女人哄騙着，心思怎麼能夠定呢？他心思不定，所以待我的情形，都不是依着道理做的。

語

居諸。居諸兩字，都是說話的口氣。日居月諸，便是說太陽啊！月亮啊！乃如之人。

乃如之人，是說誰知這樣一個人！這個人，便是說衛莊公。逝不古處，逝字，是說話起頭的口氣。古，是說古時的道理處，是說看待逝不古處，是說唉不拿古時夫妻的道理來看待我。胡能有定，胡，便是問的口氣，定，是說停住。是說莊公受着淫蕩女人的哄騙，他昏迷的心思怎麼能夠有停止的時候？寧不，寧字，便是俗語難道的意思。寧，不便是豈不。我願，願，是說願憐；甯不我願，是說難道不願憐我的嗎？是冒，冒，是說在上面罩住的意思；下土是冒，是說日月的光，照住下面的地。德音，德音，是說莊公的說話。莊公是衛國的國王，尊重他的意思，所以稱做德音。不卒，卒，是到底的意思；不卒，是說不能夠到底。不述，述，是依着的意思；不述，

是說不依着道理做去。

音讀

顧——顧字，果五反。好——好字；呼報反。

終風四章——衛莊姜遇到負心的莊公做這首詩表示他的悲哀

——國風鄘第五——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興體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興體

終風且噎，不日有噎；寤言不寐，願言則嚏！——興體

噎噎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興體

一天到晚刮着風，那風又大又急，好似衛莊公狂暴的情性；他見了我便笑，他的笑又不是正

經夫妻歡樂的笑。祇見他一天到晚拿說話挖苦人，做出狂放的事體來；調笑着我，欺侮着我。我心

中真是說不出的悲傷！一天到晚刮着風，那風裏又夾着昏沉沉的霧氣，好似那衛莊公，他恍恍

惚惚的性情，沒有人能夠猜得他透的，他來去也沒有一定的。忽然高興起來，便跑到我屋子裏來；

他的來去，也沒有一定的。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去，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來。他去了以後，我便靜靜的自己想；我遇到這種粗暴的人，叫我怎麼安慰自己呢？一天到晚刮着風，天氣又是陰沉沉的；雖說也有清朗的日子，但不多幾天，那天又陰暗起來了。好似衛莊公狂暴的性情，歡喜的日子少，惱怒的日子多。我心中憂愁着，夜裏雖睡在牀上，却不能夠睡熟；我想起了這情性，我心中便鬱住了！一天一天的刮風，又是陰沈沈的天氣，又隱隱的聽得那轟轟的雷聲，好似那衛莊公狂暴的性情。我莊姜失了寵，天天好似遇着刮風昏黑的日子，又時時防着莊公動怒，又好似常常聽那將發未發的雷聲。我心中憂愁着，夜裏雖睡在牀上，却不能夠睡熟；我想起了這情形，我胸中便鬱住了放不開來！

訓 終風，終，是到底的意思；終風，是說一天到晚刮着風。且暴，暴，是說風力又大又急；且是又字的意思。諠浪，說話挖苦人，稱做諠；舉動狂放，稱做浪。笑敖，笑，是說調戲；敖，是說欺侮。是悼，悼，是悲傷的意思；暗暗的心裏悲傷，稱做悼。且霏，天上陰雲不散，稱做霏。又說灰沙夾着霧氣，稱做霏。惠然，惠然，是說很自然的樣子；惠然肯來，是說很高興的自
己跑來。莫往，莫往，是說不知道什麼時候去；莫來，是說不知道什麼時候來。悠悠，悠悠，

是說靜悄悄的心中想着。且噫。天陰刮風稱做噫；終風且噫，是說一天到晚刮着風，天又陰黑。有噫。有字和又字通用。不日有噫，是說天晴不多幾天，又刮風陰黑起來了。寤寐。睡着半醒稱做寤，睡熟了稱做寐。言字和而字的意思差不多，寤言不寐，是說睡在牀上却不睡熟。願言則噫。願，便是想；噫，氣塞在喉嚨口稱做噫。願言則噫，是說想起來傷心，那氣便塞住胸口了。噫噫。噫噫，是說天色黑陣陣的樣子。虺虺。虺虺，是說雷聲已動，却不曾大響的神情。其靄。靄字，便是雷字。則懷。懷字，也是想念的意思。

音註

笑——笑字，音燥。諛——諛字，許約反。敖——敖字，音傲。靄——靄字，

亡皆反。噫——噫字，於計反。噫——噫字，都麗反。虺——虺字，音灰。靄——靄字，音

雷。

泉水四章——衛國王的小老婆和許國穆夫人載馳的詩說衛國朝

政變亂無法補救

——國風邶第十四——

悲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嬖彼諸姬，聊與之謀。——興體
出宿于泂，飲餞于漚；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賦體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膏，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賦體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游，以寫我憂。——賦體

你看那山上纔流出來的泉水啊，流成功了一道泉河；那泉河向東南方流去，流進了淇河裏。泉水的流到淇河裏去，好似女人的回娘家去。我原是衛國的女人，如今衛國出了殺死桓公的事體，我常常記掛衛國的情形，沒有一天不在心裏想着；那美貌的許多宮裏的女伴，我姑且和他們商量商量，我要回衛國去的事體。我當初從衛國嫁到這裏來的時候，走出娘家，便在泂的地方住下，在漚的地方請送行的人吃酒。做女兒的嫁出門去，便遠遠的離開了我的爹娘兄弟們；我如今要想回國去，請請我那幾位姑母的安，便又問到我大姊姊的好。我當初從衛國嫁到這裏來的時候，走出娘家，便在干的地方住下，在言的地方請送行的人吃酒。我如今打算回娘家去了，在車軸子上塗些油，又把那軸頭裝上了；我回家去的車子，路走過的地方很遠，要快快的跑着跑到

衛國去。我要回娘家去，不知道在道理上錯不錯的呢？我想起我出來的時候，是渡過衛國的肥河地方，如今不能夠回娘家去，想到這地方，祇能長長的嘆一口氣！我又想起我衛國須和漕兩處地方，我的心裏常常想看；我怎麼能夠坐着車子出去游玩一遭，借他除去我心頭的憂愁呢！

註

瑟彼。

泉水纔從山裏流出來細小的樣子；稱做瑟。

泉水。

泉水，便是泉河，在衛國

地方；便是如今衛輝地方的百泉。于淇。淇，便是淇河。古時在衛國地方，便是如今彰德林縣的地方。有懷。心裏想着，稱做懷。靡日。靡，是沒有的意思；靡日不思，是說沒有一天不想着。嬈彼。嬈，是說女人美貌的神氣。諸姬。小老婆稱做姬；諸姬，是說做國王妃嬪的一班女伴。聊與。聊，是姑且的意思。出宿。住夜稱做宿；出宿，是說出門去在外面住夜。于涉。于，是在涉，是地名，在衛國地方。飲餞。請人吃酒稱做飲；送行請出門的人吃酒稱做餞；請送行的人吃酒，稱做飲餞。于禰。禰，也是地名，也在衛國地方。干言。干言，是兩個地方，都在衛國。載脂。脂，便是油；載脂，是說車子要出門去了，車輪子心子上塗些油，輪子轉着可以走得快些。載輦。輦，是車輪軸頭上的鐵頭。車子要出門去了，便把鐵頭套上，使車輪和軸心不脫開。還車。還字和旋字通用，旋是回去的意思。還車，是說從前從娘家坐來的車子，如今

坐着回娘家去。言邁。邁，是路遠的意思。邁臻。邁，是說走路快的意思。臻，便是到。邁臻，是說快快的走到。不瑕。瑕字便和何字通用，是什麼的意思。不瑕有害，是說不知道於道理錯也不錯，是錯的意思。肥泉。肥泉，是一條河名，在衛國地方。須漕。須，漕，也是兩處地名。也在衛國地方。悠悠。悠悠，是說常常想着不止。以寫。寫，是除去的意思；以寫我憂是說除去我心中的憂愁。

立見註

惹——惹字，音祕。思——思字，新齋反。變——變字，音樹。謀——謀字，

謨悲反。涉——涉字，音濟。餞——餞字，音踐。禰——禰字，音你。遠——遠字，讀作去

聲。干——干字，居焉反。羣——羣字，音轄，下介反。還——還字，音旋。邁——邁字，市

專反。歎——歎字，它涓反。漕——漕字，徂侯反。

靜女三章——譏刺宣公好色偷娶子婦的事體

——國風邶第十七——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賦體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賦體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賦體

一個幽嫻貞靜齊國的女兒，他的面貌聽說是長得十分美麗的；我衛宣公便在河邊造一座新臺，把齊國女兒娶來，先安頓在新臺裏。他已站在臺角上守候着我了，我心中十分歡喜。這個美人在不會和這美人見面以前，我心十分焦急，拿手搔着頭皮，兩腳走來走去不停的呢！一個幽嫻貞靜的齊國女兒，他的面貌聽說是長得十分美麗的；這女人是很有德性的，他對待我是很有規矩的。他這有德性的女人，是很有光彩的；他雖說是個有德性有規矩的女人，祇因我實在歡喜這女人的美貌，因此也顧不得他是我兒子伋的老婆，我也把他娶來做自己的老婆了。這齊國女人，從他齊國的野外帶了土產來送我，這土產實在是很好的，又是不常有得看見的，並不是說這個土產叫我這樣歡喜，要知道這土產是齊國的美人送我的，我所以十分看重他。

靜女

靜女，是說幽嫻貞靜的女人；這靜女，是說齊國國王的女兒。他原是嫁給衛宣

公的兒子公子伋的做妻子的，後來衛宣公打聽得這齊女是長得十分美貌的，便不肯給兒

子做妻子；自己先在齊國邊界河上，造一座新臺，把齊國女兒娶來，住在新臺上，自己再到新臺去，和齊女做成夫妻，封這女人做宣姜。這是公公娶兒媳做妻子，所以做這首詩譏笑他。其姝美貌的女人稱做姝。城隅，城便是說新臺牆角邊屋角邊，都稱做隅，守候着稱做俟。踟蹰，踟蹰是說心思不定，走路欲進又退的樣子。其變，變也是說女人美貌的樣子。彤管，彤管是說有光彩管，便是筆。古時做后妃或是公侯夫人的一舉一動，都有女官拿着筆在一傍寫在冊子上。所以彤管是說記女人有德性的事體。這裏彤管是說有德性的女人。有煒，煒是說光彩；女人有德性，好似東西的有光彩。說擇，說字和悅字通用；悅是歡喜的意思，擇字是快活的意思。自牧，牧是說野外的地方；自牧是說齊女從齊國的野外地方來。土產是出在地上的，齊女拿齊國的土產送給宣公，所以說他從齊國的野外地方來的。歸荑，歸是說送；荑是茅草的嫩芽，便是說土產東西。洵美，洵是說實在的意思；洵美且異，是說實在是好的，且又是別緻。匪女，匪字和非字通用；女字和汝字通用；這汝字是指那土產東西說的。匪女之爲美，是說不是這土產東西能夠叫我歡喜。之始，始是送的意思。

姝

姝——姝字，音樞。搔——搔字，音騷。踟——踟字，音池。謝——謝字，音

廚。形——形字音同。煒——煒字音偉。說——說字音悅。擇——擇字音亦。女——女字音汝。貽——貽字音夷。

新臺二章——譏刺齊女不該嫁給他公公衛宣公

——國風邶第十八——

新臺有泚，河水瀾瀾；燕婉之求，籩篠不鮮！——賦體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籩篠不殄！——賦體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興體

那衛宣公偷娶兒媳的新臺影子，照在水裏，很是鮮明；這座臺是靠河的，河裏的水勢却很大，洶洶湧湧的流着。水原可以洗去醜醜的，如今反到水邊來做這醜醜事體。那齊國的女兒，原要一個年輕的公子伋，和他安靜和順做一對夫妻的，如今却嫁了個腰骨僵硬年紀不小的衛宣公！那衛宣公偷娶兒媳的新臺，蓋造得很是高大；這座臺是靠河的，河裏的水勢，十分平坦的流着。水原是可以洗去醜醜的，如今反到水邊來做這醜醜的事體。那齊國的女兒，原要嫁一個年輕的公

子伋和他安靜和順做一對夫妻的。如今却嫁了這個腰骨僵硬害病不了的衛宣公。魚的網拋在河裏，原是想捉魚的；如今那大的雁鵝却投到網裏來，被捉魚的捉住了。好似那齊國的女兒，原說是嫁公子伋的，如今反嫁了一個衛宣公。他原要和那年輕的男子安安靜靜和和順順的做着夫妻的，如今却嫁得了這個腰骨灣屈着年紀老的衛宣公！

註

新臺

衛宣公在河邊上造一座新臺，偷娶着兒媳做宣姜。有泚，泚，是說房屋的

影子照在水中，顏色鮮明的樣子。是說新臺顏色鮮明的意思。瀾瀾，瀾瀾，是水大的樣子。

燕婉，燕，是安靜婉，是和順。是說齊女倘能夠嫁了公子伋，便安靜和順了。蘧蘧，蘧蘧，是拿

竹絲編成和席子一般圓形的筓，直豎在地上。這詩裏拿他比衛宣公，說他年紀老了，腰骨僵硬

了，不能灣屈，好似蘧蘧一般。不鮮，鮮，是年輕；不鮮，是說年紀不輕了。有洒，洒，是說房屋

高的樣子。浼浼，浼浼，是說水勢平坦的樣子。不殄，殄，是斷絕的意思；不殄，是說害病沒

有好的時候。鴻離，大的雁兒稱做鴻離，字和美麗字通用，麗，是說一塊兒的意思。戚施，戚施，

是說駝背的人，不能把腰伸直來的；這裏拿戚施比方衛宣公，說他年老腰不直了。

立言註

泚——泚字，音此。瀾——瀾字，音米。蘧——蘧字，音渠。籧——籧字，音

除。鮮——鮮字，斯淺反。洒——洒字，音瑾，先曲反。浼——浼字，音每，美辨反。

二子二章——勸衛國公子伋公子壽兩人趁早逃到遠地方去

——國風邶第十九——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賦體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賦體

你公子伋和公子壽兩人，都是衛宣公所不歡喜的兒子，你父親還要殺死你；你們去坐着船，快快的在水上搖着船，把你們的影兒也躲起來。我說起想起你兩人的事體來，叫我心裏替你憂愁得沒有完的時候！你公子伋和公子壽兩人，都是衛宣公所不歡喜的兒子，你父親還要殺死你；你們去坐着船，快快的在水上走着逃去罷。我說起想起你兩人的事體來，你們若肯逃去，是沒有罪的，你們若不肯逃去，便要有禍水來了！

二子，是說公子伋和公子壽兩人。衛宣公既娶了他兒子公子伋的聘妻做老婆，便是宣姜十分有寵，生兩個兒子，大兒子名叫公子壽，小兒子名叫公子朔。公子朔和宣姜都

在宣公跟前說公子伋的壞話，宣公便恨公子伋，要殺死他。假說打發公子伋到齊國去，便預先打發刺客在半路上埋伏着，等候公子伋到來便殺死他。這個計策，給公子壽知道了，他便悄悄的去走在公子伋前面，刺客認錯了，便把公子壽殺死。隨後公子伋也到了，聽說兄弟爲了自己被人殺死，便也不肯活在世上，刺客也把公子伋殺死了。這首詩是衛國人在兩個公子不會死以前做的，勸他兩人趁早逃去的意思。汎汎，汎汎，是說船在水面上走得快的樣子。其景，景字和影字通用，是說這兩個公子的影子。養養，養養，是說心中憂愁着沒有停止的時候。其逝，逝，是說逃去。不瑕，瑕，原是有病的玉，此地借做人有罪用的；不瑕，是說人沒有罪。

音註

汎——汎字，方劍反。景——景字，和影字通用，舉兩反。

有茨三章——譏笑衛國宮中淫亂不講禮節

——國風鄘第二——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興體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興體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葍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興體

牆上長着刺人的蒺藜藤兒，是不能夠掃去他的；掃去了這藤兒，反要弄壞了牆頭。好似衛國宮裏做出那宣姜和他兒子公子頑私通的事體來，這個話是不可以說出去的呢！倘然可以說出去啊，說着這個話是很丟臉的了。牆上長着刺人的蒺藜藤兒，是不能夠除去他的；除去了這藤兒，反要弄壞了牆頭。好似衛國宮裏做出那宣姜和他兒子公子頑私通的事體來，這個話是不可以說出去的呢！倘然可以說出去，以詳細說出來的呢！倘然可以詳細去說給人聽啊，這個話說起來是很長的呢！牆上長着刺人的蒺藜藤兒，是不能夠細綁起來丟去的啊！細去了這藤兒，反要弄壞了牆頭。好似衛國宮裏做出那宣姜和他兒子公子頑私通的事體來，這個話是不可以傳說開去的呢！倘然可以傳說開去啊，說着這個話是很羞辱的呢！

註

有茨。茨，是延在牆上的一種藤，名叫蒺藜；細葉，結的子是三角形的。根生在牆上，不

能拔去他的；要拔去他，反把牆弄壞。牆的有茨，好似衛國宮裏有淫亂事體，不可說出去的；一說出去，反叫衛國丟臉。中葍。中葍，是說房屋構造深密的地方，便是女人住的地方；中葍之言，便是說女人的事體。這詩裏是指衛國裏的事體。當初，衛宣公替他兒子公子伋到齊國裏去說

定齊國的女兒做媳婦，後來打聽得齊女長得十分標緻，宣公便自己娶了做王后，稱做宣姜；宣公死過以後，宣姜的兒子惠公，接位做衛君，祇因惠公年紀小，一切事體，都是宣公小老婆的兒子公子頑在那裏管理，後來宣姜便和公子頑私通了。道也。道便是說。醜也。醜便是說丟臉。裏也。裏是除去的意思。束也。束是網綁的意思，是說把蒺藜拔下來網綁起來丟去的意思。讀也。讀是傳說開去的意思。辱也。辱是羞辱的意思，和醜字一樣意思。

音註

埽——埽字，蘇后反。葍——葍字，音姤。道——道字，徒厚反。

偕老三章——是譏笑衛國夫人宣姜做這首詩

——國風鄘第三——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賦體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髻也。玉之瑱也，象之摯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賦體

嗟兮嗟兮！其之展也。蒙彼縹緜，是繼絆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賦體

守着丈夫一塊兒到老的夫人，他穿着做夫人的禮服，頭上梳着穿祭衣的髻兒，兩傍插着簪兒，又加上六塊玉片兒。他模樣兒又大方，又自然，和山一般莊重，和河一般大方；穿着全身禮服，是十分相稱的。如今這個宣姜，做出這不規矩的事體來；他卻依舊做着夫人，穿着做夫人的禮服，不守着丈夫衛宣公一塊兒到老，又拿他怎麼樣呢！鮮明啊！華麗啊！他做夫人的，身上穿着繡着野雞花紋的禮服呢！他長着一頭漆黑的頭髮，和天上的雲一般多，也不用再添上假髮了。拿玉片兒做着耳環啊，拿象牙做着插在髻上的釵兒啊！他眉眼兒長得清秀，皮膚長得白淨啊！他的面貌美麗，望上去恍恍惚惚好似天仙一般啊！又恍恍惚惚好似女神一般啊！鮮明啊！華麗啊！他穿着見客的衣服啊！身上披着透明的紗，腰上圍着帶兒。他水盈盈的眼光，配着灣灣的眉兒，眉心裏額角上皮肉長得豐滿有風彩，穿着這衣服，實在是很合得上他的身份的啊！是國裏一個真有姿色的美人啊！

君子。君子是說女人嫁的丈夫。偕老。偕老是說女人嫁了丈夫，要守着一個丈夫直守到死。是說女人要貞節的意思。副笄。副是穿禮服時候梳的一種髻樣兒，笄是簪兒。六珈。珈是玉的首飾，六珈是說頭上加上六件玉的首飾。委委佗佗。委委佗佗是說女人穿着禮服，又自然又大方的樣子。如山。如山是說女人打扮着和山一般穩重。如河。如河是說女人打扮着和河水一般大方。象服。象服是說有一定格式的禮服。是宜。宜是說相稱是宜，是說穿着禮服很稱身的。子之。子之是說這個人，便是暗指宣姜。不淑。淑是說女人貞潔，不淑是說女人不貞潔。玼兮。玼兮是稱贊衣服鮮明美麗的口氣。翟也。翟是一種雉鳥，便是野雞，繡在禮服上的。鬢髮。頭髮濃黑稱做鬢。髣也。髣是女人梳頭用的假髮。瑱也。瑱是女人的耳環。象之。象是說象骨做成的首飾。掃也。掃，便是女人頭上插的釵兒。揚且。眉心以上的地方稱做揚，且是說話的口氣。之皙。皙是說白淨的顏色。胡然。胡然是說眼花撩亂，神情恍惚的樣子。玼兮。玼兮和玼字的意思差不多的。展也。展是說穿在身上的禮服。蒙彼。蒙是說外面罩上去。縞絺。縞絺是夏天穿的最精細的夏布，和紗一般。縞比絺還要細，女人裏面穿着華麗的衣服，外面披着縞絺。

縶。縶，便是腰帶。清揚，清是說眼光明亮，揚是說眉心開闊。顏也。顏是說額角豐滿的樣子。展如，展是說實在的意思。媛也。媛，便是美女。

立良註

珈——珈字，音加，居河反。委——委字，音威。佗——佗字，音駝。宜——

宜字，牛何反。玼——玼字，音此。鬢——鬢字，音真。鬢——鬢字，音替。瑱——瑱字，音

田，吐殿反。掃——掃字，敕帝反。且——且字，音直。皙——皙字，音雪。嗟——嗟字，音

楚，讀作上聲。展——展字，音戰。縵——縵字，音暹。繼——繼字，音屑。袞——袞字，音

牟。媛——媛字，音院，于權反。

鶉之奔奔二章——代衛惠公譏諷宣姜

——國風鄘第五——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爲兄。——興體

鶉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興體

那安鶉鳥，雌雄一對兒守着；喜鶉兒，雌雄一對兒飛着，都是很貞節的。祇有這公子頑，不守規

矩，和我母親宣姜私通着，我却不敢不認他做哥哥。那喜鵲兒，雌雄一對兒飛來飛去；安鴉鳥，雌雄一對兒跟來跟去，都是很有規矩的。祇有我母親宣姜不守貞節，和我哥哥公子頑私通着，我却不敢不認他做一國的王后。

鴉 鴉之。鴉，是一種鳥名，一雌一雄守着不離的。詩中說宣姜和公子頑做出淫亂的事體來，還不如鴉鳥能守規矩，所以拿鴉來比方他。奔奔，奔奔，是說雌雄兩鳥飛着走着在一塊兒的樣子。彌疆，彌疆，也是和奔奔一樣的意思。人之，人是說公子頑心中恨他，所以不說名字，祇說這一個人。無良，無良，是說不守做人的規矩。宣姜是嫡母，公子頑是庶母的兒子；小老婆生的兒子和大老婆通姦，這是亂倫的事體，所以說他無良。爲兄，宣姜生的兒子做衛君，稱公子頑稱他哥哥，所以說爲兄。爲君，君便是說衛國的王后宣姜。王后又稱小君，所以說爲君。

音義

鴉——鴉字，音純。彌——彌字，音姜。奔——奔字，通珉反。

蟋蟀三章——代宣姜回答在新臺嫁宣公的事體

——國風鄘第七——

蠓竦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興體
朝濟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興體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興體

那天上一道虹，在天快晚的時候，掛在東西，這是天上的邪氣，但人不敢指着虹說他，好似我宣姜是一個女子，出門嫁到衛國來，那宣公硬逼着我在新臺上成了親。公公娶媳婦做妻子，這雖也是不正經的事體；但我也沒有法子抵抗他，祇因我離開家裏的爹娘兄弟路很遠的。早晨那虹光從西而升上來，到過完一天，那雨點便停住了。這虹是天上的邪氣，所以把太陽光遮住了；我宣姜是一個女子，出門嫁到衛國來，那宣公硬逼着我在新臺上成了親。公公娶媳婦做妻子，這也是不正經的事體；把正經的禮節都抹煞了，我也沒有法子抵抗他，祇因我離開家裏的爹娘兄弟路很遠的。像衛宣公這種人啊！他是不講名分，祇知迷戀着我的美貌，和我結婚啊！奪了兒子的聘妻，實在是大大失信的事體啊！他不知道這婚姻的事，是有天注定的啊！

蠓竦 蠓竦便是虹在天上，和帶一般成一大半圓形，有七種顏色，并起來，這是天上的水氣受了太陽光的反照，成功的。在東。天晚時候的虹，在東面天上的，所以說在東。朝。

隋朝便是說早晨；是升上去的意思。崇朝崇字和終字意思一樣。是說完了朝便是從辰時到午時的時候。崇朝是說過完一個早半天。如之如之便是說這樣的乃如之人是說像這樣的人。知命命是說正經道理。

音義

字音贊。信——信字，斯人反。命——命字，彌并反。蜩——蜩字，音帝。蝻——蝻字，音凍。遠——遠字，讀作去聲。隋——隋

載馳四章——許穆公夫人因為許國不能救他的娘家衛國的宮庭所以做這首詩

——國風鄘第十——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賦體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闕。——賦體

陟彼阿丘，言采其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賦體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

我所之——賦體

我坐着車子，帶追帶跑的回到衛國去，勸慰勸慰衛侯亡國的悲傷。打着馬在路上跑着很遠的路，看看還不會跑到，便在漕的地方住下了；我看見我娘家衛國裏的大夫，爬山渡水的走來，我便猜到衛國裏亂得個不成樣子，勸我不可回衛國去來的。我心裏便十分憂愁起來！如今既然不能夠帮着衛國把王位奪過來，做成我心中歡喜的事體，那我便不能夠回到衛國去了！我回國來看你既然是不成功了，我想着你還是不忘記的。如今既然不能夠帮着衛國把王位奪過來，做成我心中歡喜的事體，那我便不能夠渡過漕水回國去了。我回國來看你既然是不成功了，我記掛你的心思是沒有停止的日子的。爬到那歪斜的高山上去，便去採那貝母藥來醫治我中心鬱結的病；我做女人心裏最是會耽憂，也是各人有各人的道理的。許國的人批評我，說我是錯的；那許國的人却不知道心中的愁苦，他們說我錯，他們不是年輕不懂事，便是和癲狂的人一般了。我回到許國來，在野地裏走過的時候，那地上長着的麥子，又長又茂盛；但我許國是一個小國，沒有力量去幫助衛國，祇好去告訴那大國來幫助我去救衛國。但是什麼人可以依靠的呢？什麼人可以做得到的呢？你衛國的官員男子們，不要怨恨我沒有力量來救你；你們祇空想着一百回

救國的念頭，還不如我能夠自己盡自己的心力比較的有用呢。

詩

載馳

載字，是便字的意思；馬跑着稱做馳。

載馳載驅，是說趕着馬，連跑帶奔，坐着車

在路上走得快的意思。

歸唁，別人有傷心不快活的事體，我去問候勸慰他，稱做唁。

衛侯

這衛侯是說衛文公。衛國被狄人滅去，文公向東渡河逃去，住在野地裏。許穆公夫人原是衛

國宣姜的女兒，知道自己娘家亡了國，便從許國趕回去看望文公。

悠悠，悠悠，是說路遠跑

在路上還不會走到情形。

至漕，漕是地名，在衛國河東面地方。

跋涉，出門走山路稱

做跋，走水路稱做涉。

我嘉，嘉是說好，既不我嘉，是說既然說我回家去算是不好的事體。

不減，減字和嘉字意思差不多。

旋濟，旋是說回去，渡河稱做濟。

旋濟，是說渡河回家去。

不闕，闕是止住的意思；不闕，是說不能夠停止。

阿丘，丘是山頭；阿丘是說歪斜的高山。

其蠱，蠱是一種藥，便是貝母，是醫心中鬱結病的。

許穆公夫人因為衛國亡了，心中憂鬱，所

以說採蠱。采字和採字通用。

善懷，懷是說心裏想；善懷，是說心裏很會想。

有行，行是說

道路；這行字，是說心上的道路。

尤之，尤是錯處；尤之，是說人有錯處。

衆穉，年紀小，稱做穉。

衆穉，是說大家都和小孩子一般。

芃芃，芃芃，是說麥草又長又茂盛的樣子。

控于，控

于，控

于，控

于，控

于，控

于，控

于，控

于，控

于，控

于，控

于，控

是說告訴控于，是說去告訴。誰因。因，是說靠傍；誰因，是說什麼人可以依靠？誰極。極，是到誰極，是說什麼人可以得到。

音註

驅——驅字，祛尤反。

漕——漕字，徂侯反。

蟲——蟲字，音盲。

行——行

字，音杭。稱——稱字，音遲。芄——芄字，音蓬。

碩人四章——稱贊衛國莊姜又美麗又賢惠

——國風衛第三——

碩人其頤，衣錦褰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賦體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蛻，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賦體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騶，朱幘鑣鑣，翟芾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賦體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施罟濊濊，鱸鮪發發；
葭葦揭揭，庶姜孽孽；
庶士有暵——
賦體

這個長得美人模樣兒的莊姜，長着苗條的身體，穿着繡花的單衣裳，襯着他的皮膚，越法的美麗了！這個美人是齊侯的妻子；是齊國太子得臣的妹妹；是和太子同一個王后生下來的，是十分高貴的女子；是那侯妻子的姊妹；又是譚公妻子的姊妹的丈夫。親戚都是國王，多麼尊貴啊！他的手，長得和茅草芽兒一般柔軟白淨；他的皮膚，長得和冷天凝結着的豬油一般白淨細膩；他的頸子，長得和樹木裏的蛀蟲一般溫軟白膩；他的牙齒，長得和葫蘆裏的子一般潔白勻淨。和小的蟬兒一般平正廣闊的額角和蠶蛾兒一般黑闊灣細的眉兒。他千伶百俐的一笑，笑容留在嘴角兒上，真正的美呢；他斜轉着眼珠兒一笑，那眼珠黑白分明的真有光彩啊！這個長得美人模樣兒的莊姜，長着瘦長腰兒的身體；他嫁到衛國來的時候，住在近城種田人家的野地裏；四匹高大的雄馬拉著車子，那馬長得十分雄壯，那馬的轡頭上鑲着紅的綢子，又十分鮮明好看。車子上畫着野雞，又用幃幔遮著，到衛國的朝廷裏來，和衛莊公配成夫妻。那滿朝的官員，見娶得了這樣一個美貌的王后，便大家早早退朝下來，不要叫莊公管理國政太辛苦了，反耽誤了他夫妻的恩愛。

事體。那齊國西面黃河的水十分的浩大，向北流到大海裏去；波浪滾滾的流着，沿河的魚網兒一齊撒下去。祇聽得一片撒網的聲音兒，那大的鱧魚，小的鮪魚，網得很多，一齊在網裏跳着。地上出產的蘆草荻草，又長得十分長大茂盛；這齊國真是地方又大，出產又多。那陪嫁來的小老婆，又打扮得十分美麗；那陪嫁來的臣子，又是十分威武。

碩人

這碩人是說衛莊公的后莊姜。莊姜原是齊侯的女兒，長得十分美貌。碩原是

說身裁高大的意思；碩人是說莊姜的身體發育完全，是渾身模樣兒好的意思。其頤頤，是說身裁苗條，也是美的樣子。衣錦，繡花的綢緞稱做錦；衣錦，是說穿着繡花綢緞的衣服。

褻衣，褻是單衣，不穿裏衣的，隱約露出皮膚來。東宮，太子住的宮稱做東宮；這東宮，是說

齊國的太子得臣，莊姜是得臣的妹子，所以說東宮之妹。之姨，妻子的姊妹稱做姨；莊姜是

那侯的小姨，所以說是那侯之姨。維私，妻子姊妹的丈夫稱做私，便是俗稱的連襟。柔荑

柔草長在泥裏的嫩芽稱做荑，又軟又白，拿他來比方美人兒的手。凝脂，脂便是油；凝便

是凍結。凍結住的豬油，又白淨又細膩，拿他比方美人的皮膚。蝾蟻，蝾蟻是樹木裏的一種

蛀蟲，色白，身長，拿他比方美人的頸子。瓠犀，瓠便是葫蘆；瓠犀便是葫蘆子。葫蘆子方正潔

白，又小巧，又整齊，拿他比方美人的牙齒。螓首。螓，是一種小的蟬；螓的頭又方又闊，拿他比方美人的額角又方又闊。蛾眉。蛾，是說蠶蛾；蠶蛾的眉兒又細又黑，拿他比方美人的眉兒。巧笑。巧笑，是說女人笑的樣子很伶俐。倩兮。倩，是說女人笑的時候，嘴角上留着的笑容，很美的樣子；兮字，是贊嘆的口氣。盼兮。盼，是說眼珠子清秀黑白分明的樣子。敖敖。敖敖，也是說女人身裁苗條美的樣子。說于。說，是和稅字通用；稅，便是住着的意思。農郊。農，是說種田人；近城野外的地方稱做郊。四牡。四，是說拉車子的四匹馬；牡，是雄的。有驕。驕，是說馬身體高大的樣子。朱幘。朱，是紅色；幘，是說馬嚼鐵外面掛着的綢子，是一種裝飾品。鑣鑣。鑣鑣，也是說熱鬧的樣子。翟芻。翟，是野雞；芻，是車子上的幃兒。夙退。夙，是早的意思；夙退，是說臣子退朝下來時候很早。河水。河水，是說黃河的水。齊國在河的西面，衛國在河的東面。洋洋。洋洋，是說水勢浩大的樣子。活活。活活，是說波浪滾滾流着的樣子。施罟。施，是放下去的意思；罟，是捉魚的網。濊濊。濊濊，是說許多撒網的聲音。鰭鮪。鰭，是一種魚名，樣子和龍差不多，黃色尖頭，嘴在下巴下面，背上和肚子上都有鱗甲，大的有一千多斤重。鮪魚和鰭魚樣子差不多，比鰭魚小，青黑色。

發發。發發，是說魚多的樣子。葭。蒹，都是水裏長的草；又稱亂，又稱荻，便是蘆草。揭。揭揭，是說草木長大茂盛的樣子。庶姜。庶，是說多的意思；姜，是說妻子。男人娶小老婆，可以多娶幾個，娶大老婆祇許娶一個；所以國王的許多小老婆稱做庶姜。這庶姜，是說莊姜陪嫁來的許多小老婆，又稱媵嬭。孽孽。孽孽，是說女人打扮得華麗的樣子。庶士。庶士，是說陪嫁王后來的臣子，是保護王后的。有媵。媵，是說威武的樣子。



頤。頤字，音祈。裝。裝字，音頰。羨。羨字，音啼。螾。螾字，音

囚。鱗。鱗字，音齊。瓠。瓠字，音互。榛。榛字，音秦。盼。盼字，匹見反。敖

敖字，音翺。說。說字，音稅。郊。郊字，音高。驕。驕字，音蹺。鑣。鑣字，

音標。蒹。蒹字，音弗。朝。朝字，音潮，直豪反。活。活字，音括，戶劣反。眾

眾字，音孤。濊。濊字，呼月反。鱣。鱣字，音邇。鮪。鮪字，音滑。發。發字，音

潑。葭。葭字，音加。蒹。蒹字，他覽反。揭。揭字，音子。媵。媵字，音毅。

竹竿四章——衛王的女兒出嫁在外想回娘家去做這首詩

簞簞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興體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興體

淇水在右，源泉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賦體

淇水漉漉，檜楫松舟。駕言出游，以寫我憂。——賦體

那又長又尖的竹竿，做了釣魚的竿兒，打算到淇河裏去釣魚。難道說不想釣魚嗎？祇因這裏離淇河的地方的路遠，不能夠釣得來。好似我嫁在外面，離衛國的路遠，要想回娘家不得回去呢。

那衛國百泉水兒，在左面西北方流着，淇河又在衛國的右面西南方流着；百泉的水向東南方流去，淇河的水向東方流來，兩條水便流在一塊兒。那水也有流在一處的日子，祇有我做女人的，一嫁出門去，從此便遠遠的離開了家裏的兄弟爹娘了。那衛國的淇河在右面西南方流着，百泉的水又在衛國左面西北方流着；這兩條水都在我娘家地方，我不能夠回去，在這兩條水邊很快活的說笑着，身上掛着玉串兒，在這兩條水邊規規矩矩的走着。我娘家衛國地方淇河裏的水不斷的流着；我不能夠回家去，在淇河上游玩，我祇好拿着檜木做成的槳，松木做成的船坐着，

出去游玩着，拿他來除去我心頭的憂愁。

註

籊。籊。籊。籊。

籊籊，是說竹竿，又長又尖的樣子。

于淇。

淇水在衛國的西南面；衛姜嫁在

外面，想起衛國，便想起淇河來。

泉源。

泉源，便是百泉水，在衛國的西北面。

之。嗇。

嗇，是說

心中快活的笑，笑容十分美麗的樣子。

之。儺。

儺，是說規規矩矩的走着路。有時男女出門去，

身上都掛着玉串兒，所以走路要狠規矩。

慇。慇。

慇慇，是說水長長的流着。

檜。檜。

檜，是一

種樹木，樣子好似柏樹一般，楫，是搖船用的槳。

以寫。寫，是除去的意思。

立

籊——籊字，音笛。

嗇——嗇字，音楚，上聲。

儺——儺字，乃可反。

慇——

慇字，音由。

河廣二章——宋襄公的母親想回宋國去，不得便做這首詩。

——國風衛國第七——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賦體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賦體

什麼人說那淇河太闊呢？祇須拋一枝蘆草葉兒在水面上，一刻兒工夫那蘆草葉兒便渡過

河去了；什麼人說的宋國離衛國的地方路遠呢？我祇須墊起脚尖兒站着，便可以望得見了。我宋桓公的夫人，祇因和丈夫桓公離婚，退回衛國來住着，我兒子襄公留在宋國；如今我記念兒子，宋國離衛國雖近，也不能去得。什麼人說的那淇河水面太闊呢？實在不用一天工夫便可以跑到了。小船呢？什麼人說的宋國離衛國的地方路遠呢？實在不用一天工夫便可以跑到了。

河廣

宋衛兩國，祇隔一條河；衛國在河北面，宋國在河南面。

一葦，葦，是蘆草葉

子；一根蘆草葉子，可以渡過水去，譬喻水路近的意思。可杭，杭字和航字通用，要是船在水面上走着的意思。宋遠，衛宣姜的女兒，衛文公的妹子，嫁給宋桓公做夫人，生一個兒子，後來便即位做襄公；祇因這時桓公夫人被桓公退回娘家，不能夠到宋國去。桓公夫人在衛國紀念在宋國的兒子，所以說宋國離衛國雖不遠，祇是不能去得。跂予，拿脚趾豎起來站着，稱做跂。容刀，小船稱做刀，不容刀，是說河面狹得容不下一條小船。崇朝，崇，是說完了的意思；朝，是說一天。不崇朝，是說不用一天工夫。

音義

葦——葦字，音偉。跂——跂字，音企。

叔于田二章——譏諷鄭莊公不該放任他弟弟終日在外面打獵養

成放蕩的脾氣

——國風鄭第三——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賦體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賦體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賦體

共叔段出外去打著鳥，他容貌的美麗，打扮的漂亮；一走到街上去，那街上的人都因為比他不上，自己慚愧，便一齊躲起來，街上便好似沒有人的一般。那街上難道真的沒有住着的人嗎？祇因實在趕不上，共叔段那種美貌和慈悲的心腸呢！共叔段在冬天的時候，出來打着野獸；他容貌的美麗，打扮的漂亮，一走到街上去，那街上吃酒的人，都因為比他不上，自己慚愧，便一齊躲起來，那酒舖子裏好似沒有人吃酒的一般。那酒舖子裏難道真的沒有人吃酒嗎？祇因他們實在趕不上，共叔段那種美麗好看的樣兒，所以躲起來的啊！共叔段騎着馬，到城外野地裏去；他容貌的美麗，打扮的漂亮，一走到街上去，那街上的人都因為比他不上，自己慚愧，便一齊躲起來，沒有

人敢騎馬了。那街上難道說真的沒有人敢騎馬了麼？祇因他們實在趕不上共叔段騎在馬上那種美貌和威武的神氣啊！

註

叔于。叔，是說鄭莊公的兄弟，名公叔段；的，公叔段得他母親的寵愛，莊公也不敢去

管束他。公叔段終日在外面放蕩，打扮得十分漂亮，騎馬打獵，擾亂得百姓不得安耽，大家不敢在街上走，一齊躲起來，這詩裏都是說着反面話。于田。在田地上打鳥，稱做田。原來打鳥的意思，因為鳥在田裏吃稻子，要保護稻子，所以打去飛鳥，便稱做田。是替田地除害的意思。洵。美。洵，是說實在的意思；洵美，是說實在美貌的意思。于狩。冬天打野獸，稱做狩。適野。城外，稱做野；適，是去的意思。叔適野，是說共叔段騎着馬，到城外去的意思。服馬。服，是騎的意思；服馬，便是騎馬。且武。武，是說共叔段騎在馬上，神氣威武的意思；且，是又的意思。洵美且武，是說實在美貌，神氣又是威武。

大叔于田三章——譏諷鄭莊公放縱他兄弟共叔段在外面橫行不

法

——國風鄭第四——

大牙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檀裼暴虎，獻于公所。將
叔無狃，戒其傷女！——賦體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雁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
馨控忌，抑縱送忌！——賦體

叔于田，乘乘鵠，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
釋擗忌，抑鬯弓忌！——賦體

公叔段出去去打鳥的時候，帶着一輛一輛的車馬；那公叔段的馬又好，趕馬的人本領又大。那馬繮拉在手裏，好似織布機子上的直線一般，很勻靜的；兩面車柄外面駕着的三匹馬，拉着車子走着，和跳舞一般，步伐狠整齊的。公叔段在水草深的地方，捕捉飛鳥的時候，四面放着火，趕着那飛鳥；火頭狠大，四面都燒起來了。他在打獵的時候，脫去了衣服，露出皮膚，空手去捉住老虎，拿來獻在他哥哥莊公面前。公叔段啊！你不要學這種打獵的小事體，你須小心着，那野獸是要傷害你身體的呢！公叔段出去去打鳥的時候，那一輛一輛的馬車，都用四匹黃色的馬拉着；那車前

橫木下面駕着的兩匹馬，都是上等的馬。兩面車柄外面又駕着三匹馬，馬頭一個一個的向後排着，好似那天上的雁兒飛着，排着前後的一般。公叔段在水草深的地方，捕捉飛鳥的時候，四面放着火，趕着那飛鳥，那火頭從四面燒起來了。這公叔段是狠能夠射箭的啊！又是很能夠趕着馬拉車子的啊！有時叫馬快跑着啊，有時叫馬停住啊；有時拔出箭來射着飛鳥啊，有時追着那天上的飛鳥啊，他本領都是高強的！公叔段出外去打鳥的時候，那一羣一羣花白的馬拉着車子，那車前橫木下面駕着的兩匹馬，並着頭走着。那兩面車柄外面駕着的三匹馬，前後參次走着；好似人的兩手，伸着長短的手指。公叔段在水草深的地方捕捉飛鳥的時候，四面放着火，趕着那飛鳥；那火頭四面燒着，十分大的。公叔段騎着馬，在一傍守着啊；公叔段射的箭很少的啊，他是性子盡了。所以慢慢的開着藏箭的箭筒，又慢慢的打開那藏弓的袋子來啊。他這一場打獵，却不會受了傷呢。

訓

叔于。叔，是說莊公的弟弟公叔段。乘乘馬。乘乘馬，是說出門打獵去，車馬熱鬧的樣子。執轡。執，是說拿着；轡，是拉馬的繩子。如組。組，是說趕車的人本領大，許多繩子拉着手裏，一點不慌亂。和織一條直的絲纒，稱做組；執轡如組，是說趕車的人本領大，許多繩子拉着手裏，一點不慌亂。和織

布機子上面繃着的一縷一縷直絲一般，狼勻靜的。兩。騶。車前兩條直槓，直槓外面駕着的三匹馬，稱做騶；每一面駕着三匹，兩面駕着六匹，所以說兩騶。如舞。說許多馬脚步很勻的跑着，和跳舞一般，所以稱做如舞。在藪。水邊上長的長草堆，稱做藪；那水中的飛鳥，都躲在水邊的草堆裏的。火烈。火烈大，稱做烈火，炎，是說在草堆裏放起大火來，把那飛鳥趕出來。具舉。舉，說說起來的意思；具，是說統統的意思；具舉，是說四面統統放出火來。檀。裼。解開衣裳露出身上的肉來，稱做檀裼；是說打獵時候勇敢的樣子。暴虎。空手捉着野獸稱做暴虎；是說空手捉着老虎。公所。這個公，是說鄭莊公。獻于公所，是說捉住了老虎，獻在鄭莊公面前。無。狃。狃，是說眼界小，祇貪圖近利；無狃，是說不要眼小，做這種冒險打獵的事體。傷女。女字和汝字通用；傷女，是說野獸傷了你。乘。乘。黃。乘。乘。黃。是說拉四匹車子的馬都是黃色的一輛車子，稱做乘。兩服。車前橫木下面駕着的馬，稱做服；兩服，是說橫木下面駕着兩匹馬。上。襄。襄，是說馬上襄，是說上等的好馬。雁行。一排一排稱做行。雁兒在天上的時候，第二隻雁兒的頭和第一隻雁兒的肩膀相齊；第三隻雁兒的頭，如第二隻雁兒的肩膀相齊，這樣參次着一排一排的飛着。凡是和雁兒一般參次着的，都稱雁行。具。揚。揚。

是起來的意思；具揚，是說四面火頭統統起來。射忌。忌字，是說話時候感嘆的口氣，叔善射忌，是說共叔段是很能夠射箭的啊！良御。駕車子稱做御，良御，是說他狠能夠駕車子的。聲控。叫馬快跑，稱做聲；叫馬停住，稱做控。抑字，也是說話的口氣。縱送。放箭射出去，稱做縱；騎在馬上追着飛鳥，稱做送。乘乘。花白毛色的馬，稱做乘，又稱做烏驄。具阜。阜，也是說火旺的神氣。釋。解開來，稱做釋；藏箭的筒，稱做棚。鬯弓。鬯，是藏弓的袋子。

立身記

乘乘——上面一個乘字，讀作平聲；下面一個乘字，讀作去聲。組——組字，

音祖。藪——藪字，音叟。檀——檀字，音但。楊——楊字，音錫。暴——暴字，和暴字通

用。將——將字，音槍。狙——狙字，音紐。女——女字，音汝。行——行字，音杭。忌——

忌字，音記。控——控字，口貢反。搗——搗字，音保。棚——棚字，音冰。鬯——鬯字，

音暢。

有女同車二章——勸鄭國太子忽到齊國去娶齊王的女兒來做妻

子說齊是大國有靠傍的意思

——國風鄭第九——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賦體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賦體

有許多女人一塊兒坐着車子，打算陪着齊王的女兒文姜嫁到鄭國來，和鄭公子忽做夫妻；那車子上女人的容貌，美麗得和木槿花兒一般。他若能夠嫁了公子忽，兩人在一塊兒走來走去，好似一對鳥在天上慢慢的飛着；那身上掛着的瓊玉琚玉，叮叮噹噹的響着。這個美人兒文姜，實是在是美貌又是體面的啊！有許多女人一塊兒坐着車子走着，打算陪着齊王的女兒文姜嫁到鄭國來，和鄭公子忽做夫妻；那車子上女人的容貌，美麗得和木槿花的花瓣兒一般。他若能夠嫁了公子忽，兩人在一塊兒走來走去，好似一對鳥在天上慢慢的飛着；那身上掛着的玉片兒，叮叮噹噹的響着。這個美人兒文姜，他是一個有德性的女人，雖然不能夠嫁給公子忽，但總叫人不能忘記他的！

註

有女

有女

是說齊國的女兒嫁到鄭國來，送嫁的女人，和齊國女兒一塊兒坐着車

子的。從前鄭國的太子名忽的，有功勞在齊國，齊侯要把他女兒文姜，許配給太子忽，太子忽怕

人說他依仗大國的勢力，便辭去了這個親事。這首詩，是鄭國人在事前勸太子忽去娶齊國女

人說他依仗大國的勢力，便辭去了這個親事。這首詩，是鄭國人在事前勸太子忽去娶齊國女

兒的意思。舜華，舜是一種樹，又名木槿，樣子和李樹差不多。他開的花，十分美麗，早開晚落。華字和花字通用。這詩裏把美貌女人的顏色，比作舜樹的花。翱翔，鳥在天上，慢慢的飛着，打着盤旋兒，稱做翱翔。瓊琚，瓊琚是兩種玉的首飾，古人掛在腰帶上的；走起路來，那玉片兒便叮噹響着。孟姜，孟姜便是說文姜，是齊侯的女兒。洵美且都，洵是實在的意思；都是說體面的意思。洵美且都，是說實在又美麗又體面。舜英，舜樹五月開花，花的顏色十分美麗。英字和華字的意思差不多，是花瓣兒。將將，將字讀作平聲；將將，是說玉片兒磕碰着的聲音。德音，德，是說有德性；音，是說名氣。

音註

琚——琚字，音居。

行——行字，戶郎反。

英——英字，於良反。

將將——

將將，音鏘鏘。

南山四章——說襄公和他妹子通姦，那魯國人不能夠禁止他。

——國風齊第六——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興體。
 葛屨五兩，冠綏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興體。

藪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興體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興體

那齊國地方的南山，是十分高大的；山上有那十分淫蕩的雄狐狸，跑來跑去，找尋雌狐狸，要做他姦淫的事體。好似那很尊貴的齊襄公和他妹子文姜通姦的事體一般。從齊國到魯國去的道路，是十分寬大平坦的；齊國的女兒文姜，從道路上去嫁結魯桓公的。這文姜既然已經嫁得丈夫了，你做齊襄公的，爲什麼還要想和他妹子做不正經的事體呢？那麻鞋兒總是配着兩隻成一雙的；那帽子上的插花，總是插着一對成雙的呀！好似那文姜的嫁給魯桓公，夫妻原好好的配着一對。從齊國到魯國去的道路，是十分寬大平坦的；齊國的女兒，是用夫妻配對的規矩去嫁給魯桓公的。既然是用夫妻的規矩和魯桓公成了親，這文姜却爲什麼還要回國來跟着他哥哥做出這淫蕩的事體來呢？要種苧麻是怎麼樣種的啊？是先要把田地橫一條豎一條的掘成路，再把苧麻種下去。要娶妻子是怎麼樣娶的啊？是一先要去告訴自己的爹娘，得了爹娘的許可，纔可以把妻子去娶來。如今魯桓公既然是告訴了爹娘，把文姜娶來做妻子了；却又爲什麼聽齊襄公和文姜做出十分淫蕩的事體來呢？要砍柴草是怎麼樣一個砍法啊？倘然沒有斧頭，是不能

夠砍下來的。要娶妻子是怎麼樣娶的啊？倘然是沒有媒人從中做媒，是不能夠娶得老婆的。那文姜既然是魯桓公娶來的妻子，這魯桓公却又爲什麼聽齊襄公和文姜做出這十分丟臉的事體來呢？

註

南山。

南山，是說齊國地方的南山。

崔崔。

山又高又大的樣子，稱做崔崔。

雄狐。

狐狸，是十分淫蕩的野獸，詩裏拿雄狐比方齊襄公。齊襄公和他的妹子文姜私通，後來文姜嫁給魯桓公，文姜又常常回齊國來，和他哥哥住在一塊兒。這首詩第一節，是責備齊襄公，妹子既然嫁了丈夫，便不應該再想他；第二節，是責備文姜，既然和魯桓公配了夫妻，便不應該再回國來跟着他哥哥；第三第四兩節，是責備魯桓公，既然娶得了文姜，便不應該再放他回國去做出這十分不規矩的事體來。綏綏，是說雄狐狸跑來跑去找尋雌狐狸的樣子。魯道，是說齊國到魯國去的道路。有蕩，道路寬大平坦，稱做蕩。齊子，齊子是說齊侯的女兒，便是文姜。由歸，女人嫁丈夫稱做歸；由，是從的意思。由歸，是說齊國的文姜從這條路上嫁到魯國去的。歸止，止字，是說話的口氣歸止，是說嫁了丈夫了。曷又懷止，曷字，是問話的口氣懷止，是說心中想念。曷又懷止，是說爲什麼心中還要想念他呢？葛屨，葛是

麻草；屨，是鞋子。葛屨，是說麻草織成的鞋子。五兩。五字和伍字通用，伍是配在一塊兒的意思；五兩，是說配成兩隻。冠綏。冠，是帽子；綏，是帽子上的裝飾，便是插花。庸止。庸字，便是用字的意思。蓺麻。蓺，是種的意思；蓺麻，便是種麻。衡從。衡字，和橫字通用；從字，和縱字通用。衡從，是說一橫一豎。鞠止。鞠，是盡力的意思；是說齊襄公盡力做出淫蕩的事體來。析薪。析，是分開的意思；薪，是柴草。析薪，便是砍柴草。極止。極，是說到盡頭的意思。

音註

崔——崔字，音摧。綏——綏字，音收。綏——綏字，音綏。雙——雙字，所終反。衡——衡字，音橫。從——從字，音宗。告——告字，音谷。鞠——鞠字，音菊。

敝笱三章——說魯桓公不能夠禁止文姜和他哥哥做淫蕩的事體

——國風齊第九——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雲。——興體

敝笱在梁，其魚魴鱖。齊子歸止，其從如雨。——興體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興體

有一架破舊的魚網，攔在橋梁上面捉魚；遇到那魴魚鰈魚，都是大魚，氣力很大，那破網不能夠捉住他。好似那齊國的女兒文姜，他從魯國回到齊國去見他哥哥的時候，帶着的僕人，和雲一般多，聲勢闊大，他丈夫魯桓公，也不敢攔住他。有一架破舊的魚網，攔在橋梁上捉魚；他的魚都，是魴魚鰈魚，這一類大魚，氣力是很大的，破網也攔他不住。好似那齊國的女兒文姜，他從魯國回到齊國去見他哥哥的時候，帶着的僕人，和雨一般多，聲勢闊大，他丈夫魯桓公，也不敢禁止他。有一架破舊的魚網，攔在橋梁上捉魚；他的魚從網的破洞裏游進游出，不能夠捉住他。好似齊國的女兒文姜，他從魯國回到齊國去見他哥哥的時候，帶着的僕人，和水一般，來去自由；他丈夫魯桓公，也不敢去攔住他。

註

敵。敵，是破的意思；笱，是捉魚的網。在梁，梁，便是橋。敵笱在梁，是說破的魚網。

攔在橋上。魴鰈，魴，鰈，是兩種魚名，身體很大，有氣力；這詩是拿魯桓公比敵笱，拿魴鰈比文姜。破的魚網，不能捉住大魚，好似文姜和齊襄公私通，常常要回到齊國去，他丈夫魯桓公不能攔阻他。齊子，齊子，是說文姜；文姜是齊侯的女兒，所以稱齊子。魴鰈，鰈，也是一種大魚，樣子和魴差不多，身體很厚，頭很大，又稱做魴。唯唯，唯唯，是說魚游進游出，自由自在的樣

子。

音註

鏖——鏖字，音關，古倫反。 鏖——鏖字，音序。 唯——唯字，音委，讀作上聲。

載驅四章——說文姜到齊國來和哥哥通姦不知道避忌

——國風齊第十——

戰驅薄薄，簟弗朱鞞。魯道有蕩，齊子發夕。——賦體

四驪濟濟，垂轡瀾瀾。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賦體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賦體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敖。——賦體

齊襄公祇因要和他妹妹文姜私會，便坐着車子，趕着馬在路上很快的跑着；拿織方塊花紋的席子，遮着車子後面的窗戶，拿紅色的漆，塗在皮做成的車身上面。從齊國到魯國去的路，是十分平坦寬大的；那齊國的女兒文姜，知道哥哥來和他私會了，便連夜從魯國動身去，和他哥哥在齊國魯國交界的地方見面。齊襄公祇因要和他妹妹文姜私會，便坐着四匹黑色的馬拉著白

車子，樣子十分美麗；那車子上掛着的馬繮繩，軟軟的拉着。從齊國到魯國去的道路，是十分平坦寬大的；那齊國的女兒文姜，聽說他哥哥和他來私會了，心中便十分快活，絲毫不知道羞恥。齊國南面魯國北面汶河裏的水，很大的流着；那水和岸上來來往往的人，十分的多。從齊國到魯國去的道路，十分平坦寬大。那齊國的女兒文姜和他的哥哥齊襄公兩人，在這熱鬧的路上，當着來來往往的許多路人跟前，一塊兒跑來跑去，不知道避人的耳目。齊國南面魯國北面汶河裏的水，不住的流着；那水和岸上來來往往的人十分的多。從齊國到魯國去的道路，十分平坦寬大。那齊國的女兒文姜和他的哥哥齊襄公兩人，在這熱鬧的路上，當着來來往往的許多路人跟前，一塊兒游玩着，不知道避人的耳目。

註

載。驅。

坐着車子稱做載，趕着馬稱做驅。

薄。薄。

薄薄，是說馬跑得快的樣子。

簾。

蕭。織着方眼兒花紋的席子，稱做簾；車子後面的窗洞，稱做蕭。朱。朱，是說紅色的漆。沒有毛的皮，稱做鞞。朱鞞，是說拿皮包在車子外面，皮上加着紅漆。發。夕。夕，是說夜裏發，是說動身發夕，便是說連夜動身。四。驪。黑色毛片的馬，稱做驪；四驪，是說四匹黑馬拉着車子。濟。濟。濟濟，是說美貌的樣子。垂。轡。轡，是馬繮繩；垂轡，是說馬繮繩寬寬的拉着。灑。灑。

瀾瀾，是說柔軟的樣子。豈弟，豈弟，是說快樂舒適的樣子。汶水，汶水，便是汶河，在齊國的南面，魯國的北面。湯湯，湯湯，是水大的樣子。彭彭，彭彭，是說路上來來去去人多的樣子。翱翔，翱翔，是說在這地方慢慢的走來走去。滔滔，滔滔，是說水流不停的樣子。儻儻，儻儻，也是說人多的樣子。遊敖，敖字和遨字通用；遊敖，也和翱翔的意思一樣，說在這地方跑來跑去游玩。

音讀

薄——薄字，音柏。鞞——鞞字，音擴。驪——驪字，音離。濟——濟字，讀

做上聲。瀾——瀾字，音你。豈——豈字，音慨。湯——湯字，音傷。彭——彭字，音邦。

滔——滔字，音叨。儻——儻字，音標。

猗嗟三章——稱贊魯莊公面貌美麗本領高強

——國風齊第十一——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賦體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賦體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賦體

唉！這個魯莊公，真長得漂亮啊！長着苗條又是高大的身體，真魁梧啊！看看好似他彎着腰很恭敬的，但他的骨幹又是長得很挺拔的啊！他很美麗的眼光，四面看着，很是活潑的啊！他走着路，脚步很是安穩，模樣兒也很巧妙的啊！射起箭來，又是本領很高強的啊！唉！這個魯莊公，本領是可以叫人稱贊的啊！很美麗的眼光看着，很是清秀的啊！他恭恭敬敬行着射箭的禮，直到禮行完，沒有不合禮節的事體啊！一天到晚射着那布圍子，他射的箭，是不在靶子外面的啊！實在是我齊侯的外甥啊！唉！這個魯莊公，真長得美貌啊！他的眼睛又秀氣，眉毛又清氣的啊！他跳舞起來，是很出衆的啊！射起箭來，是能射穿那箭靶子的啊！他射了四枝箭，都能夠射在原靶裏的啊！有這樣的本領，可以抵敵世界上反亂的人了！

語

猗。嗟。是感嘆的口氣。昌兮。昌，是說人漂亮的樣子。頎而。頎，是說人身

體生得長大的樣子。抑若揚。彎腰稱做抑，伸腰稱做揚。揚兮。揚，是說眼光四面轉動着。

巧趨踰。趨，是說走路。巧趨，是說有規矩的走路。踰，是說走路的模樣兒好看。臧兮。臧，是

說好的意思。射則貫，是說射箭本領高強。名兮。名，是說本領高強，有人稱贊，很有名氣的意

思。儀既成。儀是說行禮成，是說行禮完畢的意思。射侯。繃着布射箭用的，稱做侯。正。今。布上射箭的紅心，稱做正，便是箭靶子。展我甥。展是說實在的意思。魯莊公是魯桓公的兒子，齊襄公的外甥，名叫同，是恆公六年九月生的。變兮。變是說美貌的樣子。清揚婉。清是說目秀揚，是說眉清婉，是美貌的樣子。選兮。選是出衆的意思。貫兮。貫是說穿過。射則貫，是射箭氣力大，能夠穿過箭靶子。四矢。矢，便是箭；射箭的規矩，每射一次箭，要射完四支箭的，所以稱做四矢。反兮。反，是說第一支箭中的地方，第二支箭又射在第一支箭射着的地方，是重復射中的意思。是說射箭的本領高強。禦亂。禦，是抵敵的意思；禦亂，是說抵敵反亂的人。

立音註

順——順字，音祈。射——終日射侯的射字，讀成石字聲音一樣。正——

正字，音征。變——變字，龍眷反。貫——貫字，音冠，讀作去聲。反——反字，學紉反。亂

——亂字，靈眷反。

渭陽二章——康公送舅氏重耳回晉國去分別時候作的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賦體

我秦康公送我的舅舅晉國的重耳，送到渭陽的地方，拿什麼東西去送我舅舅呢？是拿做諸侯坐的車子，又配着四匹黃色的馬拉著車子。我秦康公送我的舅舅晉國的重耳回國去，兩人分別了以後，我長長的想着他，不忘记；拿什麼東西去送我舅舅呢？是拿玉石做成的掛件掛在他身上，和我跟在舅舅身邊一般的。

註

我送。這個我，是說秦康公。這時候康公做着太子，康公的母親穆姬，是秦侯的妃子。

舅氏。舅氏，是說晉公子重耳。這時晉國大亂，重耳逃在外面，秦穆公把他喚來，送他回國做晉侯去。康公是重耳的外甥，所以稱舅氏。渭陽。渭，是渭水，在秦國地方。秦國這時的京城在雍州渭陽，是說渭水的陽面，便是咸陽地方。路車。路車，是說做諸侯坐的車子。晉重耳回國做晉侯去了，所以送他路車。乘黃。乘，是車子；黃，是黃色的馬。四匹馬拉一輛車子，稱做一乘。乘黃，是說四匹黃色的馬。悠悠。悠悠，是說常常記念着不休的意思。瓊瑰。瓊瑰，是比玉次一等的石玉。玉佩。佩，便是掛玉佩，是說玉做成的掛件。

株林二章——說陳靈公和他臣子孔甯儀行父和夏姬淫亂的事體

國風陳第九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賦體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賦體

那陳靈公和他的臣子孔甯儀行父，爲什麼到夏姬的株林地方去啊？原來是去看望夏姬的兒子夏徵舒。這樣說來，陳靈公並不是到株林地方去的呢，原是看望夏姬的兒子夏南去的呢！你孔甯儀行父這班臣子，爲什麼駕着我國王坐的車子，在株林的野外地方停着過夜呢？你孔甯儀行父這班臣子，爲什麼騎着我國王騎的小馬，一早跑到株林地方來吃朝飯？你們爲什麼常常到這株林地方來啊？

釋名

株林，是地名，在陳國地方。陳國的大夫夏御叔，住在株林地方，夏御叔娶了一

個妻子名夏姬，原是鄭穆公的女兒，生性十分淫蕩，陳靈公和他的大夫孔甯儀行父，都和夏姬私通，所以君臣三人，常常到株林地方去。這詩不好意思說他國王和夏姬私通的事體，祇說他常常到株林去；那君臣淫蕩的意思，都包涵在裏面了。夏南，夏南，是夏御叔的兒子，號徵舒。

後來夏徵舒殺死陳靈公的。說于。說字和稅字通用，說是說住着過夜的意思。

立

夏——夏字，讀作上聲。南——南字，尼心反。乘——乘字，讀作去聲。說

——說字，音稅字。乘——乘我，乘車；第一個乘字，讀作平聲。

常棣八章——周公請兄弟們吃酒表示兄弟親愛做這首詩

——小雅鹿鳴之什第四——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興體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賦體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興體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賦體

喪亂既平，既安且甯；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賦體

儻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賦體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賦體

宜爾家室，樂爾妻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賦體

那常棣花開的時候，那一朶一朶的花朵兒開着露在外面，豈不是很熱鬧很有光彩的嗎？那一樹棠棣的花，好似一家的弟兄一般。如今世界上的人最親熱最有光彩，沒有再比哥哥和弟弟的了。那死的事體，是人人見了害怕的；祇有自己哥哥和弟弟人死了，非但不害怕，還常常想着他，那平地上和山坳裏堆着一堆一堆的死人骨頭啊，別人見了，都要避開的；祇有自己哥哥和弟弟，非但不避開，還要去找尋兄弟屍首的骨頭呢。那脊令水鳥失了羣在平地裏，他飛着叫着停着，把身體搖着，好似有急難的事體。祇有哥哥和弟弟，能夠幫助急難的事體；在這時候，便是有極要好的朋友，也不過在一傍嘆着氣罷了。哥哥和弟弟在牆裏面拚命的打架，倘然有外面的人打進牆裏來了，弟兄便同心合力的去抵敵外人了；這時候雖有極要好的朋友，也不能夠幫着你去抵敵外人的呢。待到那死人或是變亂的事體過去了以後，便可以又安耽又太平的住着；在這時候，有那種情分薄的弟兄，他看待弟兄的情分，還不如看待朋友的交情厚呢。桌上擺着酒菜，吃着酒吃得十分飽；這時候哥哥和弟弟，都坐在一塊兒吃着酒，又和氣又快活，大家十分親熱，

和做小孩子的時候一般。做妻子的和丈夫愛情十分濃厚，好似彈着瑟，彈着琴一般，聲調十分和順的；哥哥和弟弟能夠同心合意，那種和氣快樂，可以過着很長久的日子了。哥哥和弟弟能夠親愛，那時候你家裏也能夠興旺了，你的老婆和兒子也能夠過着快活日子了。你仔仔細細的去想想，再去商量商量，豈不是真正是這個樣子的嗎？

註

常棣。常棣，便是棣樹，開的花一簇一簇的；做詩的人，拿他比做弟兄在一塊兒的樣

子。常棣結的子和櫻桃一般，可以吃的。鄂不。鄂，是說鄂然；鄂然，是說突然露出在外面的樣

子。不字，是說豈不是的意思。韡韡。韡韡，是說花的顏色鮮明的樣子。之威。威，是說害怕

的意思；死喪之威，是說死了人，這種叫人害怕的事體。這時周公的兄弟，管叔、蔡叔，十分不守規

矩，周公便把管、蔡兩人殺死，他雖殺了兄弟，但又十分想念兄弟的，所以做這首詩，勸人兄弟要

和睦。孔懷。懷，是說想念的意思；孔字，是說十分的意思。原隰。原，是說平地；隰，是說低下

潮濕的地方。哀矣。哀，是說一堆一堆的聚集起來；這裏是說一堆一堆的死人骨頭。脊令

脊令，是一種水鳥的名稱，他歡喜合羣的，飛的時候不停的叫着，停下的時候身子不停的搖

着，是一種慌張的樣子。在原，是說在平地；脊令鳥失散了，在平地上，比方兄弟有急難的事體。

永歎。永，是長的意思；歎，是說歎氣。永歎，是說長長的歎一口氣。閱于牆，打架稱做閱，兄弟閱于牆，是說兄弟在家裏打架。外禦其侮，禦，是抵敵的意思；侮，是說欺侮的意思。外禦其侮，是說同心合力，去抵敵外面打進來的人。烝也，烝，是說話起頭的口氣。無戎，戎，是幫助的意思；無戎，是說不能夠幫助。備爾，備，是說陳列的意思；爾字，是說話的口氣。籩豆，籩豆，是竹絲編成的古時盛菜的碗。之飶，飶，是說酒吃醉飯吃飽的意思。且孺，孺便是小孩子；和樂且孺，是說兄弟和好快活，和小孩子的時候一般。既翁，翁，是說和合的意思。且。洪，洪，是長久的意思。妻孥，孥，便是兒子；妻孥，便是說老婆兒女。是究，究，是說到底的意思；是究，是說仔仔細細的思想。是圖，圖，是說商量想法子的意思。亶其然，亶，是說實在的意思；亶其然乎，是說實在是這個樣子的嗎？

立家註

鄂——鄂字，五各反。譁——譁字，音偉。哀——哀字，薄侯反。脊——脊

字，音積。令——令字，音零。閱——閱字，音雪，許歷反。備——備字，賓膺反。飶——飶

字，於慮反。樂——樂字，音洛。翁——翁字，音吸。洪——洪字，音耽。孥——孥字，音奴

鴛鴦四章——是說幽王新婚的事體

——小雅桑扈之什第二——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興體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興體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興體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興體

一對一對的鴛鴦鳥，在天上飛來飛去；拿有柄的小網去捉來，拿大網去捉來。這幽王新娶了皇后，夫妻一對，和鴛鴦一般過着一萬年的光陰，享着福氣，得着祿位是很好的啊！一對一對的鴛鴦鳥，在橋上停着；兩隻鳥都縮着左面的翅膀，大家依靠着，十分親熱。這幽王新娶了皇后，夫妻一對和鴛鴦一般十分親熱着，過着一萬年的光陰，應該他要享着長久的福氣了。給人騎的馬，養在馬棚裏；便切着稻草給他吃，拿着粟米給他吃。這幽王新娶了皇后，夫妻兩人活着一萬年；便也和養馬一般的給他享着福氣祿位直到老。給人騎的馬，養在馬棚裏；拿粟米給他吃着，又切着乾草給他吃着。這幽王新娶了皇后，夫妻兩人活着一萬年；便也和養馬一般的給他有福氣有

祿位，安安耽耽的過着一世。

註

畢之。有長柄的小網稱做畢；畢之，是說拿小網去捉着鳥。羅之。大網稱做羅；羅

之，是說拿大網去捉着鳥。君子。這君子，是說皇帝。戢其。戢，是說收縮起來的意思；戢其

左翼，是說鳥睡的時候，縮着他左面的翅膀，大家靠傍，是親熱的意思。遐福。遐，是遠的意思；

遐福，是說長久享着福。在廐。廐，是馬棚，馬住的屋子。摧之。馬是吃乾稻草的，把乾稻草

切着一寸長，稱做摧摧之，是說切着乾草喂着馬。秣之。秣，是粟米，秣之，是說拿粟米喂着馬。

艾之。艾，是說老的意思；福祿艾之，是說享福享到老。綏之。綏字是安耽的意思；福祿綏

之，是說享着福安安耽耽的過着一世。

宜——宜字，牛何反。乘——乘字，讀做去聲，音乘。廐——廐字，音救。摧——摧

字，音到。秣——秣字，音未，莫佩反。艾——艾字，魚肺反。

頌弁三章——說幽王待親戚本家的情分薄

——國風桑扈之什第三——

有頰者弁，實維何爾？酒既旨，爾殺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它；焉與女蘿，施于

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弈弈！既見君子，庶幾說懌。——賦興體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賦興體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賦興比體

這幽王頭上高高的戴着一頂請客吃酒時候戴的大禮帽，實在是爲什麼啊？你這個酒既是很有味的，你這個筵叉也是很考究的，却爲什麼不請請親戚本家吃着和他親熱着呢？難道說這親戚本家是別家人嗎？他們都是你的兄弟，並不是別家人啊！那寄生草和女蘿藤，都盤住在松柏樹上，好似那親戚本家的血肉和交情，大家都連帶着的。做一個人不會見到他親戚本家的時候，心中便常常擔着憂，好似沒有靠傍一般，待到已經見到那親戚本家以後，纔能夠心中快活起來。這幽王頭上高高的戴着一頂請客吃酒時候戴的大禮帽，實在是在那裏望着什麼人啊？你這個酒既是很有味的，你這個筵叉也是很及時的，却爲什麼不請請親戚本家吃着和他親熱着

呢？難道說這親戚本家是別家人嗎？他們都是你的兄弟，並不是別人，都可以請他們一齊來吃，酒的呢？那寄生草和女蘿藤，都盤住在松樹枝兒上，好似那親戚本家的血肉和交情，大家都連帶着的。做一個人不會見到他親戚本家的時候，心中便憂愁得十分厲害，待到已經見到那親戚本家以後，纔可以過着好的日子。這幽王頭上高高的戴着一頂請客吃酒時候戴的大禮帽，實在是做着主人啊。你這酒既是很味道的，你這菜又也是很多的，却爲什麼不請請親戚本家吃着，和他親熱着呢？難道說這親戚本家是別家人嗎？你們都是哥哥和弟弟，外甥和娘舅，並不是別家人啊。如今幽王漸漸的和親戚本家疎淡下來，越疎淡越遠，好似那下雪的天氣，先是天氣和暖，祇夾着雨點下着和米一般小點兒的雪，後來天氣越冷，却落下大雪來了。但是那親戚本家年紀漸漸的老了，離開死的日子不多了，人活在世上，也沒有幾回可以見面了。快快活活吃着酒，趁着今天夜裏你做國皇的，應該請親戚本家吃着酒啊！

冠

有頰。頰，是說人戴着大禮帽一種堂皇的樣子。者弁。弁，是古時戴的大禮帽。古

時請客人吃酒，也要戴大禮帽的。既旨。吃着有味的東西，都稱做旨。爾殺。請吃酒的菜，稱做殺。既嘉。嘉，是好的意思。匪它。匪它，和非字通用。它字和他字通用。蔦與。蔦，是

一種有藤的寄生草，盤在樹幹兒上生長的；葉的樣子，好似當盧一般，結的子好似覆盆子一般，有紅色有黑色，味甜可以吃的。女蘿。女蘿，又名兔絲，葉細，顏色和金子一般黃，有藤，也盤在樹上生長的。拿蔦蘿兩種藤的盤着樹，比方親戚本家大家靠傍的意思。施于。施，是說加上去的意思；施于松柏，是說藤盤在松樹柏樹上。弈弈。弈弈，是說心裏耽着憂，沒有可以安慰的地方。說懌。說字，和悅字通用，是快活的意思；懌字，也是歡喜的意思。既時。時，也是好的意思，便是說合時。柄柄。柄柄，是說十分憂愁的意思。有臧。臧字，也是好的意思。既阜。阜字，是多的意思。維霰。霰，是未下大雪以前夾着雨點下來和米一般大的小雪。君子。這君子，是說幽王。

立

頰——頰字，音跬。嘉——嘉字，居何反。它——它字，音拖。蔦——蔦字，

音鳥。蘿——蘿字，音羅。施——施字，音異。弈——弈字，弋灼反。說——說字，音悅。

懌——懌字，弋灼反。柄——柄字，音柄。臧——臧字，才浪反。霰——霰字，音線。喪——

喪字，讀作去聲。幾——幾字，音己。

白華八章——申后被幽王趕出自己傷心做這首詩

——小雅都人士之什第五——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興體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興體
漈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興體
樵彼桑薪，印烘于熤；維彼碩人，實勞我心！——興體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興體
有鶯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興體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興體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底兮！——興體

那水邊長着的白華草兒，是很柔軟的啊！便拿白茅草去綁住他了。好似丈夫和妻子配着對兒一般。如今這幽王寵愛了褒姒，便把我趕得很遠的，叫我一個人淒淒涼涼的住着啊！那又輕

又透明的白雲；常常去滋潤這個軟的茅草兒；如今我的時運不好，我丈夫幽王便不來寵愛我了；還不如那白雲的滋潤着茅草呢！那不斷着流的池水，向北面豐鎬地方流着；他流過的地方，兩面的稻田裏受着池水的滋潤。池水還能夠滋潤着稻田，我做皇后的反不能夠得皇帝的寵愛。我嘆着氣唱着曲子，自己傷心着，空想着這尊貴的皇帝。砍下那山上最好的桑樹做柴草來；我祇拿這好的柴草去燒在那沒有鍋子的空鑊子裏；這柴草原可以煮飯燒菜的，如今祇拋在空鑊子裏燒着。好似我做皇后的，原是很尊貴的；如今却把我趕在冷宮裏，空過着日子。我想起那尊貴的皇帝來啊，真叫我心中萬分的悲傷！在屋子裏打着鐘，那鐘聲便能夠傳到外面去，打着鐘也有回音；祇有我在這裏想着幽王，却得不到他的回音。我想着幽王，心中十分悲傷；那幽王看着我，却很冷淡，不願憐我的。那貪心很毒的禿鶯鳥，却停在橋下，吃着河裏的魚，肚子吃得很飽；那有德性清潔的仙鶴，却站在樹林裏，得不到魚吃，肚子很餓。好似那淫蕩的褒姒，反得着皇帝的寵愛；我做皇后的，反得不到皇帝的寵愛。我想起那尊貴的皇帝來，實在叫我心中萬分的悲傷！那一雌一雄成對兒的鴛鴦鳥停在橋上，大家都縮着他左面的翼膀，十分親熱着；世界上做恩愛夫婦的，也和鴛鴦鳥一般，一對一對的守着。祇有這個幽王是沒有情義的，忽然寵愛這個皇后，忽然又寵

愛那個妃子；朝三暮四的沒有長性。路上有一方低下的石塊，人踏在這石塊上，也跟低下了；好似那男人寵愛下賤的女人，連那男人也下賤了。如今這幽王寵愛了下賤的褒姒，便把我趕得很遠的；叫我一個人心中好似害着病一般的傷心啊！

詩

白華

白華，是一種水草，又名野菅。樣子好似茅草一般，莖上光滑無毛，根下五寸地

方管子裏面有白粉的，格外清潔。

菅兮

拿白華斬成一段，洗乾了，稱做菅。之子，之子，便

是說這個人，是說周幽王。幽王當初娶中國的女兒，封做申后；後來出兵去打褒國，娶得褒國的女兒來，封做褒姒。幽王十分寵愛褒姒，把申后廢去，趕出王宮，封褒姒做皇后。之遠，遠，是說申后和幽王離得遠。俾我，俾，是說使的意思；俾我獨兮，是說使我孤悽悽的一個人了。英，英英，是說雲氣輕浮明亮的樣子。天步，步，便是說運氣；天步，是說天給人的運氣，便是說一個人的時運。天步艱難，是說人的時運不通。不猶，猶，是說如同；不猶，是說不如。滂池，滂，是說水流着的樣子；滂池，是說池裏的水流着。北流，豐鎬兩處，是周朝的京城，在周地的北面；水向豐鎬兩地流着，所以說北流。浸彼，水澆灌着，稱做浸。碩人，碩，是大的意思；碩人，是說尊貴的人，便是說幽王。桑薪，薪，是柴草；桑樹做柴草，所以稱做桑薪。是最好的柴

草。印。烘。印，便是我的意思；烘，便是火燒。于。熨。上面不攔鍋子的竈，稱做熨。鼓。鐘。鼓，是打的意思；鼓鐘，便是說打鐘。慄。慄。慄慄，是說心中耽憂的樣子。邁。邁。邁邁，是說對人交情冷淡，不顧憐人的意思。有。鷺。鷺，是一種水鳥，又名禿鷺，又名扶老；在水邊，專吃魚的，性子貧惡。有。鶴。鶴，是仙鶴，也是水鳥，也是吃魚的，性子十分清高。在。梁。梁，是橋；在梁，是說停在橋上。戢。其。戢，是說收縮的意思。兩隻鳥睡起來，把左面的翅膀收起，大家依靠着，十分親熱，所以說戢其左翼。有。扁。扁，是說低下的樣子。底。兮。底，是說害病。

音註

華——華字，音花。菅——菅字，音姦。茅——茅字，莫侯反。澎——澎字，符彪反。印——印字，音昂。熨——熨字，音忱。慄——慄字，音慄。鷺——鷺字，音秋。扁——扁字，音辯。底——底字，音底。

生民八章——說姜嫄得胎產生后稷的怪事

——大雅生民之什第一——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

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賦體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拆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賦體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載路。——賦體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穰穰，麻麥幪幪，瓜瓞嗶嗶。——賦體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蒹蕀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稊，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邰家室。——賦體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賦體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
羝以較，載燔載烈，以興嗣歲。——賦體

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
于今。——賦體

講到這個最早生出周朝皇帝家裏的人來的，是那個高辛氏的妃子姜嫄了。他生出來的人，
是怎麼樣的呢？是做著皇帝去祭著天祭著地的。祇因那姜嫄當初不曾嫁丈夫，還不能生兒子的
時候，他踏著了那天上神道的腳跡，忽然大拇指兒動了一動，心裏驚慌了一陣，忽然他肚子大起
來了，忽然肚子裏有了喜事。那肚子裏的孩兒，常常轉動著，姜嫄便清清靜靜的一個人住在屋
子裏，養著胎兒。過了幾天，他生下孩兒來，又養著孩兒；這孩兒便是那周朝皇帝的祖宗，名叫后稷。
這后稷在他母親肚子裏養滿了十個月以後，姜嫄頭產生下后稷來，他身體祇有和小羊兒一
般大；姜嫄下身的產門口的皮肉也不破也不裂，並不受到災難，也不受到痛苦。這上面露出神道
的靈感來，那天上的神道保佑姜嫄十分平安，又保佑着后稷身體十分強健；接下周朝皇帝的香

烟去，因此懸空裏生了這一個兒子。后稷生下地來，姜嫄因爲自己不會嫁丈夫便生兒子，心中厭惡他，便把后稷去丟在狹小的街巷裏；那街巷裏走來走去的牛啊羊啊，都知道避着他不去踏他的身體，又去看顧着他。后稷生下地來又去把他丟在那平地的樹林裏，恰巧有人到這平地的樹林裏來砍樹木，見了這個孩子，便抱回家去收養着他。后稷生下地來，丟在極冷的水面上的時候；有那天上飛過的鳥雀，下來把他的翅膀遮蓋着后稷的身體煖着他。後來那砍樹林的人來了，后稷便呱呱的哭起來了，那砍樹的人去把后稷抱起來看時，生得又長又大；他哭喊的聲音，滿路上的人都聽得了。后稷養着慢慢的長大起來，他拿手脚在地上爬來爬去；他的面貌長得魁梧，身體長得高大。到六七歲時候，便能自己張着嘴吃東西。他在小的時候，便知道種着大豆；那大豆的枝幹和葉兒，長得很高的，臨風飄揚着。又種着一排一排稻子，稻子的苗長得十分清秀好着；又種着苧麻和麥子，麻和麥都長得十分茂盛，密密層層的長着葉子。又種着瓜，瓜的藤兒四處蔓延着，結的瓜很多。天生下這個后稷來，他做着種田的事體，自有神道幫助他，得到種田的好法子。他拔去那荒地上長的草，種着那結着黃色穀子極茂盛的稻子。那稻子又長着子的穀子來，長着那殼裏面包着的子；又把那穀子採下來做着種，那種種在地上，又慢慢的長大起來，又一齊得

長得很高的了，又結着嫩的了，那子又結得飽滿，收成很好。那稻子長在稻頭上，又一球一球的倒掛着；那稻子都是一粒一粒很結實，沒有壞的。因爲后稷有這個功勞，後來堯帝便拜他做管五穀的官，把他母親住的部的地方，封給他子子孫孫的住下了。後來后稷做了管五穀的官，把那好的五穀種子分給百姓；那五穀的種子，有黑黍啊，有一個穀子裏結着兩粒米的黍子啊，有那紅色的高粱粟子啊，有那白的高粱粟子啊。拿去種在地上，統統種着那紅的高粱粟子和白的高粱粟子。待到五穀有了收成，便割下來堆在田地上，一袋一袋的裝着；搨在肩上，背在背上，拿回去。后稷做了第一次管五穀的官，便代國家祭祀神道。待到我那后稷要拿五穀去祭祀神道，是怎麼樣祭法呢？先要把那穀子搗去了殼，又要把米磨成白色，還要簸去他的糠粃，又要踏去米外面的糙皮。把米淘着，叟叟的響。把飯供在桌上，那熱氣一陣一陣的浮出來。又去揀着那祭祀的日子，又去收拾着屋子和自己的身上；又拿那蓬蒿合着帶血的肉和豬腸子裏面的油燒着，把他的氣息薰着屋子，通通誠心。拿一頭雄的羊，先祭着路上的神道，又煮着肉，燒着肉，祭着天神。行這個祭祀，是要希望以後的年成格外好起來。我祭祀的時候，把那祭菜盛在木的碗盞裏，小菜盛在木的碗盞裏，大菜盛在磁的碗盞裏。那酒菜的香氣慢慢的向上面薰着；天上的神道，安安靜靜的在

上面吃着酒菜的熱氣。什麼人拿酒菜的氣息去祭祀着天神，能夠真得着天神享用的時候呢？是后稷第一個起頭，祭着天上的神道，恭恭敬敬的祭天，纔能夠不受着災害，直到現在，也太太平平的做着周朝的皇帝。

釋

厥初。厥，是這個的意思；初，是說起頭兒。生民，是說人生民，是說生第一個周

朝皇帝家裏的人。姜嫄，姜嫄是炎帝的子孫，姓姜，邠地方的女兒，名嫄，後來做高辛氏的妃

子。禋祀，神道享用着，稱做禋人祭着神道，稱做祀。以弗無子，弗，是說不，以弗無子，是說

姜嫄不會嫁得丈夫，所以不能夠生兒子的。履帝武，履，是說腳踏着帝，是說天上的神道；武，

便是說腳跡。敏歆，敏，是大拇指；歆，是震動，是說人感動驚慌的意思。攸介，攸字，是說話

的口氣；介，是大。攸止，止，是停住的意思；攸止，是說姜嫄肚子裏有了胎兒，福氣便停在他身

上了。震夙，震，是說小孩兒在肚子裏動着；夙，是說安靜的意思。姜嫄肚子裏有了胎兒，便安

安靜靜的養着。后稷，后稷，是姜嫄未嫁丈夫時候，感動了天神的腳跡，生出來的孩子；是周

朝皇帝家裏第一代祖宗。后稷從小便知道種五穀，後來堯帝時候做管五穀的官，百姓從此有

稻米吃着。誕彌厥月，誕，是說話的口氣；彌，是說滿；厥，是說他，是說后稷。月，是說小孩子在母

親肚子裏滿了十個月。先生。先生，是說后稷在他母親肚子裏第一個生出來。如達。達，
 是小羊；說后稷從母親肚子裏生出來，祇和小羊一般大。拆副。拆副，都是破裂的意思。女人
 生孩子的時候，產門都要破裂的；祇有姜嫄生后稷的時候，后稷的身體祇和小羊一般大，所以
 他的產門不會破裂的。菑害。菑害，和災字通用；菑害，是說災難痛苦。以赫。赫，是顯露出
 來的意思。厥靈。厥靈，是說這便是天神的靈感。不寧不康。不寧，便是說安甯；不康，是說
 康健。居然。居然，便是徒然的意思；徒然，便是說空的意思。居然生子，是說沒有嫁丈夫，便生
 下兒子來了。寘之。寘字，是拋去的意思。隘巷。隘是狹小的意思；隘巷，是說狹小的街巷
 裏。腓字。腓，是說走路避着，不拿腳去踏他；字，是說歡喜他，照着他的意思。會伐。會，是恰
 巧；伐，是說砍去樹木。會伐，是說恰巧遇到砍樹木的人。呱矣。呱，是小孩子的哭聲。實覃。實
 訐。覃，是長的意思；訐，是大的意思。實字，是說話的口氣。實覃實訐，是說小孩子又長又大。匍
 匍。人爬在地下，手脚一塊兒走着路，稱做匍匐。岐嶷。岐嶷，是說面貌魁梧，頭角闊大。蕝
 之。蕝，是種着草木的意思。荏菹。荏菹，便是大豆。旆旆。旆旆，是說豆榦兒很高，被風吹
 動着的意思。禾役。禾，便是稻子；役，是說一排一排種在地上。稷稷。稷稷，是說稻苗清秀

肥美的樣子。幪幪。幪幪，是說葉兒茂盛的样子。瓜瓞。瓜的藤兒稱做瓞。嗶嗶。嗶嗶，是說瓜果結得多的樣子。之穡。做着種田的事體，稱做穡。有相。相字，讀作去聲，是幫助的意思。萑豐草。萑，是說拔去豐草，是說長的草。黃茂。黃，是說稻結着穀子，顏色黃的；茂，是說稻子興旺。方苞。方字，便是房字，房是說穀子的殼，好似人的房子，是說稻子結子殼了。苞，是說稻子在嫩的時候，還不曾破殼。實蕤。蕤，是說漸漸的長大起來。發秀。發，是說稻子抽出芽來；秀，是說稻芽纔長起來。穎粟。穎，是說稻子結得很多，稻尖兒重了，向下垂着的樣子。粟，是說粒粒都是飽滿，沒有瘦小的稻子的。有郇。郇，是地名，是姜嫄的家裏。那時后稷教百姓種五穀有功，堯帝便把他封在郇的地方。秬秠。秬，是黑色的黍子；秠，是黑色的黍子，一粒穀子結着兩粒米來的。糜芑。糜，是紅色的高粱米；芑，是白色的高粱米。恆之。恆，是說統統恆之糜芑，是說統統種着紅色的高粱米和白色的高粱米。是穫。穫，是說收割五穀。任負。捐在肩上稱做任，背在背上稱做負。肇祀。肇，是說起頭的意思；肇祀，是說起頭得着國家，祭着天神。春榆。春，是說揷着米揄，是說搓着。簸蹂。簸，是說拿竹器簸着穀子去殼；蹂，是說腳踏着。釋之。釋，是說淘米。叟叟。叟叟，是說淘米時候的聲音。烝之。烝，是說

的時候，桌上供着酒菜，稱做烝。浮浮，浮浮，是說酒菜的熱氣向上飛着的樣子。謀惟，謀，是說揀祭祀的日子；惟，是說收拾房屋，洗着身體，預備祭神的意思。蕭脂，蕭，便是蓬蒿脂，是油拿帶血的肉和豬腸子裏的油，塗在蓬蒿上，燒着薰着屋子，是預先通誠的意思。羝，羝，是說雄的羊；較，是祭着路上的神道。燔烈，燔，是說煮着祭肉；烈，是說拿肉在火上薰着。嗣，嗣，是說後來的意思；嗣歲，是說來年。耶盛，耶，是我的意思；盛，是說拿碗盛着菜。于豆，木做成的碗盞，盛着小菜用的，稱做豆。于登，磁做成的碗盞，盛着大菜用的，稱做登。居，居，是安的意思；鬼神吃着酒菜的氣息，稱做歆。胡臭，胡，是問的口氣，便是什麼的意思；臭，是說香氣。賈時，賈，是說實在的意思；時，是說正是祭祀的時候。

立

姬——姬字，音原。禮——禮字，音因。歆——歆字，音新。達——達字，音

闕。圻——圻字，音拆。副——副字，音譬，孚迫反。蕭——蕭字，音炎。害——害字，音曷。

腓——腓字，音肥。覆——覆字，音否，讀作去聲。翼——翼字，音異。呱——呱字，讀作

去聲，音蛙。匍——匍字，音蒲。匍——匍字，音僕。荏——荏字，音低。旃——旃字，音配。

稔——稔字，音遂。幪——幪字，莫孔反。啐——啐字，音蚌。相——相字，讀作去聲。

道——道字，徒口反。莠——莠音，音弗。種——種字，讀作去聲。茂——茂字，莫口反。

苞——苞字，補苟反。衰——衰字，徐久反。郃——郃字，音台。秬——秬字，音巨。杯——

杯字，音痞。糜——糜字，音門。芑——芑字，音起。恆——恆字，音互。任——任字，音

壬。揄——揄字，音由。箠——箠字，皮我反。蹂——蹂字，音柔。羝——羝字，音底。輶——

輶字，音鈹。印——印字，音昂。盛——盛字，音成。迄——迄字，音胛。

韓奕六章——送韓侯去朝見周皇回國的時候又順便行親迎的禮

替周朝在北面地方保護着

——大雅蕩之什第七——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

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幹不庭方，以佐戎辟。——賦體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簞芻

錯衡，立袞赤舄，鈎膺鏤錫，鞞靽淺幟，倅革金厄。——賦體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魚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笋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賦體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賦體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訐訐，魴鱖甫甫，麀鹿嘯嘯，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譽。——賦體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藉；獻其貔皮，赤豹黃羆。——賦體

很大的梁山地方，是從前夏禹王整理出來的啊！祇因這武王的子孫，能夠在這地方開通又化，管理百姓有道理；他受了周朝皇帝的命令，封了侯爵，立了韓國。周朝皇帝親自吩咐他說：「接下你祖宗的功德，做下韓國王去；不要忘記了我做皇帝的希望你的——一番好意，早早晚晚管理着國。」

家的事體，不要偷懶；恭恭敬敬的守着你韓國王的位，我做皇帝的叫你做韓國王的命令，是不改變的。幫着我皇帝專打那不來上朝的國度，拿出你的忠心來幫助你的皇帝。韓侯到周朝來的時刻，他用四匹雄的馬拉着車子；馬的身體十分雄壯，長得又高又大。韓侯到周朝來見皇帝，手裏捧着，他見皇帝時候的玉圭，走進朝門去見着皇帝；皇帝賞賜韓侯，有很美麗的旂子，旂竿頭兒上掛着染顏色的雀毛，做裝飾用的。又賞他織着方塊花紋的席子，做車子後窗上的遮陽，上面織着直的橫的花紋；又賞他玄色的衣服，紅色的鞋子；又賞他馬身上用的胸前的金鉤子，和馬眉心上掛着的雕刻金花紋的錫塊；又賞他皮包着坐在車子上用的靠板，老虎皮的褥子，蓋在靠板上；又賞他皮的馬繮繩，金的馬嚼口。韓侯上過朝出來，要回國去，先要在路上祭着路神；走出京城，在屠的地方住着過夜。周朝皇帝派着他朝中的官員名顯父的去送韓侯的行，在路上吃酒，送他吃清酒一百壺，送行請他吃的是什麼葷菜啊？是煮着的甲魚，和那新鮮的魚；送行請他吃的是什麼素菜啊？是那竹筍和蒲筍啊。送他的禮物，是什麼東西啊？是拉車子的馬，和做諸侯坐的車子。送行吃酒的時候，桌上排列着一碗一碗盛菜的竹器和木器是很多的，是請那來上朝的諸侯吃着的。這韓侯在上完朝回國的時候，便娶了一房妻子；這妻子是周厲王的外甥女，也便是周朝

的官員驥父的女兒。韓侯去迎接着，在驥父住的家鄉地方；有一百輛車子，很熱鬧的走着。每一輛車子，有八個馬鈴兒，鏘鏘的響着。路上的車馬，十分熱鬧，顯露出他新婚的榮耀樣子來。那九個陪嫁的姊妹，都跟着新娘子嫁到新郎家裏去；那擦着脂粉，戴着花朵兒的女人，多得和一陣一陣雲一般擁出來。那新郎韓侯四下裏看着，祇見那打扮得花花綠綠的女人，擠滿了門裏面。全那周朝的官員驥父，是有大氣力很勇敢的；周朝皇帝打發他到各國去辦着國家的大事，他也到處替他女兒姑氏留心着，可有合意的新郎。但他挑選女婿，挑來挑去，沒有像韓侯一般的得人意見的了，便歡喜到韓國地方去。韓國地方的河道湖水，都是十分寬大的；那水裏出的魴魚和鱣魚，也是長得十分大的。韓國地方山裏出的雌鹿和雄鹿，都是很多的。還有那熊啊，有那羆啊，有那山貓啊，有那老虎啊；這一羣一羣的野獸，都歡喜在韓國的地方，平平安安的住着。韓侯娶了他夫人姑氏，也安安靜靜快活活的住着。那很大的一座韓國城池，是古時召公在這地方封做燕國，許多百姓帮他造成功的。從前韓侯的祖宗周武王的兒子，受了皇帝的封號，便在這時候在許多外國裏面做了頭腦；如今周朝皇帝也封了韓侯，像那追啊、貊啊這些外國人，都給他權柄，叫他去管束着北面的幾個外國。祇因韓侯有才幹，能做事，便把他的祖宗從前侯啊、伯啊的位置給他。韓侯便把

他國度裏的城牆造高來，把城牆外面的河掘深來；把國度裏的田地整理起來，把地方的錢糧收取起來。叫那外國把那貔獸的皮獻到韓國裏來，又要叫他獻着紅毛的豹，黃毛的熊，這些外國地方出的野獸。

詩

奕奕。奕奕，是說山高大的樣子。梁山。梁山，是地名，是韓國地方的一個市鎮。

甸之。把地方整理好來，開着河，鋪着路，稱做甸。維禹甸之，是說這梁山方是從前是夏禹王整

理下的啊。有倬。倬，是說做人明理，說話漂亮的樣子。韓侯。韓，是國名，封做侯爵，是周武

王的子孫。受命。聽皇帝的吩咐，稱做受命，是說韓侯接下他父親的位置，除去孝服，穿着做

官的衣服，到周朝去見皇帝，聽着皇帝的吩咐。續戎。續，是接下去的意思；戎，便是你的意思。

男的祖宗稱做考。續我祖考，是說接下你宗祖的事業去，便是接下去做諸侯的意思。無廢。

無，是說不要廢，是說忘記做皇帝的自己稱朕。命，是說的意思。無廢朕命，是說不要忘記我做皇

帝的一番好意。夙夜。夙，是說早上；夜，是說晚上。匪懈。匪字，和非字通用；懈，是說懶惰的

意思。夙夜匪懈，是說早早晚晚做着國家的事體，不要偷懶。虔共。虔，是說敬重的意思；共字，

和恭字通用。虔共爾位，是說恭恭敬敬做着你的諸侯。不易。易，是說改變；不易，是說不改變。

幹。不。庭。方。幹，是正字的意思；正字和征字通用，征是說用兵馬去打服人。上朝稱做庭，不庭，是說不來上朝的小國。方，是說國度。幹不庭方，是說幫着皇帝去打那不來上朝的小國。戎，辟，戎字，是女字的意思；女字和汝字通用。辟，是說皇帝以佐戎辟，是說拿這個忠心去幫助你的皇帝。佐，是幫助的意思。四。牡。牡，是說雄馬；四牡，是說四匹拉車子的雄馬。奕。奕。奕奕，是說大的樣子。修。張。修，是說長的樣子；張，是說大的樣子。孔。字。和。且。字。都是說話的口氣。入。覲。見尊貴的人，稱做覲；臣子見着皇帝，也稱做覲。介。圭。圭，是古時臣子見皇帝時候手裏捧着的一條玉，上尖下方，照樣兩塊，一塊在皇帝朝廷裏，一塊在臣子手裏。臣子上朝去的時候，先要拿這兩塊圭合一合，看是對不對。介。圭。是。做。臣子。受。封。的。玉。圭。王。錫。錫字，是賞賜的意思。淑。旗。淑，是說好的意思；淑旗，是說美麗的旗子。綏。章。綏。章，是說拿鳥毛或是牛尾染成顏色，掛在旂竿頭兒上，做裝飾的東西。章。字。便。是。裝。飾。的。意。思。篋。蒲。竹。席。織。着。方。的。花。紋。的，稱做篋；車子後面窗口的遮簾，稱做蒲。錯。衡。錯，是花紋交叉着；衡，是說橫的花紋。玄。袞。玄，是黑色；袞，是古時做大官員穿的袍。赤。鳥。赤，是紅色；鳥，是鞋子。鉤。膺。膺，是胸口；鉤膺，是馬胸口的鉤子。鏤。錫。鏤，是雕刻的意思；馬眉心裏的裝飾東西，稱做錫。鞞。鞞。沒有

毛的皮，稱做鞞；車子裏的靠板，稱做鞞。淺幟。老皮虎，稱做淺；蓋靠板的毯子，稱做幟。倭革。
 皮的帶做成的馬纜繩，稱做倭革。金厄。金子做成的馬嚼鐵，稱做金厄。出訊。出門去，
 先祭着路神，稱做祖。于屠。屠，是地名，在周朝的城外。顯父。顯父，是人名，是周朝的大臣。
 餞之。人出門的時候，請吃送行酒，稱做餞。其殺。葷菜，稱做殺。魚鼈。魚，是烹調的意
 思，鼈，便是甲魚。其菽。素菜，稱做菽。路車。做諸侯坐的車子，稱做路車。籩豆。籩，是拿
 竹做成的碗；豆，是拿木料做成的碗。有且。且，是多的樣子。燕胥。燕，是說吃酒；胥，是說享
 用的意思。汾王。汾王，便是厲王，從前厲王逃到彘的地方，這地方在汾河的上面，那時候便
 稱厲王稱做汾王。厥父。厥父，是人名，是周朝的臣子。韓侯娶的妻子，是汾王的外甥女兒，也
 便是厥父的女兒。百兩。兩字和輛字通用，一掛車子稱做輛，百兩，是說韓侯娶親時候的所
 用車馬多。彭彭。彭彭，是多的樣子。八鸞。鸞，是說馬頸子下面掛着的鸞鈴。每一輛車子，
 有八個鈴，所以說八鸞。鏘鏘。鏘鏘，是說鈴兒響着的聲音。不顯其光。不顯，是說顯露出
 來的意思；光，是說榮耀的意思。諸娣。古時諸侯娶一個妻子，有九個陪嫁的姊妹，稱做娣；女
 人多，所以稱諸娣。祁祁。祁祁，是說女人打扮得美麗。爛盈。爛，是花花綠綠的樣子；盈，是

滴的意思。韓。姑。姑，是韓侯妻子的姓；祇因他嫁給韓侯了，所以稱韓姑。相。攸。相，是挑選的意思；相攸，是說挑選那可以嫁的丈夫，給女兒嫁出去，便是做媒的意思。韓。樂。是說姑氏嫁到韓國去，最是快樂的意思。訶。訶。訶，是說闊大的意思。甫。甫。甫，也是大的意思。嘖。嘖。嘖，是野獸多的叫聲。有。貓。貓，是山裏一種野獸，樣子像老虎一般，長着短毛，便是俗稱的山貓。慶。既。令。居。慶，是歡喜的意思；令，是好的意思。慶既令居，是說歡歡喜喜安安靜靜的住着。燕。譽。燕，是安靜的意思；譽，是快活的意思。韓。姑。燕。譽，是說韓侯和姑氏做了夫妻，又安靜又快活的住着。溥。彼。溥，是大的意思；溥彼韓城，是說大啊那個韓國的城池。燕。師。韓國起初，召公做司空官，周皇封他在韓的地方，叫許多百姓替他造城池，稱做燕國，便是後來的韓國。所以說韓國的城池，是從前燕國許多百姓替他造成功的。師。字，是說許多人的意思；完，是說造成功的意思。百。蠻。蠻，是古時的外國；百蠻，是說許多外國。追。貊。追，貊，都是古時外國的稱呼。奄。受。奄，是管理的意思；受，是得到的意思。奄受北國，是說得到管理北面許多國度的權柄。其。伯。伯，是侯伯的爵位；因其伯，是說從前韓侯的祖宗，封過爵位的，如今也接下去封他侯伯的爵位，因是接下去的意思。墉。壑。墉，是城牆；壑，是城外的壕溝。畝。

籍。畝，是說田地籍是說抽稅。

音註

弈——弈字，音亦。倬——倬字，陟角反。解——解字，音懈，和懈字一樣的

意思。虔——虔字，音乾。辟——辟字，音壁。衡——衡字，戶朗反。鏤——鏤字，音漏

錫——錫字，音羊。鞞——鞞字，音廓。幘——幘字，音覓。倬——倬字，音條。厄——厄

字，於栗反。父——父字，音甫。魚——魚字，音庖。藪——藪字，音速。乘——乘字，音鄭。

且——且字，音九。汾——汾字，音焚。蹶——蹶字，音媿。子——子字，獎里反。兩——

兩字，音亮。娣——娣字，音第。門——門字，盾貧反。媯——媯字，音估。訐——訐字，

音許。曠——曠字，音語。熊——熊字，音皮。貆——貆字，音麥。貔——貔字，和貆字通

用，音皮。

瞻卬七章——說幽王寵褒姒弄得國家大亂

——大雅蕩之什第十——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盭疾，靡有

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賦體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賦體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臬爲鷗。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賦體

鞠人忒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修其蠶織。——賦體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賦體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賦體

馨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甯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覯；無忝皇祖，式救爾後。——興體

我們做小百姓的，看着這和天一般高大的幽王；他做的事體，在我們小百姓身上一點也得不到好處。自從幽王做了皇帝以來，我們已經長久不會過到太平日子了！還要行這種十分兇惡的事體在我們百姓身上，弄得國度裏常常有反亂的事體，沒有安靜的日子。那百姓們心中十分害怕，天天憂愁着，好似生病一般。那褒姒和宮中的太監，權柄很大，欺侮着百姓；好似稻子裏出了害蟲，他和害蟲一般給我們百姓受災難。他做的虐待百姓的事體，沒有一定的規矩，也沒有完的時候；拿刑罰的事體來束縛着百姓，一不小心，便要犯罪。好似張着網兒捉雀兒一般，一不小心，便要飛進他的網裏面去。他做的事體，反覆無常；百姓吃着他的苦，好似害病的一般，沒有痊愈的時候了！那做諸侯做官員的人，原受着皇帝的封，在別處立了國，有了田地；你這沒有道理的厲王，却忽然把他諸侯的封號，或是官員的品級，一齊革去，把他的田地去霸佔了過來。那諸侯官員們原來有的百姓，你這沒有道理的厲王，却又滅去他的國度，把百姓搶過來。這個人或是應該沒有

罪名的，你這沒有道理的厲王，反把他去捉了來。那個人或是應該犯了罪的，你這沒有道理的厲王，却反去赦了他的罪名。聰明忠心的臣子，是能夠幫着皇帝把國度弄興旺來的；那聰明奸刁的女人，皇帝倘然迷惑了他，便要個國度滅亡掉的。！這個厲王寵愛的奸刁女人褒姒，好似鳥類中的梟鳥和鴟鳥，叫的聲音，叫人聽了害怕。做一個女人，倘然愛多說話，在皇帝跟前說着壞話，便是惹禍水的根源；世界上的大亂，不是從天上落下來，災難原是從女人身上鬧出來的。他的說話，不是正經教人的話，也不是可以勸化人的說話；這時候厲王聽的，是那女人和太監不正經的話啊！那女人和小人說的話，是歡喜逼着人到窮困的地步；他說話的時候，變盡法兒害人。他起初在你面前說着別人的壞話，到底和他的說話總是反一個面，沒有效驗的。待到他的說話沒有效驗，他怎麼能知道說自己的說話是放蕩沒有交代的？他反說：這說說謊話有什麼錯呢？好似那做買賣的人，專講想法子賺錢得三倍利息的事體；這做買賣的事體，原不是規矩人應該去做的，如今那規矩人竟去做賺錢的事體了。做女人的，原不應該去管國家的大事；如今做女人的，竟丟開了他應該做的養蠶織布事體不做，却去管着國家的大事，這都是錯了。厲王管理國家，倘然沒有錯處，那天為什麼降下許多災難來責罰你這做皇帝的？為什麼那神道不來保佑你這做皇

帝的你丟了那極大的敵人，北面的外國人不去打他，却來和我們百姓作對；我們做百姓的，拿好話勸你，你還要怨恨我們。有那不吉利的事體，和天上落下災難來，你做皇帝的却不知道心裏憂愁。做皇帝的威嚴和規矩都不講究了，國度裏的好人都不肯來幫助你皇帝把國家整理好來，這國家便快要衰敗滅亡了！那上天降下網羅來，網取有罪的人，原是很寬大的啊！祇有這忠心替國家做事體的人，不肯出來管理國家，却是一件心中可憂慮的事體呢！那上天降下網羅來，網取有罪的人，離人的身體是很近的，祇因那笨人不知道啊！那有才學的人，不肯在國裏替皇帝出力，都要丟這國家到別處去，是我們做百姓的心中十分憂愁的啊！你看那地心裏湧出來的泉水，那水面上起着波瀾，道泉水在地底裏的源頭是很深的啊！我們做百姓的，見這厲王沒有道理，知道國家要滅亡了，心中憂愁着；這憂愁的心思，日子很長久了，好似那泉水的源頭，在地底裏的根很深了。難道說是今天纔憂愁起來的嗎？這種變亂的時勢，也不在我未生以前出來，也不在我已死以後出來；偏偏在我活在世界上的時候，遇到這種變亂。做皇帝的，能夠和做天一般的寬大慈善，沒有不能夠保住他皇帝的位置的。你這厲王，也要趕快做一個好皇帝，不要辱沒了你從前的祖宗。拿這個好心，來救你後來的子孫，不要叫他們做亡國的子孫，失去了你皇帝的位置。

註

瞻印。

抬着頭看，稱做瞻；印字和仰字通用。

昊天。

夏季的天，稱做昊天；夏時天氣

高曠，昊天，是說天大的樣子；這詩裏拿昊天比厲王。我惠，惠是說愛惜的意思；我是做百姓的，自己稱呼。不我惠，是說厲王不愛惜我們百姓。孔填，填是說日子長久；孔字是說話的口氣。孔填不甯，是說百姓過着長久不太平的日子了。甯是太平的意思。大厲，厲是兇惡的意思；大厲，是說十分兇惡的政治。其瘵，瘵是癆病；百姓受着皇帝的虐政，好似人害了癆病一般。蝨賊，蝨賊是害稻子的蟲；疾是害的意思。蝨賊蝨疾，是說那小人和害稻子的蟲一般，害着百姓。夷屆，夷是平常的意思，也是一定的意思；屆是到的意思；靡有夷屆，是說厲王的虐政沒有一定的規矩，也沒有到完的時候。罪罟，罟便是網；罪罟，是說拿刑罰罪名去陷害百姓，好似拿網去捉魚一般。不收，收是停止的意思；不收，是說厲王的虐政沒有停止的時候。夷瘵，病好稱做瘵；靡有夷瘵，是說厲王的虐政沒有一定的規矩，也沒有好的時候。女反，女字和汝字通用；汝是說厲王，反是說去奪過來。收之，收字是捉來關在牢監裏的意思。說之，說字和脫字通用。說之，是說免去了他的罪名。哲夫，哲是說聰明的人；夫是說男子。成城，這城字，是說國家。成城，是說把國家弄興旺來。傾城，傾是倒下來的意思。傾城，

是說國家滅亡。哲婦，是說美貌的女人；哲婦傾城，是說做皇帝的迷戀了美貌的女人，是要弄到亡國的。懿厥，懿字，是感嘆的口氣，厥，是說這個的意思。梟鳴，梟鳴，都是夜裏的鳥，俗名貓頭鷹；生性陰險狠毒，叫的聲音叫人聽了害怕，拿他比做陰險善於說壞話的女人。長舌，長舌，是說在人背地裏挑撥是非的人。厲階，厲，是說禍水階，比方是根苗，那根苗慢慢的長起來，好似從階石上一步一步的走上去。厲階，是說禍水的根苗。匪教，匪字，和非字通用；匪教，是說女人的說話是不足為訓的。婦寺，婦，是女人；寺，是說太監，太監又稱寺人。鞫人，鞫，是說話逼着人的意思；鞫人，是說女人說話，歡喜逼人到極地。伎忒，忒字，是說害人的意思；忒字，是說變動的意思。譖始，挑撥是非的話，稱做譖；譖始，是說那女人起初的說話，是來挑撥是非的。竟背，竟，是到底的意思；背，是說反面。是說女人挑撥是非的話，是不能夠相信的，到底是和他起初的說話大相背的。不極，極，是說限制的意思；是說說謊話的人，他的話隨嘴說着，沒有限制的。伊胡爲慝，胡字，是問的口氣；慝，是說有罪。伊胡爲慝，是說這個算是什麼罪呢。公事，國家的大事稱做公事；婦無公事，是說做女人的不可管國家的大事。何以刺，刺，是責備的意思；何以刺，是說爲什麼要責備。不富，富，是說保佑他得到好處；何神

不富，是說爲什麼那神道不保佑你得到好處。介狄，介是穿盔甲的；狄是北面的外國人。不祥，不祥，是說國度有災難；弔，是說去安慰着。不弔不祥，是說不知道去安慰那國度裏受着災難的百姓。威儀，威，是說做皇帝的威權；儀，是說做皇帝的規矩。人之云亡，人是說忠心有才學的臣子亡，是說沒有做皇帝的威權，也沒有做皇帝的規矩。人云亡，人是說忠心有才學的臣子亡，是說沒有。殄瘁，殄，是死；瘁，是病。邦國殄瘁，是說國家衰亡。降罔，罔字和網字通用。降罔，是說天上落下網來，捉住有罪的人。優矣，優，是寬厚的意思；是說天上待那有罪的人，是寬厚的。幾矣，幾，是近的意思，是說天罰人的罪，是很近的人，自己不知道的。臍沸，臍沸，是說泉水向上噴湧出來的樣子。檻泉，檻，泉水從正中出來的，稱做檻泉。藐藐，藐藐，是說天高遠的樣子。這詩裏拿高大的天，來比方有道德的皇帝。克鞏，克，是說能夠的意思；鞏，是說堅固的意思。是說能夠保住皇帝的地位。無忝，忝，是對不起的意思；無忝，是說不要對不起。式救，式，是用的意思；後，是說後代子孫。式救爾後，是說用這個法子來救你的後代子孫。

立

印——印字，音印。

療——療字，音債。

螽——螽字，音牟。

屈——屈字，音

癯

癯——癯字，音抽。

女——女子，音汝。

說——說字，音脫。

鼻——鼻字，音鼈。

鴟——

一。鷓字，音支。階——階字，居奚反。鞠——鞠字，居六反。伎——伎字，音志。諧——諧
 字，音僭。背——背字，音佩。慝——慝字，音忒。賈——賈字，音古。刺——刺字，音砌。
 富——富字，方味反。舍——舍字，音捨。齋——齋字，音必。沸——沸字，音弗。檻——
 檻字，胡覽反。鞏——鞏字，音古。

